

Subarashiki Yuki Official Visual Archive

# 日人素晴

美好的每一天 ~不连续的存在~

③





# 第三章

## Looking-glass Insects

### 文学少女与化学少女

(《镜之国的爱丽丝》刘易斯·卡罗尔)

「然后……你不立刻变成好孩子的话……」

「我会把你，放到对面……镜子的世界里面去哟」

「那样也可以吗？小猫咪？」

「你有在听吗？」

「呐，小猫咪……如果你能不说话，乖乖的听我说完的话……」

「我就会把关于镜子世界……我的记忆里的所有事物都告诉你……」

「你看……那里有间隔着镜子也能看到的屋子吧……」

「——那里虽然和我家的书房完全一样，但是所有东西都是反过来的……爬上凳子的话明明全部都能看得到——」

「虽然说是这样，但是暖炉的那边却没办法看到……」

「啊……，但是……如果那边也能看得到就好了……」

「那边冬天也有生火吗……我真的很想知道……」

「可是绝对不可能知道……」

「只不过，这边的火炉冒烟的话……那边的屋子也有烟冒出来……但是，也可能仅仅是装个样子」

「只是想表示有火在那里……啊，还有」

「书本虽然跟这边的差不多，但是文字却是反过来的呢」

「那我可是知道的哦……因为我呢，拿一本书对着镜子的话，对面也拿一本书对着这边。呵呵……」

镜子的世界里会有美丽的东西吗……

镜子的世界里会有快乐的事情吗……

镜子世界的我，像我一样摆着一副无聊的表情……

和在这个无聊的世界里的我一样的表情。

为什么爱丽丝会认为镜子世界和这里不同呢？

哎呀……毕竟镜子世界是反过来的，爱丽丝可能很在意暖炉的火是真的还是假的吧。

但是，镜子世界的我也摆着一副无聊的表情……那边可能也挺无聊的哦。

如果是我的话，便会这样想。

镜子世界也像这里一样……

但是对爱丽丝来说……镜子世界显得很美好……

「呐，小猫咪，你想在镜子世界的家里住住看吗？」

「那边会得到牛奶吗？啊，但是镜子世界的牛奶可能不是那么好喝哟」

「但是，嗯？好像刚好说到走廊部分了……」

「如果把书房的门完全打开的话，能看到一点点镜子世界的家的走廊哦……」

「还有呢……虽然看到的地方和这边的走廊完全一样……但是其他地方可能会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如果能去镜之国的家里就好了……」

「呐，小猫咪」

「绝对绝对！」

会有很美好的东西！」

#### *Looking-glass Insects*

某个星期天的中午。

百货商店的屋顶。

我偶然遇见了认识的人……

他的表情和平时不一样……

柘榴 「间、间宫君……」

间宫 「……」

间宫 「你是谁？」

柘榴 「那……那个……」

明明还没成年却在那里抽烟……

虽说间宫君是不良少年，但好像又不是这样……

柘榴

「在、在这种地方碰到真是奇遇呢……」

间宫

「奇遇……嘛，算是吧……」

对面的回答很冷淡……

不知为何……这个人比想象中还要难接近……

但是很不可思议……

我平时很怕生的……

而且……非常讨厌不良少年……

在这种时间……这种地方吸着烟的他……有可能会做出一些伤害我的事情……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在和他打招呼。

柘榴

「间宫君是……」

间宫

「？」

柘榴

「不良少年？」

间宫

「……」

间宫

「……我觉得不是」

柘榴

「但是……烟……」

间宫

「……是啊……」

间宫

「还有学习成绩也很差……还经常逃课……」

柘榴

「那么……是不良少年哟？」

间宫

「可我要是不良少年，就不会被欺负……也不会被大家觉得恶心了吗？」

柘榴

「恶心？」

恶心……是指讨厌吗？

但是间宫君……

柘榴

「但是我觉得间宫君挺漂亮的啊……」

间宫

「所以才很恶酒吧？……又瘦……又矮……又白……人又笨……还有很多很多……」

柘榴

「恶心……吗……」

是指间宫君在被欺负吧……

虽然好像有过那段时期……但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很害怕间宫君……

我想，虽有人会因害怕而疏远他……但欺负他的人应该没有吧……  
而且……

间宫君和我不同……带着很多东西。

比如……

柘榴 「间宫君带着小刀吧……不是因为不良少年，才带刀的吗？」

间宫 「……因为我是死宅」

柘榴 「诶？」

间宫 「因为我是死宅，所以才会带军用匕首啦……」

柘榴 「是那样吗？」

间宫 「是真的啦……现在除了死宅，还有谁会带军用匕首啊……」

柘榴 「……」

真的是他说的那样吗……？

间宫 「现在没有随身带刀的不良少年了……身上藏着蝴蝶刀的……是老黄历的不良少年啦」

间宫 「现在只有死宅……这种自言自语地发牢骚的恶心家伙，才会随身带刀了……」

间宫 「所以说啊……只有那些背着黑色帆布包……穿着白斑牛仔裤和法兰绒衬衫在街上走的人，才会被警察检查随身物品啦……」

间宫 「要么肥头大耳……要么就是像我这样瘦骨如柴的眼镜男」

柘榴 「间宫君不是眼镜男啊……」

间宫 「因为被欺负的时候眼镜被打烂了，才没有戴……」

柘榴 「能看得清楚吗？」

间宫 「看不清楚……」

间宫 「正因为看不清楚……所以我记不住别人的长相……黑板也看不清楚……所以成绩也很差……」

柘榴 「那不是很不方便吗……」

间宫 「“看不见更好”，也有这样想的人咯」

间宫 「反正……我也不需要视力变好……」

柘榴 「……」

总觉得……有点明白了。

我和他搭话的理由……

因为是宅，所以少年带着刀……

因为不想看，所以眼镜坏了就不再戴了……

我懂得他……

不……我懂得他的世界……

那就像是镜子的世界。

你的世界……就是我的世界。

那个世界里映照着我……清晰地映照着……

我那张无聊的脸……

镜子世界里映照出的我也……

很无聊……

间宫君很没趣地笑了笑。

间宫 「死之前……尽量少看些东西，不是更好吗？」

间宫 「因为啊……活着的、能看见的东西，在我眼中，大抵都是些恶心玩意」

柘榴 「……」

间宫 「你看……那对情侣……」

间宫 「不觉得那女的漂亮得不自然吗？男的也是个帅哥」

间宫 「每当看到这些玩意……我总会想」

间宫 「大伙儿都死得更惨点该多好啊」

间宫 「比如那张脸被硫酸啥的毁容……然后就听他们喊“脸融化啦，好痛啊”啥的……啊哈哈哈哈哈哈」

柘榴 「……」

是这样吗……

至少……我现在不这么认为……

我总觉得……

幸福的恋人们，就这样永远地幸福下去就好了……

和间宫君谈话的时候……

我这么想到。

我想祈祷……

世界充满幸福……

你，也同样幸福……

7月2日

*Looking-glass Insects*

我发呆地看着外面。

那是……

有人在操场的角落里走着。

为什么会在那种地方转悠呢……

柘榴

「那是……」

间宫君。

他在操场的角落……围墙的阴影里神经质地转悠着。

那样子就像是在踩影子。

柘榴

「他在干什么呢……」

他就那样向操场左边的角落走去。

柘榴

「间宫君是想去后院吗？」

话说……那边是旧游泳池的方向。

他的腋下好像还夹着几本书。

柘榴

「现在还是上课时间……他要去哪里呢……」

我看了下教室的时钟。

已经上了10分钟左右的课了。

柘榴

「是在逃课吗……」

间宫君好像经常逃课……

不过话说回来，我和他不是同一个班，所以他逃课到什么程度我也不是很清楚……

“而且学习成绩很差……也经常逃课……”

他这样说过。

那是原话。

成绩很差……差到什么程度呢……嘛，像那样理所当然地把上课当成休息的话，成绩应该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这样想着的时候……他又回来了。

时间大概是10分钟？

他从消失的地方再次出现后，又像刚才那样，在阴影里快速走着……

不到2分钟，他就这样穿过操场，这次消失在另外一边。

柘榴

「……」



在干什么呢……

我继续看着窗外。

我觉得，玻璃外面的世界应该很热……

过了几分钟，他再次抱着几本书在阴影里走着。

柘榴 「不在阴影里面走就不行吗……」

虽然走在盛夏的空无一人的操场中间的话确实很显眼……但就算走在阴影里面也隐藏不了身影吧……

柘榴 「为什么要走在阴影里呢……」

想着这些事的时候，他又消失在后院的方向了……

柘榴 「对面有些什么呢……」

后院的对面是正门。

是在正门和后院之间往返吗……？

柘榴 「话说回来……」

穿过正门后有个自行车停车场。

这么一想，他从操场消失到再次出现的时间，如果是去正门的话那就太久了。

要说的话停车场那边肯定有古怪。

也就是说……

柘榴 「是从停车场那边搬些什么东西吗……」

可能是用自行车从家里带书过来，然后搬去哪里吧……

柘榴 「但是要搬到哪里去呢……」

柘榴 「那种地方应该没有可以放书的地方啊……」

后院还留着一个旧游泳池。

因为今年春天建好了室内游泳池，旧游泳池好像要被拆掉……

后院除了这个以外应该没有其他什么了……

柘榴 「仓库或者书库什么的……应该没有……」

他到底在干什么呢……

先生 「那么，好好记住这个地方。考试会考到」

男子校生 「真的假的……」

先生 「嗯，是真的……所以要好好复习啊」

女子校生 「起立」

下课了。

教室一下子变得吵闹起来。

这时我才注意到已经下课了。

哇……糟了……

完全没有听课……

回过神来才发现在数学笔记本上画了漫画。

柘榴 「又画了些无聊的东西……」

一直看着窗外的话……不自觉就会画些什么……

柘榴 「哈哈哈哈……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被觉得恶心啊……」

真是不长记性啊我……

在操场往返的间宫君一到下课就不见人影了。

因为是休息时间，他的逃课行为也需要休息吧……

一边想着这些无聊的事情，我把数学笔记本塞进课桌里。

柘榴 「乱涂乱画成这样的话，已经不能拿来当数学笔记本用了……丢了这本买新的算了」

惠 「高岛!」

柘榴 「诶? 啊、是」

惠 「在那里发什么呆啊」

柘榴 「啊、嗯……对不起」

惠 「我说高岛，你弄到手了没?」

柘榴 「诶? 什么?」

赤坂同学温柔地对我笑着。

但是……这个笑容很可怕。

所以我尽力挤出笑脸来回答。

惠 「杉之宫雷华最近不是有促销会么。那张票你弄到了没?」

柘榴 「杉之宫雷华? 啊……嗯……在CD店办的活动吗……那张票我有啊」

惠 「这样啊。我去买CD的时候去晚了没拿到票呢」

柘榴 「是吗?」

惠 「是啊。前天去买的时候已经没有了」

柘榴 「昨、昨天我去了一趟雷华……那票好像还有啊……」

惠 「诶~没有啊」

柘榴 「但是……」

惠 「你看错了吧？我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啊」  
 柘榴 「啊、嗯……」  
 惠 「啊～啊，为什么高岛都拿到了」  
 柘榴 「嗯、嗯……」  
 柘榴 「赤坂同学……促销会的票……想要吗？」  
 惠 「嗯，想要」  
 柘榴 「嗯……那么……我的给你吧……明天拿过来」  
 惠 「真的？那真是太开心了」  
 柘榴 「嗯……」  
 惠 「谢谢了，我们果然是超级好朋友啊」  
 柘榴 「啊、嗯……」

回答得稍微慢了点……赤坂同学的表情突然间变得很可怕。  
 但是很快赤坂同学又恢复了笑容。  
 所以我想，现在大概安全了吧……

惠 「去厕所吗？」  
 柘榴 「啊、嗯……」

赤坂同学叫我去厕所。  
 那种情况基本上都是心情很好的时候……  
 因为拿到票很开心吧……

聪子 「啊～惠也去厕所☆」  
 聪子 「我们也去，橘也去吧」  
 希实香 「嗯？我？」  
 希实香 「啊，柘榴……柘榴去的话我也一起去……」

……

希实香也跟来了……希实香虽然平时经常捉弄我……其实很善良。  
 虽然大家好像完全不知道……希实香很温柔……是绝对不会违背自己  
 意志的坚强的人……

但是大多数时候显得很冷淡……

但是，赤坂惠和北见聪子这两个人说的话，就有点棘手了……

所以我很小心……非常小心……

惠 「然后，那个中年猥琐男突然跟我们搭话」

惠 「问我们：三万日元干不干？啥的」

惠 「超莫名其妙吧？」

柘榴 「那、那是被问卖不卖春……吗？」

惠 「……」

惠 「所以啊，我超火大的」

柘榴 「啊……」

赤坂同学无视我，继续和旁边的北见同学说话

好像因为我说话不看场合，可能把赤坂同学惹怒了。

有点踩到了地雷的感觉……

聪子 「先收了钱再走人不就完了」

惠 「我才不要，太恶心啦」

柘榴 「……是很恶心呢」

我小声地附和赤坂同学的话。

也不知道有没有听到……都有点冒冷汗了。

惠 「恶心，恶心」

赤坂同学转过脸来对着我。

我焦急地尽全力去附和她。

惠 「突然被中年猥琐男搭话，真是太可怕了」

聪子 「可怕。可拍。好像那些中年猥琐男都不分对象的，太可怕了」

惠 「太拼命了，那些中年猥琐男」

柘榴 「是、是啊……」

希实香 「我说柘榴啊……刚开始你就一直在随口附和……你被那种变态中年猥琐男搭过话吗？」

柘榴 「诶？」

柘榴 「那、那个……」

希实香 「怎么？柘榴……又在随口敷衍了吗？」

惠 「我觉得，像高岛这种类型的话，那些老手会受不了吧？」

聪子 「老手是指什么啊www」

惠 「高岛这种怎么看都是很受中年猥琐男欢迎的类型。而且会上DODONKII里卖的奇怪服装。像女仆装啊，兔女郎装什么的」

聪子 「哦哦，我知道我知道。是cosplay吧。那啥“玩cos吧”」

惠 「都啥玩意啊www」

聪子 「有这说法啦。秋叶原系是这样说的，对吧，橘」

希实香 「我是不太清楚，柊榴有听说过吗？」

柊榴 「啊、嗯……」

虽然没怎么听说过……

嘛，一般都是说cosplay……

希实香 「哦，是吗，有这说法啊……」

那么，柊榴会随心所欲地玩cos吗？在别人面前……或者在自己家里？」

惠 「自己家里？就算没人看？不觉得那样有点变态吗？」

柊榴 「我、我不怎么玩cos……」

惠 「矮油，你不玩啊www」

聪子 「这可真逗www」

柊榴 「啊哈、啊哈哈哈哈……」

希实香 「哼哼……」

原来这种时候应该笑啊……虽然我不是很清楚，但还是拼命地摆出笑脸。

不知为何，希实香看着这样的我，苦笑了。

又失败了吗……

在学校，时常这话说不得、那话也说不得……令我冷汗直流。

当然沉默也一样……在这种场合沉默的话，就太不懂气氛了……

我一边祈祷铃声快点响，一边继续留在这里。

聪子 「但你会画漫画啊www」

希实香 「柊榴上课的时候也在画吧」

柊榴 「啊、没有……那是」

惠 「什么？又是夏天的秋叶原系集会？」

聪子 「什么？那个秋叶原系集会？橘知道吗？」

希实香 「那个啊，每年不都在有明那儿举办嘛。几十万死宅聚在一起，那场面真的很壮观」

惠 「真的？」

那人数也太多了吧ww聚在一起都在干什么啊ww」

聪子 「那也太可疑了吧www毕竟是秋叶原系组成的大集团啊www」

惠 「关我毛事ww不过是很可疑www是吧，高岛？」

- 柘榴 「诶？啊、嗯……」
- 嘛……男性向的是有很多可疑的东西……但是女性向的有时也会有些可疑的人……
- 聪子 「然后呢，那都是些可疑的家伙啊www聚在一起在干什么啊？」
- 惠 「好像在制作些动画角色的H书来卖哦www还会打扮成动画角色的样子哦www」
- 聪子 「细思恐极www。  
话说回来。高岛为什么要画H漫画？」
- 柘榴 「那、那个……我也算是创作派的……那种漫画……」
- 惠 「好像在画动画里的男性角色之间的H之类的哦」
- 柘榴 「我、我……」
- 聪子 「男人之间？真的？  
那太糟糕了吧？」
- 柘榴 「那、那个」
- 惠 「啊、糟了，上课铃响了」
- 聪子 「下节课是外语吗？」
- 柘榴 「是、是啊……」
- 聪子 「糟了～！」
- 希实香 「怎么了？」
- 聪子 「今天绝对会轮到我翻译啊」
- 惠 「话说上次已经轮到聪子前面那个人了。今天还没做准备么？」
- 希实香 「但是今天不是也会轮到柘榴吗？」
- 柘榴 「嗯……可能……虽然不是很清楚，可能会轮到吧……」
- 聪子 「准备好了么？」
- 柘榴 「嗯……嘛、准备是做了……」
- 聪子 「笔记借给我吧」
- 柘榴 「诶？但是……」
- 聪子 「我的目标是推荐名额，成绩下降的话会很糟糕的」
- 柘榴 「但是……笔记借给你的话……」
- 聪子 「也没时间抄了，就借给我啦，真的」
- 惠 「也没什么吧？高岛旷课就行了，跟老师说身体不舒服什么的」
- 聪子 「那样的话就帮大忙了，我真的很需要笔记」

柘榴 「嗯……」

惠 「真的？」

柘榴 「知道了……笔记借给你吧……」

聪子 「帮大忙了。

我们会跟老师好好说明的」

柘榴 「嗯……」

聪子 「有朋友帮忙真好。啊哈哈哈」

柘榴 「……」

因为这点小事惹她们不高兴并不是上策……

这样虽然会使我从一年级开始一直保持的全勤奖泡汤……但和那些事比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所以……

没办法……

希实香 「柘榴真是好人啊……哼」

柘榴 「好疼！」

希实香一边这么说，一边却在拧我的手臂。

希实香好像变得不高兴了……

柘榴 「逃课了……」

我一个人站在走廊里。

因为我还没逃过课……现在不知道去做些什么好。

必须得去保健室吧……

她们这么说过。

让我说自己身体不舒服、要去保健室休息……

但是装病的话，不会马上就被老师看穿吗……

其实我也没有哪里不舒服的……

柘榴 「怎么办呢……」

安静的走廊……在这里没有什么可做的事。

柘榴 「唉……如果有笔记本和铅笔的话，能做的事情说不定会多一些」

糟了……早知道就带点什么出来了……反正保健室又不能去……

其实，我一开始就不打算去保健室的……

虽然也担心被老师看穿是装病……但是我更认为，身体无碍的话是不能去保健室的……

柘榴 「这种时候该干什么好呢……」  
我一个人在走廊里呆呆地想着。

柘榴 「啊……」  
我看到有人影后，立刻躲到女生厕所。

沼田 「所以说，这真的没有啊」

城山 「没你妹啊，绝对有」

沼田 「没有啦，真的真的真的」

城山 「又来了，又开始隐瞒过去的英雄事迹了」

柘榴 「……」  
我贴在女生厕所的门上。

柘榴 「那是……不良学生……」  
那些品格不好的人……好像基本上都是不去上课的……  
是、是啊……在校园里闲逛的都是这种人呢……  
这样的话……会一直呆在厕所里出不去么？

柘榴 「怎么办……一个人在女生厕所呆一个小时的话有点……」  
虽然这么说……没有那群人……也不会被老师发现的地方的话……  
终究还是厕所么……

柘榴 「说起来……」  
间宫君现在也在逃课么？

柘榴 「间宫君的话……应该会知道不被不良和老师发现的地方吧？」  
他是在旧游泳池那边消失不见的……

柘榴 「去看看么……」  
反正这一个小时也没什么事做……

柘榴 「没有人在……」  
间宫君确实是在这里消失的……但好像不在这里。

柘榴 「还是说，现在在上课呢？」  
也许吧。毕竟不一定会连续旷课的……

柘榴 「嗯？」

柘榴 「好像有什么东西烧焦了？」  
游泳池边上的混凝土有点变黑。  
仔细看的话，下面好像有什么烧过的东西。



柘榴 「这是……？」

漫画？

间宫 「你、你在干什么？」

柘榴 「诶？啊？」

背后突然传来声音，我回过头去，发现间宫君站在那里。

刚才明明不在的……

柘榴 「那、那个……好像有什么烧掉了……」

间宫 「怎、怎么会呢。火没烧多大啦」

柘榴 「不、不是……那个……有烧焦的东西」

间宫 「那又怎么了？」

柘榴 「对、对不起……」

间宫 「你是……？」

柘榴 「那个……我是高岛柘榴……间宫君隔壁班的」

间宫 「隔壁班？」

间宫 「怎么？逃课了？你应该是认真学习的好学生啊？」

柘榴 「因为发生了很多事……」

间宫 「很多事？那是什么？」

柘榴 「间、间宫君呢？」

间宫 「哈？」

柘榴 「间宫君在干什么呢？」

间宫 「我、我……没什么啊……」

柘榴 「烧书……或者是被烧了？」

间宫 「不是啦……」

间宫 「只是因为这漫画的女主角不是处女，我实在气不过，就把它烧了，然后拍成视频准备传到网上去……」

柘榴 「漫、漫画的女主角？」

间宫 「对、对啊……其实不是被欺负……只是我无法容忍这种事……所以把漫画烧了……」

柘榴 「那本漫画我看过……」

间宫 「诶？看过吗？」

柘榴 「啊、嗯……因为我很喜欢漫画……」

间宫 「……是吗」

间宫君的脸一瞬间好像露出了微笑，但是立刻又恢复了冷淡的样子。  
好像在装出一副「对那没兴趣」的样子……

间宫 「喜欢看漫画……原来是这样啊……」

柘榴 「嗯……虽然基本上都是少女漫画……但是少年杂志也会看……」

间宫 「是么……反正只是腐女一类的吧？你以为那么说就会受宅男欢迎么？」

柘榴 「不、不是。我不是那意思」

间宫 「是么……反正无所谓……那种事」

柘榴 「……」

气氛好像变得很沉重……

就算这种谈话我也说错话了吗？

柘榴 「间宫君喜欢看漫画吗？」

间宫 「死宅基本上都喜欢看吧」

柘榴 「那么间宫君呢？」

间宫 「哈？我刚才不是说了肯定喜欢看吗？」

柘榴 「对、对不起……」

间宫 「我说……你能给我走开吗？」

柘榴 「诶？那个……」

间宫 「留在这里的话……如果被悠木他们看到了，又会被毒打一顿的」  
悠木？啊，噢……有叫这名字的不良学生吗……

柘榴 「那、那个……我也……」

间宫 「我说。你在这里的话我也回不去，我很为难的」  
回去？

为什么我在这里的话……间宫君会回不去呢……

间宫 「要说我几遍才行啊」

柘榴 「对、对不起……」

间宫 「不用道歉了……赶紧走开啦。要不然的话……啊！」

间宫君的脸害怕得扭曲了。

在他视线前方的是……

柘榴 「刚才那些人……」

间宫 「切」

柘榴 「诶？」

柘榴 「呀一」

间宫君抓着我的头，把我按倒。

柘榴 「那、那个……」

城山 「那啥，刚才你有没有听到女孩的惨叫声？」

沼田 「城山我说你啊，是不是性饥渴了……」

城山 「不是啦，我真听到了！」

柘榴 「那、那个……」

间宫 「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可恶。怎么办……都这么近了」

间宫 「接、接下来看到的東西，你可要守口如瓶哦」

柘榴 「诶？什么？」

间宫 「你别管了……总之先答应我。绝对不说出去。」

柘榴 「啊、嗯……」

城山 「声音就从这边传过来的。是不是有人在这玩野合啊？」

沼田 「喂，你等等我」

间宫 「……」

间宫 「来……」

柘榴 「诶？」

间宫君用力拉我的手。

把我拉到开着盖子的下水道……

间宫 「等什么呢，快点进去啊！从那个梯子下去」

柘榴 「啊、嗯……」

我钻进下水道之后，间宫君也立刻钻进来，盖上盖子。

里面漆黑一片。

柘榴 「那、那个……」

间宫 「别说话……还有，这个梯子很高所以注意点……掉下去的话会摔伤的」

柘榴 「啊、嗯……」

城山 「哎呀呀？」

沼田 「你看，一个人都没有嘛？」

城山 「奇怪了啊……听声音是在这边的啊……」

沼田 「没人嘛」  
 城山 「明明有声音的啊……」  
 沼田 「有烟吗？」  
 城山 「嗯，有啊……」  
 沼田 「是七星牌的啊……唉」  
 城山 「七星有啥不好的」  
 沼田 「那啥……不是说七星有股老头子的味道嘛……」  
 城山 「哈？谁说的，让他抽薄荷味的烟去」

……

间宫 「那、那些家伙开始在上面抽烟了……」  
 柘榴 「间、间宫君……」  
 间宫 「啊？」  
 柘榴 「那、那个……」  
 手开始有点麻了……  
 间宫 「……」  
 间宫 「切……真没办法……就这样往下爬吧」  
 柘榴 「下面？」  
 间宫 「没错！到了下面可以开灯的，总之先下去」  
 柘榴 「嗯、嗯……」  
 「那个洞穴非常深吗……」  
 「还是说……是爱丽丝落下的速度比较慢」  
 「因为爱丽丝在落下的时候，有很多时间边想着『接下来会怎么样呢……』边观察周围」  
 柘榴 「就像爱丽丝掉下去的兔子洞一样……」  
 柘榴 「……」  
 间宫 「呼……」  
 柘榴 「哇……」  
 间宫 「接下来往那边走，就有出口出去了……」  
 柘榴 「那边？」  
 间宫 「喏，那边延伸进去的地方……」  
 柘榴 「那边……鞋子会弄脏的……」

间宫 「哈？我才不管你的鞋怎么样！」  
 城山 「又听到什么声音了！真的！」  
 沼田 「又来？」  
 城山 「真的，男的和女的声音！」  
 间宫 「!!」  
 柘榴 「别、别这么大声哦……」  
 间宫 「我、我知道……」  
 沼田 「所以说，你绝对是饥渴了」  
 城山 「都说了不是」  
 间宫 「……」  
 柘榴 「……」  
 间宫 「绝对不要说出去啊……」  
 柘榴 「什么？」  
 间宫 「就是因为不能说，才问你的啊！」  
 柘榴 「啊、嗯……」  
 间宫 「真是的……没抓住你的把柄的话，是不能告诉你的……」  
 柘榴 「把柄？」  
 间宫 「没、没什么！你好烦啊！」  
 柘榴 「对、对不起……」  
 总觉得间宫君有点奇怪……  
 有时候突然变得战战兢兢……有时候很从容……有时候……很可怕  
 ……  
 间宫 「真是的……把柄什么的说不出口啊……真是……」  
 柘榴 「……」  
 虽然没有听清楚……不过好像是在自言自语……  
 间宫君总是这样一个人自言自语……  
 真是奇怪的人……  
 柘榴 「！」  
 柘榴 「哇……这里……」  
 间宫 「别、别乱动啊……别乱动那边的东西」  
 柘榴 「啊、嗯……」

柘榴 「这里是间宫君藏身处吗？」

间宫 「藏身处？那是什么……说的好像是大人們的藏身处一样，太土了吧……」

柘榴 「对、对不起……」

是那样吗……大人們的藏身处很土吗……虽然不是很清楚，我一直以为是很棒的……

间宫 「这些被垃圾媒体鼓捣出来的词……你不觉得很恶心吗？」

柘榴 「垃圾媒体……？」

间宫 「我最讨厌垃圾媒体了……看新闻看报纸的那些人都是傻瓜」

垃圾媒体……是指新闻媒体吗……有那种词语么……

柘榴 「是、是吗……？」

虽然新闻的确有这种感觉……但是报纸不是比较聪明的人才会看么……

间宫 「对啊。被垃圾媒体耍的，都是些没脑子又低俗的人」

柘榴 「啊……嗯……」

隐隐约约听到铃声响起。

因为是在地下，声音显得很遥远……

间宫 「好了，快回去吧……已经是休息时间了」

间宫君架起蓄水箱深处的梯子。

间宫 「铃已经响了，快出去。还有这个地方……」

间宫 「别把这个地方说出去啊！话说也太不公平了！」

柘榴 「诶？那个……」

间宫 「为什么只有我必须要把秘密说出来啊……真是不爽……」

柘榴 「那、那个……也就是说，我把不能告诉别人的秘密说出来的话就可以了吗？」

间宫 「诶、诶？那、那是什么？」

柘榴 「那、那个……就是说我单方面知道间宫君的秘密那不公平吧……」

间宫 「诶、嘛、差不多吧……」

柘榴 「稍微等我一下，我去拿来……」

间宫 「诶？拿、拿什么……」

柘榴 「对间宫君来说，那东西是否和这个地方有同等价值，这我就不知道了……」

说完，我立刻跑了出去。

远远地听到间宫君在喊……

间宫 「进、进来的时候不要被别人看到啊!」

聪子 「啊，高岛，谢谢你的笔记」

柘榴 「啊、嗯……」

我从北见同学那里接过笔记本……立刻塞进书桌里。

然后拿出另一本笔记本。

柘榴 「……」

柘榴 「拿这个去的话，实在有点难为情哦……」

柘榴 「……」

但是，不这样的话，就不算是知道我的秘密了吧……

刚才看着间宫君时画的漫画……

虽然不是特意去画间宫君的……但是实在是不好意思给他看……

或者说这样的东西就算是父母也不好意思给他们看。

本来应该是要带进棺材或者是烧掉的……当然不管怎样，记忆终究是要带进棺材里的……

柘榴 「但是……那个地方……是间宫君的秘密……」

柘榴 「……」

我把笔记本藏在衬衫里，跑出教室。

没错……不是这种程度的东西是不行的。

柘榴 「哈……哈……哈……」

好像是这个进出口吧……

柘榴 「嗯……好、好重……」

柘榴 「啊……呼……」

啊……不行……完全打不开……

柘榴 「诶?」

间宫 「搞、搞什么啊。还以为是谁呢……」

柘榴 「啊……对不起……」

柘榴 「那……那个……刚才间宫君说过……」

间宫 「哈? 说了什么?」

柘榴 「那、那个……必须要知道我的把柄……」

间宫 「诶？那、那个……难道是内……」

柘榴 「哈？」

间宫 「啊、不是……没、没什么……话说回来？是什么？」

柘榴 「啊……所以说……我的把柄……」

间宫 「……」

间宫 「把柄？」

柘榴 「嗯……只有间宫君的秘密被我知道……我觉得很不公平……所以……」

间宫 「那、那个……就是说……」

柘榴 「所以……」

间宫 「诶？诶一？说真的？」

柘榴 「这个！」

间宫 「……」

间宫 「这是什么？」

柘榴 「笔、笔记本」

间宫 「不是……我知道那是笔记本……」

柘榴 「那个……这就是我的把柄。真正的把柄……」

间宫 「哈……是吗……」

间宫君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翻开我的笔记本。

太难为情了……

间宫 「漫画……吗」

柘榴 「是、是的……」

间宫 「嘛……不是画得挺好么？」

柘榴 「诶？」

间宫 「咋了？你打算做漫画家？」

柘榴 「啊、没有……我不是那种意思……」

间宫 「是吗……虽然被别人看到自己画的漫画可能会很难为情……但是这样的能算是把柄吗？」

柘榴 「不、不算是把柄吗？」

间宫 「谁知道……反正我高兴不起来……」

柘榴 「那、那么……什么才算」

间宫 「所、所以……那、那种事怎么说得出口啊！」



柘榴 「是、是吗？」

间宫 「算、算了……  
真是的……」  
间宫君重新钻进下水道里。

柘榴 「啊……」

间宫 「喂！  
你钻进来干什么！」

柘榴 「啊、那个……」

间宫 「……」

间宫 「呼……嘛……事到如今就算了……进来吧……」

柘榴 「你一直呆在这里吗？」

间宫 「这里？  
在湿气这么重的地方呆久了会生病的……而且这里热得像蒸笼一样」

柘榴 「嗯……」  
虽然说是地下，但是到处都是封闭的……夏天的话还是相当热的……

柘榴 「短时间的話倒不觉得怎么样……但是时间长的话就有点……」

间宫 「很难受吧？温度虽然不算什么，但是湿度太高了」  
是吗……  
也就是说，不是经常呆在这里吗……  
是类似避难所的地方吧……

间宫 「你发什么呆？」

柘榴 「诶？」

间宫 「你想一直呆在这里的话随便你……」

柘榴 「啊……」  
间宫君打开更深处的像升降口一样的东西。

柘榴 「那是出口？」

间宫 「……」  
间宫君一言不发的爬上梯子。

柘榴 「那……那个……」  
间宫君的身影很快就看不见了。  
跟上去的话没问题吧……

柘榴 「这里……」

相当的凉爽……

这里是……

相当大的空间。

数不清的混凝土柱子不断地延伸下去。

柘榴 「这里不是外面吧……现在还是中午啊……」

这个时间不可能这么昏暗……

但是这个这么大的空间到底是……

间宫 「这里是新校舍的地基。这里的正上方是新游泳池」

间宫 「所以这里才很凉爽。还有楼上开空调的话这里也会变得很凉快」

间宫 「最近做的很好呢，为了防止腐蚀，就算是地基也很注重空气流通」

柘榴 「原来是盖在旧泳池的排水水箱上面的吗……」

间宫 「嘛，可能是考虑到新泳池的排水会用到旧泳池的排水水箱才留下来的吧……不过不管怎么样，这里都很方便」

柘榴 「能找到这种地方，真不容易……」

间宫 「通到地基的楼梯有好几个，从上面应该是可以到这里来的……当然楼梯口是锁着的」

间宫 「据我所知那些门从来没有开过。也就是说能进出的只有刚才的通道」

柘榴 「这里的话……不会有任何人来呢」

间宫 「游泳池要是出问题了啥的，还是会有专业人员来的吧？排水管啊之类的东西都在这……」

柘榴 「可是不良学生啊……还有老师啊之类的是进不来的……对吧？」

间宫 「差不多吧？」

间宫君继续往深处走去。

我赶紧追上去。

天花板好高。

因为是在倾斜的地方建造的建筑物，这也能够理解……但是就算这样……

柘榴 「为什么天花板这么高呢……」

间宫 「可能是打算建什么东西吧。建到一半没钱了？」

柘榴 「建什么？」

间宫 「感觉还可以再塞一层房间进去，不过我说这话也没什么依据就是」

柘榴 「是吗……」

间宫 「到了」

柘榴 「到了？」

间宫君突然推墙壁。

然后墙壁轻轻地陷了进去。

柘榴 「这是布？」

间宫 「我用喷枪往布上喷了些沙石。这里这么漆黑，怎么看都是无路可走」

柘榴 「好厉害……就像在家里那么亮」

间宫 「因为有发电机嘛。在这里又能读书又能玩游戏。虽然很卡，不过上网还是可以的」

柘榴 「上网也可以？」

间宫 「不过是无线网络，很卡的」

柘榴 「明明是在地下……」

间宫 「可能是设计成在这里也能接受信号的结构吧？」

间宫 「除了这些……就只是个餐具架了……」

柘榴 「书……」

好像在哪里见过的书架……可能这是学校的书架吧……

而且有相当数量的书……

柘榴 「这些是间宫君的书吗？」

间宫 「有些是我的……也有些不是」

柘榴 「怎么好像很多很难懂的书……」

间宫 「那些书肯定不是我的，我只看漫画之类的」

柘榴 「戏剧之类的好多」

间宫 「那些不是我的。是从家里带过来的」

柘榴 「从家里？」

间宫 「我没兴趣看这些书倒是……」

柘榴 「不想看却又带过来吗……」

间宫 「嘛，这些无所谓吧……」

柘榴 「哲学书……」

间宫 「这些不会看啦」

柘榴 「世界文学……」

间宫 「没兴趣……」

柘榴 「古典文学……」

间宫 「那种书谁会看啊」

柘榴 「轻小说……」

间宫 「那边有很多吧。全都是我的」

柘榴 「原来间宫君喜欢看轻小说啊」

间宫 「从老书上也学不到什么东西。看书的话只看轻小说就够了」

柘榴 「是、是那样吗……」

间宫 「哈？那你说看老书能学到什么？看那种东西只会老年痴呆」

柘榴 「老年痴呆……」

我觉得这词用错了哦……

嘛……管它呢……

可是……的确有些异样……

这里有些异样……

我从餐具架上拿下一个瓶子。

看来是装什么东西用的……

柘榴 「这空瓶不是装橘皮果酱的吧……」

间宫 「什么？」

柘榴 「没什么……」

爱丽丝她……

先是眺望下方，想弄清楚这是通向哪里的。

但是太暗了什么也看不到。

然后看了看洞穴的侧壁。

那边全都是餐具架和书架。

墙上到处是用卡子卡上面的地图和画之类的。

爱丽丝路过的时候，从其中一个架子上取下一个瓶子。

虽然上面贴着「橘皮果酱」的标签，但是瓶子是空的。爱丽丝很失望。

因为爱丽丝不想误伤在洞底下的人，所以没有把瓶子丢下去。

所以在落下的途中，总算找到别的餐具架把瓶子放上去。

这是爱丽丝掉进通往仙境的洞穴那一节。

是啊……

这里根本不是通往仙境的兔子洞什么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我觉得间宫君有点不可思议。

被某种东西吸引……来到了这里。

被不在这这里的某种东西……

不在这这里的别处……

镜子的世界……奇异的世界……

虽然我明白那些并不存在……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觉到了跟刚才不一样的、其他某些东西……

虽然间宫君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并不是那样……

总觉得……是一些知道了的话会很无聊的东西。

非常无聊的东西……

间宫 「嗯？怎么了？」

柘榴 「我差不多该回去了」

间宫 「诶？这么快？」

柘榴 「啊……嗯……」

间宫 「那、那个……」

我像逃跑一般离开了这里。

间宫君在身后喊道……

间宫 「随、随时欢迎你再来啊」

间宫 「高、高岛同学！」

刚才明明没有这样觉得的……

总觉得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烦人……

纠缠不休的声音让人很不舒服……

柘榴 「啊一」

好像没什么有趣的东西呢……

虽然那是理所当然的事……

要是有那么有趣的事的话，很快就会厌烦的吧……

人生什么的……

柘榴 「呼……」

间宫君他……

说实在很令人失望……

「失望么……」

我在期待着什么呢……

夕阳西斜。

虽然天空的颜色不会每天都变，但是随着时间不同，颜色还是会改变。

天空渐渐变黄……建筑物慢慢被染成紫色。

晚霞让人忧郁……

因为，眼前变成这么一番景色的时候，我已经很疲惫了……

身心都很疲惫。

尽管今天一天都很空洞无趣……

但是这空洞的一天留下来却是疲惫的身心。

另外还有像后悔一般的奇怪的焦虑。

虽然说后悔……却没有什麼值得反省的事。

这是理所当然。

今天的选项我没有犯什么错误。

空洞无趣的日常完全没有机会变成灿烂的人生。

那种会对成功或失败造成强力影响的选项，日常生活种根本就不存在……

而且，空洞突然铺满鲜花的话那是相当悲剧的……因为那些鲜花几天之内就会腐烂掉……

无根之花……很快就会变成垃圾。

所以晚霞令人忧郁。

极度忧郁的景色。

但是这极度忧郁的景色——

又是一切都结束的景色。

身心的疲惫——也一起结束。

这样想的话，心情有些好转了。

忧郁的景色在车窗外流过。

不断流走。

然后慢慢地，那景色染成一片紫色……

柘榴 「呼……」

吃完晚饭后我回到房间。

没什么事可干，就用手机上一下网。

不过那也不是什么有趣的事。

有一封来自交友网站的不认识的男人的好友申请……

那人自称是30岁的上班族，社交的兴趣和我一样，然后看了我的日记后便成了我的粉丝……

「年纪轻轻就挺能干的嘛」

「啊，现在的女孩子也会考虑生活，我真的很佩服」

之类的……

「柴郡猫啊，看这名字，你喜欢爱丽丝之类的作品吗。杨·史云梅耶的『爱丽丝』看过吗？」

柴郡猫是我的网名。

「虽然是艺术性比较强的电影，但柴郡猫很聪明悟性也很高，我挺喜欢的」

很遗憾，我既不聪明，悟性也不高。

「这次不是有解开杰伯沃基之迷的线下聚会吗？柴郡猫也参加吗？如果参加的话，到时我带DVD过去」

很遗憾……我不会去（何况我也没加入那种团体……）。

虽然想这么回复挖苦他……嘛，也不可能这么做……

没心情管他，就这么放着吧……

柘榴 「哈……」

我在网上随便看看……

柘榴 「话说……诽谤我的发言应该没有了吧……」

北校SAWAYAKA论坛……

也就是学校论坛的里区……，大概半年前这里有很多诽谤我的帖。

柘榴 「恶心……」

柘榴 「烦人……」

柘榴 「丑女……」

柘榴 「毫无意义的巨乳……」

真不好意思呢……人长得丑胸却很大……

最近这里没有关于我的新帖。

差不多是从我没再被欺负的时候开始。

柘榴

「欺负……吗」

我打开当时浏览过的、为受欺者做心理咨询的匿名论坛。

我咨询的帖子还在……

上面有一些“加油”“别认输”之类的回帖。

“加油”“别认输”什么的……其实是很残酷的回答。

但是也有很多帮我想办法的人。

那时真的很开心。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28岁的人渐渐地开始骚扰我，我很害怕。

柘榴

「绝对不能把邮箱地址告诉那种人……」

一开始他告诉了我欺负咨询所的电话啊邮箱啊什么的……我还以为他是个好心人……

当我把电话号码告诉他以后……就每天晚上都打电话过来……

「现在在干什么呢」。

「下次一起去玩吧？」之类的。

总是扯些完全没关系的话题……我害怕得换了部手机。

但是也有很多好事。

特别是有些女士对我很体贴……

给人的感觉很亲切……至少没有和那个28岁那样有什么企图，让我很安心。

但是有一天，对我的欺负没有任何预兆地结束了。

因为我受了重伤……

虽然当时很疼……但是现在想来那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后来就没来过这个论坛了。

226：抵制欺凌的成年人：2012/01/15(水) 11:26:15 ID:KAERA

新学期开始了，柴郡猫一切都好么？

顺便一提，这个叫“抵制欺凌的成年人”的，就是那个骚扰我的28岁男人。

欺负弱小不可以，跟踪狂就可以吗……

228：三月兔子：2012/01/25(水) 11:30:20 ID:inkin

没有看到你的留言，一切应该都好吧。



229：三月兔子：2012/05/09(木) 11:35:40 ID:ADAMO

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什么都没发生吗。

愿你能将健康地生活下去。

柘榴

「三月兔子……」

这是位非常体贴的女人……

我很想告诉她那以后发生的事情……

但是那个跟踪狂很烦人，已经不能在这里留言了……

现在已经不再被欺负了。

这个叫“三月兔子”的人……经常说「为你祈祷」什么的呢……

说话也很礼貌……很亲切……是个很好的人……

真想把那后面发生的事告诉她啊……

已经不再被欺负了什么的……

能告诉他的话就好了……

柘榴

「呼……好累……」

看了下时钟。

不知不觉已经12点了。

柘榴

「不好……该睡了……」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

第一次做的梦……

但是以前好像梦见过很多次了……

说不定……是很久以前做过的梦……

这个梦使我很忧郁……

然后消失了……

7月3日

*Looking-glass Insects*

柘榴

「真热啊……」

屋顶上夏天的太阳很毒辣。

柘榴

「也许不应该来这种地方呢……」

今天也逃课了。

不过今天并不是被谁强迫的……

只是觉得……

虽然当初的目标并不是全勤奖，可一旦完美记录被破坏了，情不自禁就会想逃课了。

柘榴 「以前还从来没有逃过课呢……」

偶尔逃次课应该没问题的……

柘榴 「但是，不习惯的事还是不做为好……」

我为了找个少人的地方而来到屋顶……这种地方应该不会有人来吧。

柘榴 「这么晒，都不是人来的地方嘛……」

柘榴 「呼……」

怎样打发这一个小时呢……

柘榴 「早知这样的话，在教室里好好上课就好了……」

我沿着屋顶的栏杆走着。

这所学校的构造很复杂……所以屋顶的形状也不一般……

A栋的屋顶就像是十字架的形状……

景色随着移动慢慢地变化……

B栋和C栋的屋顶禁止进入。

……

柘榴 「那是……」

间宫同学？

为什么？

B栋的屋顶应该是禁止进入的……问什么间宫同学会在那里……

柘榴 「诶？」

我仔细看，才发现栏杆另一边有楼梯。

柘榴 「这里跟B栋原来是连在一起的啊……」

因为比A栋少了一层，所以楼梯是往下的。

虽然很不显眼……不过注意看的话还是很大的……

柘榴 「这里应该是禁止进入的吧……」

间宫 「你是？」

柘榴 「那、那个……」

明明只是昨天的事……这人已经忘了么……

柘榴 「我、我是隔壁班的高岛柘榴」

间宫 「高岛……柘榴……这样啊」

这人……

间宫 「对不起……我经常记不住别人……」

柘榴 「这样啊……」

就算是那样……那也只是昨天的事而已啊……

虽然觉得这人没什么所谓……但是想到被他忘记的话总觉得火大……

间宫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柘榴 「啊、没什么……就算你这么问……」

间宫 「难道是逃课？」

柘榴 「嘛……就算是吧……」

间宫 「这样啊……这么做可不太好啊……」

柘榴 「间、间宫同学不也是逃课么」

间宫 「我就无所谓了……」

柘榴 「为什么……」

间宫 「因为是惯犯了」

柘榴 「这、这不算理由吧……」

间宫 「嘛、理由什么的无所谓了。但是，经常逃课不好啊」

间宫 「话说你不是好学生么？」

柘榴 「算、算不上好学生……」

间宫 「是么……嘛、无所谓了……」

柘榴 「……」

怎么回事……

昨天离开的时候明明觉得他那声音很烦的……现在听起来又不一样

……

明明是一样的声音……

间宫 「不觉得这里很凉快么？」

柘榴 「诶？」

这么一说……

因为一直留意着间宫同学，才没有发觉。

这里……真的很凉快……

柘榴 「因为这里背阴……而且……」

间宫 「学校后面的水渠那边，有凉风吹过来」

间宫 「因为A栋的屋顶夏天非常热，所以逃课的学生和巡查的老师都不会来」

间宫 「B栋的屋顶却这么凉快呢……」

柘榴 「也就是说，是最适合逃课的地方吗……」

间宫 「嘛、就是这样」

柘榴 「……」

柘榴 「间宫同学在这里干什么呢？」

间宫 「你看我像是干什么呢？」

柘榴 「看书吗？」

间宫 「非常正确」

柘榴 「在看轻小说吗？」

间宫 「你喜欢轻小说吗？」

柘榴 「也不是那样……」

间宫 「这是……」

间宫同学揭开读着的那本书的书皮。

柘榴 「西哈诺·德·贝热拉克？」

间宫 「据说是法国最受欢迎的戏剧……」

柘榴 「法国最受欢迎的？是最近的作品吗？」

间宫 「19世纪的作品……也不算是最近了……」

柘榴 「有趣吗？」

间宫 「写得很好的戏剧……但是当时好像被认为是不值一提」

柘榴 「怎么回事？」

间宫 「再怎么说明也只是商业性戏剧，在那时来说，只是老套没新意的作品」

柘榴 「是吗……但是好像很难懂……」

间宫 「这是最近才翻译的也没有那么难懂啦。嘛，通过了义务教育的人应该都能读懂吧……」

间宫 「你有读完义务教育吗？」

柘榴 「啊、算是吧……那是理所当然的吧」

间宫 「是吗，那我想你应该能读懂」

柘榴 「是说什么的？」

间宫 「诗人！」

间宫 「剑客！」

间宫 「物理学家……」

间宫 「以及音乐家！」

间宫 「是 17 世纪实际存在过的人物的故事」

柘榴 「真实故事？」

间宫 「不算，在怎么说也只是戏剧」

间宫 「写的是丑男的纯洁的单恋故事」

柘榴 「丑男的单恋？」

间宫 「我从未领略过女性的温柔……」

柘榴 「诶？」

间宫 「母亲觉得我丑……也没有妹妹……成年以来……我很害怕女人们嘲笑的眼神……」

间宫 「就是这种人的纯洁的单恋戏剧……」

柘榴 「纯洁的……单恋……」

间宫 「就是这种书」

柘榴 「好看吗？」

间宫 「啊，当然。我很喜欢」

柘榴 「……」

间宫同学笑得很温柔。

间宫 「要看什么书吗？」

柘榴 「诶？」

间宫 「现在不是很闲吗？逃课这段时间挺长的。我这里有些书，要看看吗？」

柘榴 「啊，嗯……」

间宫 「轻小说怎么样？」

柘榴 「啊……间宫同学有什么好推荐吗？」

间宫 「轻小说吗？」

柘榴 「啊，不是，其它也可以」

间宫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柘榴 「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应该是爱丽丝之类的吧……漫游仙境和镜中奇遇之类的……」

间宫 「爱丽丝！刘易斯·卡罗尔的吧……那么这本怎么样？」

间宫同学在包里翻来翻去，然后拿出一本袖珍书。

柘榴 「这是什么？」

封面的画很可爱……但是除此以外……

柘榴 「乱世佳猫……这是什么」

这书名令我不由得笑出声来……要和猫去哪里呢……

间宫 「要看看么？」

我接过他递过来的书和他四目相对。

间宫同学微微笑了。

柘榴 「谢、谢谢……」

间宫 「这本和我正在看的袖珍本是同一个系列的，字体够大纸张够厚，也没有印刷错误，读起来应该很舒服」

柘榴 「嗯……」

间宫 「轻小说虽然不错，但是偶尔看看这种书也不错吧？」

柘榴 「不、不过我不怎么看轻小说……」

间宫 「是吗？之前听你提起过轻小说还以为你喜欢呢」

柘榴 「间宫同学喜欢看轻小说吧」

间宫 「是书的话基本上我都喜欢。因为——」

柘榴 「因为？」

间宫 「不用电源也能充实心灵的东西，书是最好的选择吧？」

柘榴 「不用电源？」

间宫 「屋顶上没有插座也没有电话线。所以上不了网，也玩不了游戏」

柘榴 「呵呵……确实」

间宫 「玩手机的话要充电很麻烦……我嫌麻烦。随身带的东西忘了充电就用不了了」

柘榴 「因为嫌麻烦，所以不是玩游戏玩手机而是看书吗」

间宫 「差不多吧。再认真点的话就能玩游戏玩手机了」

柘榴 「呵呵……认真点的话首先不能逃课啊」

间宫 「原来如此……有见识」

有点奇怪的人……

我翻开书看了下……但是……因为在意间宫同学而看不进去。

比起书中的人们……比如说靠退休金生活的老人，只有三十根头发和一辆三十年代的车的企业家……现在我更在意的是身边的那个人……

柘榴 「间宫同学很喜欢看书吗？」

间宫 「诶？刚才没说吗？」

柘榴 「啊，对啊，是有说……啊哈哈」

间宫 「嘛，因为我算是家里蹲，挺喜欢看书的」

柘榴 「家里蹲吗……」

间宫 「差不多吧……」

柘榴 「铃声……」

间宫 「下课了」

柘榴 「啊、嗯……」

间宫 「啊……」

柘榴 「？」

「哥哥……」

柘榴 「哥……哥？」

间宫 「怎么了？真少见呢，两人一起上来屋顶」

柘榴 「……」

两人？

怎么是两个人呢……

我怎么看也只看到一个人……

我注视着站在间宫同学面前的少女。

别的学校的吧……制服不一样……

比起这个，感觉年龄比较小。

应该是妹妹吧……

先不管这些……

两个人是什么意思完全不懂……

「……朋友？」

间宫 「啊，是啊……

碰巧遇到的……隔壁班的……」

柘榴 「我是高岛柘榴……你呢？」

羽咲 「我叫羽咲……间宫羽咲」

柘榴 「间宫同学的妹妹吗？」

羽咲 「是的……」

柘榴 「是这样啊……」

好可爱的女孩子……

打搅两人也不太好。

毕竟是妹妹特地跑来找哥哥……

柘榴 「那么……我先走了」

间宫 「啊、嗯」

柘榴 「再见，羽咲」

羽咲 「嗯」

柘榴 「啊，对了这本书？」

间宫 「你还没看完吧？」

柘榴 「啊、嗯……我看书很慢……」

间宫 「可以的话就看看吧」

间宫 「因为是幻想系作家写的儿童文学，所以我想应该能找到一些小孩体会不到的乐趣。可能会喜欢的」

柘榴 「嗯、嗯……」

我不由得转过身跑起来。

怎么回事……像是害羞……又像是开心……让人坐立不安的感觉，使我不由得跑了起来……

希实香 「柘榴？怎么？又逃课了」

柘榴 「啊、嗯……」

希实香 「哦，是么……真少见啊」

希实香微微笑了。

希实香笑的时候基本上是发怒的时候……但是现在的好像不一样……

惠 「高岛～。去吃饭吧。」

柘榴 「啊、嗯……」

希实香 「我也去……」

聪子 「没钱了～」

惠 「突然间说什么啊……」

聪子 「缺钱啊……啊～想要钱啊」

惠 「你怎么这么穷啊」



聪子 「谁知道啊。到月底就没了」

惠 「根本就沒到月底嘛……」

希实香 「话说发工资是25号，零花钱是30号……这种时候会很难熬啊」

聪子 「有没有能赚到钱的简单方法？」

惠 「我怎么知道。那种方法我还想知道呢」

聪子 「你家里不是很有钱吗」

惠 「又不是我有钱。每个月只有30万日元零花钱，会死人的」

聪子 「那可是相当大的收入啊」

惠 「哪有啊。每个月100万日元零花钱的大小姐多的是」

聪子 「哪能跟那些人比啊」

惠 「但是我也没钱啊。话说一直不都是我请客么」

聪子 「一直以来非常感谢」

惠 「钱啊。  
送给我倒是很开心，但是自己去赚就太麻烦了」

聪子 「又不能去卖」

柘榴 「瓜？」

希实香 「柘榴……你在装天然吗？真有点火大……」

柘榴 「没、没有啦……」

聪子 「傻瓜，是援交，援助交际啦」

惠 「援交的话会惹上麻烦的吧」

聪子 「就没有别的有点新意的办法吗」

柘榴 「新意……」

惠 「没有吗？不是可以写博客赚钱吗？」

聪子 「写博客赚钱？」

惠 「在电视有看到过」

聪子 「那么，要写博客吗？」

惠 「怎么写？」

聪子 「就算你这么问我也不知道啊……」

写博客赚钱……那都什么时候的事了……

刚学会上网，没什么特别信息的人的博客，没有人会去看的……

惠 「就没有简单快捷的赚钱方法吗……」

希实香 「简单快捷……那种方法基本上没有吧」

惠 「高岛有在画漫画吧？」

柘榴 「啊、嗯……」

惠 「那样能不能赚钱啊？」

柘榴 「我画的不好……应该赚不了钱……」

希实香 「赤坂同学……试下写小说怎么样？」

惠 「小说？」

希实香 「好像有在征文，用手机写的那种……」

惠 「手机小说吗！」

聪子 「啊啊，那个的话有的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有的还能拿到巨额奖金」

惠 「就是这个了！」

柘榴 「会写小说吗？」

惠 「不试试看怎么知道」

聪子 「总之下节课写写看吧」

希实香 「比起那些…该去吃饭了吧？快没时间了……」

惠 「那就去吧！」

希实香 「就算你喊得这么有精神也没用啊……」

手机小说吗……

之前有看过一点……风格很独特。

好像是不会造句的人写的文章一般……话说我好像有看过这种类型的小说……

刚开始感觉文章生硬不通顺……但是随着主人公的头脑越来越灵活，文章也渐渐变得生动起来……

虽然手机小说到写到最后基本上都是那样……

说起来，是什么小说呢……

……

间宫同学应该有吧……

毕竟他的秘密基地有很多书……

说不定会有呢……

小说吗……

柘榴 「借了这本书……」

『乱世佳猫』

『乱世佳人』倒是有听过，但是这种奇怪的书名还没听说过。

翻开目录，发现除了书名的文章外，还有另外几篇短篇小说。

每一篇都很短……但是儿童文学太长的话，小孩子会看的很累吧……

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开始看乱世佳猫这篇小说……

嗯……这个老蒂蒂……

因为没有容身之处而变成猫了。

老人从故事一开始就变成猫，然后跟着猫群走了……

呵呵……这也太出奇了……

不过确实是我喜欢的类型……

有意思……

作者是Gianni Rodari……从没听过的名字……

他居然懂得这些啊……

书中提到的侍酒师倒是有听说过……那是指间宫同学那样的人吧？

侍酒师会为客人挑选合适的葡萄酒……间宫同学就是那样的人。

间宫同学借给我的书很合我口味。

不由得觉得他把书给我的时候很像侍酒师……

虽然我不是很懂侍酒师……但是就是那样觉得。

一边这样想着，我看着外面发呆。

柘榴 「话说这个时间……间宫同学应该在秘密基地里吧」

柘榴 「对了……等下过去看看……」

柘榴 「间宫同学有说过随时都可以来的……」

柘榴 「不、不会惹他生气的吧……」

柘榴 「……」

柘榴 「漆黑一片的话总会有点害怕啊……」

在眼睛适应之前先待一下……

柘榴 「不带打火机之类的话很不方便呢……」

柘榴 「一片漆黑……」

我沿着墙壁走着。

嗯？

柘榴 「这是……」

在黑暗中……隐隐浮现着红色的文字。

用稚拙的笔迹写下的文字是……

柘榴 「为什么不是处女……」

柘榴 「婊子去死……」

……仔细一看，蓄水罐的外壁到处都是涂鸦。

那全部都是……

柘榴 「总觉得……」

柘榴 「有点可怕呢……」

……

我立刻离开蓄水罐……

问什么……

刚才明明那么开朗……

为什么写下这么可怕的涂鸦……

间宫 「啊，高岛同学」

间宫 「在、在这种地方做什么啊？难道是去我的秘密基地？」

柘榴 「……」

间宫 「喂、喂！」

间宫 「怎么了啊！」

我逃离了那个地方。

这里很可怕……

在这里的话间宫同学就像换了个人……

柘榴 「嗯？」

就这样，我一言不发，吃完饭就回房间了。

因为没什么事干，便像平时一样用手机上网……

柘榴 「又是交友网站的邮件么……」

反正又是那个男人发来的邮件吧……

我郁闷地打开收信箱。

柘榴 「呃……是昨天那个人……」

「还没有通过你的好友认证，是不是令你不开心了？」

「如果做了什么令你不开心的事的话，我道歉」

……不是那样啦……不是那种原因……

柘榴 「呼……」  
我立刻接受了这个人的请求。  
虽然不是很想加不认识的人……但是没办法……

柘榴 「……嗯？」  
还有邮件……总共有两封么？  
我打开另一封邮件。

2012/7/03 22:01

from 宇佐美

subject 总算联系上了

初次见面……这样说比较合适吧？

「石塔之战」

要是对这句话有所触动，那时就请回短信吧。

还有，我想，你或许将面临剧变。

那多半是好事。

柘榴 「……」

柘榴 「这是什么……」  
石塔之战……  
是哪个RPG游戏么……还是小说？也可能是漫画吧……  
先不说想到什么……听也没听说过……

柘榴 「哈……」  
难道我有什么吸引这种怪人的地方吗……  
因为性格阴暗吗……  
可能在交友网站的日记里也表现出了这种氛围吧……

柘榴 「啊……真糟糕……」  
算了……睡觉……

扑。

发出舒服的声音。

被子好舒服……

今天吃饭的时候，顺便把被子放在烘干机上面了……

剧变……

那多半是好事……

柘榴

「昨天还湿湿的被子……今天软绵绵的……」

对我来说，剧变只有这种程度……

如果这算是好事的话。

柘榴

「往坏的方向变化的就有……」

算了……

睡觉吧……

啊……

忘了刷牙……

还有洗脸……

……

覆盖天空的黑影……

无限延伸下去的忧郁的黑影……

仿佛世界的黄昏……

忧郁的风景……

第一次做的梦……

却像是做过很多次的梦……

或许……是很久以前梦到的吧……

梦使我变得忧郁……

然后消失不见……

7月4日

*Looking-glass Insects*

今天是星期六……课很快会上完……

尽管如此我始终坐立不安，第一节课就逃课了。

之前明明没有想过逃课这种事……

第二节上课铃响的同时，我沿着楼梯往上走。

往比自己应该待的地方更上面的楼层走去。

那里有所期待的身影。

他漂亮的头发随风微微飘动。

笔直细长的头发。

漂亮的眼睛……

也许神看到那身影的话……也会想一直注视吧……

所以……

间宫 「嗯？」

柘榴 「啊、早、早上好！」

间宫 「……诶？你是……」

间宫君温柔地笑着回答……

柘榴 「请、请记住我啊。我是隔壁班的高岛柘榴」

间宫 「高岛……柘榴……啊、噢……昨天逃课的……那现在？」

柘榴 「逃课了」

间宫 「是吗？」

柘榴 「是的」

说着，我在间宫君的旁边坐下。

可能，有点靠得太近了……

柘榴 「啊，这个」

我把上次借的书还给他。

间宫 「啊，罗大里那本么。有趣么？」

柘榴 「嗯，非常有趣」

间宫 「那就好，这样就有借给你的价值了」

柘榴 「……」

柘榴 「这本书是哪个国家的人写的呢？」

间宫 「你认为呢？提示是故事里出现的地方和建筑物……那么回想下吧」

柘榴 「嗯……故事里提过很多次古代罗马的遗迹……」

间宫 「银塔广场」

柘榴 「对，其他还有……威尼斯啊加里波第桥啊比萨斜塔之类……是意大利？」

间宫 「回答得好。贾尼·罗大里是意大利的儿童文学作家」

柘榴 「间宫君对这方面很熟悉呢」

间宫 「也不算熟悉啦。只是喜欢的作家都会去了解下吧？」

柘榴 「嗯……」

柘榴 「间宫君今天看的是什么书？」

间宫 「啊，还在看昨天那本……」

柘榴 「昨天那本？」

柘榴 「封面不同……大小也完全不同……」

间宫 「有点在意呢……于是就……」

柘榴 「？」

间宫君手里的书跃动着陌生的语言。

旁边是笔记本和……

柘榴 「法语字典……法、法语?!」

间宫 「啊、那个……我也不是很懂啦。只是有点在意而已……很多方面」

柘榴 「间宫君看得懂法语吗？」

间宫 「看不懂啦。我怎么可能看得懂啊。只是稍微学一点……」

柘榴 「但是笔记本的译文……」

间宫 「那个……因为那是看了很多遍的书了。边看边查字典的话自然而然就能写出相当于译文这种东西了」

间宫 「呃……嘛，算了」

说着间宫君把书收了起来。

……

柘榴 「西哈诺……德……」

间宫 「西哈诺·德·贝热拉克？」

柘榴 「嗯……我也能看得懂么？」

间宫 「你懂法语？」

柘榴 「啊，不是。是上次间宫君看的那本书」

间宫 「啊、噢，所以只要读完义务教育的话都能看懂那本书啦。你读完了么？」

柘榴 「当然读完了!!」

间宫 「想看吗？」

柘榴 「嗯……」



间宫 「是么，那么……给」

间宫君把昨天那本书递给我。

柘榴 「西哈诺·德·贝热拉克……」

间宫 「故事进展合理，而且翻译很到位」

柘榴 「谢谢……」

间宫 「很在意这本书吗？」

那是因为是你看得那么认真的书……

这种话我可说不出口……

柘榴 「昨天听你介绍故事概要后，觉得挺有趣的……」

间宫 「确实是很有趣的书」

柘榴 「嗯……」

柘榴 「这本书……间宫君看了很多遍么……」

间宫 「嘛，因为是戏剧，跟厚度相反，内容并不是很长。所以会不由得重复去看呢」

柘榴 「不是特别喜欢这本书吗？」

间宫 「……怎么说呢……我也不太清楚……原文我很少看……」

柘榴 「偶尔看看吗？」

间宫 「看也只是看几页，但是总是很快就受挫」

间宫 「就这样边看边翻译地写了几本笔记本……也可以算是特别喜欢吧」

柘榴 「是吗……」

间宫君说过这是个丑男的故事……为什么他会被这本书吸引呢……

话说也提过这是个单恋的纯爱小说……

这样的话……

柘榴 「间宫君……有试过单恋吗？」

间宫 「……什么意思？」

柘榴 「啊、没什么……对不起……」

间宫 「难道是想问我喜欢这本书的理由？」

柘榴 「啊、不是……那个……」

可能有点太直接了……我真是个傻瓜……

“因为你喜欢看单恋的书啊”……这不就等于挑明了吗……太傻了

……

看着满脸通红的我，间宫君「噗哧」地笑了……然后说。

间宫 「我也是人，当然也试过单恋别人啦……嗯」

间宫 「明明自己喜欢着她……但是这份思念却无法传达给对方……我有过类似的经验呢……」

柘榴 「……」

总觉得……

有点被他的话刺痛的感觉。

间宫 「嘛～嘛～，这种话题就算了吧。太为难情了」

柘榴 「啊、嗯……对不起……」

他这么难为情吗……

间宫 「你这么问……怎么？你是因为在单恋才对这本书感兴趣吗？」

柘榴 「诶？是、是的！」

我为什么要这么大声回答啊，傻了吗？

间宫 「这样啊。那样可能会很难受……但是也有其中的乐趣」

柘榴 「是……！」

……

毫不掩饰地开心地答道……

啊啊，我在干什么。

今天我是怎么了……

今天也从间宫君那里借了书……

但是和昨天的不同……是间宫君迷恋的戏剧……

柘榴 「这样的话……能稍微拉近和间宫君的距离吧……」

开玩笑的啦。

那就上课的时候看吧。

因为古文课的老师一直都是对着黑板叽叽咕咕地讲课。

就算看书他也不会知道。

柘榴 「……嗯……真有趣……」

没有陈腐的的感觉……

当时发表的时候还被人说老套的……为什么现在看来却没有那种感觉呢……

主人公西哈诺很像间宫君……

不过间宫君不像西哈诺那么难看，反而有一张美少年克里斯蒂安那样的脸（只是看过文字，实际上克里斯蒂安长什么样也不清楚）。

主人公西哈诺长得非常难看……但有智慧而且可靠……

间宫君的话，富有智慧……可靠……而且长得很好看。

柘榴 「说话措辞都很文雅……」

西哈诺也好，间宫君也好……

柘榴 「女主角——美少女罗克珊，沉醉于西哈诺的声音……」

博学的人的说话方式让人沉醉呢……

间宫君的说话方式也令人沉醉……有时……

但是……

间宫 「只是因为这个漫画的女主角不是处女……我气得把它烧了，然后拍了视频准备传到网上去……」

也有过这种时候……

那时候的声音，让人觉得很可怜……

那么动听的声音……说出那样的话……

虽然不是很强烈，但是感觉那不是同一个人……

柘榴 「为什么间宫君会表现出那种态度……说出那么肮脏的话……」

柘榴 「因为不是处女……就气得把它烧了之类的……过分的话……」

那是我们还没怎么说过话的时候吧……

那么……难道是假装什么的……

故意表现出那种态度什么的……

啊……说起来……

柘榴 「来吧，收下这份虚伪」

柘榴 「在西哈诺·德·贝热拉克里有这样的台词……」

柘榴 「这句台词是西哈诺向克里斯蒂安提议他来作克里斯蒂安的话语的时候的台词……」

主人公西哈诺……不仅是世间少有的天才，还是世间少有的丑男……

他爱上了美丽的才女罗克珊……

但是，美少女和丑男间的爱情，是注定不相配的爱情……

绝对无法实现的爱情……

他如此认为……

那时……他遇到了只有英俊外貌的青年克里斯蒂安。

他也爱上了罗克珊……但是，只有英俊外貌的他，也无法配得上稀世才女的罗克珊……

然后西哈诺提议。

传达给她的话语，由他来说……然后她的嘴唇，由克里斯蒂安来……

他提议的时候，这么说道……

柘榴

「来吧，收下这份虚伪」

那样的话……那个奇怪的间宫君是……

虚伪的自己……

也就是说……想让我接受那样的他吗……

柘榴

「啊哈哈……这样解释太牵强了」

而且之后的台词……“然后把它化作真实的是你自己”，所以接受的话，奇怪的间宫君就会变成真实的他。

柘榴

「那很难办啊……」

间宫君喜欢的西哈诺·德·贝热拉克……

那是……丑陋的天才和英俊的傻瓜一起追一个女人的故事……

西哈诺作为灵魂的部分，克里斯蒂安则作为外貌之类的肉体部分……

而且克里斯蒂安在喜欢的女人面前会不知所措，甚至不能正常交谈……嘛，现在也还有这种笨帅哥。

这样的话……有西哈诺作灵魂的克里斯蒂安，和不再愚蠢的克里斯蒂安……

就像是帅气的间宫君和奇怪的间宫君。

诶？

难道说……有两个间宫君？

除了英俊的间宫君之外，还有丑陋但是聪明的间宫君存在？

柘榴

「不可能……」

西哈诺·德·贝热拉克里提到，西哈诺说话的时候，克里斯蒂安的声音就会改变。

这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是配音那样。

但是间宫君的声音没有变……

两边都是间宫君的声音。

明明是一样的声音，却因为说的话不同而有这么大区别……

完全不同……

……

柘榴 「话说我……」

柘榴 「为什么总是想着间宫君的事情……」

柘榴 「啊哈哈……」

这不就是恋爱了吗。

这完全就是单恋嘛。

嗯。

……

嗯……是这样……

完全是单恋……

单方面的……

柘榴 「正因为这样……」

我和他不可能般配……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美貌才能教养兼备的间宫君就像是罗克珊……

柘榴 「那么我就是……」

没有丰富的知识……相貌也不出众……

不是西哈诺也不是克里斯蒂安……只是什么也没有的人……

正因为这样……

柘榴 「我的恋爱不可能有结果……」

柘榴 「是呢……」

我这样的人……被大家讨厌……

半年前还一直被欺负着。

现在虽然突然停止欺负我了……但是原因不明。

我被欺负的很惨……然后某一天开始，他们不再欺负我了……之后，

我每天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害怕会回到那地狱般的日子……

每天看着大家的脸色过日子……

尽量不破坏气氛……看气氛做事……

我只考虑着这些事情，苟活着……

柘榴 「啊哈哈……我这样不就像是跟踪狂吗……」

看到一个人在屋顶上看书的间宫君……我情不自禁地拍下照片……

柘榴 「被他知道的话会被讨厌吧……这样做」

柘榴 「但是……」

为什么间宫君在那里的时候会那么帅气呢……和在别的地方遇到的完全不同……

柘榴 「为什么间宫君那么聪明帅气呢……啊哈哈」

不知道为什么，我抱着有间宫君照片的手机在被窝里翻来翻去。

柘榴 「嘛、虽然这种像跟踪狂的行为不好……不过明天是星期天……无所谓了」

简直是莫名其妙。

我自己也明白。

但是……明天见不到间宫君，和他说话也不可能。

虽然间宫君的书在这里。

柘榴 「哈？」

是啊……这本书……是间宫君的书呢……

就是说是间宫君摸过的书……

柘榴 「不、不好！」

柘榴 「这样洗澡的话……手就不可以沾水了……」

我到底有多变态啊……

柘榴 「啊哈哈。开玩笑。开玩笑而已。再怎么说是认识不久的人，不会那么容易就喜欢上啦」

柘榴 「嗯，只是有点在意而已」

柘榴 「我的生活不可能这么容易就变充实呢」

……

是啊……

毕竟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发生过什么好事……

像现在这样一个人在房间里自娱自乐就行了……

像这样发发神经……也不错呢……

7月5日

*Looking-glass Insects*

星期天……虽然没有什么事情要办……我却不禁乘上了电车。

不过这种情况并不稀奇……真的……

但现在，却出现了能让我体温提高10度的惊喜。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这只是偶然而已。

我只是为了买最喜欢的声优的CD而坐上电车……坐在空着的座位。

然后……

间宫 「……」

柘榴 「……」

间宫 「那个……你是……」

柘榴 「……」

间宫 「啊……」

和屋顶上那个间宫一样的反应。

我满脸通红想「呀一」的一声把间宫推倒然后逃走（为什么我要先把他推倒再逃走？）

不过还是深呼吸一口，非常自然地……

柘榴 「啊……啊啦……这不是间宫么？」←超不自然！

我说道。

间宫 「啊哈哈……你在做什么呢？」

下一句话比刚才说得更自然了……因为这已经成为我和间宫见面时的惯例了……

柘榴 「我、我是高岛柘榴……不是“你”」

间宫 「啊哈哈，是、是啊。不好意思」

间宫 「高岛要去哪里呢？」

柘榴 「间宫准备去哪里呢？」

间宫 「我？啊哈哈……其实还没决定」

柘榴 「啊哈哈……是么？我、我也是」

Nice。居然能这么干脆的撒出谎来……我今天真棒。

虽然对不起喜欢的声优……明天我一定会去买的……

间宫 「天气这么好……所以想就这样坐着电车慢慢想去哪里……」

柘榴 「是、是吗……」

我、我也是哦！

可、可以的话，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

我差点想这样说……

其实在心里已经这样说了……

但是现实中的我……

柘榴

「啊哈哈……」

对着间宫，只能像不会外语的日本人遇到外国人时只能傻笑那样……

不做点什么的话……

间宫

「诶？你不在这里下车么？到杉之宫了啊？」

柘榴

「啊、嗯……间宫呢？」

间宫

「我还没决定去哪里……在这里下也行……不下也没所谓……就是这样」

柘榴

「这样啊……」

间宫

「你也漫无目标吧」

柘榴

「嗯……还有可不可以不叫我“你”……叫我“柘榴”呢？」

间宫

「诶？为什么？」

柘榴

「我想，可能是因为你叫我的名字，所以才记不住我吧……」

间宫

「啊哈哈，记得住记不住也无所谓吧？」

柘榴

「我说……我认为，有没有所谓那是由对方来决定的吧」

间宫

「啊哈哈……是吗」

柘榴

「啊、对不起……我刚才说得太傲慢了……」

间宫

「没有啦。你说得对」

柘榴

「……那么就请叫我柘榴」

间宫

「啊……」

间宫

「不是很习惯这样叫呢……」

柘榴

「都见了几次面了……」

会这样想的可能只有我吧……

从间宫的态度看来……好像我只是个会在学校打声招呼的熟人……

能和他再多一些交流就好了……

那样的话……说不定就能让他多记住我一点了……

开玩笑的……

这种想法太不自量了。

间宫

「高岛好像很喜欢看书？」



- 柘榴 「诶？是的，有点吧……」
- 间宫 「刘易斯·卡罗尔以外的书也看吗？」
- 柘榴 「算不上喜欢啦。都是些简单的，微型小说之类」
- 间宫 「诶？比如说？」
- 柘榴 「阿刀田……当然筒井康隆的也喜欢。还有星新一……」
- 间宫 「是吗。我读小学的时候也看过，当时非常喜欢筒井康隆。当然星新一和阿刀田高也是」
- 柘榴 「是、是这样吗？」
- 间宫 「阿刀田的故事对小学生来说有些刺激的比较多，不过那也不错。记得读小学的时候还兴奋地躲在被窝里看他的书」
- 柘榴 「啊哈哈……在被窝里……」
- 我有点脸红……是啊……阿刀田的作品相对其他作家来说性的描写比较多。
- 想想小时候的间宫兴奋地看那样的书……真有趣……
- 间宫 「嗯。我现在还很喜欢短篇小说。啊、对了。下次再借给你喜欢的小说吧」
- 柘榴 「诶？是什么样的呢？」
- 间宫 「叫Buzzati的意大利作家的短篇集。之前看过觉得挺有趣的」
- 柘榴 「意大利……和上次借给我的猫的故事的作家是同一个国家的啊。间宫很了解意大利的作家嘛」
- 间宫 「啊，没有，只是碰巧最近在看而已。其他时候的话可能会推荐其它书呢。啊哈哈……」
- 柘榴 「马尔克斯之类的？」
- 间宫 「你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吗？」
- 柘榴 「啊哈哈，觉得间宫可能会喜欢而已。是爸爸推荐我看的书」
- 柘榴 「有一天我睡不着觉，去到客厅发现爸爸在那里，跟他说睡不着觉后就借给我一本『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 间宫 「然后呢？」
- 柘榴 「因为太有趣了，所以完全没睡」
- 间宫 「啊哈哈确实是呢，不过故事非常短吧？」
- 柘榴 「就算这样，看完之后很有感触」
- 间宫 「我明白那感觉」
- 柘榴 「呵呵……」

为什么不一样呢……

完全不同。

跟以前经历过的时间完全不同……

这样的时间……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

我不曾知道，竟会有这么灿烂的时刻。

和间宫谈话的这段时间……能够永远继续下去就好了……我不由得这么想。

这么开心……灿烂得令人心跳加速的时刻……可能这辈子也不会有了……

所以“愿此刻永恒！”

不可能吧……

柘榴 「啊……下一个……」

间宫 「下一个？」

柘榴 「下一个站是终点站……」

间宫 「是么……已经是终点了啊」

……

结束了……

这段开心的时间……

已经结束了……

间宫 「最后一站是哪里？」

柘榴 「是游乐园……」

间宫 「游乐园吗……去那里没什么事做，就这样坐回去吗……」

柘榴 「……」

间宫 「那么，就在这……嗯？」

我一言不发地握着间宫的手。

大胆……不如说是混乱了。

在电车的门就要关闭的时候，我握着他的手，走了下车。

因为不想就这么结束……所以……

沙沙……

沙沙……

间宫 「刨冰……是夏天呢……」

柘榴 「对不起……」

间宫 「诶？什么？」

柘榴 「那个……强行带你在这里下车……」

间宫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而且你也请我吃刨冰了」

柘榴 「哈……对不起……」

间宫 「……所以你不用再道歉啦」

柘榴 「是么……」

间宫 「话说这游乐园这么破烂了，休息日也会有这么多人来啊……」

柘榴 「不可以那样说啊……」

间宫 「没有，我听说地方的小游乐园基本都倒闭了。这里却还有这么多客人来」

柘榴 「那就是说，这里值得去玩一下不是吗？」

间宫 「是那样吗」

柘榴 「我请客，进去玩下吧？」

间宫 「不用你请啦。嘛难得来一趟就进去玩下吧……我也几年没来游乐园了」

柘榴 「嗯！」

啊哈哈。

我绝对是个奇怪的女生。

我到底在干什么呢。

昨晚都发誓说间宫的事自己一个人妄想下就行了……

却又强行和他约会……

约……

柘榴 「约、约会?!」

间宫 「嗯？」

柘榴 「啊、没没没没没什么！」

间宫 「是么？刚才才想起来，休息日两人这样约会挺有趣呢」

柘榴 「！」

间宫 「嗯？这样说……令你不高兴了吗？」

柘榴 「怎、怎么会呢！你这么说柘榴感到很荣幸！」

间宫 「啊哈哈……什么嘛……」

啊~！为什么我会立刻变得这么电波啊~！

会被认为是奇怪的女孩！不正常的女孩！会被认为是变态！

间宫 「好像高岛比我想象中还要奇怪呢」

柘榴 「！」

糟了！

看吧，刚才的气氛还好好好的。这下被发现了不是么。说我很奇怪！

他看我的眼神已经不一样了……好像在看脏东西的眼神……

间宫 「所以吧……」

柘榴 「啊呜……」

所以……

间宫 「所以不愿与人相处的我，也会这么平静……」

看吧开始了……恶心……嗯？

诶？诶？诶？平、平静？

间宫 「因为我很奇怪……和其他人在一起的话会觉得很烦……但是和高岛在一起的话却很平静……」

柘榴 「诶……」

间宫 「嗯？」

柘榴 「啊……啊啊……」

间宫 「怎么了？怎么好像一直不说话……还有脸好红……难道身体不舒服吗？」

间宫很担心似的把手放到我的额头……手？

柘榴 「不、不是！」

我不由得甩掉了他的手。

间宫 「啊、嗯……」

啊啊啊，对不起间宫。虽然很想让你的手摸摸我的脸的……情不自禁情不自禁……

好像气氛尴尬起来了……

因为我甩掉了间宫的手……

啊啊，怎么办。那么果断把他的手塞进我的衣服里面吗？

那样的话只有我会高兴但是间宫不会这样想。话说那样的话就真的是变态了！

啊、啊啊……头好乱……

那……那个……

柘榴 「那、那个……」

间宫 「怎么了？」

柘榴 「对、对不起……我并没有发烧什么的哦……嗯……」

柘榴 「只、只是，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和别人一起走过……所以有点紧张……」

间宫 「没有和别人一起走过？啊哈哈原来是家里蹲啊」

不是！你理解错了！是没有和男生一起过！！

间宫 「那和我一样呢」

柘榴 「诶？但是间宫不是像现在这样经常出来么……」

间宫 「我只是谁也不想见才这样每逢休息日都出来而已。虽然没有窝在家里……不过也差不多吧」

柘榴 「是么……」

间宫 「嗯，是的」

间宫 「喜欢看书的人基本上都是孤僻的。喜欢看书又喜欢和别人一起玩的人，就像是性格温和成绩优秀的体育选手那样恶酒吧」

柘榴 「那不是很厉害的人吗」

间宫 「是啊。我觉得那种很厉害的人是很恶心的人种」

柘榴 「……」

我忍不住握着间宫的手。

间宫被我的行为吓了一跳……我马上说道。

柘榴 「间宫你看。那个好像很有趣！」

这样蒙混过去了。

好像……和这个人一起，我都有点控制不住自己……

间宫 「原来如此……你喜欢尖叫系的吗」

柘榴 「啊、啊哈、啊哈……」

其实是最讨厌。

我随便指了下，刚好指到尖叫系的设施而已。

但是，为了掩饰情不自禁地握住间宫的手这件事，我尝试着挑战了不擅长的尖叫系。

然后……现在好想吐……

间宫 「没、没事吧？脸色很差啊」

柘榴 「啊哈哈……好像有点闹过头了」

间宫 「就没有什么不那么刺激的东西吗？」

柘榴 「不那么刺激的吗？」

间宫 「嗯，比如说那个……」

柘榴 「诶!!! 那不是鬼屋么！哪里不刺激啦！」

间宫 「啊、不是，因为是要自己走的相对来说不会那么刺激吧……就是有点暗」

柘榴 「太暗了血压会上升的！」

间宫 「那是谎话啦。要不然到了夜里大家都会血压上升啦」

会上升吧，在床上!!

我居然想到这些下流的事情……要自重啊……

啊啊不行了……以后不要看那些下流的同人志了……想到的噱头这么下流可不行……

柘榴 「是呢……」

间宫 「那么，玩什么呢？」

柘榴 「就这么走走可以吗？」

间宫 「啊、嗯……没问题」

柘榴 「啊……」

间宫 「怎么了？」

柘榴 「啊……话说……我记得这里可以划船……」

间宫 「划船？啊是吗……还是划船比较平和吗？」

柘榴 「诶？难道说可以吗？」

间宫 「诶？可以什么？」

什么跟什么啊……两人一起划船……那不是第一次约会的惯例么……

间宫 「你不会是在怀疑我连桨也不会划吧……」

柘榴 「没、没有啊……不过真的可以吗？」

间宫 「如果高岛不介意的话……」

柘榴 「……」

说着，间宫像王子一般伸出手来邀请我。

这个人为什么会这么懂女生的心思呢……这样的话……只能说明他是个少女杀手……

毕竟我还没见过这么会讨好女生的男生……

熟练的少女杀手……其实是女生吧。

但是……

他是少女杀手，还是女生，都没关系。

柘榴

「我、我坐!」

哗……哗……

哗……哗……

柘榴

「很熟练嘛……」

间宫

「是吗？我倒不觉得」

柘榴

「经常带女孩子划船吗？」

间宫

「怎么可能……再说划船也没有什么擅长不擅长的……」

柘榴

「是吗……」

但是对待女孩子，还是有擅长或者不擅长之分的吧……

间宫

「没事吧？不晕吗？」

柘榴

「嗯，完全没问题。一点事都没有」

间宫

「是吗，那就好」

柘榴

「……果然还是水边舒服呢」

间宫

「是啊……呆在树荫里的话连现在是夏天也能忘掉呢……」

间宫拢起被微风吹过的头发说道。

那动作十分优雅……雪白的脖子也很迷人。

柘榴

「对、对不起。一直让你在划」

间宫

「哇、哇哇，没关系的，你这样做很危险啊」

坐立不安的我不由自主地去抢间宫的船桨。

船剧烈地摇晃了下，然后我被间宫训斥了。

总觉得……挤在一块木板上在水上漂浮的感觉……轻飘飘的有点虚幻的感觉。

嘛，可能是因为没有脚踏实地才会有这种感觉吧。

而且坐在我前面的人……是间宫……

心里有些飘飘然……

柘榴

「在、在水上虽然很惬意……不过就是有点定不下心来……」

间宫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主要是想表达下我的心情……

柘榴

「因为水面看起来像是镜中世界的天空……总有点令人不安……」

间宫

「你这么说的话……我倒是觉得自己好像在空中漫步一般心情很舒畅……」

说着，间宫轻轻触碰水面上的天空。

随着他搅动水面，天空渐渐变得扭曲……

柘榴 「在天空中漫步的话，心情会很舒畅吗……」

间宫 「我也没在空中漫步过，所以不是很清楚啦。只不过现在心情真的舒畅……仅此而已」

柘榴 「是吗……」

我也触碰下那片天空……但是一挪动身体船就会晃动，于是便放弃了。

柘榴 「话说回来，倒映在水面的天空也不是真正的天空……但是，真正的天空或许太远了」

间宫 「真正的天空？呵呵……真正的天空是什么？」

柘榴 「诶？不是……我的意思是倒映在水面的天空和头顶上的天空……」

间宫 「是吗……但是啊，我们看到的天空，也只是映在我们眼中的天空而已……」

间宫 「水中的天空是假的……真正的天空太遥远……也不能这么下结论哦？」

间宫 「因为我们认为遥远的天空，就是映在我们眼中的天空」

柘榴 「……」

间宫 「觉得天空太遥远，只是我们这样认为而已……不这样想的话……所有遥不可及的东西都会不再遥远……」

间宫说的话太难懂了……我完全看不出他真正想表达些什么。

不过……我仿佛从他的话里得到了些许勇气。

哗……哗……

哗……哗……

间宫 「……」

柘榴 「……」

柘榴 「扑哧」

间宫 「嗯？怎么了？」

柘榴 「啊、没什么……间宫的话，也许能触碰到那片天空」

间宫 「哈？为什么？」

柘榴 「撒～……只是对从刚才的话的理解而已」

间宫 「能触碰到天空吗……是啊……」



间宫 「就像这样」

间宫向着天空张开双手。

间宫 「这样算是触碰到天空了吗？还是没有呢？」

柘榴 「扑哧。谁知道呢」

间宫 「我觉得我现在跟青鸟一样」

柘榴 「青鸟？」

间宫 「嗯，幻之青鸟……绝对无法捉到的青鸟……不过，我觉得可以很容易捉到」

柘榴 「……」

这么说着的间宫如少年般笑了。

我看着他的脸……

啊……这样不行……

这么想着。

.....

.....

间宫 「……☆」

柘榴 「……」

回家的电车里。

舒适的疲劳感和座位的摇动。

还有，

音乐。

间宫把他带着的音乐放给我听。

让我听了几首后，根据我的表情选定了音乐风格。

然后选了我可能会喜欢的音乐……

好像听过又好像没听过的古典音乐……

明快悦耳的音乐。

他告诉我，这是国外每年举行的新年音乐会的曲子。

被称为天才的指挥。还有世界最有名的交响乐团。

华尔兹。

波尔卡舞曲。

进行曲。

跃动的旋律。

列车仿佛在配合着音乐的节奏颠簸着……

我一言不发地，把手叠在他握着播放器的手上。

曲子刚好转为波尔卡观光列车——这是屏幕上显示出的曲名——

我们乘坐的虽然是慢车……但是我的心情如同音乐一般轻盈……景色也很耀眼。

间宫的手和我的手配合音乐微微颤动。

感受到双手重合的温暖的一瞬间，音乐变得更加轻快了。

柘榴 「你知道的东西真多呢……」

间宫 「啊一。小时候母亲很严，逼我去学钢琴什么的」

柘榴 「你会弹钢琴？」

间宫 「嗯，一点点。真的只会一点点」

柘榴 「会弹什么曲子？」

间宫 「什么样的呢……我也不是很清楚……最后一次弹的是李斯特的曲子……那个真的很难」

柘榴 「下次弹给我听吧」

间宫 「李斯特的已经不会弹了。其他的话……你喜欢什么样曲子？」

柘榴 「诶？古典音乐我不是很了解……对了，《钟》……」

间宫 「那个……《钟》的钢琴版是李斯特写的……而且那是需要高超技巧的练习曲」

柘榴 「是、是吗？」

间宫 「相对简单一点的……对了，一闪一闪亮晶晶怎么样？」

柘榴 「啊，那也行」

间宫 「啊，那个……这里应该吐槽“为什么是这么简单的曲子”吧……」

柘榴 「所以说我不懂嘛」

间宫 「是吗……哪首好呢……」

间宫 「嘛，算了，哪天你有兴致了再来找我吧」

柘榴 「呵呵……是呢……那样也好」

……

柘榴 「今天谢谢你了」

间宫 「诶？」

为什么谢我？」

柘榴 「啊，那个……是我在游乐园强行把你拉下车的……」

间宫 「我都说了反正没事干，没关系的。而且玩得很开心」

柘榴 「诶？刚才你说什么？」

间宫 「我说玩得很开心」

柘榴 「真、真的吗？」

间宫 「真的，要不然的话不会陪你到最后吧，别看我这样，其实我挺怕生的」

柘榴 「是、是么……那就好……真的……」

间宫 「嗯，所以应该是我说谢谢才对」

柘榴 「那、那家店……」

间宫 「嗯？怎么了？」

柘榴 「啊…诶、啊、没什么」

间宫 「啊，是这样啊……一起去吃饭吗？」

柘榴 「可、可以吗？」

间宫 「当然可以。今天陪了我这么久」

柘榴 「那么我请客」

间宫 「不用，这次该我请客了。  
那么……想吃什么？日式？中式？意大利风味？牛肉盖饭？法式料理的话太贵可不行哦」

柘榴 「法式料理我还没吃过就算了」

间宫 「那么干脆去吃法式料理？」

柘榴 「干脆什么啊，呵呵……不用了」

间宫 「那么去常去的店吧？」

柘榴 「常去的店吗？」

间宫 「嗯，日式、中式、意大利风味、牛肉盖饭什么都有的店」

柘榴 「套餐店吗？」

间宫 「那就让你期待一下吧？走吧，客气的话是你的损失哦。」

柘榴 「啊、嗯！」

柘榴 「啊……、……」

间宫 「怎么样？」

柘榴 「……诶？这里好像是喝酒的店吧……」

间宫 「不要在意不要在意，来，坐这里」  
柘榴 「啊……有钢琴……」  
间宫 「是哦……这是家有钢琴的店」  
柘榴 「嗯……」  
间宫 「其实啊……我在这家店弹钢琴打工」  
柘榴 「是、是真的吗？」  
间宫 「嗯……从小时候就受到这里的店长照顾……」  
间宫 「那么弹什么好呢？」  
好像高岛还没有决定想听什么吧？」  
柘榴 「不，已经决定了」  
间宫 「诶？已经决定了吗？」  
柘榴 「是的，那是」  
间宫 「那是？」  
柘榴 「现在间宫想到的“那首？”“这首？”什么的全部都弹吧」  
间宫 「什么!!」  
店长 「啊、由……不对，这不是间宫么」  
间宫 「啊……  
你好……」  
店长 「今天不用上班吧？难道是客人？」  
间宫 「不是难道，就是客人」  
柘榴 「但是会弹钢琴给我听的吧」  
间宫 「呃……为什么会这样……」  
店长 怎么，  
和女朋友约会回来要展示下自己帅气的一面吗？」  
店长 「在店里装帅什么的（笑）」  
间宫 「那是什么……好冷的笑话……」  
店长 「今天挺强硬的嘛，因为有女朋友在吗？」  
柘榴 「啊、那个、这个、那个」  
啊、啊啊……刚才一直在说女朋友什么的……诚惶诚恐……  
间宫 「她是今天偶然碰到的学校的朋友。不是女朋友！」  
柘榴 「！」  
啊……啊哈哈……

是呢……

但是被你这么坚决地否定……有点……难受呢……间宫……

柘榴 「啊……是、是的……我只是和间宫同一所学校而已……」

店长 「是吗？明明是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柘榴 「我、我没那么漂亮……我经常被说是丑八怪的……啊、原来如此。  
那是店长客套话」

店长 「这笨孩子在说什么呢。为什么我要向女孩子说客套话呢」

间宫 「他好像不擅长和别人打交道，就不要欺负她了店长」

店长 「啊啦，不擅长和别人打交道么，那不是和你差不多嘛」

柘榴 「是吗？我看不出……」

店长 「是哦。这个男生总是闷闷不乐地弹钢琴，真是一点也不可爱」

间宫 「是吗？我倒觉得有很多可爱的地方……」

店长 「嘛，有时候会有吧……话说要吃点什么？」

柘榴 「啊、菜单呢？」

店长 「这里没有菜单，想吃什么就做什么。这里就是这样的店」

间宫 「酒吧的饭菜很好吃哦。特别是这家店，虽然店长是个恶心的人妖，  
除此以外都很好」

店长 「什么意思……要么赞我要么贬低我，要不然我很难回答……」

间宫 「那么我要加蛋的鸡肉拉面和腌芹菜。还有钢琴的钥匙」

店长 「好好……」

店长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抛给间宫。

店长 「不许弹阴沉的曲子哦」

间宫 「嗯，放心。今天没那心情」

柘榴 「……」

总觉得坐在酒吧的钢琴前面的间宫……非常有型……

间宫 「嘛……先来点简单的」

轻轻地把手放在键盘上。

微微地闭了下眼后……

间宫的手指开始跳动。

敲击键盘的同时流露出的音色，

交织成美妙的旋律。

那是非常轻快的拍子，

明亮，  
华丽，  
而且有点令人怀念。  
有种朴素的感觉……

柘榴 「这曲子我听过」  
间宫 「那么是谁的曲子，叫什么？答对了再送上一曲」  
柘榴 「嗯……」  
店长 「这不是萨蒂吗……皮卡迪利大道吧」  
间宫 「你回答个毛！」  
柘榴 「哇～再来一曲」  
间宫 「高岛没回答我问题啊……」  
柘榴 「对不起……」  
店长 「别小气了，再来一曲吧」  
间宫 「轮不到你来说」  
柘榴 「不行吗……」  
间宫 「不是……也不是不行啦……」  
店长 「你的饭钱就免了，再来一曲吧……」  
间宫 「真的？不用钱？」  
店长 「所以再弹一曲吧。来一曲有情调的，Moody的」  
间宫 「Moody是阴湿的意思啊……」  
店长 「又在卖弄学问，真不可爱。大家都懂就行了」  
间宫 「大家一起闯红灯就不会害怕了，是吧……」  
店长 「什么？你想说什么？」  
间宫 「啊、没什么……到此为止，嗯——有情调的曲子……」  
间宫 「高岛的……」  
柘榴 「诶？」

间宫看着我说道。

间宫 「对了……就弹一曲符合高岛的曲子吧」  
柘榴 「符合我的曲子？」  
间宫 「嗯，你给我的印象……之类的曲子」  
柘榴 「嗯……」

间宫

「那么……」

间宫再次在钢琴前闭上眼。

然后慢慢张开手……

音乐开始了……

这是什么曲子……我从来没听过……

仿佛是……天空……又像是大海……我不明白……好像是穿透某些东西突进的感觉……

这旋律……有种不思議的感觉……间宫在键盘上描绘出轮廓……不对，那无形的轮廓就像是触感。

那仿佛是幻想……又像是梦境……

手触碰到的触感是……蓝色……非常冰凉但是很舒服的蓝色……

蓝色的触感渐渐充满我的身体，键盘发出的声音变为触感，音色变为清脆的颜色。

无边无际的蓝色融化在朱红中……变成紫色……最后变为碧绿的天空。

间宫的琴声变为色彩。

颜色化为大海，又变为天空，然后又变回大海。

接着天空变为更大的，巨大的天球。

天球的音色。

需要用全身心来聆听，而不是耳朵。

就像水中的生物一般……用全身来聆听。

天球里的世界。

仿佛容纳着一切，无边无际地扩张下去。

蓝色的天空。

蓝色的海。

白色的云。

白色的波浪。

彷如世界。

彷如……梦境。

彷如。

间宫

「怎么样？」

柘榴

「……」

间宫 「诶？很、很差么？」

柘榴 「啊……对不起……我、我太感动了……」

间宫 「你喜欢吗？」

虽然到最后，他也没告诉我是什么曲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间宫把自己喜欢的曲子弹了给我听……

只是最后……

间宫 「什么嘛！不是免费的么！」

店长 「所以说鸡肉拉面和腌菜是免费的」

间宫 「什、真的只是我那份免费吗！」

店长 「是啊。鸡肉拉面也很贵的，你就将就了吧」

间宫 「袋装拉面连 60 日元都不到啊」

店长 「吵死了一，来把玛格丽特比萨、凯撒沙拉和红茶的钱付了」

柘榴 「那、那个由我来」

店长 「没你的事。既然是男人决定请客，就该由男人来付钱」

柘榴 「是、是……对不起……」

店长 「还有啊……不要一有什么事就立刻道歉」

店长 「虽然我不是很相信你真的认为自己是丑八怪，如果是真的话，那就告诉你吧」

店长 「小屁孩，尤其是母小屁孩，都会讨厌像你这样有一副好身材的美女」

店长 「当你变成大人的话，大家都会对你宠爱有加的，所以别相信自己是丑八怪啥的」

柘榴 「是、是……」

店长 「还有，你快点掏钱」

间宫 「呃……」

7月7日

*Looking-glass Insects*

柘榴 「啊。间宫同学」

间宫 「啊。你好」

柘榴 「今天也在打发时间么？」



间宫 「嘛，差不多吧。那个。」

柘榴 「好好，我是高岛柘榴」

间宫 「啊哈哈，再怎么样也记得住了」

柘榴 「是么？」

间宫 「只是想问你“今天怎么了”而已啦，拿着那么大的包裹」

柘榴 「啊，这个么。这个是。」

间宫 「嗯？盒饭。」

柘榴 「嗯，如果可以的话一起吃好吗？现在还没有吃午饭吧」

间宫 「毕竟还没到午休时间嘛」

柘榴 「难道你有准备什么吗？」

间宫 「没有，今天也准备在小卖部买面包吃。  
但是这样不好吧？」

柘榴 「如果不合口味的话剩下来也没关系的。」

间宫 「哦？好像很丰盛啊。与其说是料理。还不如说是年饭呢。」

柘榴 「是么？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间宫 「什么问题不问题的，很丰盛啊。如果味道也很好。的话？」

柘榴 「这个我也不清楚。可以尝一下看看么？」

间宫 「那么，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THE试炼。

料理我还是比较有自信的。虽然只有爸爸妈妈吃过。

虽然他们都说好吃。但是也可以当成是高岛一家的味觉都被破坏了。

其他人吃的话。结果是地狱风味什么的。漫画里好像经常出现这种情节。

间宫同学先夹起一个油炸的。

糟了！

对了，油炸食物经过一段时间后会变成什么味道我还没尝过！

只是在刚炸好的时候试过味！话说春卷也是一样。

春卷冷掉的话会非常难吃也说不定！

啊一。

做成热春卷的话味道是不会变的。啊、但是，夏天吃热春卷的话有点太那啥了。我该怎么办。

啊一。

间宫同学把我做的料理放进嘴里了！要放进嘴里了！

我太慌张了！刚才想的简直就是工口游戏的内容嘛！而且和现在一点关系都没有！

间宫 「……」

柘榴 「那、那个？」

间宫 「嗯。咬。嗯。（咀嚼）」

柘榴 「啊。」

怎么一言不发地在吃。

这是不是说没什么问题呢？

不会！

我吃讨厌的东西的时候，在腹部神经中枢反应过来之前，或者说在味觉传到大脑之前就会咽下去。

会是这样么？

那样的话……

柘榴 「啊、啊哈。你不要勉强啊。」

间宫 「诶？什么？」

柘榴 「啊、那个。如果不合口味的話。不用勉強去吃的。」

间宫 「你觉得不和我胃口么？」

柘榴 「啊、不是。我也不太清楚。你觉得怎么样？」

间宫 「说真的我吃了一惊。居然能做得这么好吃，就像酒店做的一样」

柘榴 「诶？真、真的么？」

间宫 「嗯。真的很吃惊。五味俱全」

柘榴 「是么。太好了」

间宫 「春卷太好吃了。里面放了奶酪吧」

柘榴 「我还以为冷掉后就不好吃了，怎么样？」

间宫 「没有。相当好吃。」

柘榴 「那是卡蒙伯尔奶酪。父亲一直都对这种奶酪赞不绝口。」

间宫 「父亲？哦，喜欢看小说、推荐你看马尔克斯的小说的那位？」

柘榴 「嗯，父亲很喜欢看书。好像主要看SF和推理小说」

间宫 「SF和推理小说都是不错的兴趣啊。有点想看看你父亲的书架了」

柘榴 「啊、和间宫同学的书架很相似呢」

除了轻小说和漫画……

间宫 「诶？我的书架？」

间宫 「你怎么知道我的书架呢？」

柘榴 「诶？那个。那个秘密的地下室的。」

间宫 「秘密的地下室？」

柘榴 「啊。没、没什么！」

间宫 「那个……是指……」

怎么回事呢。间宫同学。

最近才发生的事也不记得了吗。最然不是很肯定，但是好像不是装出来的。

好像是真的不知道一样的反应……

柘榴 「啊，比起那些」

气氛好僵硬。不换个话题的话。

柘榴 「你为我弹的曲子，是叫什么？」

间宫 「所以说，不能回答你啦，那是留给你的问题」

柘榴 「是、是啊。」

说真的。和间宫同学谈话的时候。总是一堆疑问。

他说话的样子、智慧、性格，在不同的时候相差很大……

这难道是心情的改变，抑或是在演戏？可以这样理解吗……

其实，偶尔能听到一些关于他的奇怪传闻。

甚至无法让人相信是同一个人的、各种各样的传闻……

最初也像我这样被人欺负过，现在应该没人再去惹他了……

至少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发生过一件有名的伤害事件。

那件事牵扯到本校和其他学校的混混，而他是事件的中心……

因为是对方人数众多，所以他姑且被当做正当防卫，免于进教养所了。

但是，听说当时那些不良分子都很惨。

据说，本打算去教训他的那些人，怎么看都是被教训的一方。

现在，在这个学校，他被认为是最残忍、最危险的人物。

全校的学生都很怕他……

可是……

为什么现在，他却表现得这么爽朗呢……

在屋顶上看法语原文戏剧，晚上在酒吧打工弹奏钢琴。

聪明。文雅。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女孩子梦寐以求的王子的话，那一定是他那样的人。

但是。

他，

有时候又异常地软弱。说人坏话。战战兢兢。就像我一样。

地下室墙壁上的涂鸦感觉就像是怨念。可怕。老实说很让人恶心……

又有时，残忍得让全校学生都害怕……

真正的他，到底是哪一个呢。

间宫

「嗯？怎么了？」

柘榴

「啊、不、不好意思」

到底哪个是真正的他都没关系……

我只是想和现在的他在一起。哪怕片刻……

想要更接近他。哪怕咫尺……

间宫吃得津津有味，一会就全部消灭了。

真的好温柔……

我真想为了他而活着……

柘榴

「啊。希实香……」

希实香

「柘榴……那是……间宫卓司？」

柘榴

「啊、嗯……」

希实香

「间宫卓司吗。怎么？最近和他关系不错？」

柘榴

「啊，也没多好啦……」

希实香

「柘榴会给关系一般人做大餐一样的盒饭吗……」

柘榴

「……那个」

希实香

「……嘛、怎样都好。不过你还是小心点吧，他是——」

柘榴

「嗯，我知道。」

希实香

「哦～也有愚钝的柘榴明白的事情呢」

柘榴

「什么!？」

希实香

「嘛，虽然只是传闻。再说他的事情我也不了解。」

说完希实香就走了。

真是冷淡的对话……

橘希实香。

奇怪的人。

她和我小学的时候是一个年级的。

但是我转学了。后来就断绝了往来。

再之后，经过几次转学，进入这所北校偶然成了同班同学。

我很开心，想要和她再搞好关系。

也许是不合时机吧。不知为何从那以来，我也在班级里被同学欺负。

原本好像是希实香受着欺负。我这种更不知察言观色的人，变成了新的目标……

和希实香这样二人对话，好像好久没有过了。怎么办，就这么结束了？

该如何是好啊……† p78

返回自己的教室↓ p87

## 第三章†

不明白她都在想些什么……

刚才也仿佛在说“别跟来！”似地走开了。

她好像在生气？

啊，说起来，每次希实香被欺负的时候，我和她说话就会惹她生气。

我当时无法理解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太愚蠢所以才发火的吧，希实香。

柘榴 「那个。忘了东西。」

柘榴 「诶？有、有人在么？」

希实香 「……」

柘榴 「那、那个。现在不是校外课么？」

我慢慢接近发出响声的地方。

希实香 「别过来……」

柘榴 「诶？这声音。」

希实香 「现在，我想一个人呆着，所以……」

柘榴 「怎、怎么了？呐？」

希实香 「都、都说了……」

在教室的角落蹲着的希实香……

全身湿透的她。为什么没穿衣服……

她为什么，会这副样子在这里……

希实香 「别管我。这和柘榴没关系……」

柘榴 「什、什么没关系。这是怎么回事？」

希实香 「……我淋了雨，晾衣服的时候刮风，把衣服吹走了」

柘榴 「……怎么可能，今天根本没有下雨啊」

希实香 「下了，只淋到了我，这样可以了吧。你别管我。哈嚏」

柘榴 「不、不行啊。打喷嚏会感冒的」

希实香 「好了，你别管我了。我想这样全裸再呆一会……」

柘榴 「诶？为什么？」

希实香 「谁知道呢。因为我是变态吧？暴露狂啥的。会因为这种随时可能会被人看到的情况而兴奋……」

柘榴 「但是已经被我看到了……」

希实香 「那么，你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忘了吧，我重新开始……」

柘榴 「话说，为什么要给自己脑袋浇水呢？变态不会做这种事吧……」

希实香 「那、那是因为……湿漉漉的不是有种淫荡的感觉吗？」

柘榴 「但是还掺着一些脏东西啊。怎么看都像是污水桶里面的水……」

希实香 「你好烦，你好烦……柘榴你闭嘴！」

柘榴 「诶？是……」

希实香 「我说……柘榴，我说过好几遍了，和我扯上关系没好事的。离我远点」

柘榴 「现在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那个……衣服呢……」

我寻找希实香的衣服。

教室里哪里都找不到。这不是当然的么，如果在教室里的话希实香也没必要全裸了。

柘榴 「那个……啊」

希实香蹲着的地方的窗户上都是水。应该是在这里被泼了水。

也就是说……

柘榴 「那个……那个……」

我透过窗户，在校庭里寻找。很有可能衣服是从这里被扔出去了……

希实香 「……柘榴，不用了……」

柘榴 「啊，找到了！」

虽然被风吹跑了，她的制服挂在了中庭的花坛里。

希实香 「柘榴。好心过头了也会让人讨厌的……」

希实香好像说了什么。我立刻跑出去拿衣服了。

不快点的话会被风吹跑的……

柘榴 「衣服没湿呢。」

希实香 「毕竟是被剥光了之后才被泼的水……」

柘榴 「太好了……」

希实香 「一点也不好……」

柘榴 「诶？」

希实香 「你再这样下去，会如何。为什么你就不明白呢？」

柘榴 「再这样下去？」

希实香 「班里的人都歧视我。但是刚转学来的、不懂察言观色的女人——也就是你，一直在挑战这个禁忌」

柘榴 「会怎么样呢？」

希实香 「毫无疑问，柘榴也会被欺负」

柘榴 「……会那样么？」

希实香 「会的。因为我在这个班里就像蝼蚁一样……」

柘榴 「但是，我不觉得希实香是蝼蚁……」

希实香 「……」

希实香 「傻瓜……」

希实香 「……罪恶感」

柘榴 「诶？」

希实香 「你想象不了这些事情呢。因为柘榴是个傻瓜啊……」

希实香 「如果，连累你被欺负的话……我会被那份罪恶感……」

希实香 「……压垮的」

柘榴 「诶？怎么回事？」

希实香 「开玩笑的。

嘛，但是温柔有时候比被欺负更难受。你记住哦……」

柘榴 「嗯、嗯。」

希实香 「特别是对于我这种不习惯别人的温柔的人来说，更加难受……」

希实香 「所以不要再和我扯上关系了……」

柘榴 「啊，嗯……」

结果就是如此。

完全被她说中了。

我作为希实香的陪衬，班里的人也开始欺负我了。

大多数时候，都是两人一起被欺负。

但是我受到的欺辱只及希实香的皮毛。为了不让我受到过多的伤害，希实香一直故意做一些惹她们生气的行为。

把注意力全部吸引到自己身上。

对于这点，希实香总是很恼怒。

嘛，也能理解。对希实香的欺辱根本没有减轻，反而因为我的关系变本加厉了……

这么说来。那个时候……

赤坂同学她们想要丢掉希实香送我的人偶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很生气。她们对我……



惠 「快点～快丢掉吧」

柘榴 「这、这个不行。这个是……」

惠 「因为这和橘的是一对？」

柘榴 「诶？不是……」

惠 「是这样吧！之前橘不是一直带着那个吗！」

惠 「虽然橘在你带上之后就摘掉了～」

好、好像她误会了。这个是希实香给我的东西。她之前戴着的东西  
……

很稀有的版本，我很羡慕，于是她送给了我。默不作声地挂在了我的包上。

不知为何，明明是熊猫，却是全黑的。好像用魔法涂抹的一样，有些可爱的小东西。

惠 「你真的很过分啊～橘」

她们在踩希实香。

总的来说，赤坂同学欺负希实香的时候，比起欺负我要过分……

希实香 「……哈哈，是哦。我的确是个很过分的家伙，现在才发现吗。对吧，柘榴」

柘榴 「诶？呃、呃……」

惠 「因为挂着这个人偶，也被班里人歧视了呢。真是傻瓜呢，高岛」

希实香 「没那种事。柘榴才不是傻瓜，而是心地善良……」

惠 「哈？」

希实香和我不同，完全不屈服。被欺负也不会改变想法……

如果在我刚开始受到欺负的时候，让我多分担一部分的话，自己有可能从中解放的。但是完全没有改变态度。

不过。希实香对我的态度也很苛刻……

那个时候。也因为希实香说那些话又被欺负了，这个人偶才没被丢掉。

赤坂同学认为那个人偶是希实香自己涂黑的。明明本来就是黑色的，真是没记性的人。

后来也有好几次话题触及这个人偶，最后被赤坂同学从屋顶上扔了下来。

突然间被扯下来，然后一扔。

一切都太自然了，于是我慌慌张张地去接，结果从屋顶头朝下掉了下去……

两个月才治好。

真的很痛。骨折。医院还休息，当时真的非常严重……

但是也因为这件事，欺负停止了。

我和这个人偶还真有缘呢。

现在为了防止再发生那样的事，它被我放在房间里了。

人偶还在。

在我住院的时候，找到那个人偶并送过来的也是希实香……

希实香虽一直对我很生气，但也一直很温柔……

很冷淡，但是也很温柔。

她从未改变过她的态度……

她有点坏心眼。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她。

柘榴 「那、那个。希实香」

希实香 「别跟过来……」

柘榴 「但、但是……」

希实香 「……哦对，顺便给你一些忠告」

希实香头也不回地继续说道。

希实香 「我和柘榴，最好不要经常两个人在一起。我们都要注意一下」

柘榴 「诶？为什么？」

希实香 「你真是笨啊。

废物，废物，废物柘榴。哈哈」

柘榴 「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希实香 「……最近赤坂惠和北见聪子，好像在打什么鬼主意」

希实香 「被她们看到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奇怪的猜测……」

柘榴 「诶？是么？」

希实香 「小心点为妙。

嘛，柘榴比较蠢，说了也没用么……」

柘榴 「哪、哪里蠢了！」

希实香 「蠢呀。超、超、超、超级蠢的傻瓜」

柘榴 「太、太过分了……」

希实香 「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级蠢」

柘榴 「不、不要说那么多次超!」

希实香 「呵呵呵呵呵。超×1 0 0 0十蠢=柘榴」

柘榴 「为什么希实香要说那种话呢……」

希实香 「谁知道呢，说不定是因为讨厌柘榴吧?」

柘榴 「欺负人……」

希实香 「你要这么觉得的话……  
就别跟过来……」

柘榴 「哼! 不管你了……」

希实香 「我以前……应该对你说过」

柘榴 「以前?」

希实香 「你赋予我的，是比欺负更过分的感情——罪恶感」

柘榴 「啊哈哈。但是，现在和希实香说的情况一样了昵……」

柘榴 「只是我也连带着被欺负了，希实香受的欺负丝毫没有缓和」

希实香 「嗯，只是麻烦的事情变多了」

柘榴 「麻烦?」

希实香 「不光是自己，还要惦记着被欺负的柘榴，这很难办啊」

柘榴 「对、对不起……」

确实。希实香一直都采取行动，让我受到的欺负最小化。一直把自己  
弄得很惨……

希实香 「呵呵呵，那就跪下来道歉吧」

柘榴 「那、那个、如果希实香这么要求的话……」

希实香 「柘榴老是这样……

尝试以自己的意志行动一下如何?」

柘榴 「但是……真的很对不起希实香……」

希实香 「那么，就跪下来舔我的鞋子吧」

柘榴 「诶? 诶诶诶! 认真的吗?」

希实香 「假的」

柘榴 「是、是吗。太好了……」

希实香 「……这你都信? 柘榴的脑子进水了么?」

柘榴 「没有，进水的话早死掉了……」

希实香 「就算进水也不至会死吧?」

- 柘榴 「诶？为什么？」
- 希实香 「因为柘榴是傻瓜啊」
- 柘榴 「过、过分……」
- 希实香 「就是说，你大脑已经有问题了，就算水进去了也没关系」
- 柘榴 「那、那些不说也罢！」
- 希实香 「不能这么顺着她们的意思走，要坚持己见。不逃跑的话，真的会发  
生很严重的事情」
- 柘榴 「诶。嗯……」
- 希实香 「嘛，无所谓了……  
好像柘榴有点像现充的感觉了」
- 柘榴 「现、现充？」
- 希实香 「在现实生活中很充实的意思。总觉得柘榴好像很幸福」
- 柘榴 「不是，意思我明白，你是指哪方面？」
- 希实香 「废话真多。去，去，别过来，一脸幸福的家伙」
- 柘榴 「一脸幸福？等一下希实香」
- 希实香 「……这段时间柘榴一直在偷笑。超恶心……」
- 柘榴 「诶？真的？我一直在偷笑么？」
- 希实香 「嗯。一副人生赢家的丑恶嘴脸，天天都是」
- 柘榴 「丑恶嘴脸……人家生来就这样哦……」
- 希实香 「嘻嘻……就因为你总说这种不懂人情世故的话才被欺负的啊，柘  
榴」
- 柘榴 「什、什么意思啊……」
- 希实香 「你不知道吗？柘榴你被欺负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你太可爱了」
- 柘榴 「诶？那是什么意思？」
- 希实香 「一开始是我」
- 柘榴 「怎么回事？」
- 希实香 「城山翼，你知道这个男的么？」
- 柘榴 「那个……是不良分子吧，听说非常可怕……」
- 希实香 「城山和赤坂惠在交往啊」
- 柘榴 「啊，是么。那么，然后呢？」
- 希实香 「因为城山翼在惠的面前说我很可爱，然后是你」
- 柘榴 「诶？是、是么。但是，为什么惠要因为这个欺负我们？」

- 希实香 「因为很嫉妒吧？」  
嘛，不管怎么说，赤坂惠家里很有钱，北见聪子又凶残得根本不像个女生。被那两个瘟神盯上了就完了」
- 希实香 「不过说回来，我也不懂人情世故，更不想去学，柘榴又是天生废物人生赢家。嘛，自作自受罢了……」
- 柘榴 「和人生赢家没关系吧！」
- 希实香 「嘛，算了…  
…柘榴啊」
- 柘榴 「嗯？」
- 希实香 「就这么充实地享受每一天吧，别再回到我身边了……」
- 柘榴 「回到？」
- 希实香 「今后小心点，不要再让那两个瘟神盯上了……」
- 希实香 「嗯。柘榴，你要幸福……」
- 希实香 「那样的话，我的罪恶感也会消失……」
- 柘榴 「罪恶感……我——」
- 希实香 「你从C栋掉下去是我的责任。归根结底，你不和我扯上关系的话，就不会出那种事……」
- 柘榴 「可那是……」
- 希实香 「废话真多，闭嘴，谈话结束」
- 柘榴 「嗯、嗯……」
- 希实香 「我会尽量制造机会的，柘榴就先逃吧」
- 柘榴 「那、那种事」
- 希实香 「话多闭嘴，你这蠢货」
- 柘榴 「不、不要这么说嘛……」
- 希实香 「那是因为柘榴废话太多了。我的意思是，“智商低就少废话，听我的就行了蠢货”……」
- 柘榴 「刚、刚才还说别顺着别人的意思走。现在又说听希实香的……」
- 希实香 「很少见呢，  
柘榴也会头头是道地反驳。」
- 柘榴 「疼！为、为什么？」
- 希实香 「真是的，你平时就该这样，不随波逐流、而是直陈己见……」
- 柘榴 「话虽如此，可为什么要敲我？」
- 希实香 「谁叫你不反抗别人，只反抗我呢……」

柘榴 「这、这太蛮不讲理了……」

希实香 「没有呀。和男生交往，大抵都会这样哦，经常会噼里啪啦地被殴打」

柘榴 「那个，你从哪里听到的？希实香的情报不对哦……」

希实香 「爱上无赖男！」

柘榴 「所以说，你那情报不对」

希实香 「比柘榴的“cobalt文库恋爱观”好……」

柘榴 「你、你好烦！真是的」

希实香 「……」

柘榴 「啊呜……」

我突然被希实香踹了一脚……摇摇晃晃地被推进空教室……

柘榴 「希、希实香好过——」

还没说完，我就闭上了嘴。

希实香用和往常一样的可怕表情说：“别说话”。

在空教室里，我用手捂上嘴巴，默不做声。

惠 「你在这啊橘～，找你好久了～」

聪子 「怎么在这种地方」

希实香 「嗯，我就在这种地方」

惠 「我们正准备逃课呢，橘也一起来」

希实香 「嗯，我也去……」

希实香……又保护了我……

为什么她总要这样保护我呢……

不可思议的人……

### 第三章↓

我就这么回了教室……

今天也和间宫聊了好多，好开心。

我心想……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下去就好了……

继续…… p88
----------

## 第三章

7月8日

*Looking-glass Insects*

惠 「啊—高岛！」

柘榴 「诶？怎么了？」

惠 「我们打算今天放学之后去卡拉OK」

柘榴 「啊……嗯……」

惠 「不知道有没有新歌呢」

柘榴 「啊，嗯……但是唱片也刚发售，估计还没有吧……」

惠 「啊，对了，之前说过的那个音乐会的门票！」

柘榴 「啊……嗯……是这个吧」

惠 「哇、谢谢」

柘榴 「没什么……不用谢」

聪子 「话说，惠的手机小说怎么样了？」

惠 「放弃了。我才没有写文章才能。仔细想了下，就算国语的成绩比较好也帮不上忙」

柘榴 「写文章……比较难呢」

聪子 「除了正文，再加点自己的表现手法不就可以了」

惠 「对哦、一语道破！」

聪子 「什么一语道破啊……」

蚂蚁的每一天……

突然停止了。

那一天……从那事故发生以来，蚂蚁一般的日子姑且结束了。

现在大家都会和我说话，而且还会叫我去卡拉OK或者快餐店。

现在的我能够和她们共处了。

但是……就因为这样……比起那时候，现在更让我提心吊胆。

我一直在看着她们的脸色。

我在她们的圈子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很快乐……

聪子 「买了新手机么，惠」



惠 「是啊很好看吧」  
 聪子 「放视频好像挺流畅的」  
 希实香 「手机……不是之前刚换过么？」  
 惠 「怎么，你有意见？」  
 希实香 「没有……我觉得很好看……」  
 惠 「挺好吧。对了橘，帮你拍张照片吧」  
 希实香 「照片？」  
 惠 「来，用手机帮你照一张，笑一下」  
 希实香 「哈……」  
 惠 「给我笑啊！」  
 希实香 「笑……笑……这、这样？」  
 惠 「很好。嗯，很可爱」  
 聪子 「对对，笑起来希实香」  
 希实香 「啊……」

在帮希实香照相的赤坂同学背后，不知道为什么，北见同学拿着便携录像机在对着我摄影。

柘榴 「……」  
 她在做什么呢……  
 但是……问不出口。  
 “你们在做什么？”……这话我问不出口……  
 问了的话，多半就……  
 聪子 「哦，挺不错的嘛。希实香～」  
 希实香 「我、我说啊……」  
 惠 「怎么了？」  
 希实香 「为什么在录像？」  
 惠 「无所谓吧」  
 希实香 「我、我说啊……」  
 聪子 「无所谓吧，笑一个」  
 希实香 「……」  
 希实香瞥了我一眼。  
 聪子 「那么……裙子里面是怎样的呢……」

希实香 「……裙、裙子？」

惠 「希实香穿的是什么样的内裤呢？」

希实香 「诶……那个……普通的……」

聪子 「普通是什么意思？」

希实香 「啊……那个……」

聪子 「来，稍微把裙子掀起来一下」

希实香 「诶？那个……在、在这里？」

惠 「没事的，没事的，这里是店里的角落，谁也看不到的」

柘榴 「……」

虽然是角落……这个时间……店里都是客人……

她们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总觉得这气氛和我被欺负的时候很像……

这是……

希实香 「那、那个……这个……」

惠 「喂，橘」

希实香 「诶？」

惠 「过来……」

赤坂靠近希实香耳边。

然后悉悉索索地开始说话。

聪子 「高岛吃不吃汉堡包？」

柘榴 「啊、嗯……」

希实香 「脸……别拍到啊」

惠 「那是当然」

希实香 「……」

惠 「所以说橘想太多了。是吧聪子～」

聪子 「诶～什么？」

这次赤坂拿着摄像机在拍北见。

惠 「聪子感觉很不错嘛～」

聪子 「才没有～」

惠 「来个杀必死嘛～」

聪子 「一点点哦～。掀～」

惠 「哦！大腿真漂亮」  
 聪子 「那么把相机借我～」  
 惠 「哦？」  
 惠 「哦哦哦？」

北见从赤坂那里抢过相机，直接塞进两腿之间。

惠 「疼、疼、疼，啊哈哈哈哈」  
 聪子 「这是裙子里面～」  
 惠 「啊哈哈哈哈……那样一片漆黑啊」  
 惠 「真是的。还给我！」  
 聪子 「啊啦啦……」  
 惠 「聪子稍微掀一下裙子啊」  
 聪子 「诶～。这样子？」  
 惠 「哦，不错呢」  
 惠 「再掀起来点～」  
 聪子 「不要～」

这气氛到底是……

总觉得有些奇怪……

这仿佛是……

† p92

‡ p211

### 第三章†

我开始发抖……

反抗她们的话……

希实香偷瞄着我。

那是她在给我打眼色……

用眼神告诉我“快逃”。

为了不暴露这不自然的表情，希实香又迅速转过头，对着赤坂她们的相机在笑。

惠 「来，橘～」

希实香 「呃，这样吗？」

惠 「哦哦，很妩媚嘛～」

希实香 「啊哈……是么？很不好意思啊」

惠 「来～再一点点」

希实香 「……」

希实香的表情僵住了。

希实香 「啊哈哈哈哈……一点点哦……」

但是立刻又转为笑容。

希实香的行动和以往的她不同……平常的她不可能这么简单就屈服……

希实香 「我会尽量制造机会的，那时候柘榴就先逃吧」

为了让我能够脱身所以才这么做……

我该怎么办……

但是就这么留下希实香一个人逃走，我做不到……再说一个人逃走基本不可能……

但是这样下去的话……

柘榴 「……」

不能顺着别人的意思走……

这样下去的话……会变得和那时一样……

不，不对。

就这么老实地顺着她们的意思的话……不会像从前那样被欺负。

装作像她们所希望的那样的话……就不会像以前那样……

不会像蝼蚁一样被蔑视，被践踏，被虐杀。

但是……

那是……蝼蚁的做法。

那个时候的我。

蝼蚁一般的日子……

顺着她们的意思的话……

我又会变成蝼蚁……

我……想再次变回蝼蚁么？

在镜中世界微微蠕动的……蝼蚁……

不是我……是某个遥远的地方的蝼蚁……

但又不是……

镜中的蝼蚁……是我。

不对，没有什么镜中世界……镜子只是映出我的样子而已……

那是我。

柘榴

「所以……」

映在镜中的……是我。

蝼蚁的做法……

我是蝼蚁……

蝼蚁……

但是……

我是……剑士……我是诗人……我是哲学家……我是……我是……我是……我是……

我才不是什么蝼蚁……

……

我要改变……

因为……

柘榴

「你说什么……」

柘榴

「白费功夫!？」

聪子

「哈？」

希实香

「？」

惠

「怎么了？」

柘榴

「我当然明白……」

柘榴 「但是……战斗并非总有胜算……有些战斗注定会失败」

柘榴 「没错……明知会输还是顽强反抗，反倒愈发悲壮……」

惠 「怎么了高岛？」

聪子 「怎么？突然一个人自言自语，有点恶心……」

柘榴 「这一大堆是什么人呀……好像有点印象……对了……这些都是我的宿敌……」

聪子 「一大堆？」

惠 「怎、怎么了这家伙？」

柘榴 「这是叫做“虚伪”的亡魂！」

柘榴 「怎么样，尝尝这招！“妥协”“偏见”“胆怯”“幼稚”的亡魂……什么？我会让步？」

柘榴 「不，绝不！哦，你……那里的是“痴愚”的亡魂！」

惠 「真的很恶心，别说了……」

聪子 「这家伙怎么了……」

柘榴 「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把我打倒……那又如何！战斗！战斗！我要战斗！」

惠 「高岛！」

柘榴 「不好意思！我想起我还有事！还有话要和希实香说！」

希实香 「诶？」

聪子 「哈？」

柘榴 「再见！」

惠 「等、等下啊！」

我强拉住希实香的手臂跑了出去。

希实香差点摔倒，不过还是站稳了……奔跑中希实香好像对着我吼了些什么，不过没听清楚。

我现在处于忘我状态。

我背诵着从间宫那里借来的戏曲的台词。

仿佛祈祷一般……一遍又一遍。

一边低诵一边奔跑。

那是间宫喜欢的戏剧……

间宫的……

柘榴 「哈、哈、哈……」

希实香 「哈、哈、哈……我、我说啊……」

柘榴 「啊哈哈哈哈……跑掉了」

希实香 「!」

希实香 「傻瓜! 你做了些什么啊!」

左脸烫了起来。这、这是被打了……也就是说……诶? 怎么希实香好像很生气。

从来没有见过她这副表情……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在哭?

啊哈哈……是么……我又做了不懂察言观色惹希实香生气的事了……

因为希实香希望在她受欺负的时候、我独自逃走呢……

希望只有她自己受到非人的待遇……

但是……

但这是错的……希实香……

柘榴 「这是我自己的意志哦……希实香」

希实香 「!」

柘榴 「这是我不对别人俯首帖耳、自己考虑后的结果」

希实香 「但、但就算那样!」

柘榴 「就算脑子笨的我也明白哦……赤坂同学她们想让我们拍下流电影，去卖钱呢」

希实香 「那种事我也明白啊……所以我」

柘榴 「你在说什么啊……希实香……希实香才是傻瓜」

柘榴 「我讨厌那样……我不想希实香为了救我，而被那样对待」

希实香 「柘、柘榴……」

柘榴 「也许，明天开始会像以前那样被欺负吧……但是我觉得这样更好」

柘榴 「因为希实香不是说过么」

柘榴 「罪恶感……罪恶感比受到欺负更难受……我不想牺牲希实香来帮我……一点都不」

柘榴 「如果，因为牺牲了你而逃过一劫，我会后悔死的……比受欺负更难受……」

希实香 「……傻瓜柘榴」

希实香 「明天开始就是地狱了……」

柘榴 「嗯，没关系的」

希实香 「呼……所以说人生赢家啊……」

希实香 「……」

希实香 「……柘榴你变了」

希实香 「……几天之内就完全变了」

希实香 「小时候就不用说了……在北校再次见面之后基本也是完全受人摆布……现在居然会这么做……」

柘榴 「有、有那么大的变化么？」

希实香 「话说……刚才，突然讲的那些不明意义的话是什么？是什么神秘的咒语？」

柘榴 「才不是呢……那个呢，是一部叫做《西哈诺》的戏剧的台词」

希实香 「戏剧？……」

哦哦，原来如此，果然是间宫卓司呢」

柘榴 「诶？ 嗯、嗯……」

希实香 「嘛、算了……」

总之小心点吧……虽然没什么用……」

柘榴 「嗯，希实香也是……」

希实香 「呼……」

希实香突然转过身去。

我以为她就要那么离开的时候……

希实香 「谢谢你……帮了我……」

说完，她就走开了。

星期三的晚上……

闹市中依然人满为患。

我在那和希实香分开了。

明天开始就是地狱了哦。

希实香这么说了。

但是……我并不害怕。

我这么认为。

本来还是有点害怕的……但是在那之后……很偶然地……

我不由得爬上了百货大楼的屋顶。

可能是想要看看天空吧……不……也可能只是无法忍受这拥挤的人流罢了。

可能只是想要找个安静的地方呆着。



我也不清楚。

也许，我是有所期待吧……

这里是和他相遇的地方……

爬上屋顶，站在这片天空下的时候，我相信了。

没什么害怕的。

没什么可害怕的。

柘榴 「啊……」

间宫 「……」

柘榴 「间宫……」

间宫 「那个……」

柘榴 「又……把我忘了……」

间宫 「啊哈哈……怎么会呢……你是那个借书的人」

柘榴 「名字……」

间宫 「那个……」

柘榴 「高岛柘榴」

间宫 「对!」

柘榴 「什么对啊……请记住我的名字……」

间宫 「啊哈哈……渴不渴?」

柘榴 「哎?」

间宫 「喝么?」

柘榴 「啊……」

说完间宫递过来一瓶波子汽水。

间宫 「看你满头大汗的……补充下水分也不错吧?」

柘榴 「啊、嗯……」

我接过间宫的波子汽水。

这是……间接……。

间宫 「这个时间怎么弄成这样? 马拉松么?」

柘榴 「啊、诶? 马拉松才不会穿着制服跑啊……」

间宫 「但是刚才跑步了吧」

柘榴 「嗯……不也挺好么」

间宫 「……总觉得啊」

柘榴 「嗯？」

间宫 「你和我同一年级吧」

柘榴 「是的」

间宫 「为什么不比普通朋友那么说话呢？」

柘榴 「嘛，为什么呢……」

间宫 「……好像一开始就是说敬语吧？」

柘榴 「哈哈……请你自己想起来吧……」

柘榴 「啊，先不说那个……你又在抽烟」

间宫 「啊、嗯……是呢」

柘榴 「对身体不好」

间宫 「不对，说错了呢。抽烟对脑子也不好」

柘榴 「这样完全不行吧……」

间宫 「但是对精神不错」

柘榴 「是么？抽烟好像对精神也不好……」

间宫 「那么我纠正下吧。对精神不好的人，抽烟挺不错的……就这意思」

柘榴 「那是什么意思……」

间宫 「是什么呢……」

柘榴 「那个……那本戏曲……」

间宫 「哦哦，西哈诺吧」

柘榴 「嗯……真的很有趣」

间宫 「已经看完了？真快呢」

柘榴 「啊哈哈……你不是说了吗，看得快的话就多看几遍」

间宫 「你挺喜欢的嘛」

柘榴 「嗯，很开心……它让我得到了勇气……」

间宫 「勇气？」

柘榴 「是的……」

间宫 「勇气吗……」

柘榴 「啊、啊哈哈……有点奇怪吧」

间宫 「为什么？」

柘榴 「诶……那个……」

柘榴 「那个……是不是会被认为是个奇怪的女孩子呢……」

间宫 「奇怪？哈哈哈哈……是呢」

间宫 「没有不因生活受伤的人，只是大家都装作轻伤罢了……」

柘榴 「这、这是谁的名言？」

间宫 「我的哦」

柘榴 「啊，啊哈哈」

间宫 「你如果是奇怪的人的话，我也是奇怪的人。也可以说是丢人的家伙吧」

柘榴 「间宫才没有……啊……但是」

间宫 「但是什么？」

柘榴 「间宫也是奇怪的人的话……那不奇怪的人是哪种呢？」

间宫 「问得好……答案是……」

柘榴 「答案是……」

间宫 「我也没见过那种人，所以我也不清楚」

柘榴 「噗……」

间宫 「那种人到底会在哪里呢。不过这世间会存在那样完美的人么」

柘榴 「……嗯」

间宫 「西哈诺的话……有种让人情不自禁的感觉……」

柘榴 「嗯」

间宫 「精神正派的人都会从他的panache中得到勇气呢」

柘榴 「panache？」

间宫 「嗯，对，西哈诺在被亡魂带走的最后一幕中，喊过“勇气”吧」

柘榴 「嗯……“你们要抢走我的一切”」

间宫 「“……来，抢吧，尽管抢吧！但有一样东西，你们只能任凭我带进天堂！”」

柘榴 「“我一行礼就把蔚蓝的入口清扫得纤尘不染，这东西没有一丝皱褶，没有一个污点，你们只能任凭我把它带走”」

柘榴 「“那就是我的……勇气！”」

间宫 「记得很清楚嘛」

柘榴 「只是……多看了几次之后就……」

间宫 「顺便说一下，他最后想要带走的東西。Mon panache……就是羽饰」

柘榴 「羽饰？」

- 间宫 「是的，他帽子上的羽饰」
- 柘榴 「是么？」
- 间宫 「那好像可以引申为“男子汉的勇气”呢」
- 间宫 「所以，其他的译本在羽毛上面注解为“勇气”呢」
- 柘榴 「是这样啊」
- 间宫 「在夺走一切的死神面前，西哈诺最后留下的话语很精彩啊」
- 间宫 「特别是死时对着天空吼出Mon panache!……真让人陶醉」
- 间宫 「对这种勇气无动于衷的人……对这种行为莫名惊诧的人……」
- 间宫 「如果那种家伙是正常的话，那我觉得我还是奇怪点好」
- 柘榴 「……嗯……」
- 柘榴 「那、那个……间宫……」
- 间宫 「什么？」
- 柘榴 「书、能再借我一段时间么？」
- 间宫 「诶？这倒没什么问题……怎么了？」
- 柘榴 「我还想再看看……」
- 间宫 「……是么」
- 柘榴 「有些地方，我能背出来哦」
- 间宫 「嗯，刚才不是背过了嘛。看得挺认真的嘛。」
- 柘榴 「啊哈哈……觉得给我的印象很深……」
- 间宫 「但是词藻很美呢。也许是因为西哈诺是个诗人吧……」
- 柘榴 「每个地方的用词都很精彩呢」
- 间宫 「哈哈……是啊。全部都很精彩」
- 柘榴 「……」
- 柘榴 「话说……间宫君怎么会在这里？」
- 间宫 「诶？倒没有什么特别原因……」
- 柘榴 「好像经常呆在屋顶呢」
- 间宫 「这么说的话，好像是吧……不觉得呆在楼里那种狭小的环境下，有些呼吸困难么？」
- 柘榴 「有些呼吸困难……」
- 间宫 「嗯，天花板越高越好……」
- 柘榴 「越高越好……」

间宫 「嗯，天花板越高越好……如果无限高的话，会很舒畅吧」  
 柘榴 「无限高……么」  
 间宫 「怎么？目瞪口呆的？」  
 柘榴 「才、才不是那样……」  
 间宫 「以前，我还很讨厌无边无际的天空……人的喜好是会变的啊」  
 柘榴 「以前很讨厌吗？」  
 间宫 「嗯，以前喜欢下雨。非常喜欢雨云……」  
 柘榴 「是吗？那么为什么后来会喜欢上无边无际的天空呢？」  
 间宫 「为什么呢……说起来，认识我的人都经常说我老是想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所以经常让人很无语」  
 柘榴 「才没有……我觉得无限高不错啊……」  
 间宫 「哈哈……听你这么说我开心……」  
 间宫 「我有时候，会一本正经地说这些蠢事呢……」  
 柘榴 「间宫……」

我喝了一口间宫给我的波子汽水。

刹那之间，汽水的甘甜和碳酸的味道在口中噼啪噼啪地扩散开来。

我……从那里逃出来了……

现在，我站在这里……

在这里和间宫仰望这片永恒的天空。

两人在这片夜空下……

我注视着间宫的脸。

他仰着头在看天空。

可能我会失去所有……

但是……倘若我也能带着自己的panache，走到最后的话……

柘榴 「……」  
 间宫 「怎么了？」  
 柘榴 「诶？啊……」  
 间宫 「你哭了？」  
 柘榴 「啊、没有……我没哭啊……」  
 柘榴 「没哭……」  
 我逃脱了……

从那些人的手掌心……

从那个地方……

明天开始……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就算这样……

柘榴 「!!」

7月9日

*Looking-glass Insects*

希实香 「呼……跟预料的一样……可以这么说……」

柘榴 「……桌上摆着花瓶」

希实香 「古典的手段……还没有任何新意……柘榴不用在意……」

柘榴 「呜、嗯……」

跟昨天完全不一样的目光。

我们进入的瞬间、教室的空气马上一变。

教室里，赤坂同学和北见同学偷偷笑着……

没有人能反抗她们两个……

女生自不用说，男生也害怕惹她们生气……

因为北见同学强得让人难以想象她是女生……加上赤坂同学是个有钱人……而且听说男朋友是个很厉害的不良少年。

名字好像是叫城山翼……还有其他三个人一直跟着。

在这所重点高中里，那种人完全就是异分子。

没有人对他们抱有好感，但也没有人敢忤逆他们。

在学校里别跟他们扯上关系……这是在学校里过太平日子的最好办法。

聪子 「哟……橘」

希实香 「早上好，北见同学。一直都很有精神呀」

聪子 「你……骂谁呢？」

希实香 「咕……」

聪子 「你……骂谁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单细胞白痴？」

北见同学抓住希实香的衣领……北见同学虽是女生，个头却很高；比她矮了许多的希实香不得不踮起脚尖……

聪子 「我说啊，大家，刚才橘应该是在挑衅我对吧……」

惠 「嗯、确实有挑衅哦……对吧，大家」

「……」

理所当然地，没有人回答。根本回答不上来。

聪子 「这叫做语言暴力对吧」

完全搞不懂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希实香只是打个招呼……为什么会当成是在挑衅啊……

但是希实香轻声笑起来。

希实香 「我只是在打招呼哦？把这个当成借口是想做什么？北见同学」

聪子 「你说什么！」

惠 「哈哈哈哈……喂喂…是不是长久以来对你很温柔，使得你有所误会呀？惹聪子生气……你应该明白会有什么后果吧？」

希实香加入的是田径部。

因此她的运动能力……其实一点都不高。

她加入田径部的理由，是因为运动神经实在太差，想锻炼一下而已。

她的运动神经老实说……也许比我还差……

与此相比，北见同学不止身高很高，小时候好像还练过空手道。

虽然说现在是没有练了……

突然间想起来，她在进入这个学校之前，穿的衣服也是时代错乱的残暴走族，就是所谓的ladies。

进入北校、特别是遇到赤坂惠后，她就完全变了。

受到身为大小姐的、赤坂惠的影响，完全变成了少女系。

但她的本质其实没有任何改变。

希实香要是跟她认真打起来的话，不消几分钟就会受伤吧……

听说ladies时代的北见同学可是相当残忍的。

一对一不曾害怕过。因为自己不知败北的滋味，所以对输给自己的人无所不用其极。

她把被打得十分凄惨的、丧失战意的对手们的战衣当场烧掉，让那队女生赤身裸体。

头发用推子弄成光头，正常不过。

将球棒和可乐瓶硬塞进性器里，也是司空见惯。

听说还有用刀子把乳头切下来的。

赤坂同学有一次问她“为什么要做那种事”……回答真的很令人惊讶。

聪子 「我绝对不会输，也没有理由去想象卢瑟们的感觉。啊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想法啊……她的这份自信，虽然确实让人感到厌恶和恐惧……但同时也感受到其中的飒爽。

为什么会这么有自信……她知道什么叫恐惧吗？

可面对这样的北见聪子，希实香也没后退半步。

让人感觉，她反而是很游刃有余。

聪子 「打脸不太好……毕竟要上课了」

希实香 「呜！」

突然，希实香的身体飞了起来。她用了数秒时间，才理解到，自己是被北见同学揍了……

希实香的身体飞到空中、撞倒一片桌子……

聪子 「好了，再稍微打几下就说你从台阶上摔下去，到保健室里休息了吧……」

从台阶上？

老师问起来的时候想用那种低水平的谎话蒙混过去吗……她……

希实香 「……」

柘榴 「希、希实香」

我慢慢接近被北见同学打倒的希实香。

聪子 「好了……看我不打得让你捂着肚子滚在地上惨叫……」

希实香 「傻瓜……也确认一下殴打别人的触感啊……所以才说DQN……」

聪子 「呀啊」

不自然的声音。没有听过的奇怪声音。

希实香 「90万伏的电击枪……小是小但电力可不是开玩笑的……很痛对吧」

柘榴 「那、那是？电击枪？」

希实香 「对对电击枪。话说回来……」

对打击也很有效果，网上是这么写的……打到这个防刃背心可是相当疼的……」

聪子 「防、防刃？」

希实香 「防刃哦防刃……我怕你们用刀子，所以特意买来穿着的……对刀子和钢管还有铁锤都有不错的防御」



聪子 「所、所以打的时候才有那种奇怪的触感……」

希实香 「对啊……手很疼吧？但正因为你是从未输过的DQN、再加上缺少情报，才会这么自高自大。结果就变成这样……你太大意了」

聪子 「咕……」

希实香 「我和北见同学不一样，很弱嘛……为了保护自己，很拼命的哦……」

希实香 「实在太过拼命……  
也许会失手杀掉北见同学哦……」

惠 「橘！」

希实香 「哎呀……  
大小姐请站在那里不要乱动……要是伤害到有钱大小姐的话，事情就麻烦了哦……」

教室回归平静。

实在难以让人想象是班会之前……不但不敢出声，大家连动都不敢动一下……

柘榴 「呜……」

柘榴 「希实香！」

希实香 「不、不好……」  
希实香急忙把电击枪收到书包里。

聪子 「啧……」

惠 「……」

两人很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濑名川 「早上好」

濑名川 「今天的班会……」

惠 「那个……老师」

濑名川 「诶？赤坂同学？怎、怎么了？」

惠 「有人把危险的东西拿到学校里来了……」

希实香 「……」

濑名川 「危险的东西？」

惠 「是的、是会放电的危险东西」

濑名川 「唔，是谁呀……把那种玩具带过来了……」

惠 「不、才不是玩具呢……是真正的凶器哦」

濑名川 「凶器？」

濑名川 「诶？什么声音？」

希实香 「啊、对不起……铅笔盒掉到地上了……」

惠 「不、不对吧！是你刚刚弄坏的吧！」

希实香 「诶？在说什么？」

惠 「老师！那家伙带着电击枪！把那种凶器带来学校的人应该勒令退学」

濑名川 「电、电击枪？」

惠 「对、请检查她的书包！」

濑名川 「橘同学……能让我检查一下书包里的东西吗？」

希实香 「嗯、是……」

老师把希实香书包里的东西倒出来……然后出现一些电子配件和塑料碎片。

濑名川 「这个……

橘同学这是什么东西？」

希实香 「对不起……是我的手机……」

濑名川 「手机？」

希实香 「对不起……学校明明是禁止带手机我还是明知故犯……但是这个手机已经坏掉了……」

濑名川 「为什么把坏掉的手机带过来？」

希实香 「啊，科学部里有焊接铁，我想使用那个……家里没有那种东西……所以才带过来的」

濑名川 「但是……已经坏成这样还能修吗？」

希实香 「嗯……所以才认为带过来应该不要紧的……」

惠 「你、你这家伙在撒谎！」

希实香 「诶？为什么我要撒谎？」

惠 「怎么可能是手机！那个很明显是电击枪吧！」

希实香 「呵呵……为什么？」

再说我为什么要把电击枪这种危险的东西……带到学校里来呢？」

惠 「咕……」

希实香 「为什么要把那种护身用的东西带到学校里来呢……」

惠 「咕……

谁、谁知道你为啥啊」

希实香 「那么就请别胡说八道……很冤枉哦」

惠 「什、什么!？」

很巧妙的反问……“为什么？”这样问的话答案就只有一个。

“有可能会被别人欺负”

对于赤坂同学来说，是相当不利的事实。

她没办法回答希实香的质问。

两人互相瞪着对方，沉默下来。

濑名川 「……呼、老师虽然不太清楚……

总之、不管是手机还是电击枪什么的，这个要没收……」

希实香 「对不起……」

濑名川 「总之……别给我添麻烦……

真是的……」

然后，就这样继续班会……令人误以为，不正常的瞬间已恢复正常。

但，这只是表象……

班会期间，赤坂同学和北见同学一直瞪着希实香……双瞳里燃烧着憎恨的火焰……

希实香…不要紧吧……

不管怎样，现在她失去了唯一的武器，电击枪。

下次被两个人缠上，希实香就束手无策了……

到底准备怎么办啊……

柘榴 「希、希实香」

希实香 「嗯？」

怎么了、柘榴？」

柘榴 「那、那个……不要紧吧？」

希实香 「什么？」

柘榴 「已经没有电击枪了……做出那种事……」

希实香 「啊、那个……

这个给你……」

柘榴 「诶？这个是？」

希实香 「虽然比刚才那个威力弱点、但很小可以藏在口袋里……」

柘榴 「这是？」

希实香 「催泪喷雾器……蛮强力的哦」

- 柘榴 「你、你还有这种东西啊……」
- 希实香 「当然。要跟那群家伙对抗……准备不完全是会被杀掉的……」
- 柘榴 「对抗……」
- 希实香 「……就是指战争」
- 柘榴 「战争？」
- 希实香 「对……也许对于那群家伙来说只是玩耍……但对于被戏耍的蝼蚁来说……这个是战争……」
- 希实香 「嗯，但是尽可能不想把柘榴牵连进来。所以不要离我太近……」
- 柘榴 「怎、怎么能那样。我也要战斗」
- 希实香 「那种事，要由有所准备的人来做……  
不要紧，我在许多地方藏着保护自己的道具……」
- 聪子 「喂……橘」
- 希实香 「啊、你好……精神不错呀？」
- 聪子 「你说什么！是在小看我吗！」
- 希实香 「呵呵……  
才没有小看你呢……所以才有好好做准备嘛……」
- 希实香 「比起这个，怎么不像平时那样一把抓起我的衣领……长记性了吗？」
- 聪子 「你说什么」
- 惠 「别冲动……聪子……」
- 惠 「我说啊一……  
橘也是、别做那种事了……很危险的」
- 希实香 「别做……  
做什么？」
- 惠 「还带着很多东西对吧？看你好像蛮游刃有余的呀？」
- 希实香 「谁知道呢，你猜一猜？」
- 惠 「我们也不找你麻烦了，这种事，别做了吧？」
- 希实香 「什么别做……我才不会主动挑起事端……  
只要你们不做什么的话……」
- 惠 「都说了，什么都不会做啦」
- 希实香 「什么都不会做，那你要我怎么做？」
- 惠 「别带着那种危险的东西乱晃……」

- 希实香 「没……  
我什么都没带……」
- 惠 「真的吗……」
- 希实香 「谁知道呢，你猜是真的吗？」
- 聪子 「你这混蛋！从刚才开始」
- 希实香 「很能吼嘛……贱人……」
- 聪子 「什、什么？」
- 希实香 「管你以前是不是不良少女、别在那边乱吼……是狗吗你……」  
北见同学的脑中……一看就知道，已经因为怒火变得一片空白。  
但是……
- 惠 「聪子闭嘴！」
- 聪子 「惠……」
- 惠 「还藏着什么东西吧，橘……」
- 希实香 「你在说什么呀……」
- 惠 「藏着什么东西吧……从刚才开始…手就一直放在口袋里……好像时  
刻准备着要拿出什么东西……」
- 希实香 「诶，你有意见吗……」
- 惠 「“诶，你有意见吗”……嗨」
- 惠 「怎么可能没意见……别给我太嚣张……」
- 惠 「虽然不知道你准备了什么东西……别以为事情就这么算了……」
- 希实香 「也是……  
确实不可能这么简单就算了」
- 惠 「呼一嗯……很明白嘛……  
就是说，你明白后果，还敢做出这种事啊」
- 希实香 「嗯，我也不是白白让你们欺负到现在的……你们……倒不如说赤坂  
惠，她拥有什么影响力、能做到什么，我姑且还是知道的……」
- 惠 「哦……我明白了。你能玩出什么花样……我很期待」
- 希实香 「嗯，好好期待吧……  
我可是拼上性命的」
- 惠 「当然……  
你只是蝼蚁嘛」
- 希实香 「是啊……我是蝼蚁……但你知道吗？」
- 惠 「知道什么？」

希实香 「世界上杀人最多的动物是什么？」

惠 「你……在说什么？」

希实香 「是蚊子哦」

惠 「蚊子？」

希实香 「它是传染病的强力媒介……  
甚至可以说是病菌仓库……疟疾、丝虫病、黄热病、骨痛热、脑炎、  
西尼罗河病毒、基孔肯雅热、还有日本脑炎等……」

惠 「哈！你是蚊子吗」

希实香 「都是虫子呀……  
也可以是马蜂哦」

惠 「无所谓……好好加油吧……  
真得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地狱」

希实香 「嗯，嘛，加油让我见识见识」

聪子 「啧……」

柘榴 「希、希实香……」

希实香 「哦……哦……哦哦……」

柘榴 「诶？」

希实香 「千、千钧一发……真的千钧一发啊」

柘榴 「诶？」

希实香 「啊哈哈、  
其实……刚才什么都没带……」

柘榴 「是、是吗？」

希实香 「把催泪喷雾器交给柘榴后，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好害怕」

柘榴 「真、真的吗？」

希实香 「这叫做虚张声势……心脏跳得好快……」

柘榴 「心脏跳得很快吗……完全看不出来……」

希实香 「主要的武器坏掉了，我放不下心，正想要去拿新的预备武器呢」

柘榴 「预备武器……这个催泪喷雾器吗？」

希实香 「嗯……啊哈哈哈哈哈，我也没资格说北见了……只不过占了一次上风，就粗心大意……」

柘榴 「可你还是撑下来了……好厉害」

希实香 「虚张声势只能做最后手段……  
嘛，总之成功就好……」

之后，希实香从田径部的部室柜子里拿回几样奇怪的东西。

我连那种究竟是不是武器都搞不明白。

柘榴 「这个用气泡布包住的是液体吧……」

希实香 「嗯……破掉的话可是会很糟糕的」

柘榴 「是什么东西？」

希实香 「武器哦……」

柘榴 「液体也能当作武器吗？」

希实香 「你可别小看液体……液体可比刀危险多了」

柘榴 「这个……是培养皿吧……」

希实香 「啊，做培养容器的」

柘榴 「培养？诶？这个也是武器？」

希实香 「当然啦……生物武器可是很常见的。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比核弹还厉害呢」

柘榴 「诶？核弹？为、为什么带这种危险的东西？」

希实香 「怎么可能……炭疽杆菌啥的，谁会随身携带啊……」

希实香 「但是啊。自然毒药比人工制造的毒药厉害多了，特别是细菌毒药可是其中的佼佼者，比如说肉毒杆菌什么的」

柘榴 「你、你带来那种东西？」

希实香 「怎么可能……培养那种东西的话，一般早给警察抓走了……」

柘榴 「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

希实香 「恶臭系的……还有发痒系之类的……嘛、很多很多……」

柘榴 「是、是那样啊……」

希实香 「嗯嗯、有很多哦」

进入的瞬间，教室便回归平静。跟刚才一样，我们引来班里同学的视线……

柘榴 「诶？」

希实香抓住我的手……在我准备坐到自己座位上的瞬间。

希实香 「等等……」

不知道为什么，希实香用脚踩上我的椅子。

柘榴 「诶？什？」

柘榴 「诶？诶？这、这是什么？」

希实香 「椅子的螺丝松掉了……倒不说是螺丝给拔掉、只插着一条铁丝吧」

希实香 「做了各种手脚……」

希实香看向我的桌子里面。

希实香 「呼一嗯……原来如此……」

应该是察觉到里面没有任何异常，希实香把手伸进桌子里，拿出几册教科书。

柘榴 「诶？什么？这个……」

希实香 「跟你看到的一样……教科书被弄得乱七八糟……嘛，人不在的时候，东西就这么放在桌子里，柘榴也太粗心了……」

柘榴 「啊……」

刚才希实香离开教室的时候，是拿着书包的。我还以为单纯只是去拿武器而已……原来是想保护书包里的东西啊……

希实香 「赤坂同学」

惠 「怎么了……橘？有什么事？」

希实香 「哎呀，没有啦……」

不过你做出这种事，是以为你家是有钱人，用钱就能摆平一切对吧」

惠 「干嘛……你是在挑衅我吗？」

希实香 「没有啦……不过，你别以为自己的父亲是学校的理事，就可以为所欲为」

惠 「哈啊？你这什么语气，到底想干嘛？」

希实香 「没什么……只是啊。这种事让媒体知道的话……你们家应该会很危险吧？」

惠 「什、什么意思？」

希实香 「嗯一、我这里有一张照片啊……」

你觉得拍得怎么样？」

惠 「啊？」

希实香把一张照片（相机洗出来的）拿给赤坂同学看。

惠 「什!？」

希实香 「你觉得拍得如何……」

看到那张照片的赤坂同学脸色越来越难看……到底是什么照片呢……

希实香 「搞出这种事来……可不太明智哦。虽然你大概认为，学校方面肯定会保你……」

希实香 「但是像你父母那样有名的人，会因为这种小小的丑闻，而失去一切哦？」



惠 「你、你这混蛋……是想威胁我吗……」

希实香 「威胁？」

怎么可能……为什么我要做那种事？我想说的是，你不是什么特别的存在……」

希实香 「想做什么事的话，最好多考虑一下……呵呵……不然会自爆的哦」

先生 「还在做什么呢，要上课了」

希实香 「啊、椅子坏掉了」

先生 「椅子？」

希实香 「嗯、变成这样了……顺便，可以摸一下我的椅子吗？」

先生 「哈啊？摸一下你的椅子？」

希实香 「嗯、用手摸这个……」

先生 「什么……这个……啊、呜哇！」

先生 「怎、怎么回事！」

希实香 「跟你看到的一样」

先生 「是、是你在搞恶作剧吗！」

希实香 「哦？老师何出此言呢？得多蠢才会对自己的椅子做手脚、把它弄坏掉啊？」

希实香 「想捉弄老师的话，应该还有其他更合适的方法……」

先生 「虽、虽然……也许是这样没错……可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希实香 「跟你看到的一样嘛……」

先生 「看到的一样？」

希实香 「要是坐上去椅子就会坏掉……只是这样而已……还不明白吗？」

先生 「……啊……那个……就是说」

希实香 「呵呵……」

先生 「是、是吗？嘛、确实很让人痛心啊？」

希实香 「呵呵……嘛、老师这样判断的话，那就应该没错了吧？」

希实香 「那么，我可以从空教室那里拿来新的椅子吗？」

先生 「啊、嘛、没关系……快去快回……」

希实香 「是。啊，还有，请别记我迟到或是缺席啊」

先生 「快、快点去拿椅子回来」

希实香 「是。

石榴走吧……」

柘榴 「啊、嗯……」

柘榴 「希实香……真没想到你会知道这种事啊」

希实香 「啊，只是想到可能会被动什么手脚，就在你跟我的座位撒了一些碳酸钙」

柘榴 「碳酸钙？」

希实香 「嗯，粉笔的一种成份……」

在教室里是很普通的东西，所以撒一些应该也不会有人察觉到……尤其是那帮蠢货」

希实香 「这里有个很明显的手印，证明有人碰过……」

柘榴 「这么短时间内，你就做了这么多……」

希实香 「啊，这个是喷雾器……跟喷香水一样」

柘榴 「希、希实香真的好厉害……为什么至今为止都一直给欺负？」

希实香 「哎呀，因为一直被虐嘛，所以YY了很多报复手段，还做了一些调查……实际上根本没想过要用这种东西……」

柘榴 「那是为什么？」

希实香 「因为有柘榴在」

柘榴 「诶？我？」

希实香 「一开始是把你牵连进来了……」

希实香 「人还真是有趣呀……自己受到的伤害，会逐渐地麻痹掉。这究竟算是过分还是普通，渐渐搞明白了」

希实香 「把柘榴牵扯进来后，我才开始理解自己的情况……看到柘榴，就像是第一次从镜子里看到自己一样吧？」

柘榴 「是、是那样吗……」

希实香 「撒……别人是不知道，但我是这样的。对于自己的处境，有点搞不明白。是应该生气呢，还是不该生气呢……搞不明白」

希实香 「还有，你说的那些话……」

柘榴 「话？」

希实香 「不是说过嘛、是戏剧吧？」

柘榴 「西哈诺的？」

希实香 「对对，你用那些话向她们宣战了……因此我也必须要参加吧？」

柘榴 「是、是那样啊……」

是我把别人牵扯进来的啊……

希实香 「别去想什么“是自己把别人牵扯进来的”」

柘榴 「诶？」

希实香 「这场战斗迟早会打响……因此，不是你把我牵扯进来的……」

柘榴 「……希实香」

希实香 「因此，我还是要感谢柘榴的……」

柘榴 「是、是吗……」

柘榴 「啊……话说回来，你给赤坂同学看的是什么照片？」

希实香 「啊、啊啊，那个啊……是这个」

照片相当模糊……能看出照片上是夜晚的公园里，外国人递给赤坂同学某种东西。

柘榴 「这、这是什么？」

希实香 「拿钱换钥匙……」

柘榴 「为什么要做那种事？」

希实香 「之后她去指定的地方，在那里拿毒品……就是下一张照片」

柘榴 「投币柜？」

希实香 「嗯，把被细分过的毒品放进投币柜里……嘛，毕竟没办法像以前那样，轻松进行买卖」

希实香 「我听说她吸毒，就稍微跟踪了她几天」

柘榴 「你还做过这种事啊」

希实香 「虽然可以把这张照片交给警察……」

柘榴 「为什么不这么做？」

希实香 「要是能把他们一网打尽，当然再好不过……可要是漏掉几个人没抓住的话……」

柘榴 「没抓住的话？」

希实香 「应该会杀掉我们泄愤吧……到那个时候，我也就无计可施了」

希实香 「听别人说，吸毒的人包括赤坂的男朋友城山，以及沼田、西村和饭沼……还有间宫卓司」

柘榴 「诶？间宫君也有？」

希实香 「是的……要注意那家伙……他是那群家伙的同伴……而且是老大」

柘榴 「老大？间宫君是他们的老大？」

希实香 「嗯、嘛、毕竟只是道听途说……实际上我也不太清楚那群家伙和间宫卓司的关系……也有听说是被那群家伙欺负……」

柘榴 「有时是他们的老大，有时被欺负……完全相反呀？」

- 希实香 「嗯，间宫卓司完全是个谜……总之你多注意一下比较好……」
- 希实香 「也许我们的最终敌人就是他……」
- 希实香 「大致上，这所学校总是试图掩盖内部丑闻……你也看到老师的反应了吧」
- 柘榴 「老师……刚才的物理老师……」
- 希实香 「我都那么明显地向他暗示，我们在受“欺负”，他还完全当作没察觉到……嘛，大概是觉得很棘手吧……要是真有欺凌事件的话」
- 柘榴 「是那样啊……」
- 希实香 「所以呢，基本上老师都靠不住。像濑名川，根本打从一开始就全知道的……」
- 柘榴 「为什么？」
- 希实香 「我亲自找她说的」
- 柘榴 「是、是这样啊，你跟濑名川老师说过了啊」
- 希实香 「我跟她说，“赤坂和北见在欺负我”。你猜她什么反应？」
- 柘榴 「那……怎么了？」
- 希实香 「她回答说，“我找赤坂同学和北见同学确认过，没有这种事。”……真想杀掉那个女人啊」
- 希实香 「找加害者确认事情真伪……真是个白痴啊」
- 柘榴 「竟、竟然有那种事……」
- 希实香 「之后的欺负更是逐级上升……那时真心想过要去自杀了」
- 柘榴 「但你没有」
- 希实香 「多亏有你被欺负，让我发现，自杀实在是够傻」
- 柘榴 「怎么一回事？」
- 希实香 「从客观角度上来看……痛苦的人自杀掉，那群家伙还是会悠哉的活下去，实在无法接受」
- 柘榴 「啊一是那样啊……」
- 希实香 「而且有法律保护的对吧？像我们这种年纪小的」
- 希实香 「所以呢，与其被杀，还不如杀掉对方……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
- 柘榴 「是、是那样啊……至今为止，从没发现希实香有这样的想法」
- 希实香 「因为我没说过嘛……」
- 柘榴 「但是……你都有那种觉悟了……和你相反，我却……」

希实香 「噢，柘榴傻点儿没事。你本来就这个形象，继续呆头呆脑过日子就行了」

柘榴 「说我呆头呆脑也太过分了」

希实香 「因为你一直都很迷糊嘛……特别是最近」

柘榴 「那、那是因为……」

希实香 「嘛这事先放一边不管，  
这张图片是最后的压箱手段……要是能让那群家伙投鼠忌器就好了……」

柘榴 「应该会变成那样吧？」

希实香 「不、可能性很小……赤坂自尊心蛮高的……应该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

柘榴 「是、是吗……」

希实香 「呜！」

柘榴 「诶？怎么了？」

希实香 「不好……这是陷阱……」

柘榴 「啊！」

城山 「哦、找到了找到了……在这种地方啊」

沼田 「诶、真的上课时在走廊上乱晃啊……」

柘榴 「怎、怎么了……」

西村 「什么啊……是高岛柘榴跟橘希实香啊……很好呀，不错嘛」

希实香 「有、有什么事吗？」

城山 「噢，有点事情想找你们谈谈……能稍微陪我们走一趟吗？」

希实香 「事情？不能在这解决吗？」

城山 「噢，是啊……」

希实香 「呼一嗯……到底有什么事？」

城山 「跟我们走就知道了……」

希实香 「是吗……那么……」

柘榴 「哦？」

不知为何，希实香用手捂住我的眼睛。

下一个瞬间。

城山 「呀」

沼田 「怎、怎么回事」

西村 「眼睛、我的眼睛」

希实香 「柘榴!」

柘榴 「诶? 啊、嗯……」

希实香拉着我的手跑起来。

城山 「混、混蛋、给我站住!」

柘榴 「那、那是什么?」

希实香 「闪光灯, 氙气球的!」

柘榴 「什、什么东西?」

希实香 「嘛, 当成是强力手电筒之类的就可以了。虽不会导致失明, 但直视的瞬间会暂时失去视力, 用来逃跑最适合不过了」

城山 「混蛋!」

希实香 「呜哇。因为持续时间短, 这就恢复啦」

希实香拉着我的手继续跑着。

希实香 「吃我这招」

希实香把被气泡布包住的试验管似的东西扔了过去。

看起来像试验管的容器似乎相当薄, 砸到对方身上就碎掉了。

城山 「这、这是什么一好臭啊!」

西村 「呜、呜哇……这是什么味道……纳豆的吗?」

城山 「纳、纳豆!? 太臭了连是什么味道都闻不出来了」

沼田 「大概是纳豆……把纳豆的臭味浓缩了的感觉?」

柘榴 「那、那是什么? 不、不要紧吧?」

希实香 「不要紧、不要紧, 绝对不会出人命的」

柘榴 「他们不是在大吵大嚷吗……那个是毒吗?」

希实香 「不是毒。只是纳豆菌而已」

柘榴 「纳豆?」

希实香 「嗯、只是单纯用纳豆菌培养出来的粘稠液体。

纳豆菌可是很厉害的哦。耐热性、耐盐性、耐药性都是非常出色的!」

柘榴 「怎、怎么回事?」

希实香 「沾到衣服上的话, 用 100 度的沸腾热水浸泡两小时也不会死亡。紫外线也不会起效。

并且使用苯扎氯铵消毒液也不会死亡!」

总觉得希实香真的知道很多事呀……频繁出现许多听不懂的词……

柘榴 「总、总之……好像很厉害呀……」

希实香 「嗯嗯，易碎的素材用的是荧光灯的玻璃。把它弄出个裂缝，再稍微加热一下……」

希实香之后也很高兴地边跑边说明着。

估计就因为这个……

希实香 「啧、啧……稍、稍微休息一下吧？柘榴？」

柘榴 「啊、嗯……」

她在穿过校门后就精疲力尽了。

希实香 「啧、啧……柘榴跑得还蛮、快的嘛……要加入田径部吗？」

柘榴 「是、是吗？」

应该没那回事……我在班里是属于第四慢的……

希实香 「呼——好累……」

啊、柘榴你没把书包带在身上！」

柘榴 「不要紧……教科书什么的都已经给撕得乱七八糟……放在柜子里的东西有上锁应该没关系……」

希实香 「学校的柜子我只要几秒就能打开哦？那种根本算不上是锁……」

柘榴 「但是，只有希实香才能打得开吧，她们是做不到的」

希实香 「用铁撬一下就能撬开。金库什么的，用铁撬也能简单撬开的哦」

柘榴 「是这样啊……无所谓……现在回去也有点危险……」

希实香 「但从明天起该怎么办？就算现在回家，明天上学情况依旧很不妙哦」

柘榴 「不……现在回去还是很危险的……走廊上味道很臭对吧？」

希实香 「嘛、是那样没错……」

柘榴 「随便乱晃的话会被老师发现的」

希实香 「嘛、是那样没错……」

柘榴 「总之能让我打印一下教科书吗？没教科书的话就上不了课……」

希实香 「小事一桩……不去拿柜子里的东西真的可以吗？」

柘榴 「嗯，小卖部应该能买到教科书……」

希实香 「是吗……我知道了……」

柘榴 「啊！」

卓司 「诶？」

柘榴 「间宫君!」

间宫 「……你是谁?」

柘榴 「又、又忘记了……我是高岛、高岛柘榴」

间宫 「高岛柘榴……柘榴……」

柘榴 「那、那个……真的不记得了吗? 跟你借过书的……」

间宫 「书? 书的话……  
啊啊、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间宫 「高岛柘榴……就是被我偷过一次衣服，后来又还回去了的那个人吧……」

柘榴 「诶、那、那个……」

希实香 「你是间宫……卓司君吧?」

间宫 「……」

希实香 「偷过衣服……什么意思?」

间宫 「咋了……你想问什么?」

希实香 「就是说，果然你也欺负过柘榴?」

柘榴 「啊、不、不是那样的希实香」

间宫 「哈哈哈哈……无所谓，你好像拿着很多东西嘛……」

希实香 「呜一……  
什、什么意思?」

间宫 「东西要从书包里拿出来的话，要多考虑一下哪只手拿包、哪只手拿武器比较好……」

希实香 「呜!」

柘榴 「间、间宫君!」  
希实香横向一扫。  
但是，间宫君很轻松地躲掉了。

间宫 「利用特殊警棍伸长的瞬间进行攻击，想法不错……嘛，对手是外行人的话，大概会被抓到空隙吧……」

希实香 「啧!」

柘榴 「希、希实香你在做什么! 间宫君不是敌人啊!」

希实香 「刚才他不是说他偷过你衣服嘛! 这家伙跟城山那群人是一伙的」

间宫 「真麻烦啊……」

希实香 「啊」



希实香 「咕、咕……放、放开我!」

柘榴 「间、间宫君快住手，希实香也没有恶意的」

间宫 「即便没有恶意，也不会有人会突然拿警棒打过来吧……」

希实香 「别、别乱碰奇怪的地方啊」

柘榴 「奇、奇怪的地方!？」

间宫 「哈啊？是指这个飞机场吗？」

希实香 「才不是飞机场!! 正常发育好吗!」

间宫 「是吗？正常发育应该更大点吧？记得杂志封面上……」

希实香 「白痴啊你，那种全是P出来的！现实中根本不存在那种人!」

柘榴 「不……你这就说得有点过头了……希实香」

间宫 「嘛、算了……」

希实香 「咕……」

间宫 「那么……有什么事？为什么你们要突然袭击我？」

柘榴 「诶？才、才没那回事。你误会了」

希实香 「都是你在诓骗柘榴!」

间宫 「诓骗？」

希实香 「对、你……明明是城山那群家伙的伙伴、却还对柘榴那么温柔……到底有什么目的？」

间宫 「柘榴是……这个胸部比你大的女人吗？」

希实香 「你、你说什么一」

柘榴 「啊、啊、啊哇、间、间宫君、不能说那种话」

希实香 「宰了你！用比大海还深的怨念宰了你!」

柘榴 「希、希实香！那、那是刀子啊」

间宫 「这家伙怎么了……喂、高岛……这家伙搞什么？」

柘榴 「诶？那个、你误会了，希实香快住手!」

间宫 「你不是这家伙的伙伴吗」

希实香 「可恶！蹦来跳去的！看招！看招!」

间宫 「无所谓了，你拿的刀子蛮不错的嘛……什么牌子的？」

希实香 「名刀EXTREMA·RATIO·BF 2·Tactical·Tanto一！给我好好记住!」

间宫 「呼一嗯」

希实香 「痛」

间宫 「诶……这东西真帅气呀……」

希实香 「诶？啊、刀子呢？」

间宫 「这个对你来说蛮危险的，还是由我收下吧……」

希实香 「什、什么！那、那是我用存了很久的零花钱买的！」

间宫 「是那样啊……真是奇怪的女人啊……为什么要买刀子？」

希实香 「跟、跟你没半点关系！」

间宫 「那就不还你了……」

希实香 「太、太不讲理了……」

间宫 「花了多少钱？」

希实香 「超过2万日元」

间宫 「是吗……  
那么我就收下了」

希实香 「怎、怎么那样不讲理、  
而一旦」

希实香 「谁会眼睁睁的看着被你抢走啊一」

间宫 「你以为哪个傻瓜会被那种迟缓的动作丢出的催泪瓦斯打中啊？」

希实香 「在后面？」

间宫 「虽然不知道事情缘由……今天收下这把刀子就饶了你，快回去吧」

希实香 「谁会乖乖回去啊，我的EXTREMA·RATIO」

间宫 「呼……好了好了、  
我说啊、高岛你也说几句话啊……」

柊榴 「诶？我、我要说什么？」

间宫 「女孩子拿着这种东西可是很危险的吧？而且还是这种疯狗一样的女人，也许会弄伤人的哦？」

柊榴 「那、那个是有原因的……」

间宫 「呃，虽然借口是很多，可即便如此，也不能一上来就对刚认识的人动刀子吧」

柊榴 「啊、话虽如此」

柊榴 「怎、怎么回事、今天的间宫君……跟平时完全不一样……」

说是飒爽也太过牵强……和在地下室看到的那个间宫君，氛围也不太像……

希实香 「间宫卓司，果然你是敌人」

间宫 「敌人？」  
在说什么啊……」

希实香 「看吧！这就是这家伙的真实面目啊柘榴！抢走我刀子的坏人」

柘榴 「啊、不……但是刚才……是希实香突然先动刀子的……」

希实香 「他说人家是贫乳嘛～～」

柘榴 「没、没到那种地步吧……是吧间宫君……」

间宫 「呃，你本来就是贫乳嘛？」

希实香 「你说什么一」

间宫 「你那种胸围，戴胸罩根本没意义啊……对吧？用创可贴啥的就足够了？」

希实香 「什、什、什、什！  
摸过少女的胸部还说出这种话实在是不可饶怒！绝对不可饶怒」

间宫 「什!？」  
直到刚才还十分轻松的间宫君稍微惊讶起来，因为接下来希实香拿出来的，竟然是手枪。

希实香 「去死!!」

间宫 「傻、傻瓜，很痛啊」

间宫 「傻瓜啊你!」

希实香 「呀」

间宫 「没想到啊……你连气枪都有……大意了，还以为是催泪瓦斯之类的东西呢……」

柘榴 「气枪？」

间宫 「射程比想象中还远倒是有点不可思议……你身上竟然带着这种东西啊……这个也要没收……」

希实香 「噫噫噫噫。  
这、这绝对不行。有一部分零件可是真货」

间宫 「这倒是不知道……嘛、无所谓……  
这把刀子和空气枪就当作赔偿费……我收下了……」

柘榴 「那、那个……」

间宫 「怎么？不服气吗？」

柘榴 「啊、没……从常识上来考虑的话，毕竟是希实香用刀子主动攻击的……没报警已经算很好了……」

柘榴 「比、比起这个……」

间宫 「比起这个？」

柘榴 「总、总觉得……今天的间宫君……氛围跟平时不太一样……」

间宫 「跟平时？」

嗯……原来如此啊……在学校里的时候，我都装孙子呢……所以氛围才不一样吧？」

柘榴 「是、是那样啊……」

但是之前……在学校外面遇到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

间宫 「……是那个啊……我经常读书的时候吧？」

柘榴 「啊、嗯」

间宫 「那么放心吧……再过不久，你就只能见到那个间宫卓司了……」

柘榴 「诶？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间宫 「意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硬要说的话，类似于性格改造吧……今后准备当个更加正经的青年……」

柘榴 「啊，所、所以在学校的屋顶才会那样的吗」

间宫 「对对」

柘榴 「但是……很奇怪呀」

间宫 「很奇怪？哪里？」

柘榴 「因为……翘课跑到屋顶，再怎么也说称不上是正经青年吧」

间宫 「……你说得很对啊……

嘛、那种事无所谓了」

柘榴 「那、那个，谢谢你借给我的《西哈诺》」

间宫 「西哈诺？哦、是戏剧啊」

啊，他知道这个呀……

什么嘛……果然跟平时在屋顶上遇到的间宫君一样……吧？」

间宫 「你喜欢那种HighSo吗？」

柘榴 「海？」

希实香 「海搜？」

柘榴 「啊，指的是High Society……

高端的或者上流社会的……类似这种感觉」

柘榴 「啊！西哈诺不是间宫君推荐我去看的嘛」

间宫 「确实，是我推荐的也说不定。你很中意吧？那应该就是喜欢了」

柘榴 「间、间宫君，不是说过自己很喜欢吗」

间宫 「都说了，在学校里说的话不作数……」

柘榴 「那、那么你讨厌吗？」

间宫 「谁晓得呢……  
话说你为什么要在意那种事啊？」

柘榴 「诶？」

间宫 「别人说过喜欢，所以你也跟着喜欢上了吗？」

柘榴 「那、那个……」

间宫 「我喜不喜欢西哈诺，这无关紧要……」

柘榴 「虽然是那样没错…但是」

希实香 「比起这个，快把我重要的武器还回来！」

间宫 「不要……不还给你……」

希实香 「呜呜呜……」

柘榴 「不、不行。再继续下去的话武器又要被没收走了……」

间宫 「嗯嗯……高岛说的没错。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希实香 「不、不试一下的话还不知道结果呢！」

间宫 「傻啊你……  
你不是讨厌做无用功的类型吗？」

希实香 「什、什么？」

间宫 「“不试一下”啥的……你不是那种打无准备之仗的人吧……」

间宫 「话说回来，就算以女生而论，你的腕力也太弱了，反应速度也太迟钝……」

希实香 「那、那个、  
话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哪种类型的！」

间宫 「我知道哦，很简单的推测。弱成那样却还做了这么多战斗的准备，想必是注重战略的类型。这首先是不会错的」

间宫 「这种人要是太过注重战略，往往疏于行动……但看起来，你是能够付诸行动的那种类型……」

间宫 「毕竟……敢找上我打架……」

希实香 「……真是傲慢啊，你这说法，简直就像自己的威名无人不知一样……」

间宫 「也没说到那种程度……  
但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知道吧……你也说过，我是城山的伙伴……」

希实香 「是你在指使城山和沼田吧？暗地里……」

间宫 「谁晓得呢…那个就不知道了……嘛、无所谓，  
今天就先放你一马。  
下次再做出什么话，就继续没收你的武器！」  
他边笑着，边慢慢转身离开。  
真是太从容了……

希实香 「下次遇到的时候、就是你的死期！」

间宫 「哈哈哈哈……真让人期待啊……」  
间宫君为什么一直性格差异都那么大呢……  
是不是跟间宫君说的一样，屋顶上的他也全部是演技呢……  
那样的话，地下室的间宫君到底在扮演什么……  
越是知道间宫君的事……就越是感觉他很扑朔迷离……

7月10日

*Looking-glass Insects*

.....

希实香 「早上好，柘榴」

柘榴 「呀!？」

我被突然从看不到的地方传来的呼唤声吓了一跳。

柘榴 「希、希实香啊……吓了一跳」

希实香 「干嘛要吓成那样啊……  
不是约好了在这里汇合吗，也不用吓成那样吧……」

柘榴 「昨、昨天发生很多事……」

希实香 「但是全部都不要紧嘛。也不用吓成那样……」

柘榴 「因为希实香很强才能那样说嘛……」

希实香 「那么很强的希实香会好好保护柘榴的！柘榴你放心」

柘榴 「哇」

说着希实香抱住我。

柘榴 「怎，怎么，那么用力抱着我很痛呀」

希实香 「啊哈哈，抱歉。总觉得柘榴散发着想让人保护的气场，不由自主地就想抱住你」

柘榴 「诶？」

希实香 「嗯？为什么要脸红？」

柘榴 「啊，没……没什么……」

希实香 「？」

刚，刚才怎么了……

总觉得……心跳有点加快……

咦……但那个是……

柘榴 「只、只是你突然从背后搭话，把我吓到了……到现在心脏都还噗噗噗跳个不停……你听」

说着，我把希实香的手拉到我的胸前。

希实香 「……哈一嗯是胸部哦……」

柘榴 「怎，怎么了……」

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心情很不好地说道。

希实香 「我说啊，不用那么强调胸部……

你想声明，“我拥有一个令同性羡慕的雄伟胸部”？是这个意思吗？」

柘榴 「……为什么会变成那样！」

希实香 「因为胸部、胸部的很烦嘛……不管哪一个家伙都这样」

柘榴 「啊……难道你还在在意昨天间宫君说的话吗？」

希实香 「才，才不是呢！」

柘榴 「因为，胸部我只说了一次，你说不管哪个家伙都这样……」

希实香 「～～呜」

希实香不知道为什么，脸红地低下脑袋。

柘榴 「啊，咦？难道说……生气了？」

希实香 「噯，噯哦……为什么我要在意那种男人说的话才行啊……

说出那种话的是这张嘴巴吗？」

柘榴 「呀」

柘榴 「呸，呸，嘴巴要裂开了。别拧，别拧呀……」

希实香嘴上像开玩笑一样地微笑着，手上却毫不留情地拧着我的脸。

柘榴 「好过分。真的很痛」

希实香 「都怪柘榴说那种多余的话……」

希实香 「……真是的，还有这个无用的脂肪！」

柘榴 「呀」

希实香 「这个胸部是什么？这种脂肪根本是不需要的！为什么会积存了这么多脂肪？是那个吗，在沙漠中也不要紧的那种动物吗？」

柘榴 「什、什么啊，那个！那个是指驼峰吗？」

希实香 「你又不像骆驼要应急，长这么多脂肪干啥？」

柘榴 「就，就算你这样说」

希实香 「真是的！民主即是平等，对吧！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原本要分到我胸部上的养分全部都被吸收到这里来了吗，那么至少还我一半也行啊！」

柘榴 「在说什么啊、等等希实香、啊、啊嗯、啊呜」

希实香 「啊……」

突然，希实香停止揉我的胸部。

好像是突然回过神来一样……

柘榴 「怎，怎么了？」

希实香 「啊，啊哈哈……是那樣的……想松弛一下你的紧张……我是出于这个目的……看来已经起效了呀」

柘榴 「就算想松弛我的紧张，也不用做那种事嘛！」

希实香 「啊哈哈……松弛你的胸部——这样说比较确切吧？」

柘榴 「真是的……早上的希实香，像个大叔一样……」

希实香 「啊哈哈……我品性可是很下流的嘛……」

希实香 「嘛，算了。差不多该去学校了」

柘榴 「嗯……也是……」

其实是不想去学校的……

简直像是战场一样的教室……记忆中的教室，一直都像是战场一样……

如地雷一般，充斥着不可言说的禁忌……要小心选择要说的话才行。

配合当时的气氛……

不会看懂气氛的人，会踩到地雷。

感觉我们好像是一直在那间教室里挣扎一样……

现在不是地雷，而是在真刀真枪地反抗……真的像是战争一样……

也没办法保证今天一整天能平安无事。



所以很想逃走……真的很想……

但是……

柘榴 「我……不会再逃避……」

柘榴 「但是……“战斗并非总有胜算……有些战斗注定会失败”」

柘榴 「“没错……明知会输仍顽强反抗，反倒愈发悲壮……”」

希实香 「又是啥《西哈诺》里的吧？你还真喜欢啊……」

希实香很无奈地说道。

希实香 「凭文学是无法打倒敌人的……能打倒敌人的学问只有化学跟物理！」

柘榴 「呜，呜，但是文学是不会输的」

希实香 「不会输？」

柘榴 「文学不是为了胜利的学问……而是为了立于不败之地的学问……」

柘榴 「所以，我才能继续战斗……」

希实香 「……」

希实香不知道为什么，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心不在焉……脸看起来也很红……

柘榴 「怎，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

希实香 「啊，没……

明明派不上任何用场……在说什么啊……这家伙……只是这样想而已……」

柘榴 「啊哈哈……也是……实际上我也只是让希实香保护着而已……也不能说什么大话……」

希实香 「但是……」

柘榴 「但是？」

希实香 「是柘榴让我下定决心战斗的……」

希实香 「那个时候，要不是柘榴拉着我的手跑掉的话……我也不会想过要战斗……」

柘榴 「希实香……」

希实香 「所以呢……跟你说的一样……」

希实香 「我对文学跟诗歌那种绕口又高端的东西很讨厌……但是从柘榴嘴里说出来的很帅气……」

希实香 「“但是……战斗并非总有胜算……有些战斗注定会失败……没错……明知会输还是顽强反抗，反倒愈发悲壮……”」

柘榴 「诶？希实香也记住了吗？」

希实香 「啊，不，  
这个部分……我有点感兴趣，就去图书馆翻了一下……」

希实香 「你执着的文学……不，只是有点在意间宫卓司选的书……」

柘榴 「希实香到现在还在怀疑间宫君吗？」

希实香 「没有什么怀不怀疑……那个是我的敌人……」

柘榴 「但是……」

希实香 「没有什么但是……那个是敌人……所以我要跟那家伙战斗……」

柘榴 「希实香……」

.....

.....

希实香走一段路后表情就严肃起来，低下头拼命地想着某些事情，我拉着她的手，以免不看路的她摔倒。

希实香 「昨天晚上，我模拟了今天的各种情况，估计老师会检查学生带的东西……」

片刻后，沉默的她将脸抬起来，用僵硬的表情说道。

柘榴 「是因为昨天的那场骚动吗？」

希实香 「嗯。濑名川不是把我那个坏掉的电击枪没收走了吗？」

希实香 「我虽然说是手机，但只要是有点知识的老师，一看那堆废物，就应该会知道是什么东西」

柘榴 「是吗……是那样啊……」

希实香 「所以武器不能拿进校门……」

柘榴 「嗯……知道了……」

跟希实香预料的一样，平时通过的校门前，今天早上站着几名老师在检查着学生们的书包和口袋。

柘榴 「话说希实香不要紧吗？」

希实香 「这种事早就预料到了，使用目的很露骨的东西今天没有拿来。柘榴呢？」

柘榴 「我？今天我带的能当武器的东西……30cm的丙烯制规尺行吧？」

希实香 「那就好，要是你带什么防卫过激的东西，那就糟糕了」

果然，在我们接近校门的时候，老师们的表情绷紧。几个人用目光互相示意一下，便把我和希实香拉开一点距离，开始身体检查。

男性教师 「唔……没有带什么危险品，可以走了」

柘榴 「谢谢」

我自己打开书包让老师检查，在查明我口袋里没有放东西后，老师很简单地就让我通过了校门。

问题是被几个老师围住的希实香……

对赤坂同学和北见同学的残暴心知肚明的她，很难想象会什么都没带就来上学。

虽然她已预测到，今天早上会检查携带物品……但真的不要紧吗？

希实香 「全部都在这里。还是说，要把手伸进我裙子的口袋里摸摸看？」

男性教师 「这、这倒不必……老师，书包里面怎么样？」

女性教师 「没有发现什么看起来像是禁止携带的东西……呜～嗯」

这反应，仿佛一开始就冲着希实香来的……那副没有找到证据而深感遗憾的模样，真令人不爽。

希实香 「那么我们可以走了吗？」

男性教师 「嗯，别做什么添麻烦的事哦」

终于，被放开的希实香一面忍着不笑出来，一面跑到我的身边。

她用嘴型示意「活该」，不出声地向我报告胜利。

希实香 「真是的，和平过久的人真容易应付呀」

柘榴 「但是希实香……虽然是平安通过了校门，但也意味着没有什么对抗手段不是吗？」

希实香 「不要紧。这种事我早就预料到，柘榴你放心」

希实香 「比起这个快看，那个」

希实香一脸不愉快的表情仰望校舍，我也跟着看了过去。

柘榴 「……啊」

希实香视线的前方……是俯视着我们的赤坂同学和北见同学。

希实香 「……还以为能一直那样俯视着我们吗……给你们点颜色瞧瞧……」

她们的眼神无情又冷漠，嘴边露出的笑容好像是在期待将要开始的宴会一样，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柘榴 「……呜！」

但是我也毫不认输地反瞪回去。

我绝对不会输给那种人……我要战斗……

希实香 「啊哈哈……」

第一次看到柘榴用那么可怕的表情瞪着别人……你也能做出那种表情啊」

柘榴 「当然啦……我也是人，生气的情感也是有的」

希实香 「……也是」

希实香很高兴地笑着。

我们进入教室的瞬间……

教室里进行着的无聊对话瞬间回归平静。

随即……目光齐刷刷地刺向我们……

跟昨天完全无法相提并论……很令人坐立不安的阴沉气氛……

将这里比喻成战场的话……很准确。

因此——说完全不在意那是骗人的——我只是沉默着，表情毫不动摇地准备坐到座位上。

希实香 「啊，等一下」

柘榴 「什么？」

我准备坐到椅子上的时候，希实香阻止我的动作，开始调查椅子和桌子里面。

希实香 「嗯，看来是没有什么异常」

柘榴 「谢谢」

希实香很温柔地看着我坐到座位上后，检查完自己的桌子和椅子没有动什么手脚后，才慢慢坐下。

……………

惠 「呐呐，各位一，不觉得有股味道吗一？」

聪子 「真的呀一，好臭啊一」

惠 「啊一，好臭好臭。臭味是从哪里飘来的呢一？」

聪子 「从哪里飘来的呢一？发臭的东西要盖好盖子才行一」

其他同学犹如石像般一动不动，惠和聪子故意捂住鼻子，来回走着。

惠 「欸一，真的好臭一，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一」

聪子 「真的是太臭了呀……呜诶，鼻子撑不住了」

惠 「是不是谁的桌子里面包烂掉了～～？」

柘榴 「……………」

希实香 「……………」

两个人像猪一样捂住鼻子在教室里乱晃……不久像是最初就打算这样做一样慢慢接近我们的座位。

希实香 「啊啊…抱歉……难道说很臭的是指这个吗……」

在紧绷的气氛之中，响起希实香毫无紧张感的声音。

希实香边笑着边站起来从书包里拿出一根试管。

惠 「——呜!」

刹那间，很得意地挑衅着我们的惠和聪子停下了动作。

惠 「那，那是……什么……喂」

希实香拿起来的试管一点味道都没有……当然，她们说很臭应该只是想找茬……但是……

两人的脸色越来越苍白……

希实香 「谁晓得呢…这是什么呢……你应该从城山那里听到过吧?」

惠 「啊……难道说，那是……」

希实香 「没错!

不愧是女朋友，对男朋友的体臭很敏感呀」

惠 「呜……」

惠瞬间想要冲向希实香，但因为知道那试管的威力，马上很不甘心地停了下来。

希实香 「哎呀哎呀真对不起。这个味道相当难闻吧，昨天晚上都不能和男朋友拥抱接吻对吧……呵呵对不起呀」

希实香 「现在，你男朋友可能在欲火焚身、怒火中烧呢……真可怕真可怕一」

聪子 「喂，别太得意——」

惠 「聪子住手，中了那个可是很悲惨的」

聪子 「咕呜～～」

被同伴训斥后，怒火中烧的聪子想要上前抓住希实香，但马上被旁边的惠阻止，一脸很屈辱的表情。

惠 「今天早上明明有在校门检查携带物品……为什么你能带进来?」

希实香 「那个嘛，看来一起待过很长一段时间，你却完全没了解过我的事呀真是太可惜了……」

希实香 「我既属于田径部，同时还是一个快要被废部的社团的部长」

啊……话说回来……

没怎么听说有社团活动所以忘了……希实香有兼任另一个部……虽不知道竟然是部长……

惠 「什，什么意思……」

希实香 「北校第39代科学部部长橘希实香……请多关照……  
呵呵」

聪子 「科学部？」

希实香 「科学部带着试管有啥奇怪的吗？甚至说把蛋白质经过脱羧反应、脱氨反应、以及还原反应后生成的产物带在身上，也不会被没收吧？」

惠 「什，什么啊？」

希实香 「腐败胺……这样说比较简单易懂吧？」

惠 「腐，腐败？」

希实香 「硫酸或盐酸姑且不论……腐败胺就不是没收对象……嘛，气味很强烈就是了……就是所谓的腐败臭……」

惠 「……………咕」

两人扭曲着脸，很不甘心地站在原地。

希实香 「好了……这边也有通过携带物品检查的东西哦……」

希实香 「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使用在布制品上的用来除菌的除臭喷雾器而已！」

希实香 「嘛，拿着移动倒是简单，喷雾口的开关是切换型的，里面的东西也很难溢出来……」

希实香 「可是，比方说……  
里面的东西要是强碱性的氢氧化钠的话……」

惠 「氢氧化钠？」

希实香 「嗯，基本上强碱性氢氧化钠是用密封塑料制容器保存的……固体或溶液都一样。不使用玻璃瓶，都使用塑料制或橡胶制的来保存」

希实香 「就是说，这个除臭喷雾器的容器也能够装入氢氧化钠……」

惠 「那又怎么了……」

希实香 「用这个氢氧化钠喷雾器对着你使用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

希实香 「你重要的戒指和项链被喷到的话……金属制品很简单就会被腐蚀掉哦」

希实香 「但是，真正糟糕的喷雾器对着人使用的话……  
你认为会怎么样？」

惠 「会，会怎么样……」

希实香忽然收起了笑容，被询问的惠可悲地逞强反问道。

希实香 「首先上衣要是被喷到的话……穿的人不知不觉间，在初期阶段会受到粘滑的触感」

希实香 「逐渐变成发痒……之后变成剧痛」

希实香 「这是因为氢氧化钠会溶解角质层，所以在初期阶段会有粘滑的感觉，最终会感受到犹如皮肤溶解般的痛楚……传遍全身……就这样」

惠 「咕……」

希实香 「接下来是只喷到脸上的时候……要是附着到角膜上皮的话……不赶紧进行适当的治疗，很有可能会导致失明……」

希实香 「嘛总而言之，被这东西喷到的肌肤细胞会融化成恶心的粘稠物……很恐怖对吧。外行人不推荐使用」

惠 「……」

希实香揶揄似地愉快解说着，连那两个狠毒的女人也已经说不出话来，只能紧紧盯住希实香的动作。

突然我回过神来，发现班上同学朝我们散发的压力减弱了。

大家应该也没有对惠和聪子抱有什么好感，看到她们吃瘪的样子，心里也许在幸灾乐祸吧。

希实香从书包里拿出其他试管。

那个试管跟之前的东西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从中间被区分开来，两边都是白色的粉末。

希实香 「这两种粉末……知道为什么被分成两边吗？」

惠 「怎，怎么……难道说是两种粉末混合到一起会产生很糟糕的东西吗……」

希实香 「糟糕的东西啊……只混合两种物质就能那么简单得到危险的东西吗……」

说完后，希实香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笑了一下……

希实香 「啊，但是……例如说接下来是次氯酸钙……啊，说的简单点就是指漂白粉」

希实香 「……这个是游泳池用来消毒的，在学校里很常见……」

希实香 「然后这个是氯化铵……直到最近还能随便买的……现在没有许可已经不能买了……不过总归卖了那么长时间，总有人留了一些……」

希实香 「氯化铵是肥料，食物添加剂，染色剂，用途很多所以有人会有也说不定……啊，对了对了，也是火药的原料哦……这个」

希实香 「和次氯酸钙混合在一起的话会生成非常不安定的物质……稍微给点冲击的话……

砰！」

惠 「欸」

希实香 「嘛，和电击枪根本连比都不用……毕竟这两种粉末混合在一起的东西，是被称为“火药”的嘛」

希实香 「其他的嘛……氯化钾比较容易得到，这个和把电池煮沸后制得的硫酸混合后……噢，真不可思议，会发生大爆炸哦……」

惠 「把，把那种东西带到学校里吗……你……」

希实香 「诶？才没带到学校里呢……  
只是在说混合到一起会生成危险的物质……」

希实香 「不然的话要试一下吗？把这个扔出去的话，里面混在一起的东西会由于冲击……」

希实香 「砰！」

惠 「——咿！」

被希实香那种像是在说鬼怪故事的艺人般的语气吓到，惠情不自禁地绷紧那张浓妆艳抹、不似高中女生的脸。

惠 「可恶，白痴老师们到底在做什么……竟然把那种危险东西……」

希实香 「嘛，毕竟你父亲是理事长……要做什么手脚的话基本上会做携带物品检查……这样想的。嘛，早就预料到了」

教室里一片寂静。

视线都在关注希实香手里的药品。

如果说，那个真的是火药的话……就是指这里所有的学生都身处危险的地方……

这片寂静，被一个粗犷的声音打破。

城山 「哦啦!! 橘在哪!？」

希实香 「哎呀呀……来了啊……」

惠 「翼??」

这个很少光顾教室的男人怒气冲天地冲了进来，那股气势就连身为女朋友的惠都给吓到了。

城山 「混蛋，别跟我说你忘记昨天的事了，啊——啊!？」

希实香 「你在说什么呢……才不会忘记呢……毕竟对于我来说是贞操的危机啊」

在旁边围观的学生都屏住呼吸、看着城山发疯，坚持“事不关己”……但希实香很平静地回答道。

城山 「别以为是女人就给我蹭鼻子上脸！混蛋，我要把你打得吐血谢罪!!」



吊起三角眼的城山，一副随时都可能抓住希实香衣领打过去的模样。

希实香 「哼，连好男不跟女斗都不知道吗……一点都不绅士呀……城山君」

希实香 「比起这个，要不要试一下新作？相当刺激的哦」

希实香将有隔板的试管举到与眼睛持平的高度，用挑衅般的表情轻轻摇晃着试管。

城山 「还想搞什么鬼把戏！昨天只是大意才被砸到，别以为今天还能砸到我!!」

女子生徒 「——呜!」

城山是要恐吓希实香吧，也不在意桌子旁边有学生在，直接用力掀翻。

看到这幅情景，希实香笑容越发灿烂……

希实香 「乱吼什么啊……别乱吼快点打过来呀？拿桌子发什么脾气，真逊」

城山 「混蛋!」

惠 「等，等一下翼!」

城山 「别妨碍我，不把这家伙的下巴打破我咽不下气!」

惠 「我知道，我知道你很生气——」

城山粗暴地想用开抱住他的惠，将附近的桌子踹飞使得教室里更加混乱。

城山 「都怪这家伙我昨天有多么倒霉，你也知道吧!」

惠 「嗯也许是那样没错——但现在先别胡乱出手!」

城山用仿佛连惠都会打过去般的气势挣扎着，但她紧紧抱住城山不让他接近希实香。

惠 「那个试管跟昨天的不一样!」

城山 「闭嘴，跟那种没关系!」

惠 「有关系啊！那个破掉的话也许会爆炸啊!!」

惠 「可不是昨天那种程度就算完的啊，你真的不在乎吗？可不是衣服开个洞就算完的啊!?!」

城山 「……什么?」

听到惠仿佛叫喊般的忠告，横冲直撞的城山表情也变得阴沉起来，身体没了力气，只是一直看着她的脸。

惠 「看看橘的表情……你这样威胁，她都完全不在意啊。如果只是信口开河、没点真东西，是不可能那么游刃有余的!」

惠 「虽然很担心你的身体，但如果那种东西在教室里爆炸的话有可能会引来警察。那样的话我也包庇不了你啊，你知道吗？」

城山 「……咕」

的确，如果引来警察的话——当然会在希实香和我的人生上添上污点，但对于一直干着坏事的城山，更是压倒性的不利。

虽然算不上是投降，但城山很不爽地瞪着希实香，被惠放开后还是站在原地。

希实香 「咕咕咕咕咕……」

气氛紧张的教室里，只有身体瘦小的希实香幸灾乐祸地笑着。

希实香 「白一痴，白一痴，啊哈哈哈哈……」

城山 「什」

惠 「好了！总之班会快开始了，赶快离开教室！」

城山 「但，但是，那个女人……」

惠 「之后随时都能下手吧？要是在这里闹起来的话立场上对我们不利」

城山 「……………可，可恶……竟然敢让我这么丢脸……给我记住混蛋……绝对要杀了你！」

没有完成目的，没能发泄怒火心情很不爽的城山小声嘟囔着离开教室，非常令人愉快。

希实香 「……………啊哈哈哈哈」

回归寂静的教室里，响起希实香的笑声。

至今为止这间教室里，比谁都要弱小的人……被所有的人畏惧着……  
……………

……

教师 「……好了，马丁·路德是勇于正面反抗强权的宗教改革家……」

我在昨天就复印好了希实香的教材，跟平时一样的听着老师讲课——

惠 「……………」

接着，她用仿佛要射杀我和希实香一样的目光瞪了过来。

教师 「他撰写了许多赞美诗，还有将拉丁语版新约圣经翻译成德语等功绩……」

尽管如此，希实香却将恶意的视线当成别处吹来的风一样，很热心地听着老师讲课，在教科书的要点上用黄色的荧光笔画上线。

“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动摇”

“即便是演技也行，千万不能示弱”

虽然穿过校门时希实香说过很多次……但像希实香那样表现得若无其事，根本无法想象……

果然希实香很厉害……

早上的课程刚结束，惠和聪子马上离开教室，其他学生要和关系很好的朋友一起吃便当，开始移动桌子。

当然……这样说是有点空虚，他们背对着我和希实香连起桌子，一边无视这里，一边和平常一样闲聊着，开始吃起午饭。

希实香咔啦咔啦地拿起自己的桌子，靠近我的座位。

希实香 「总算是撑过上午了……」

柘榴 「嗯，是啊……」

希实香 「但是……明明看了一场好戏，教室里还是老样子很忧郁啊……」

柘榴 「没办法……大家都在害怕赤坂同学和城山君……」

希实香 「所以“与自己无关”啊……真是毫无血性的一群人啊……」  
说什么血性……不是谁都能像希实香一样做出那种事的啊……  
不仅反抗暴力，还准备了那么多大杀器……

柘榴 「呐，好不容易有机会，去别的地方吃便当吧？待在这里有点不舒服……」

希实香 「嗯，那样也不错……还有几个很恶心的人在瞪着我」

聪子 「你说什么！」

希实香 「干嘛？」

惠 「住手……聪子……」

柘榴 「希实香！」

希实香 「啊，抱歉，抱歉……刚才那种算是多余的挑衅……啊哈哈……」

希实香 「那么，走吧？」

希实香露出很圆滑的表情同意后，用很无力的手腕将自己的桌子搬回原来的位置。

希实香 「那么要去哪？」

柘榴 「没有其他人在，非常开放又宽阔的地方……」

希实香 「操场？」

柘榴 「啊，不是……去屋顶吧……行不」

希实香 「啊，是吗屋顶啊……只要柘榴觉得好，哪里都可以」

柘榴 「什么意思……希实香真奇怪，希实香也同意的话，那就去屋顶吧」

我不出声地笑着，点点头，跟希实香一起在途中的自动贩卖机买完牛奶后移动到屋顶。

.....

希实香 「……呜哇，好热」

果然正午的A栋屋顶比我想象中的更加炎热。

希实香 「这里不行吧？柘榴……继续待在这里的话会出现两个女学生木乃伊的……」

柘榴 「嗯，因此没有人会来……」

希实香 「你知道啊」

柘榴 「行了行了…总之走吧……」

希实香 「走？啊，去哪……」

希实香 「原来如此……，B栋屋顶是这么凉爽的啊……」

柘榴 「阳光照射和风的关系……所以这里才这么凉爽的……」

间宫 「……又是你啊……」

柘榴 「啊哈哈……对不起……」

间宫君一看到我们就露出一副很无奈的表情，像是要否定什么似的左右摇摇头。

希实香 「那……你为什么会在……」

间宫 「那是我该问的……为什么你们会来这里」

柘榴 「那，那个……抱歉，能让我们待在这里吗……」

间宫 「呼——嗯，那边那位呢？这是拜托别人的态度吗？」

希实香 「这里是我和柘榴要使用的……现在马上离开……」

间宫 「为什么要我走……是我先来的……」

希实香 「是嘛……那么能滚到一边去吗？还没为之前的事跟你道谢呢……」

间宫 「……看来又准备了很多东西来招待我呀……」

希实香 「嗯，知道对手是你的话，警棒和催泪喷雾器完全派不上用场……」

柘榴 「希，希实香！那，那个间宫君对不起」

希实香 「为什么柘榴要道歉啊！」

柘榴 「啊，不……常识上来看，现在要道歉的应该是我们……」

希实香 「柘榴老是马上被这家伙诓骗住！」

间宫 「呼……这里不是属于谁的地方……」

想待这里的话就待吧，想找我吵架的话随时奉陪……」

希实香 「呵呵呵……是你说的哦……」

柘榴 「希实香!」

希实香 「呜」

柘榴 「快道歉!」

希实香 「诶? 但, 但是……那个……」

柘榴 「不行! 错的是希实香! 快道歉!」

希实香 「怎, 怎么能那样……我, 我……」

柘榴 「间宫君对不起……希实香也快道歉……」

希实香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我, 我只是为柘榴着想……」

柘榴 「啊」

希实香突然半哭起来……明明跟惠和聪子对峙时那么强硬的……

希实香 「这家伙就那么好吗!」

柘榴 「诶?」

希实香 「柘榴比起我还是选择那家伙吗!」

柘榴 「那, 那个……希实香」

希实香 「呜汪一! 我明明这么努力了」

间宫 「……真是吵死人了……」

希实香 「闭嘴! 你这混蛋竟然还这么游刃有余! 决胜负! 跟我一决胜负!」

间宫 「想一决胜负的话, 你先出手就行……我不可能被你这种外行人伤到的……」

希实香 「你, 你, 你说什喵! 真自大!」

柘榴 「不, 不行, 别, 别拿出那种危险东西! 那个是刚才说过会爆炸的东西吧」

希实香 「别阻止我柘榴, 我要杀了这家伙!」

间宫 「呼……你啊…… 就因为那种态度, 所以胸部才那么小的吧?」

希实香 「你, 你, 你说什么」

间宫 「我想说的是, 言行举止跟那边的高岛一样稍微多像女生一点的话胸部也会变大吧」

间宫 「就因为老是说粗话, 所以女性费洛蒙分泌不足, 胸部才那么小……」

希实香 「这算什么超自然理论！你这文科脑。哪有这种学说！出示证据！出示资料！出示参考论文！」

柘榴 「那，那个……希实香也冷静一点」

希实香 「因为，因为，柘榴你」

柘榴 「呼……」

希实香 「诶？」

我温柔地抱住希实香。

总之她激动起来的姿态……

跟小狗一样……

跟抱小狗一样应该就能冷静下来吧……

希实香 「那、那个……柘、柘榴……」

柘榴 「没事的哦……间宫君怎么会比希实香更重要呢……」

希实香 「就是说，你更喜欢我吗？」

柘榴 「啊，不……不是那样的……」

间宫 「你们搞毛……在这种地方练习相声？毕业后想靠这个吃饭吗？」

希实香 「为什么要被你这种傻瓜说这么说啊！

我要去一流大学！然后将来要成为疯狂科学家！不行的话就当家里蹲！」

间宫 「……真是傻瓜般的梦想啊」

希实香 「你说什么！

在小看疯狂科学家吗！」

间宫 「我是说家里蹲不行！」

希实香 「你说什么！别小看家里蹲」

柘榴 「真是的……希实香……快吃饭吧……再做这种事的话，午休都要结束了」

希实香 「哈，确实是有这种事……」

希实香 「啧……

嘛算了。间宫卓司。今天是和柘榴在一起的重要事件，先放过你一条小命」

间宫 「是吗……那就好」

也不等我话说完，希实香开始从书包里拿出便当。

我也跟着拿出便当，偷偷看一眼间宫君，他也没有抱怨什么，也没有瞪向这里，依旧是很悠哉地做着自己的事。

希实香 「呐呐，今天用你那边的煎鸡蛋和我的汉堡肉做交换吧」

柘榴 「可以哦，希实香的汉堡肉很好吃」

间宫 「咕咕咕……」

我们打开便当盒，用筷子夹起食物准备交换的时候，突然间宫君苦笑起来。

希实香 「干嘛，我一粒米饭都不会给你的」

间宫 「给我我也不要……哈哈哈哈哈……」

希实香 「有什么奇怪的！」

间宫 「没……还以为像你这种家伙做的便当肯定是东北乱炖……没想到竟是这种小巧可爱的便当，不由得笑了出来……」

希实香 「笑个毛啊！混蛋！」

柘榴 「真是的……希实香……」

柘榴 「间宫君也别说那种话。希实香料理还是相当厉害的」

间宫 「嘿，那种东西真的能吃吗？感觉好像有放炸弹啥的……」

希实香 「要是给你吃的肯定放满炸弹……」

柘榴 「希实香」

柘榴 「那个……还没吃午饭的话，要吃一点嘛？」

间宫 「不，我——」

希实香 「不行不行，  
不能乱给野狗喂食小时候父母有教过吧！！」

柘榴 「都说了，希实香……你那种说法」

间宫毫不在意希实香的话，开始摸索自己的口袋。

间宫 「……哎呀」

然后露出很可惜的表情。

间宫 「啧……全部抽完了……可恶，这个明明是我买的……绝对是由岐那个傻瓜做的……」

柘榴 「在找什么吗？」

看到他的动作越来越匆忙，我不由得停下筷子问道。

间宫 「不，烟抽完了……」

柘榴 「烟！？不补，不行啊！对身体不好」

间宫 「啊，是吗……很好哦」

柘榴 「不好呀……」

希实香 「什么？要抽烟吗？

那么，给你」

希实香边咀嚼着嘴里的食物，边把书包拉过来，从里面拿出白色的盒子。

柘榴 「诶……诶诶诶!？」

从连想都没想过的地方出现香烟，使得我惊讶得差点掀桌。

柘榴 「为什么会有那种东西？等一下希实香，你不抽烟的吧？」

希实香 「嘛，无所谓……

要抽吗？」

希实香很随意地无视掉我的质问，把设计上是女性向的香烟盒子递到间宫君面前。

间宫 「薄荷的不太喜欢……」

希实香 「就是说不要吗……」

间宫 「才没说不要呢……」

希实香 「干嘛你想要啊？那么给你……给」

间宫君从盒子抽出一根烟，含在嘴里后用坚固的金属制打火机点燃。

——啾噗。

间宫 「……呼」

他很满足似的一脸温柔地呼出白色烟雾，

希实香 「不愧是傻瓜……抽那种对身体不好的东西……」

间宫 「……是你带来的东西」

希实香 「我才不抽呢……那种毒」

柘榴 「那为什么放在书包里？」

希实香 「烟叶里抽取出来的尼古丁可以在很多地方派上用场……」

柘榴 「嘿……在那种地方？」

希实香 「涂在桌上，或是涂在把手上……根据使用方法可以让人陷入昏迷状态……」

柘榴 「派，派上用场主要是指昏迷状态吗……」

——啪哧啪哧啪哧啪哧啪哧!!

间宫 「嗯哦!??」

柘榴 「呀啊啊!」



点燃的烟突然剧烈燃烧起来，难以置信地发出“啪哧啪哧”声音，火花四处飞散，变成一副很厉害的情景。

间宫 「呜哦——哦噢，呜——!!」

希实香 「……呀哈哈哈哈哈」

间宫 「哦哇——好烫，——嗯啊，啊呜!？」

柘榴 「不，不好!？」

间宫 「呸!……好烫烫烫! 这是什么!??」

一直都很冷静的间宫君也少见地慌了起来，明明马上把烟吐掉就行了，却仍慌乱地含着烟，忍受那个热量。

希实香 「上当了吧傻瓜!」

间宫 「是，是你在恶作剧啊……」

希实香 「那些烟，我细心地把中间的烟丝拔出来，重新塞进硝化棉的」

希实香 「而且还用镁粉增强闪光的效果」

间宫 「原来如此……加入薄荷醇是想要掩藏药品的味道呀……想得真周到……」

间宫君摆出一副很无奈的表情，把从希实香那里接过来的烟盒子用力捏扁。

柘榴 「不要紧吧？有被…烫伤吗……?」

间宫 「……嘛，没察觉到这种程度的危险是我自己有错……」

间宫 「那你为什么要故意准备这种无聊的东西?」

希实香 「当然是为你准备的……这种东西才不会用在城山那种货色身上呢」

间宫 「这就是目的?」

希实香 「不用说当然是复仇!」

间宫 「什么复仇啊……」

希实香 「呜嘎一

“什么复仇啊?”

还有脸说这种话。害得我到底受了多少罪你知道吗!」

间宫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希实香 「总之先赶紧把EXTREMA·RATIO·BF 2·Tactical·Tanto还给我!」

间宫 「不还」

希实香 「为啥!？」

间宫 「都说了，那个算是赔偿费？是你突然间先袭击我的吧……」

希实香 「不然就把柯尔特M1 9 1 1 A 1 还给我!」

间宫 「那个也算是赔偿费」

希实香 「哈啊啊？」

哪个世界的人会把EXTREMA和柯尔特当做赔偿费啊!？」

间宫 「不就在你面前吗……」

希实香 「咔咔咔咔咔!!

真会耍嘴皮子!」

很快回复过来的希实香气得身体不断颤抖，踏出一步挡在我面前瞪着间宫君。

间宫 「嘛这把刀……虽然是折叠式的但制作得蛮坚固的，刀片的厚度和长度也恰到好处……」

说着间宫君拿出希实香的刀子。

希实香 「那是当然，是我精选的」

间宫 「刀片的材质是什么？」

希实香 「N 6 9 0 钴不锈钢」

间宫 「什么啊，不是ATS- 3 4 啊……」

希实香 「闭嘴你个爱炫混蛋! 有钱人观赏用的刀子才会使用那种材质」

间宫 「那样比较好吧，毕竟很贵」

希实香 「才不好呢，实用美才是正义!」

柘榴 「……哈???」

什么? 两个人是在进行什么对话??

突然只有我一个人被孤立起来，感觉好寂寞。

间宫 「那个M1 9 1 1 A 1 是诺瓦克式的照门，加长过手动保险柄，好像还改造了直握柄」

希实香 「没错花了大钱呐! 还有握柄保险是海狸尾」

间宫 「呼一嗯，原来如此……确实是有抓住重点的实用性改造……夸奖你一下吧」

希实香 「就算你夸我，  
也不会给你的」

希实香 「毕竟我的射手历史也算是很长的，对于外壳也是蛮挑剔的～」

希实香 「果然外壳只能用单列的薄金属来制作呀……」

直到刚才，希实香还在因为空气枪被夸奖而像小孩子一样高兴起来，又马上换回冷脸怒斥间宫君。

希实香 「无所谓啦拜托赶快还给我！你知道我买那个到底用了多少零用钱啊」

间宫 「哦哦，那还真是糟糕呀……因此就由我来珍重地使用吧……」

希实香 「开什么玩笑混蛋！！

不将枪和刀子放在枕头边的话我是没办法安心睡着的！」

间宫 「是吗……换成把宇津o命丸和维克斯o姆膏放在枕边就行了吧……」

希实香 「我才不是什么小婴儿。有哪个大人会晚上哭得睡不着啊！」

柊榴 「嘛，算了算了……冷静下来……希实香」

不知道是不是看我们闹得太欢有点不爽，间宫君用手腕撑在地上站起来，转身准备离开。

好不容易三个人在一起——虽然还是没搞好关系——想要愉快地享受吃午饭的时间，真的很可惜。

希实香 「啊？你要逃跑吗？」

间宫 「嗯……是啊……」

希实香 「竟然还老实承认！你这个没种的！」

间宫 「呼……你啊，

那种粗鲁的说话方式还是改正一下比较好……不然想要结婚可是很困难的……」

希实香 「为什么要我烦恼结婚啥的啊！」

间宫 「额……你看起来绝对是超过三十岁都结不了婚的那种人……」

希实香 「你说什么！

你这个真是太没礼貌了！」

间宫 「嘛……随便你说……」

然后间宫君踢飞烟盒子，慢慢地走向楼梯……

羽咲 「午，午安」

间宫 「……呜」

柊榴 「哎呀，羽咲酱」

羽咲 「你，你好……」

羽咲酱看到我，很有礼貌地打了声招呼，接着站在间宫君的面前，阻止他离开。

羽咲 「你果然在这里啊皆守哥哥……」

间宫 「呼……谁是皆守哥哥啊？」

羽咲 「啊……哥哥……」

不知道为什么，羽咲看了我们一眼，改变了称呼……但是好奇怪呀，为什么间宫卓司君会被叫成“皆守哥哥”呢……

羽咲 「给，便当」

间宫 「……」

在间宫君摆出一副苦涩的表情之前，羽咲酱迅速递出一个很大的便当。

间宫 「现在不想吃。拿回去」

羽咲 「为什么？」

间宫 「在、在减肥……」

羽咲 「是那个对吧……有其他人在」

间宫 「什，什么意思」

羽咲 「哥哥很拼命地想保持形象嘛……不想让别人看到吃妹妹便当的样子……」

间宫 「什」

希实香 「噗，是那样啊？」

间宫 「怎么可能」

羽咲 「那为什么？你还没吃午饭吧」

间宫 「不，吃过」

柘榴 「没吃过哦」

间宫 「你，混蛋，高岛」

羽咲 「果然……是那样啊……」

羽咲 「好啦好啦……是我特意做的，哥哥请吃吧……」

间宫 「咕……」

希实香 「竟然被幼小的妹妹教训」

间宫 「啰嗦！」

希实香 「嘿……这些全部都是羽咲酱做的嘛？」

羽咲 「嗯……虽然对味道没有什么自信……」

希实香很惊讶是理所当然的，羽咲酱拿来的是用套盒容纳的豪华便当，我们的便当跟这个完全比不了。

羽咲 「可以的话大家也请……」

间宫 「不用给这两个家伙吃」

希实香 「你说什么！」

间宫 「你刚才也有说过的话吧……」

柘榴 「呜……呜呜……我也不行吗……」

羽咲 「用不着哥哥的许可……而且说不想吃的人就是他」

间宫 「都，都说那是……」

羽咲 「好啦，好啦……大家也请」

希实香 「……兄妹等级相差太多了吧……」

为何这种垃圾会有那么惹人喜爱的妹妹……」

在晴空之下享受着很久没有过的热闹午饭后，我和希实香没有沉浸愉快地余韵之中，很快地切换好心情，绷紧表情踏进教室。

男学生 「……………」

女学生 「……」

果然，片刻前还很热闹的班上同学一看到我们的身影，立刻停止说话，表情变得阴沉起来。

惠 「……………」

聪子 「……」

我小心翼翼地走向自己的座位，遵从希实香的忠告，先确认桌子和椅子有没有被动什么手脚。

没问题……

虽然没有被动什么手脚……上课时也没有做什么事。

两个人始终都只是瞪着我们……

希实香甚至打着呵欠边听老师讲课……嘛，应该是在虚张声势……我是这样想的……

希实香 「姆喵姆喵……」

柘榴 「呜」

真的睡着了！

在惊讶这种事时下午的课全部结束了。

希实香 「好了……回去吧……」

柘榴 「嗯……」

柘榴 「那个……」

希实香 「啊—我知道我知道……」

今天下手的话，放学后……回家路上是最危险的……

能埋伏的地方很多……而且再过不久太阳也逐渐落山，天空开始变暗

……

希实香 「嘛……穿过校门之前应该不会发生有事……」

柘榴 「是，是那样啊……」

想要在学校里下手的话，机会应该有很多的……

她们，她们想对我们下手的话会选在穿过校门之后吗……

希实香 「就是这样……穿过校门后就别松懈下来……」

柘榴 「嗯，知道……」

希实香 「好，那么……当心回家吧」

——咕恰。

希实香 「……………看来是不行呀……」

柘榴 「……嗯……………」

一走出校舍，响起一声很奇妙的破风声，随后鸡蛋在我们脑袋上炸裂开来。

希实香 「大意了……」

柘榴 「这个是腐臭的鸡蛋……一直在上面等着我们走出来吧……」

希实香 「嘛……还好不是什么瓦片或花瓶……」

望着扔鸡蛋过来的校舍按边，已经没有丝毫人影……

希实香 「可恶……别使用这种老套招数呀……」

这件纯白制服，价格蛮贵的所以很不爽吧……

柘榴 「总之先用自来水洗一下脑袋和脸，然后去体育更衣室换衣服吧。这样下去可是回不了家……」

希实香 「你有衣服可以换吗？」

柘榴 「嘛，穿体操服吧……」

……我们顶着周围投来的好奇视线，来到校庭的边缘拧开自来水，用肥皂清洗脑袋和脸，接着马上走向更衣室。

柘榴 「哇！？我的更衣柜都变形了??」

一眼看过去就能够明白，我的更衣柜扭曲成平行四边形。

希实香 「太大意了……早上的纷争之后没有再发生什么事，所以松懈下来了……」

柘榴 「嗯……但是从上面扔鸡蛋什么的也没有想到过……」

希实香 「不能用无法预测这种借口来解决的……这可不只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希实香 「我已经下决心要保护好柘榴……不能用什么“我失误了对不起”的借口来打发的……」

柘榴 「怎、怎么能那样，我一直被你保护着……」

希实香 「笨蛋，最初一开始先拯救我的……是你呀……」

柘榴 「希实香……」

希实香 「是你拯救在班里一直被欺负的我，而我却没办法为你报恩……」

希实香 「所以，这次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保护你……」

柘榴 「希实香……」

希实香的更衣柜有好好上锁所以没事，但没想到这里会被袭击所以没有上锁，我的更衣柜被破坏成得不成样。

但是，不知道是亲切还是坏心眼，更衣柜里面只给我留下学校泳衣。

是不是有人故意想看我在穿泳衣回家的屈辱模样啊……

柘榴 「只有学校泳衣……」

希实香 「你身材很火爆，穿着回去没关系吧？」

柘榴 「为什么会变成那样」

希实香 「开玩笑的……没办法……等到制服干吧……大概目的就是那个……」

柘榴 「目的？」

希实香 「夜晚的话，不管做什么都不会有人知道……对方应该是那样想的吧……」

柘榴 「那么应该现在马上回去吧……」

希实香 「黑夜又不只是那边的伙伴……夜晚有夜晚的战斗方式哦……」

柘榴 「……………是吗？」

希实香 「嗯……所以等到制服干吧……而且这段时间能做很多事……」

柘榴 「很多事？」

希实香 「嗯……我的更衣柜可不只是坚硬哦……」

在打开的更衣柜中……有着跟更衣柜同样大小的……

柘榴 「这，这是什么？为什么更衣柜里有保险柜？」

希实香 「外侧只是很薄的钢材，里面却是坚固的保险柜……」

希实香 「放在里面的是……」

她从里面拿出许多药品……

这个人……体操服什么的到底放在哪……

我多少有这种疑问……

……

……

柘榴 「天完全黑了……」

希实香 「制服也彻底干了……」

柘榴 「呼……也是……」

我潜伏起来等待制服干掉，现在天完全黑了。

希实香 「呜」

柘榴 「诶？」

希实香 「呼……还故意等到现在……真有空呀」

「呀……外面完全黑了哦……」

「在干嘛？都这种时间还留在学校是不行的哦……天都已经黑了……」

「夜晚都是可怕的人哦……真的很危险……」

希实香 「……呼一嗯，说起来也很奇怪……嘛，预料之中……倒不如说……」

柘榴 「诶，希实香……？」

我对她采取的行动——把手伸进制服下面，在腰部附近摸索着——感到困惑。

西村 「怎么？想在这里脱下衣服请求原谅吗？」

希实香 「想法还真是脑残啊……你们几个……」

西村 「呀，好痛，真的好痛」

希实香 「很痛对吧……」

希实香 「真正的鞭子……仿佛身体被撕开般的痛楚对吧……」

那个跟对动物做出指示、让其表演杂耍的鞭子明显不同，一开始就是作为攻击用所做出来的凶恶道具。

希实香将其当做腰带一样盘在腰间，藏在衣服下面……

希实香 「这样的话，即便敌人聚众而来，也能同时对付……」

沼田 「这，这个……有点不妙吧？」

饭沼 「听说攻击用的鞭子能轻松切断啤酒罐啊」



西村 「好痛……好痛……」

沼田 「嘛，看到西村的样子……也知道应该不是开玩笑的……看起来超级痛呀……」

希实香 「是啊……超级痛的哦！」

希实香的气势使得鞭子恐怖的破风声更加猛烈，直到刚才还在轻松谈笑的不良们都绷紧表情。

城山 「确实是很可怕……嘛，但终究只是两个女人」

城山 「好有趣，来试试能玩到什么程度吧！」

希实香 「……可恶」

面对毫不胆怯冲过来的城山……希实香马上挥下鞭子。

城山 「呀」

衣服被撕裂，血涌出来……

城山 「也，也不怎么痛嘛……全部人，全部人一起上的话就能轻松取胜！」

沼田 「呜哇……一点说服力都没……不是都出血了嘛」

西村 「可恶……竟然敢做这种事……绝对要干死你！」

沼田 「真的只会想这种事啊……西村酱……」

饭沼 「用书包防御一口气冲上去，确实……稍微受点伤……又不会死人……」

希实香 「咕！」

饭沼 「呀」

希实香 「柘榴！跑起来！」

柘榴 「呜，嗯！」

以鞭声为信号我跑起来……她也配合着我跑起来。

城山 「混蛋，别以为能跑得掉！！」

……

……

柘榴 「哈啊，哈啊啊——」

希实香 「笔直地突破校门！」

柘榴 「嗯，——哈啊，哈啊啊——」

希实香 「太缠人的男生会被讨厌的哦」

冲过校门的时候，背后响起希实香鞭子的呼啸声。

勇敢的希实香边拼命逃跑，边不时往后挥舞鞭子恐吓暴徒们。

希实香 「哈啊——，哈啊，哈啊啊——」

但我也知道希实香没有什么持久力，这种情况再长久持续下去的话她的呼吸会凌乱掉倒下的。

柘榴 「呼啊啊，哈啊，哈啊——！」

我握住希实香的另一只手，拉着她在夜晚的回家路上疾奔。

住宅街……行人很少……

希实香 「哈啊，哈呼——又跟上来了——」

之后也听到很多次鞭子的破风声，但情况丝毫没有有任何好转。

怎么办，该逃向那边才行……

希实香 「哈啊，哈啊啊——不觉得人数增加了吗？」

柘榴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追上来……哈啊，哈啊」

希实香 「应该是……哈啊，哈啊，嗯哈，赤坂她们叫来的吧……」

情况越来越糟糕。

希实香 「哈啊，哈啊——嗯啊!!？」

柘榴 「呀，希实香!!」

体力到达极限的希实香被小石阶绊住跌倒，我也被拖着在地面上翻滚了几圈。

城山 「呼啊，哈啊啊～……总算追上了……你们还真是逃到最适合不过的地方了啊」

希实香 「哈啊，哈啊……是这样的吗……这里的话即便发出什么声音，都不会有人管的哦？」

城山 「是啊……不管你们如何惨叫……都不会有人管……」

我直到现在才看到追上来的的人群，被那群人手上拿的危险武器吓得脸色苍白。

城山笑着地调整凌乱的呼吸，手上拿着黑亮的木刀……

其他男人手中，有很大的刀子和金属球棒，当然还有前端被斜切断的铁管。

不管哪个都是能造成致命伤害的武器………

希实香 「呼……看来不见血的话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

柘榴 「啊，希实香！」

气息逐渐微弱的希实香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张开双手站在一脸茫然的我身前，瞪着望向这边笑起来的男人们……

明明她连站着就已经很辛苦了……

她从书包里拿出几根特制的试管。

希实香 「好了……真的没想到要使用这个……」

城山 「嘿嘿嘿……手上拿着那种东西不要紧吗？」

希实香 「什么？」

柘榴 「希，希实香……」

仔细一看，有几个男人拿着空气枪瞄准希实香……

城山 「你扔过来的速度和……被空气枪打中在你手上炸开的速度到底哪个快呢？」

希实香 「呜……」

城山 「虽然不知道威力到底有多大……在那种位置爆炸的话应该不止只有你受伤吧……」

城山 「炸开的碎片有可能扎伤高岛吧……」

希实香 「咕……」

希实香 「柘榴！马上离开这里！」

柘榴 「诶？」

希实香 「你们不准动……动一下的话不管三七二十一我马上扔过去……如果肯让柘榴离开的话……」

城山 「的话？」

希实香 「要对我做什么随便你们……」

城山 「呼哈哈！说真的啊！超感人的友爱精神呀……」

希实香 「怎么样？没办法保证柘榴生命安全的话，我就把这个扔过去……被扔到的人别以为会有什么好下场！」

城山 「哦，真可怕真可怕……原来如此呀……竟然有如此觉悟啊……」

希实香 「好了，做出决定吧！」

城山 「知道了……别对高岛出手」

柘榴 「希实香！」

希实香 「呼……就是这样……

快跑……柘榴」

柘榴 「我怎么能够丢下你逃跑」

希实香 「柘榴……别为难我……  
咕！」

柘榴 「希实香!」

城山 「嘿嘿嘿……太大意了啊……」

从后面草丛中突然出现的男人们把希实香压制在地上。

城山 「白痴……怎么可能同意你的条件……这边可是占据绝对的优势啊」

希实香 「咕呜……」

城山 「好了……那么陪在场的所有人玩一下吧? 两个人一起?」

希实香 「呀!」

城山 「不说话的时候还算蛮可爱的嘛, 老实地当我们的玩具吧……呐?」

希实香 「咕……咕, 呜呜……」

城山浮现出卑鄙的笑容, 抓住希实香的头发把她固定住, 把脸凑到几乎能碰到她嘴的距离。

城山 「让我费这么多的功夫  
……哼!!」

城山把希实香扔向地面, 用脚踩着她的背部。

柘榴 「把脚从希实香身上拿开!」

——啪啪。

我用双手敲打着城山的胸膛——

城山 「哈啊? 这算什么」

柘榴 「停下来, 别再做那种过分的事!」

——啪啪。

柘榴 「呜呜…你这混蛋……你这混蛋……」

城山 「喂, 刚才是在打我吗? 哈啊? 不是在给我按摩吧?」

柘榴 「呜呜……」

城山 「呐沼田, 这个可以算是正当防御吧?」

沼田 「是啊, 已经先给打了」

城山 「那就没办法——,  
嘿哟!」

柘榴 「咕!」

城山刚刚笑完, 我的腹部就受强烈地压力, 视线变得漆黑失去平衡感觉。

柘榴 「……呜呜」

无法呼吸。

身体硬直着无法动弹。

世界看起来像是倾斜着一样——

希实香 「呜……傻瓜……」

倒在稍微离我不远的地面上的希实香看着我，哭了起来。

从我的角度上来看希实香也是同样状态……看来我也是倒在地面上。

惠 「呼……费太多功夫了啊……」

聪子 「真是的……到底要给别人添多少麻烦啊……」

听到令人憎恨，令人忌讳，令人无法忘记的声音。

她们一直在安全的地方观看，嘲笑着绝望地四处逃跑的我们吧……

她们看着我们，大声笑了出来。

俯视着愚蠢又鲁莽的傻瓜，想必很高兴吧。

但是……

惠 「呀哈哈，真惨啊一！」

柘榴 「咕……」

聪子 「哦呀，还能站得起来啊？」

我绞尽力气，强迫不断颤抖的双脚站起来。

脑袋在晕眩着，胃也痉挛得都快吐了，但视线还是笔直地瞪着那个人。

惠 「干嘛，你现在道歉也迟了哦」

柘榴 「……赤坂，惠」

惠 「呜哇！这家伙突然干什么!？」

像是被蓄积的仇恨附身一样——

我就连手腕的痛楚都忘掉一样专心着打向惠，但很简单的就被躲开了。

柘榴 「……别躲开，可恶可恶」

惠 「嘿!？」

怎么了，这家伙头脑有问题吗??」

惠的声调很明显降低，瞪圆双眼惊讶着。

看来在她的印象中，我是“跟羊一样很乖巧，没有自主意识的女生”。这倒也没错。

那么就更应该，打到她的脸才行——

聪子 「看招！」

柘榴 「呀……」

比刚才更加强烈的一击打在腹部，我犹如线断掉木偶一样倒在地上。

聪子 「这家伙搞什么……好弱……」

柘榴 「……………呜」

聪子 「搞什么！站起来！

再来啊！

站起来！

快点！

」

聪子的攻击和城山不一样毫不留情。

“打起架来，同性往往比异性下手更狠。”这话看来没错……

聪子反复地把倒在地上的我弄起来，一直殴打着我。

惠 「啊哈哈哈哈……真是有趣的闹剧啊……」

「啊啊，那种真的很不错呀……」

惠 「——!？」

「确实……是很有趣的闹剧……」

突然从黑暗之中传来感叹般的声音，伴随着越来越沉重的脚步声逐渐接近。

间宫 「真厉害呀……这么多人……真的感觉好厉害呀……」

希实香 「间，间宫……卓司……」

间宫 「话说各位，你们得到谁的许可敢对我的女人出手呀？呐??」

希实香 「什!？」

柘榴 「诶？」

沼田 「诶？这两个是属于间宫同学的东西吗？」

刚才还很有威势的男生突然声调变得谄媚，好像要讨间宫君欢心一样，轻笑着问道。

间宫 「嗯，两个人都是我的玩具……」

沼田 「啊，呃，没啥……」

沼田被间宫君盯着感觉有点不自在地挠挠头，好像做错什么似地「嘿嘿」笑着移开视线。

惠 「你为什么会知道这种地方!？」

惠想必是对沼田的低姿态感觉很不爽，突然高声问道。

间宫 「嘛……不知不觉吧」

间宫 「不管怎样，毕竟是自己的玩具，丢失的话寻找一下是理所当然的？  
不对吗？」

惠 「……呸，真是不讨人喜欢的混蛋」

间宫 「彼此彼此……」

惠两眼很凶恶地瞪过去，但间宫君毫不在意保持着一副冷静的模样。

确实这种类型，对于靠山不明确自尊心很高的惠来说，是最讨厌的人吧。

间宫 「那么，能跟我约定不再对她们出手吗？」

惠 「什么？」

间宫 「都说了……总之大家很吵，能请快点给我滚蛋吗……」

别的学校的学生「这家伙……是那个间宫卓司吗……」

饭沼 「嗯……是的……我们十几个人组团上都给打翻的……」

别的学校的学生「强吗？表面上看不出来啊……」

饭沼 「强得一塌糊涂……怪物级别的……」

希实香 「傻瓜间宫，别趁乱胡说八道，给我适可而止！」

间宫 「……哈啊？」

希实香 「什么时候我变成你的玩具了？你是那个吧，已经开始老年痴呆了，  
人生活得太过于前卫了吗！？」

间宫 「说什么呢……你就是个玩具」

希实香 「什什什什什！  
绝对要杀了你这家伙！」

柘榴 「啊……啊哇哇……哇哇……」

城山 「间，间宫…」

间宫 「……哦，好久不见了呀……你竟然敢直呼我的名字……」

沼田 「喂，城山，适可而止吧……都受过那么多次教训了」

惠 「在、在害怕什么啊！翼！对方可是手无寸铁啊！而且只有一个！这  
里有很多人在啊……今天不是叫来很多人吗……」

聪子 「是，是啊！不要害怕这种家伙！」

城山 「是，是啊……可恶！间，间宫！你手无寸铁的别在这边逞威风！」

间宫 「手无寸铁？」

城山 「嗯，是啊……这边可是有 15 个……而且还有武器！」

西村 「啊……咦？只剩 1 1 个了啊？」

沼田 「哎呀哎呀真的啊……只剩 1 1 个了」

察觉到聚集起来的成员人数对不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开始慌乱起来。

间宫 「……那个嘛，我啊……把周遭的不良从头到尾都清扫过一遍……一看到我的脸马上逃跑的人应该很多吧？」

城山 「哟嗦你这个混蛋！只不过就减少几个人而已，这边还拿着武器，占据绝对的优势啊」

间宫 「哦哦，武器啊……例如说这个吗？」

间宫君若无其事地从口袋中拿出小刀，用很熟练的手法迅速弹出刀刃。

希实香 「那个是，我的EXTREMA」

间宫 「小刀可是恶心宅男的重要道具呀…城山君……」

城山 「切，啧……」

沼田 「呐，不妙啊……敢反抗间宫君很不妙的啊……绝对……」

间宫 「呼……怎么了，只有城山君吗……其他人都丧失战意？怎么能那样，太无聊了吧……」

间宫 「那么，这样做如何？」

柘榴 「呐，为什么!？」

间宫君吧拿在手上的唯一武器，毫不犹豫地扔到背后的黑暗之中。

城山 「哈哈！你这混蛋敢这么小看我们！」

果然这样的挑衅使得城山更是怒火冲天，简直是火上浇油。

希实香 「间宫……太乱来了……」

希实香同样呆然地嘟囔着……我也不太了解间宫君到底在想什么。

西村 「哈，这样应该打得过吧？」

惠 「那么就赶快上！这种弱不禁风的家伙很容易就能打到吧」

聪子 「是啊，根本不像是厉害的家伙啊」

沼田 「不……你们没看过那个人打架的样子才能说出那种话……就是因为很有自信才会扔掉吧……小刀什么的」

饭沼 「不、不在这里干掉他的话，你还想今后继续让间宫暴打下去啊！」

沼田 「虽然是那样没错……呜一嗯」

间宫 「别在敌人面前开什么作战会议行吗？要上还是不上，请速度决定……」



惠 「让我们见识一下你们的男子气概啊，太不中用了！从刚才开始就一直被看不起啊」

惠 「快点，翼也别不说话赶快上!!」

城山 「哦，哦哦！间宫你这混蛋！」

间宫 「快点放马过来……，我大概今天就是极限了……明天的话，好像直到死之前都会由一个稍微温和点的家伙来扮演间宫卓司……」

极限？扮演？温柔？他低声地，不知道在说着什么……

间宫 「快点……想对一直折磨你们的我复仇的话，这次是最后的机会……」

城山 「啊啊，上就上！在这里把你揍死！」

间宫 「都说过别像丧家犬一样乱吼……总之全力放马过来——」

城山 「看招！」

城山在间宫君还没说完话的时候挥下木刀，

柘榴 「间宫君!!」

希实香 「呜！」

间宫 「呼……」

城山 「——呜」

纵向挥下去的木刀就那样挥到底，好像要砍进地面里一样激烈砍下去。

很惊人的攻击，但那种动作同时也意味着绝望般的空隙。

间宫君用最低限度的动作侧身躲过，然后缩短彼此距离，对城山轻轻一碰。

城山 「嘎啊」

间宫 「从木刀的空抡开始重新练习比较好……全力把木刀挥下去，你敢更外行点吗……」

希实香 「骗，骗人的吧……」

柘榴 「好，好厉害……」

间宫 「到处都是武道……记住这点对你来说没坏处的……」

间宫食指中指并拢，直戳对方喉咙……要害被打中的城山当场瘫软在地……

城山 「啊，啊嘎嘎……啊……咕呜……呜……呜……」

间宫 「这可不是什么花拳绣腿……我只会瞄准碰一下就让人倒下的部位……」

沼田 「看吧……果然不可能打得过间宫君的……」

西村 「可恶！许多人一起上的话肯定没问题的！」

沼田 「别算上我……间宫君，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反抗你」

间宫 「嗯，我知道……那么饭沼跟横山呢？」

间宫君露出有点可惜的表情——用如恶魔般威严的沉重声音问道。

西村 「哦哦，喂，饭沼！诰！你们两个是男人吧！」

饭沼 「诶？是，是那样没错……」

西村 「那么，同时上应该没问题吧……即便是间宫……」

间宫 「对对，同时上吧……有那么多武器应该不会害怕吧？看啊，我可是手无寸铁呀？」

西村 「那么，就如你所愿揍死你！」

稍微胆怯的不良们重新振作起来，边用眼神交换一下信号准备同时攻向间宫君——

不良们 「咕啊啊啊!!」

柘榴 「……那个是，希实香的……？」

在间宫君要被打到之前，他突然从背后拿出闪光灯，剥夺了对方的视觉。

间宫 「我手无寸铁？蠢爆了你们几个……兵不厌诈啊」

西村 「咕……可恶看不见……——啊咕啊……」

声音响起，离间宫君最近的西村很简单就被打倒，漏出很痛苦的声音。

柘榴 「诶诶？那么简单……??」

间宫君明明只是很简单地拧住西村的手，对方的身体却很夸张地飘到半空中，然后被用力地砸在地上。

而且不止西村，视力还没恢复只是胡乱挥舞双手的不良们一个接着一个被打倒，惨叫着倒在地上。

沼田 「还是老样子……间宫君用的叫古武术吗？」

间宫 「是啊……就是那样的……」

将敌人接连打趴在地的时候，间宫君还能很冷静地回答，对那份游刃有余的样子，我真的打从心底感到震惊。

间宫 「……好了，剩下的人视力应该也快恢复了……」

饭沼 「呜!？」

饭沼发出那种绝望般的声音，也不是不能理解。

间宫君为了对抗视力恢复过来的敌人，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把日本刀，摆出无隙可乘的架势。

饭沼 「等，等一下……是真刀吗？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啊……」

间宫 「放心，虽然是真刀，但我已经把刀刃磨平，不会砍死人的」

饭沼 「……咕」

间宫 「看，不会痛吧？」

完全恐惧起来丧失战意的饭沼，被间宫君用刀刃磨平的真刀斜劈下去，连出声都来不及，便当场被毫不留情地砍翻在地。

即便砍不死人，锻造出来的钢块被高速挥动起来，能发挥的破坏力也是不可小看的。

也许，饭沼的锁骨已经碎掉说不定……

间宫 「快点，剩下的人都别客气，赶快放马过来……」

间宫君嘲笑般地向众人发出邀请，拿着武器的男人们感觉到自尊心受到伤害，接二连三地冲上去。

.....

我不忍直视眼前的恐怖场面，不由得移开视线沉默着。

.....

依旧能听到人体被破坏的恐怖声音……

.....

间宫 「嗯？结束了吗……真是群只会虚张声势的家伙」

突然，暴力的音乐停止下来，响起间宫君感觉有点不满足的声音，我终于将视线移向前方，看着四周。

柘榴 「呜……」

柘榴 「这，这个……」

间宫 「只有城山特别招待，其他人都有手下留情」

柘榴 「但是……大家浑身都是血啊……」

间宫 「是啊……但不这样做不行……」

说着，间宫君笑起来……

我对那个笑容感到毛骨悚然……

惠 「啊哇哇……哇……哇哇……」

间宫 「剩下的就只有你们两个啊」

间宫君大步走向害怕得不断颤抖的惠和聪子。

那个表情还是依旧很冷静，丝毫感觉不到任何野蛮的瑕疵，反而让人感到很恐怖。

间宫 「怎么办好呢……这两个……」

将散发钝光的日本刀扛在肩膀上，间宫君悠然站着，锋芒毕露地瞥了一眼脸色苍白的惠和聪子，便用大功告成般的满足表情询问我们。

间宫 「像城山那样用锐器刺穿手腕好呢，还是把树枝插进鼻子和嘴巴里反复殴打好呢……」

间宫 「把树枝插进两边耳朵里再殴打也不错……倒下的方向那边鼓膜会破掉的那种感觉吧？」

惠 「——呜!??」

间宫 「机会不多呀，很久以前就想试一次了呀……那种游戏」

柘榴 「……………」

……怎么回事，间宫君很冷静的表情看起来好像变得很复杂。

给予敌人全方位的伤害，好像在享受连良心也毁掉的快乐；但同时，又像是在谴责自己是“混账废物”，显得无比脆弱。

看着这样的他……我也痛苦得喘不过气来。

柘榴 「不，已经够了」

间宫 「……高岛」

柘榴 「已经够了……没有必要再继续伤害她们了」

间宫 「……没有……必要吗」

间宫 「那么…我问你个问题……伤害别人，需要什么理由吗？」

柘榴 「诶？」

间宫 「一直被欺负的你是最清楚不过的吧……还有橘……」

希实香 「……间宫」

间宫 「呼……有点兴奋过头了啊……」

间宫 「嘛……你们想那样做的话，无所谓……啊，对啦对啦——」

间宫君好像想起什么似的转过身去，把某个小东西踢到希实香的手边。

希实香 「……我的EXTREMA……………」

不会有错，那是从希实香那里夺走的坚固折叠式小刀。

而且扔出去的时候是弹出刀刃的，——肯定是瞬间用另一手折叠起来，把锋利的刀刃漂亮地收进刀柄中。

间宫 「上面有我和你的指纹，继续待在这里不太好」

希实香 「……啊，嗯」

希实香慢慢地伸手拿起小刀，也不仔细看清，便直接收进口袋中。

间宫 「再见」

间宫君只道了声别，便转身离开。

柘榴 「……」

希实香 「……」

我们也应该回应一下的，不知道为什么……却犹豫着要不要说出道别的话……虽然觉得很没礼貌，我却沉默地看着他消失在黑暗之中。

惠 「呜啊……啊啊……啊啊啊……」

聪子 「啊……呜啊……啊……」

瘫软在地面上的惠和聪子一边看着我们，一边苟延残喘。

虽然她们自己没有受伤，但看到可以依靠的众多男人如玩具般被毁坏，被吓破胆了吧。

柘榴 「怎么样希实香，站得起来吗？」

希实香 「……不要紧……」

柘榴 「知道了，我跟你一起回家吧……」

我扶起受伤较多、身体摇摇晃晃的希实香，轻轻地抬起她的手腕，围到肩膀上。

希实香 「……呜……我……太没用了……」

柘榴 「你在说什么呀」

希实香 「直到最后我也没能保护好柘榴……我什么都做不到……」

柘榴 「没有那种事……没有那种事……」

我的好朋友很懊悔地低头哭泣着，我想用力抱紧她，给她发自内心的赞赏，却忍住了这股冲动。

为什么？她的身体伤痕很多，要是抱紧她的话肯定会很痛吧，而且她是个自尊心很高的人，这么做的话可能反而会让她自己责。

至今为止，我每天都好像活在地狱里，几乎快被慢性的恐怖碾碎了，但遇到这么好的朋友，使我的想法改变很多。

.....

.....

.....

7月11日

*Looking-glass Insects*

希实香 「总觉得在被盯着呀……」

柘榴 「……啊哈哈，是呀……」

教室里的气氛跟平时一样，相当难受……

只是，没有以前的那种厌恶，有的是很困扰般的坐立不安感而已。

当然那种困惑是因为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吧。

毕竟发生那种事情……我们还能站在这里，并且事情没引起警察关注，已经算是很幸运了……

希实香 「总觉得跟至今完全不一样……但这样也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啊……」

柘榴 「啊哈哈……确实是那样没错……」

感觉好像跟欺负事件毫无瓜葛了……这次，我们变得像赤坂同学和北见同学一样，被别人当成异物般畏惧……

各自确认桌子和椅子的没给动什么手脚后，希实香靠近我的耳朵轻声说道。

希实香 「聪子和惠今天好像都没来……」

柘榴 「真的呀……还没来吗？」

希实香 「还没来吧……还是说暂时不会来了？」

柘榴 「那两个人应该没有受伤呀……」

希实香 「虽然是没有受伤……但精神上应该受到相当严重的打击吧？聚集那么多人，却连一个人都打不过……」

柘榴 「是呀……」

希实香 「但是，间宫卓司真的很强呀……虽然是有听过传闻……」

柘榴 「嗯……但也有听过间宫君之前被欺负过……」

希实香 「实际上到底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强成那样根本不是稍微学过点武术的等级吧……应该是从小就在锻炼」

柘榴 「是呀……」

希实香 「嗯……跟合气道差不多的武术，但合气道好像要练个50年才能厉害成那样吧」

柘榴 「50年？」

希实香 「嗯嗯，武术才能不管有多好，几年之内在实战中根本派不上用场……」

柘榴 「那么间宫君呢？」

希实香 「不从小时候开始练的话，是没办法强成那样的……看起来也相当习惯打架……」

希实香 「不管怎么说，强成那样根本不可能被别人欺负……我想，应该是他想要隐瞒身为不良的黑幕，自己故意放的谣言吧？」

柘榴 「自己故意放的谣言……」

是那样的吗……确实昨天晚上的间宫君是很强……但我几次遇到过的间宫君并没有那种感觉……

总觉得没办法好好说出来……

希实香 「……呼，从早上开始就一直想着间宫卓司的事呀……」

柘榴 「诶？」

希实香 「嘛，那也没办法……事实上，救了柘榴的是那个家伙……柘榴一直想着那家伙也……」

为什么希实香要露出那么悲伤的表情……

果然希实香很讨厌间宫君吧……

柘榴 「但间宫君是个好人……也把刀子还给希实香了」

希实香 「嗯……嘛，是那样没错……」

柘榴 「我想他不是希实香说的那种坏人……」

希实香 「……我知道的……知道的……那种事……啊，抱歉，我好像说了些奇怪的话……」

对救了我们的间宫君，希实香好像还是没有什么好印象……不仅如此，感觉好像更加讨厌了。

柘榴 「还在讨厌间宫君吗？」

希实香 「讨厌吗……」

不，是依旧没办法喜欢上他……虽然被他救了，说这种话耶有点奇怪……但还是……」

柘榴 「还是？」

希实香 「很痛恨自己的无力……」

希实香 「啊，不是……没……没什么……没什么……」

比起这个，那个混蛋，竟然把我和柘榴说成是玩具，可恶」

柘榴 「啊，不……那个大概是一种比喻……」

希实香 「即便如此还是无法原谅……果然男人都是粗鲁的生物，不止间宫，经过昨天晚上的事后，我深切感受到了」

柘榴 「呼……」

为什么希实香这么讨厌间宫君呢……看过他们的几次谈话，感觉性格挺合得来呀……

话说回来间宫君……今天有来学校吗？

虽然昨天发生那种事，但间宫君自己也没受伤……应该不会不来上学……

只是，他说了些令人在意的话……

间宫 「快点放马过来……，我大概今天就是极限了……明天的话，好像直到死之前都会由一个稍微温和点的家伙来扮演间宫卓司……」

间宫 「好了……想要对一直折磨你们的我复仇，现在就是最后的机会……」

那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那时是非常不自然的话。

说什么最后的机会，我也不太明白……

希实香 「……」

希实香 「那么在意的话……去看一下间宫卓司不就行了吗？」

柘榴 「诶？」

希实香 「那家伙大概会在屋顶上吧？」

希实香 「想问的事……想说的事……很多吧……跟那家伙……」

希实香很温柔的微笑着。

柘榴 「嗯……是啊，谢谢……」

但是为什么呢……希实香的表情越来越悲伤……

柘榴 「呜，嗯……」

希实香 「对那家伙昨天说的最后的机会、还有极限什么的，都很在意吧」

柘榴 「是啊……很在意……」

希实香 「啊哈哈……真坦率呀……柘榴」

希实香 「那样的话，马上去问清楚比较好吧？世上很多机会都是转瞬即逝。很多事都必须立刻说、立刻做」

希实香 「这种事很常有的……现在不说，或许到时就为时已晚了……」

柘榴 「……」



希实香 「啊哈哈……干嘛露出奇怪的表情看着我，刚才说的可是常识呀……或许会有那种事……我只是那样想的」

希实香 「总之……去吧……去找他说话吧……」

希实香 「而且呀……」

希实香 「能保护柘榴的，只有那家伙……今后，说不定还会受到赤坂她们的报复……」

柘榴 「那样的话……希实香也一起让间宫君……」

希实香 「我才不要让那家伙保护呢！我会自己解决」

柘榴 「呜……」

希实香 「啊，抱歉……」

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我刚才说话会那么大声……昨天才发生那种事，所以今天还是有点不安么……难道说……」

柘榴 「希实香……」

希实香 「总之……你去吧……等会就是午休……要不然第五节课的时候，我跟老师说你去保健室了也行……」

希实香说完后……视线不敢对上我的眼睛……

为什么呢……

好不容易我们从欺负中得到自由……为什么希实香这么烦躁呢……

我有点困惑……

赤坂同学和北见同学早上都没来上学……好像昨天被间宫君砍伤的学生几乎都没来。

甚至听说，有几个人被送进医院……

午休……希实香一句话都没跟我说，自己跑去买面包了。

被独自留下的我听从希实香提议，来到屋顶上……

间宫 「……」

间宫君跟平时一样读着书。

柘榴 「午安……」

至今为止，我的声音都很胆怯，但现在能用开朗的声音打招呼了。

间宫 「……呼，又是你啊……」

间宫君还是老样子，很不爽地看向这边……这个间宫君跟昨天晚上的间宫君感觉一样……

柘榴 「今天是没有伪装自己的你吗？」

间宫 「……找我什么事？」

柘榴 「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想为昨天晚上的事道谢……」

间宫 「不需要……那只是在玩耍……跟兴趣一样……」

柘榴 「那是……兴趣……吗？」

间宫 「嗯……我的兴趣就是像那样伤害别人……」

柘榴 「是那样的吗？」

间宫 「嗯，是啊……」

柘榴 「但是你没伤害到我，甚至还保护了我……」

间宫 「伤害像你这样无力的人根本一点都不好玩……想弄坏人的话，尽可能会选结实点的……只是那样而已……」

我看了一下间宫君读的书……

每次都这样，间宫君手上拿着的书都很难懂……

柘榴 「今天读的是什麼？」

间宫 「谁晓得呢……那种事跟你没关系吧……」

柘榴 「那个……论有学识的无知……上面是这样写的」

间宫 「呼……嗯，是尼古拉斯·库萨努斯……」

柘榴 「关于学识的书吗？」

间宫 「是神学的书……」

柘榴 「神学……是基督教的吗？」

间宫 「嗯……是基督教的」

柘榴 「那个，间宫君是基督教信徒吗？」

间宫 「怎么可能……我讨厌宗教……」

至今为止，感情毫无起伏地说着话的间宫君，不知道为什么听到“宗教”这个词后，声音就有点乱。

间宫君讨厌宗教吗……

柘榴 「讨，讨厌宗教呀……啊哈哈，对不起……还以为是你喜欢宗教所以才读的……」

间宫 「谁规定不喜欢宗教、就不能读神学？」

柘榴 「啊，没、没有那回事……读这种讨厌的东西，有趣吗？」

间宫 「一点都不有趣」

柘榴 「不有趣吗？」

间宫 「太高深，搞得完全不明白什么意思……」

柘榴 「太高深……但间宫君还是要读吗」

间宫 「嗯……」

柘榴 「是本怎样的书？」

间宫 「跟书名一模一样的书……」

柘榴 「那么，说的是关于有学识的无知吧……」

间宫 「嗯……」

柘榴 「是那样啊……」

完全无法进行对话……

对话马上就被打断……真的跟以前在这里遇到的间宫君完全不一样……

总之，我先想着怎么样才能继续进行对话……想要对话，但要是进行不下去的话，就一点意义都没有……

……对啦，一直问问题就能够维持对话了吧？

柘榴 「那个……主要是那些地方不明白呀？」

间宫 「读上一万遍，还是搞不懂什么意思……」

柘榴 「是，是那样啊……啊，但是具体的……」

间宫 「……」

间宫君瞪着我。

糟，糟糕……再怎么说明也太烦人了。

间宫 「比如说……你想象一个圆……」

柘榴 「嗯……」

间宫 「在那个圆的圆周上随便决定一个点，以那个点为中心逐渐变大……那么会怎么样呢？」

柘榴 「会突出原本那个圆……」

间宫 「对……可以看到，突出来的部分变成了曲线……但是，这个曲线若是一个半径无限大的圆，又会变成什么？」

柘榴 「诶？半径无限大的圆吗？那个……曲线会逐渐变直……」

间宫 「嗯，是的……圆越大，曲线就越接近直线……」

间宫 「可是，如果大到了无限大，又会变成什么？」

柘榴 「会变成什么？」

间宫 「库萨努斯说，会变成直线」

柘榴 「会变成直线吗？」

间宫 「嗯，按照数学，肯定变直线……想想看，在圆周上任意取两个点AB，称圆周AB的中心点为C、AB之间的线段中心点为D……圆半径变大，C和D逐渐重合，曲线AB曲率变小，这样就比较容易明白了……」

柘榴 「是，是那样的吗？」

间宫 「数学课上循环小数的时候，你没学过吗……」

柘榴 「那个……是那样的吗？」

间宫 「嘛……不能理解“循环小数  $0.999\dots$  就等于1”……不愿接受这个事实的学生好像很多，教起来相当困难，教育界也发愁呢……」

柘榴 「循环小数  $0.999\dots$  就是说9是无限持续的数字，这样是等于1吗？」

间宫 「实际分析是很复杂的……使用分数来考虑的话比较容易理解……例如说， $1/3 = 0.333\dots$  对吧」

柘榴 「嗯」

间宫 「那么， $2/3 = 0.666\dots$  这是当然的吧」

间宫 「那么  $1/3$  的两边都变成3倍的话， $3/3 = 0.999\dots$ ，说得通吧」

柘榴 「诶，诶诶诶？话虽如此，可不对啊……因为  $3/3 = 1$  啊……」

间宫 「那么，是哪里出错了，你想一下吧……」

柘榴 「是哪里出错了呢……那个……」

间宫 「在想下去也没用……全部都错」

间宫 「 $1/3 = 0.333\dots$  要是接受这个答案的话，必然也要接受  $3/3 = 0.999\dots$  这个答案才行……」

间宫 「那样的话， $3/3 = 1$  这个事实与  $3/3 = 0.999\dots$  为不让他们互相矛盾，只要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没问题了，那就是“循环小数  $0.999\dots$  等于1”」

间宫 「就是说循环小数  $0.999\dots$  不是比1还小的东西，就是1本身……认识无限，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

间宫 「刚才库萨努斯说的“无限的圆会变成直线”，只要从连接圆周AB的中心点C、与线段AB的中心点D的线段CD来考虑，就是一个道理了……」

柘榴 「是，是那样啊啊……」

呜……完全听不明白……比起这个……曾听说间宫君成绩不太好……不过其实他很聪明吧。

倒不如说之前……

柘榴 「听你刚才说得那么仔细，不是很理解那本书的内容嘛……没理解的话，是没办法进行说明的呀？」

间宫 「嗯……是啊……」

柘榴 「有、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间宫 「嘛，只是认为这挺有趣的……不愧是给后世哲学家很大影响的、既是数学家也是哲学家的红衣主教……」

间宫 「按照他的主张，在无限的领域里，正如刚才说的“无限的圆会变成直线”那样，有限世界中一切矛盾的事物都会统一起来」

间宫 「在无限面前，世上一切矛盾都无法产生……」

柘榴 「在无限之中，世上一切矛盾都不复存在……」

间宫 「那么有个疑问……你认为他为什么会那么拘泥于无限呢？他想说的无限到底是什么？」

柘榴 「……那个，他是神学家吧。就是说，那个无限指的就是神吧？」

间宫 「是的……这本书想说的是“至大者即单一者”……既是无限的，也是单一的……是为了证明神的无限性，而进行的思想实验……」

间宫 「跟  $0.999\dots$  刚好等于 1 一样，神既是一，也是全……」

是，是那样啊……虽然不太懂……

柘榴 「那个……对我来说太难所以听不太懂……但间宫君全部都理解了吧？」

间宫 「不，完全理解不了……」

柘榴 「？」

间宫 「例如，库萨努斯说“全即是一”……但那是骗人的」

柘榴 「是骗人的吗？」

间宫 「嗯，无限有不同的种类……库萨努斯过世直到 400 年后，由格奥尔格·康托尔发现的」

间宫 「无限是有大小之分的……这通过“对角线方法”被证明出来了……」

间宫 「库萨努斯说过……无限的神只有一个……但实际上，无限有不同的种类……」

间宫 「更荒谬的是……他的思想实验本身，根本就证明不了神的存在」

间宫 「他证明了“无限是全能的”。可“神是全能的”，能推出“全能的就是神”吗？」

间宫 「更进一步说，他为了证明三位一体说的正当性，而将三角形……」  
 那个……那个……完全无法理解……  
 首先库萨努斯这个人是神学家也是数学家……想用数学证明神的存在……是这样没错吧？  
 那么突然间出现的康托尔是是什么？  
 冷静下来……冷静下来好好想……  
 总之……，

柘榴 「啊，那个……康托尔是什么？是什么软件吗？啊，还是在说安装吗……」

间宫 「呼……」  
 啊，不好……他又露出厌烦的表情来了……

间宫 「找我什么事？我为了赶走你，特意拖长这种你不喜欢的话题……」

间宫 「尽管如此，为什么你还是想要勉强把话题继续下去？」

柘榴 「那个……可以坐在你旁边吗？」

间宫 「不行」  
 呜……突然就被拒绝了……但我不会因这种事情就放弃的……

柘榴 「那么就坐正面……」

间宫 「正面也不行」

柘榴 「那么就坐背后……怎么样？」

间宫 「你打算坐在我背后一直盯着我吗……简直像是幽灵一样」

柘榴 「什么？就是说可以吗？」

间宫 「当然不可以……至今为止最不可以的……」

柘榴 「那个……你就那么讨厌跟我说话吗？」

间宫 「……呼，还真是不死心的女人啊」

柘榴 「对不起……我只是想了解间宫君……」

间宫 「了解我有啥用？」

柘榴 「了解不需要理由……没错吧？」

柘榴 「因为如果需要理由，间宫君为什么要读这无聊的书啊！」

间宫 「我不读无聊的书……」

柘榴 「骗人！刚才你说过！我问“那本书有趣吗？”，你说“一点都不有趣”！」

听到我用至今从未有过的强硬语气质问，间宫君露出有点惊讶的表情后，苦笑起来……

间宫 「哈哈……真是奇怪的女人……干嘛要一脸认真的问那种事……」

间宫君望着天空……

间宫 「……也好。在最后……跟其他人说说话，也挺不错的……」

柊榴 「最、最后……什么意思？间宫君是要转校吗？」

间宫 「不，不会转校的……」

柊榴 「那、那么……」

最后什么的不是好话……生病，自杀……其他还能想到很多……但联想不到好的东西。

间宫 「放心吧……间宫卓司不会死……大概你想见的话，随时都能再见面……比起现在的我，会更加温柔吧……」

间宫 「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坏事……」

柊榴 「我、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倒不如说」

柊榴 「间宫君身上让人无法理解的谜很多呀」

间宫 「我也是很多事情都无法理解……」

柊榴 「嗯，总觉得每一次遇到印象都不一样……」

间宫 「印象不一样吗……是啊」

柊榴 「嗯，不同时间段遇到的时候，你的性格、兴趣还有行动……我能想到的一切，都不一样」

间宫 「……是啊」

柊榴 「话说回来……罗克珊所知道的克里森钦，虽看似一人，其实外表是克里森钦、智慧是西哈诺……」

柊榴 「他不是一个人……是由两个人扮演的……」

柊榴 「对于富有智慧的绝世美人罗克珊，不论只有容貌的克里森钦、还是只有智慧的西哈诺，都无法赢得她的芳心……」

间宫 「西哈诺·德·贝热拉克吗……」

柊榴 「我们的情人不过是随便借个名字，用幻想吹出来的肥皂泡……」

柊榴 「好了，收下吧」

柊榴 「你可以假戏真做」

柊榴 「我本来是无痛呻吟，漫无目的地吐露爱情，但你是可以让漂泊不定的鸟儿于此的人」

柊榴 「好了，收下吧。用毫无实际的雄辩」

柘榴 「你总有一点也会明白的……」

间宫 「都读到能背诵出来了啊……」

柘榴 「嗯，读了很多遍」

间宫 「为什么要同一本书读那么多遍……」

柘榴 「间宫君不也是……读了很多遍吗？」

间宫 「……」

柘榴 「所以我……才想知道间宫君到底是因为什么喜欢上这本书的……」

间宫 「原来如此，你想知道间宫卓司到底是因为什么才读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所以自己也反复读了很多遍啊……」

间宫 「那么，你读完西哈诺……有什么想法？」

柘榴 「想了很多事……但是，有一个跟间宫君很相似……倒不如说有个重叠的部分」

间宫 「重叠的部分吗……原来如此，是哪里？」

柘榴 「两个男人……将幻想化为了现实……罗克珊爱的是这个幻想的男人……」

间宫 「这与间宫卓司怎么重叠了呢？」

柘榴 「那、那个，难道说间宫君，是双胞胎吗？」

间宫 「双胞胎？」

柘榴 「漫、漫画里不是经常有么……有个像影武者一样的人存在……实际上是双胞胎，长相完全一样的……」

间宫 「呵，呵呵呵呵……原来如此，双胞胎啊……你想说间宫卓司是双胞胎啊……」

柘榴 「啊，但是……」

那时，在地下室看到的那个间宫君，也完全不一样。包括那时的间宫君在内，总共应该有三个才对……

柘榴 「对不起，让我订正一下」

间宫 「订正什么？」

柘榴 「是三胞胎对吧？或者是真人一个、影武者两个……」

间宫 「……」

间宫 「原来如此……三胞胎跟影武者啊……那样的话就能经常不来上学，挺方便的啊」

柘榴 「听你这口气……难道我……完全弄错了吗？」

间宫 「怎么说好呢，这个想法还是不错的……」



间宫 「原来如此……为了接近美女罗克珊……需要两个人格……美貌和智慧……」

间宫 「是吗……听你这么一说，总算能够理解了……为什么那家伙会喜欢读西哈诺……我总算能够明白了」

柘榴 「那家伙？」

间宫 「是啊……不管是我还是那家伙……还有间宫卓司……说不定是为了完成某种目的所必须的……」

柘榴 「完成某种目的？是这样吗？」

完成……间宫君是为了完成某种目的，有像西哈诺一样的影武者存在……

就是说……间宫君不是一个人……

果然是那样啊……

柘榴 「那个……间宫君，果然各自名字都不一样吧？」

间宫 「……」

间宫君什么都没回答。只是看着我的脸……

柘榴 「能告诉我今天的间宫君的名字吗？」

间宫 「那是不可能的……」

柘榴 「为什么？我想知道现在的间宫君真正的名字」

间宫 「真正的名字吗……」

间宫 「我想问都读到能背诵的高岛一个问题。比方说，扮演“克里森钦的智慧”的西哈诺，是否希望罗克珊了解他？」

柘榴 「诶？」

间宫 「直到西哈诺死去的瞬间，罗克珊才知道，克里森钦的智慧是由西哈诺扮演的……但那只是突发性的……像事故一样……」

间宫 「直到死去的瞬间都想要隐瞒这件事的西哈诺，究竟希望她知道自己的存在吗？」

西哈诺，是否希望过这种事？

……

我慢慢地回想西哈诺的故事情节。

喜欢上罗克珊的克里森钦还有西哈诺，两个人扮演一个人，总算赢得了罗克珊的芳心。

但是，那归根结底，只是罗克珊喜欢上了扮演外貌的克里森钦……

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智慧没有形体，外貌却拥有形体。

人不是无形之物，只会喜欢上有形之物。

罗克珊没办法喜欢上西哈诺的没有形体的智慧。在拥有克里森钦的外貌后，西哈诺的智慧、他的内在，终于首次得到了欣赏……

西哈诺是无形之人……因此，罗克珊喜欢上的不是西哈诺，而是克里森钦。

所以西哈诺在罗克珊面前，只能扮演小丑……

他在罗克珊面前，不能跟她有牵扯。

即便之后陷入克里森钦死亡的事态……

他，在她面前，依旧只能扮演小丑……

“我本来是无病呻吟，漫无目的地吐露爱情，但你是可以让漂泊不定的鸟儿于此的人”

那句话的意思十分沉重。

空想之人和，实践之人。

正因为实践，空想才被宣告终结。

正因为无法实践，才算得上是空想。

我们的情人不过是随便借个名字……用幻想吹出来的肥皂泡……

正因为西哈诺的恋爱无法实践，所以才算得上是空想……

跟克里森钦的死亡没有任何关系。

间宫 「西哈诺在克里森钦死后，也没有跟罗克珊说过，是自己扮演克里森钦的智慧人格……」

间宫 「但是，在罗克珊面前朗读克里森钦的情书的时候，他还是暴露了。因为这封情书，最初其实是由西哈诺朗读的……」

间宫 「罗克珊清楚地记着，当时朗读情书的声音……」

柊榴 「但是……西哈诺否定自己的存在……否定自己是克里森钦的智慧……」

间宫 「是的……高岛是怎么想的？」

柊榴 「……」

西哈诺的心情……他真的不想让罗克珊知道吗……

但是，他也确实一直隐瞒着……

他，一直、一直对罗克珊隐瞒着这件事……

间宫君说出这些话……只有一个意思。

柊榴 「……我知道了。总之先不问了」

柘榴 「但是，只有现在」

间宫 「呼……现在啊……」

柘榴 「嗯，只有现在」

间宫 「哈哈……」

柘榴 「有，有什么好笑的吗！」

间宫 「好笑啊……我所知道的高岛不是那种人……你变了啊」

柘榴 「变，变了很多吗？」

间宫 「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根本想象不到高岛那时战战兢兢的性格……」

柘榴 「也许是那样没错……但是遇到间宫君的时候，并不总是战战兢兢的……」

间宫 「不是只有战战兢兢吗？」

柘榴 「嗯……还有心跳不已……」

间宫 「咕咕咕……什么啊那是……」

柘榴 「是的，我一直都很期待来这里。因为能遇到间宫君」

间宫 「原来如此……那很好啊」

柘榴 「什么啊，我可是在对间宫君说话哦！」

间宫 「也是……是那样啊」

柘榴 「所以，现在暂时不问……总有一天，请告诉我你的名字」

间宫 「……总有一天吗……原来如此……」

柘榴 「才不是原来如此……请告诉我」

间宫 「……」

间宫君就那样沉默下来。

柘榴 「话说回来……间宫君说过……要完成某种目的吧」

间宫 「嗯，是的……」

柘榴 「到底是什么意思？」

间宫 「独自无法完成……所以才拥有很多形态……就是这个意思」

柘榴 「是在说西哈诺吗？」

间宫 「不……是在说神」

柘榴 「神？」

间宫 「神使用的，是三位一体的形态……正因如此，库萨努斯才说三角形是最小的多边形」

- 柘榴 「库萨努斯……是刚才间宫君读的书对吧」
- 间宫 「是的……他说三角形是组成所有多边形的最小因子……也即是“一”」
- 间宫 「神之所以要三位一体，是因为三角形是最小因子；按照他的说法，最小即是无限」
- 间宫 「神要完成某种目的，都需要三种姿态……人类要是想完成某种目的的话……应该不用我说了吧」
- 间宫 「创造……协调……再生……人也需要各种姿态的……」
- 柘榴 「那个是指基督教的神吗？」
- 间宫 「不……这只是个人的事……基督教的神没有那种位格」
- 柘榴 「威赫？」
- 间宫 「是位格……嘛无所谓……」
- 柘榴 「啊……」
- 间宫 「午休已经结束了哦……」
- 柘榴 「真的呀……」
- 间宫 「没吃得上午饭啊……」
- 柘榴 「嗯……一直说话转眼间就结束了……」
- 间宫 「接着……」
- 柘榴 「啊……」
- 间宫君把面包扔给我。
- 间宫 「给你……」
- 柘榴 「啊，但是……」
- 间宫 「行啦，收下吧……」
- 柘榴 「嗯……」
- 柘榴 「那，那个……」
- 间宫 「怎么？」
- 柘榴 「那个……最后是什么意思……」
- 间宫 「没有什么意思……忘掉吧……」
- 间宫 「明天也是一样的……普通又平静的日常……再见……高岛柘榴……」
- 柘榴 「啊……嗯……」

平静的日常生活……普通的日常生活……一直觉得，这是离我很遥远的话语。

理所当然，又不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一直都是我们的日常生活……

柘榴 「那个！间宫君！」

间宫 「怎么？」

柘榴 「变成平稳的日常生活后，能做朋友吗？」

间宫 「……」

不知为何，露出略显困扰的表情后，间宫君这样说道。

间宫 「当然了……想的话随时都可以来这里……——」

最后的话，因为太远而没听清楚……

但我想，应该是他随时愿意陪我聊天的意思……

## 夏の終わり

*Looking-glass Insects*

正如间宫君说的那样，第二天也是平静的日常生活，然后再下一天也是……平静的日子。

以那一天为分界线，对我们的欺负突然停止了……

赤坂同学和北件同学当然不用说，班里的同学也不用冰冷的视线看着我们了……

当然，赤坂同学和北见同学好像是在躲避我们一样……

间宫君也跟以前一样，很普通地和我说话……

有点在意的是……

可以说，间宫君就像以前的间宫君一样，不是那时候保护我们的间宫君。

很温柔，有社交性……很开朗的人……

那天晚上他曾显露过的表情，再也看不到了……

话说回来……还发生过这种事……

柘榴 「啊，这个……找你借的书。谢谢你。这么长时间才还……」

间宫 「诶？啊，有那种事吗？」

柘榴 「诶？」

间宫 「啊，抱歉抱歉……看来是忘记借给你的事了……啊哈哈……还以为……怎么不见了昵……」

柘榴 「是那样啊……」

间宫 「啊哈哈……抱歉啊，我好像很健忘……很多事情马上就忘记……」

柘榴 「……又用“boku”了吗？」

间宫 「哈？」

柘榴 「啊，呃……用“boku”的时候是在伪装自己吧……」

间宫 「哈？什么意思？」

柘榴 「啊……不……没什么……」

柘榴 「啊，话说回来其他人……三胞胎的其他兄弟还好吗？」

间宫 「三胞胎？」

间宫 「我认识的人没有三胞胎哦……那对双胞胎姐妹的话倒是挺精神的……」

双胞胎姐妹？

什么……

好像间宫君的周围没有什么双胞胎姐妹啊……

柘榴 「……总觉得你的印象改变很多呀」

间宫 「是吗？」

柘榴 「嗯……」

暑假前…最后在屋顶遇到的间宫君，

地下室的间宫君……

然后最初就在这个屋顶上的间宫君……都不一样。

今后也会持续下去的、和平的日常生活……莫非间宫君是想把那时候的事情当做没发生过也说不定……应该是吧。

所以间宫君大概不想再显露出那时的姿态……

我和希实香与赤坂同学她们战斗的那些日子……以及终结一切的、公园里的那个晚上……

的确，对于和平的日常生活来说，是没有必要回想起来的过去……

对间宫君来说，也是一样的吧……

曾恶评如潮的他，不知为何评价越来越好……变得开朗，成绩也变好……开始受到大家的欢迎……

此间，因为和间宫君关系不错，我和希实香的形象也有所改善……变得开始受别人欢迎。

对于讨厌别人的希实香来说，也许不是件好事……

但是……希实香那种冷漠的态度，反而给别人留下好印象，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稍想便知，希实香的容貌其实很可爱的……运动虽然不行，但脑袋很聪明。

被大家讨厌的因素一开始就不存在。

欺凌基本上就是那样……

也不需要什么理由……反而要是可爱得太显眼的話……根据形势不同，既有可能演变成欺凌，也有可能被大家喜欢。

只是，随着间宫君的印象逐渐改变，我们的印象也有所改善……

然后总有一天，我们跟很受欢迎的间宫君，也会渐行渐远。

和平的日常生活。

一直很平静的日常生活……

希实香 「又在想间宫卓司的事吗？」

柘榴 「啊……」

希实香 「最近好像没遇到间宫卓司啊……」

柘榴 「啊，嗯……倒不如说…现在的他很受欢迎，很难见到……」

希实香 「什么原因呢……那家伙……明明那么不擅长和别人交流……突然之间印象就变了……」

柘榴 「嗯……也许是那样没错……」

希实香 「柘榴你喜欢那家伙吧……」

柘榴 「啊哈哈……又在说那种话……」

希实香 「因，因为……」

柘榴 「傻瓜……」

我握住希实香的手……

柘榴 「逃课不？」

希实香 「诶？」

柘榴 「逃课吧……」

希实香 「但，但是……」

柘榴 「但是什么？」

希实香 「总，总觉得……柘榴……」

希实香的脸变得通红……

我毫不在意地拉着她的手……

希实香 「等，那个……柘榴……别那么堂堂正正……」

我拉着拿起书包的希实香的手……

希实香 「啊，我也要把书包拿回去才行……」

柘榴 「哈啊，哈啊，哈啊……」

希实香 「哈啊，哈啊，哈啊……柘、柘榴」

柘榴 「呵呵，老师追过来了」

希实香 「因为柘榴想就那样堂堂正正地走出校门嘛」

柘榴 「诶一，但是，之前赤坂同学和城山同学不也做过吗……」

希实香 「但你可是优生啊！」

柘榴 「没有那回事……我只是什么事都无法自己决定而已……」

柘榴 「决定的事……因为别人已经决定好了，所以就按决定好的做……但是」

希实香 「呜呜」

就像间宫君变了很多一样……我心中的许多观念也变了……

首先，自己心中最重要的东西改变了……

将“坚决不惹他人生气”视为人生第一要务的信条，不知不觉间消失了。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果然是从喜欢上间宫君的那时候开始的吧？

间宫君确实改变了我。

间宫君给予了我自己前进的勇气……

但很有趣的是，前进一步后……那样明朗又遥远的景色看起来完全不一样。

在我心中最重要的间宫君的身影，从前进的前方来看的话……已不再重要了。

……这种说法也许有点失礼……但对于我来说，并不是最值得重视的东西。

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就足够闪耀，自己一个人就得到一切……

对于那样的他，我变得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希实香 「呜呜～～」

柘榴 「在害怕什么呀？」

希实香 「柘榴，在这种人来人往的大街上……」

柘榴 「不用在意哦……嗯嗯…恰…咩恰」

希实香 「嗯…恰…咩恰…嗯嗯…啾…咩恰…咩啾……嗯」

前进后，风景便截然不同……

曾觉得不正常的事变得很正常，正常的事变得很不正常……

希实香 「你突然之间做什么呀」

希实香眼里含泪，埋怨着。

希实香一直都是这种感觉……

柘榴 「那么，先事先确认好再做比较好吗？」

希实香 「才，才不是那种问题」

希实香 「真是的……还以为柘榴是被欺负属性，弱受专属呢……」

柘榴 「都说了，我才不是被欺负的女生呢」

希实香 「不是那个意思啦～～」

希实香 「呜～，还以为是很M属性的呢……没想到竟然是S属性……」

柘榴 「呵呵……那种事我不太明白哦……」

柘榴 「话说回来，那天……突然袭击过来的不是希实香嘛」

希实香 「那，那个时候是」

柘榴 「很不想让我被间宫君抢走吗？」

希实香 「那，那是……那个……」

柘榴 「真是的……那么突然夺走我的贞操……却因为在这种地方接吻而提心吊胆……」

希实香 「那，那个时候是……那个，我…很拼命的……」

柘榴 「很拼命？」

希实香 「那个……只是想把你留下来而已……总觉得……就顺势的……」

柘榴 「顺势的……推倒我了」

希实香 「～～呜」

希实香红着脸低下头。

柘榴 「是那样的吗？」

希实香 「……对不起」

希实香 「啊！有意见吗！  
刚才是对话Play吗!？」

柘榴 「才没那回事……我只是在问希实香问题而已哦？」

希实香 「呜，呜呜……  
总觉得柘榴……变得很坏心眼……」

柘榴 「才没有坏心眼呢……再说那种事情的话，就永远不亲你了哦？」

希实香 「那，那个」

柘榴 「那个？」

希实香 「～～呜呜」  
啊……不好……这个模式是……

希实香 「混蛋！柘榴什么的最讨厌了！去死吧！大便！」  
啊啊……做过头了……最近的希实香总觉得好可爱……不由得想让人欺负她呀……

柘榴 「啊，对不起呀希实香！」  
啊哈哈……简直跟之前关系完全相反……  
人类真是有趣呀……

柘榴 「哈啊，哈啊，哈啊……希实香」

希实香 「哈啊，哈啊，哈啊……还，还是老样子跑得很快呀……」

柘榴 「啊，没……不是我跑得快……比起这个，对不起」

希实香 「……柘榴」

希实香 「啊，这个模式也反复过很多次啦！」

柘榴 「啊哈哈……因为希实香很可爱嘛，不由得想让人欺负你」

希实香 「你这个借口也听过很多遍了……」

柘榴 「啊哈哈……对不起呀……」

希实香 「……那么，跟我约定好……」

柘榴 「约定什么？」

希实香 「……别、别再说不亲我这种坏心眼的话……」

柘榴 「……呜呜」

希实香 「呜哇，别抱过来」

柘榴 「嗯，嗯，约定好哦，希实香」

希实香 「呜哇，呜哇，什么意思，是想自夸胸部很大吗？」  
从那以后，很多东西都改变了……

不断改变的每一天。

话说回来……

最后还发生过这种事……

那个好像是7月19号……临近暑假前。

一学期最后……我去屋顶找间宫君。

在那里……

啊……

彩名 「高岛……柘榴同学？」

柘榴 「你……好像是……」

彩名 「音无彩名……」

话说回来……感觉好像在哪里遇见过……

彩名 「今天是来找间宫卓司君的吗？」

柘榴 「啊，嗯……是那样没错……」

为什么这个人会知道那种事呢……

彩名 「间宫君……今天没来学校……」

柘榴 「是那样啊？是感冒吗？」

彩名 「不是感冒……因为今天是20号的前一天……」

柘榴 「因为是20号的前一天？」

彩名 「嗯……所以两人在进行最后的战斗……」

柘榴 「两人最后的战斗？」

彩名 「嗯……原本应该是地下室的间宫君占据优势的战斗……这次因为你的选择，灵魂的去向改变了……」

柘榴 「灵魂的去向？」

彩名 「嗯……灵魂的世界……灵魂的重复……」

彩名 「这个灵魂之丝……从回转的世界模型上被撕下……成为继续前进的命运……」

柘榴 「那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彩名 「呵呵，只是在说你做了正确的选择……」

彩名 「一切都跟预料的一样……创造者的间宫卓司，与破坏者的间宫卓司同归于尽……只留下协调者的间宫卓司……」

彩名 「一切都和预料的一样……」

彩名 「……和皆守君预料的一样」

柘榴 「皆守……君？」

彩名 「呵呵……灵魂会轮回……在同一个世界里反复轮回……所以我才在这里」

彩名 「好了……你也继续前进……那才是被约定之地，美好日子的开端……」

柘榴 「那，那个……难道说，你知道间宫君所有的秘密吗？」

彩名 「秘密？」

柘榴 「刚才你说了。创造者的间宫君和破坏者的间宫君，还有协调者的间宫君」

柘榴 「那岂不是——」

彩名 「呵呵……是的……但那个答案不是属于你的东西……」

彩名 「你得到了幸福人生，然后失去了其他东西……」

彩名 「因此，你无法得到那个问题的答案……除非」

彩名同学微笑着。

不知为何，那个瞬间，我感觉背后发冷。

彩名 「你愿意舍弃现在的一切？」

彩名 「去看那彷徨的灵魂，又将去往何方？」

柘榴 「……」

柘榴 「我，我……」

我决定好了……

柘榴 「不会舍弃现在。我发誓，会好好地活在这里！」

彩名 「嗯……」

彩名同学微微一笑，望向天空。

彩名 「那个天空已经不在这里……」

彩名 「失去的天空……某个灵魂创造的世界，消灭了那个天空……」

彩名 「少女不愿舍弃现在……于是得到了幸福的人生……」

那些话的意思……我至今仍不明白。

此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彩名同学。

听说是转校或是退学……详细的情况不太清楚。

其实……我觉得这与我毫无关系。

那天彩名同学问我的话……

那个答案……对于现在的我，是毫无关系、无关紧要的问题……

希实香 「我说啊……柘榴」

柘榴 「诶？」

希实香 「怎么了？」

柘榴 「啊，对不起……」

希实香 「又在想事情……真是的，柘榴老是发呆……」

柘榴 「啊哈哈……才没那回事……」

柘榴 「比起这个……夏天已经快结束了哦……」

希实香 「嗯……风也变得凉起来了……」

柘榴 「夏天就要结束……变成秋天，冬天也会来临……然后又会变成温暖的春天……」

希实香 「是啊……」

我们走出开始变凉的公园。

为了继续前进……

柘榴 「……」

希实香 「诶？怎么了？」

柘榴 「啊，没……没什么……」

怎么回事……刚才的感觉……

总觉得有种不安的、不快的、异样的感觉……总之是种奇怪的感觉……

希实香 「快走啊」

柘榴 「……走吧……」

走吧……

听到希实香的话，我理解了。

原来如此……是那样啊……

大概那种感觉……是我刚生下来最初走的第一步……跟那第一步有同样的感觉吧……

只是一直遗忘到现在而已……

我最初的一步……大概就是这种心情……

不只是我……大概世界上第一个直立行走的人类……第一批走上陆地的动物，也是同样……

启程的一步，让人感觉很不安。

肯定的。

因为那是启程的一步……  
 不同景色的开端……  
 但是，那一步总有一天……  
 会变成日常。  
 曾那般令人生畏的、迈向明天的一步……  
 也变得司空见惯。  
 变成了日常。  
 变成了很理所当然的……很正常的事。

希实香 「怎，怎么了？」

柘榴 「呃……我说啊，希实香」

希实香 「什，什么？」

柘榴 「谢谢你！」

希实香 「诶？」

柘榴 「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前进！谢谢你陪我踏出这一步！」

希实香 「诶？那个……」

希实香疑惑着……理所当然……这太唐突了……我原本思考就非常唐突，最近经常就直接将话说出来。

所以希实香才会很疑惑……诶？

希实香 「嗯……」

不知为何，希实香很高兴地笑着答道。

希实香 「该说谢谢的……是我」

希实香 「让我们一起前进吧！」

希実香が言う“あの時”

*Looking-glass Insects*

那一天。

希实香说的那一天……

我说不记得那是哪一天了……当然是骗她的……

什么时候发生的，我都记得很清楚。

只是装作忘记了。

偶尔装装傻，戏弄一下希实香……

想让希实香到死为止都对我抱有负罪感。

希望她到死为止都不要舍弃我……

希望直到最后……都彼此相伴……

嘛，这都无关紧要……

但那是对我——高岛柊榴来说……

对我们来说，都弥足珍贵的，初体验……

希实香 「啊……柊榴……」

柊榴 「希实香……在找你哦……」

希实香 「找我？」

我在社团活动…来社团室就能找到我了……」

柊榴 「但是……希实香兼任这两个社团，都不知道该去哪找你……」

希实香 「是吗，比起这个……柊榴直到刚才都在做什么？你没有加入什么社团吧……」

柊榴 「我……我那个……」

我随便笑笑想要蒙混过去……

但也不是什么需要隐瞒的事……

希实香 「又去屋顶啊……」

柊榴 「屋顶？」

屋顶……啊，是以为我去找间宫君了呀……

希实香 「……」

怎么说好呢……真的不明白希实香……

一开始明明老是叫我去找间宫君的……

好像是从暑假结束后开始，只要知道我跟间宫君见面，她心情就非常不好。

到底要我怎么做……就这种感觉。

真是的……今天还特意……

柊榴 「怎么了？心情不好？」

希实香 「才没有」

啊，哎呀……好像心情真的很不好呀……

真是的，希实香…老是这样……

希实香 「没有生气……怎么说好呢，暑假结束后好久没有见过面了……总觉得，柘榴……」

柘榴 「老是和间宫君见面很不满吗？」

希实香 「没，没有那回事，那个…我也知道柘榴的心意…若论优先度，确实是那边比较优先……」

好像误会了呀……看来希实香是认为我和间宫君的关系在暑假期间有所变化……

没有那种事，只是很普通地过着暑假……

也没有特意去找间宫君……最后的暑假里都很普通地一直在学习。

柘榴 「……希实香要是那么想见我的话，打电话给我不就好了吗……暑假里」

希实香 「……虽然是那样没错……

我，我也是在为你着想……所以……」

话虽如此……我已经对间宫君没有什么想法了呀……

为什么要为我着想……

柘榴 「希实香整个暑假都在干嘛？」

希实香 「没什么……去参加夏季补习，或是在家里学习」

柘榴 「是那样啊……嘛，也都快临近毕业了……话说希实香真喜欢学习呀」

希实香 「才，才不喜欢呢。

比起不做还是做一下比较好……特别是理科知识能派上很多用场……」

柘榴 「啊哈哈……那个我有见识过了……」

希实香 「嘛，文科什么的完全派不上用场，出去社会也照样是垃圾」

柘榴 「什么意思……你把学文科的当傻瓜吗？」

希实香 「嗯，有点，  
间宫也是文科对吧？」

柘榴 「那个人，数学也很擅长……」

希实香 「什么很擅长，那家伙的成绩超级烂啊」

新学期刚开始的时候，间宫君的成绩确实很差。

但在之后的考试中，以数学为首的所有科目，都以希实香的惨败告终。

柘榴 「那个……希实香的成绩很好嘛……」



- 希实香 「什么意思……」
- 柘榴 「老当别人是傻瓜…有点讨厌希实香这一点……」
- 希实香 「什，什么啊……」  
又不是把柘榴当做是傻瓜，没关系吧……」
- 柘榴 「不是那种问题……」
- 希实香 「……啊…是吗…我说间宫的坏话，所以才这样……」
- 柘榴 「不是……即便是其他人也不行……我讨厌希实香说坏话……」
- 希实香 「为什么……」
- 柘榴 「因为……希实香明明很温柔，就是因为老是说坏话……才会马上被大家误会成是坏人……」
- 希实香 「无所谓吧……其他人怎么想，不关我的事」
- 柘榴 「是那样啊……就是说我也是其他人？」
- 希实香 「为，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啊……」
- 柘榴 「你看，你的意思就是说被我讨厌也无没事，对吧」
- 希实香 「那，那不可以……我」
- 柘榴 「我什么？」
- 希实香 「呜呜」
- 希实香 「总，总之！其他人我才不管。但柘榴不是其他人」
- 柘榴 「那么我是？」
- 希实香 「诶？」  
那，那个……」  
为，为什么希实香……突然间脸红起来呀……
- 柘榴 「我们……是朋友吧？」
- 希实香 「啊，是，是的，就是那种关系！  
是朋友！所以其他人怎么看我无所谓！倒不如说我的嘴巴太毒没办法！这是本性！」
- 柘榴 「才不是没办法……不想治好坏习惯的话，就一辈子治不好了哦……」
- 希实香 「呜……」
- 柘榴 「所以呢，那种坏习惯也要治一下……」
- 希实香 「……我明白啦……柘榴都说到这种地步，我也会注意一下的……」
- 柘榴 「为什么……要那么生硬呢……好像心情真的很不愉快呀……」

希实香 「为什么我心情会不愉快呀!」  
 柘榴 「不……很明显的心情不愉快嘛……」  
 希实香 「因为……明明很久没见面……」  
 柘榴 「明明很久没见面，我却先去找某人，所以你心情不好了吗?」  
 希实香 「你，你先去找谁了!？」  
 希实香 「……是，是那样啊……果然是两人独处啊……跟那家伙……」  
 不……又没有说去找他……希实香是那样想的吗?虽然很想这样问她

……

希实香 「……呼，那么?  
 感想如何?」  
 柘榴 「什么?」  
 希实香 「当然是和间宫见面的感想啦」  
 柘榴 「不……没什么哦?」  
 希实香 「为，为什么?已经有KISS过了吧?」  
 她真的误会了……  
 明明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想法了……  
 柘榴 「那个啊……已经说过很多遍我并没有……」  
 希实香 「别老是想那样蒙混过去……是对毫无进展的自己找借口吧」  
 什，什么啊……这家伙……才没有想蒙混过去……倒不如说她好像误会了什么。  
 总觉得越来越烦躁……  
 稍微欺负她一下吧……  
 柘榴 「因为……我连KISS都没做过，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希实香 「那个啊，只是嘴碰嘴嘛……超简单!」  
 柘榴 「噤……那么希实香有做过吗?」  
 希实香 「诶?我，我吗?」  
 柘榴 「对，希实香……你既然这么说，肯定做过吧? KISS」  
 希实香 「诶，那个……那个……」  
 柘榴 「咦?难道说，明明没有做过，还敢那么狂妄吗?」  
 希实香 「别，别当我是傻瓜。  
 KISS什么的，我也做过1次或0.5次……」  
 KISS过0.5次是什么概念啊……希实香已经语无伦次了……

柘榴 「嘿……有做过啊……」  
 希实香 「当，当然有……嗯」  
 柘榴 「那么做给我看看……」  
 希实香 「嘿？」  
 柘榴 「让我看看你怎么KISS的」  
 希实香 「那种事怎么能让你看啊」  
 希实香 「而且因为一些原因，现在我还是单身的啊」  
 柘榴 「是那样啊……是真的吗，话说回来至今没听说过希实香有男朋友呀……以前也没有……」  
 希实香 「(惊)……」  
 柘榴 「跟什么样的人交往呀……有KISS经验的话，应该能说得出来吧……」  
 希实香 「呜……当，当然说得出来……」  
 柘榴 「嘿……跟什么样的人KISS了呀？」  
 希实香 「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人……是男人不就行了！为什么要跟柘榴汇报这个啊！」  
 柘榴 「因为嘛…听起来很像骗人的……」  
 希实香 「才，才没那回事，说我骗人还真是没礼貌！」  
 柘榴 「呼一嗯，是那样啊……我明白。嗯理解了」  
 希实香 「啊，你这个口气，根本就没相信嘛！」  
 柘榴 「没哦……只是你没办法给出证明。所以无所谓了……嗯」  
 柘榴 「希实香，明明整天说理科理科的，却连无法证明的事都能轻口说出来……我知道了」  
 希实香 「你说什么！那么就来做反证实验吧!!」  
 柘榴 「反证？实验？」  
 希实香 「……嗯」  
 希实香 「啊，不，没……没什么……当我没说」  
 不知道为什么，希实香突然脸红起来。  
 柘榴 「嗯？什么？」  
 希实香 「啊，不……没什么……什么都没有……啊哈哈」  
 总觉得视线移开了。

在想什么呀？

啊……

是，是那样啊……实验就是指要做那种事啊……

柘榴 「那，那个……对不起……说过头了……」

我也害羞起来，移开视线……

然后希实香……

希实香 「那个啊……柘榴，你在KISS之前……不想做做实验啦练习啦什么的吗？」

柘榴 「诶？」

希实香 「啊，没……

好像变成要做实验什么的，不由得就问出来了……啊哈哈……不在意……」

柘榴 「KISS的练习……」

KISS的练习……不，又不是要真的做，那种根本不是练习……

虽然不知道希实香是怎么想的，把我的初吻……说成是练习，就有点过分了……

那种漫不经心的口气……

柘榴 「我，我知道了……那么让我看看」

希实香 「诶？跟，跟柘榴做吗？」

柘榴 「还是说要跟其他人做给我看？」

希实香 「那种事绝对不要」

希实香 「是，是柘榴的话……」

柘榴 「是我的话就行吗？」

希实香 「嗯……」

反正肯定做不到的……毕竟都是女生……希实香是在逞强……

希实香 「真，真的可以吗？」

柘榴 「诶？」

希实香 「那，那个，可以跟柘榴KISS吗？」

柘榴 「啊，没，没关系……」

咦……她不是开玩笑吗？

还是说想继续逞强？

柘榴 「那，那个……」

希实香 「诶，什，什么？」

呜……

为什么希实香……眼睛那么湿润？

那个……难道说……

真的要跟我KISS？应该不会吧……

柶榴 「那，那个……你是认真的吗？」

希实香 「诶？那，那个……」

啊，诶，那个……

怎，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那个，那个……

是练习还是实验……从那种话题开始，反正肯定做不到的，所以我才挑出来的话题……

总、总觉得连我也变得心跳不已……到底为什么呢？

只、只是单纯在开玩笑呀。

而、而且对象是身为好朋友的女生……一起反抗欺凌的同伴……那个……

应该不是会令人心跳不已的事啊……

但是KISS……

柶榴 「那个……实验是指，要跟我做吗？」

希实香 「啊，不，

打比方嘛。假设……练习的话就找要好的朋友……啊哈哈……」

希实香 「啊，

不是有那种事嘛，在杂志上，女生之间做KISS的练习什么的，啊哈哈，很随便的……」

柶榴 「啊，嘛……是有看到过……那种事是真的吗……」

希实香 「谁，谁知道呢……我也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柶榴 「是这样啊……」

嘛，确实在杂志上有看到过……

女生之间做KISS的练习……有写类似这样的投稿页……

就是说，那种事也不是特别少见……

确实，对于我来说希实香是唯一的好朋友……做出那种事只是开玩笑也说不定……

但是……

柘榴 「那，那个……我说」

总觉得心脏跳得好快，眼睛有点晕眩……怎么回事，这种感觉到底是  
什么？

希实香 「对不起……很恶心吧……」

柘榴 「诶？没，没有那种事」

希实香 「诶？」

柘榴 「啊……」

傍晚两人独处的教室里……我说话的声音都传到走廊了……

柘榴 「啊，不是，我很喜欢希实香，并不是觉得恶心……因为是朋友嘛」

希实香 「啊，啊哈哈……」

是，是那样啊……是朋友嘛」

柘榴 「而，而且是我先说出来的……」

希实香 「那个……」

可以理解成你OK了吗？」

总觉得……好像可以听到希实香的心跳声。

希实香的脸……简直就像全力跑完数百米后一样……

难道说，我的脸也变成那样了吗……

柘榴 「大概……」

柘榴 「啊，只是单纯的实验对吧？」

希实香 「啊，嗯，是那样的。

只是单纯的实验……不用再问了啊……」

柘榴 「啊，嗯……」

希实香 「那，那个……」

那么……可以做了吗？」

柘榴 「嗯……」

希实香 「那么……开始实验了哦」

柘榴 「啊，嗯……」

希实香的手碰到我的收……手轻微地颤抖着……香汗淋漓……

我和希实香互相看着对方。

希实香 「那，那个……能把眼睛闭上吗……」

柘榴 「诶？」

希实香 「这样对视着的话……没办法KISS…应该……」

柘榴 「啊，是、是吗……」

KISS的时候是要闭上眼睛的啊……不小心看入迷了……

柘榴 「啊、啊哈哈……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着希实香的脸呀……」

希实香 「呜，嗯……我也没这么近距离看过柘榴脸……」

近距离看的话……果然希实香很可爱呀……我是这样想的。

希实香因为太可爱，所以才成为赤坂同学的欺负对象……确实很能理解……

希实香 「那，那个……能把眼睛闭上吗？」

柘榴 「O，O，OK……」

我听从指示闭上眼睛。

希实香的手指紧握住我的手……

能感觉到呼吸声非常近……别人的呼吸声这么近距离听到，应该是第一次吧……

紧张得我牙齿也开始打颤。

希实香 「嗯…啾」

柘榴 「啊……啾……」

希实香 「那，那个……柘榴？」

柘榴 「什，什么？」

希实香 「嘴，嘴巴……闭得那么紧的话……没办法KISS……」

柘榴 「嘴巴……张开比较好吗？」

希实香 「不，不用张开，稍微松开一下嘴唇行吗……大概那样做比较好……」

柘榴 「啊，嗯……我知道了」

是吗……那样做比较好啊……

我慢慢的…松开嘴唇。

希实香 「嗯……恰…咩恰…嗯嗯…啾…咩恰…咩啾……嗯」

柘榴 「呜……咩恰……嗯……嗯咕……」

希实香的舌头伸进我的嘴中……

第一次的触感……至今为止没有感受过的……KISS原来这么舒服呀……希实香的舌头很温暖，很柔软……

柘榴 「嗯咕呼……」

希实香 「怎，怎么样……」

柘榴 「诶？那，那个……」

结束了吗？

柘榴 「还……还是不太明白……」

希实香 「是吗？」

柘榴 「嗯……虽然知道很舒服……但怎么KISS还是不太清楚……」

希实香 「是，是吗……刚才是由我主动的嘛……那么……这次换成由柘榴主动KISS……」

柘榴 「由……我主动……」

希实香 「嗯……对，由柘榴主动……」

柘榴 「呜，嗯……」

我慢慢地接近希实香的脸。

希实香闭上眼睛……

这时好像要闭上眼睛才行……但有点不习惯……要是闭上眼睛的话，可能会撞到鼻子……

我眼睛稍微睁开一点，看着希实香的脸。

柔软的肌肤……嘴唇也特别漂亮……想要多亲几下……

哔恰…响起声音，再次……亲到一起的嘴唇。

柔软的触感使嘴唇变得湿润。

两人互相抱紧对方的身体。

亲到一起的嘴唇和抱在一起的身体好像要分享彼此的体温……

像是要纠正我舌头的动作一样，希实香的舌头也来回动着……通过彼此的舌头，彼此的唾液发出缠绕的声音。

希实香 「嗯啊……啾…啊呜……哔恰…哔啾……」

边品尝着嘴唇的触感，希实香边将舌头侵入我的口中。

希实香的嘴唇一直没离开我的嘴唇……

反而像是互相渴求着对方一样……更加激烈，更加贴紧过来。

想要感受到希实香的温暖……想要在一起……我反射性地这样想着。

至少……那时的我，还不明白自己究竟喜不喜欢希实香……

只是本能地……想继续和希实香缠绵，想继续和希实香嘴唇重合……是这样想的。

柘榴 「嗯……嗯嗯…啾…哔恰…哔恰…恰…哔啾……嗯」



希实香 「嗯嗯…啾…啾恰…嗯…啾…啾恰…啾啾……啾啾……」

两人一直在那里亲吻着……

希实香 「石，柘榴……已经……」

柘榴 「诶？」

柘榴 「啊，等，等一下……」

希实香 「对，对不起……对不起……忍不住了……」

柘榴 「诶？忍，忍不住什么？」

希实香 「我，我……忍到现在，虽然知道不能做这种事的……但已经停不下来了……」

柘榴 「等，等一下，等一下希实香」

希实香 「对不起，柘榴已经有间宫了……我明明知道这种事…对不起……对不起，但是，但是我一直对柘榴……」

柘榴 「那、那个……我、我想说的不是那种事……」

希实香 「我……对不起……别因为这种事讨厌我……柘榴……但是我……忍不住了……」

柘榴 「嗯嗯！？……嗯嗯嗯…啾…啾恰……嗯」

希实香 「啾恰…嗯…最喜欢柘榴……超级喜欢的……啾…啾恰…啾啾……我、我，对不起……啾啾……」

无力又娇小的希实香，却一直从上面压得我无法抵抗……

希实香……哭着……为什么要边哭边做这种事呀……

明明用不着哭的……

希实香……说一直在忍耐着……忍耐什么？

是在忍耐什么？

我想这样询问希实香……但希实香的嘴唇一直紧贴着我的嘴唇……毫不松缓……

连询问的机会都不给我。

希实香……明明没有必要哭的……虽然不太明白……希实香是在忍耐什么……但只要我能做到，什么都行……

因为希实香是我……最重要的朋友……

漫长的KISS……希实香的眼泪一直垂到我的脸颊上……

我只是闭着双眼，让希实香做她想做的事……

希实香把手放到我的上衣上。

一直抚摸着我的胸部。

平时老是嘲讽我的胸部，现在却一直来回抚摸着……

希实香 「石榴……对不起……」

希实香开始解开我制服上衣的纽扣……然后另一只手绕到我的大腿。

希实香抚摸我的大腿，手慢慢攀升……攀升到离内裤只有一点距离的地方……掀起我的裙子……

希实香……是想触摸我的身体呀……

但是……我也想继续和希实香在一起……想要在更多更多地方触摸彼此……

从我大腿到内裤边缘，希实香的手很细心地、缓慢地抚摸着。

就像是想反复确认我身体的触感一样……一直抚摸着。

希实香 「果然……石榴的胸部……很大呀……」

希实香将脸埋到我的胸部……

希实香 「我……才不想把石榴……交给间宫那种家伙……」

希实香 「确实我不怎么厉害……但总有一天会变得比那家伙更厉害……变得能保护好石榴……所以……啾」

石榴 「啊，啊呜」

希实香的嘴唇吻上我的乳头……

希实香 「嗯嗯……啾…啊啊…石榴的胸部……好柔软……好大……软绵绵的……好香……啾恰…嗯…啾…啾恰…啾啾……」

石榴 「啊，啊嗯……不，不行……希实香……那，那种地方……」

希实香 「不要……已经停不下来……我，想要得到石榴的一切……不止是胸部……这里也要」

石榴 「欸！」

希实香的手抚摸着我的内裤的中心。

至今没有过的感觉，在脑中持续鸣响……

石榴 「啊，啊啊……」

希实香 「从大腿的肌肤触感，到内裤的触感……柔软得难以想象……好温暖……最喜欢石榴了……你的身体，我不会让给任何人的……」

希实香将脸靠近我乳房，用舌头持续摩擦着……

石榴 「啊…啊呜……啊，啊啊……不行……」

她的舌头感觉真的很舒服……她的舌头真的好柔软，好温暖……

柘榴 「啊…哈哈，嗯……」

我自己都知道，乳头越来越坚挺了……

柘榴 「哈哈…啊…啊啊……哈哈…啊啊…嗯…哈哈…啊啊…哈哈…嗯…嗯…啊啊…」

我的身体已经只会对快感老实地做出反应……混合炙热呼吸的呼喊声，让我知道希实香的身体也变得火热起来……

希实香把我空着的手，轻轻地放在自己的大腿上。

手掌能感受到大腿上滑溜溜的触感。

让人感觉她的大腿很湿润……手往里面伸进去后，大腿内侧火热得让人无法置信……

然后……

她毫不犹豫地指引我的手指，滑进自己的内裤中……

就那样被希实香的手诱导着……手指从内裤的侧边滑进去……

那里湿润得令人无法置信……粘滑的手指很简单地被吸入中心部分……

指尖触摸到希实香敏感的前端……

希实香 「嗯哈哈啊啊！」

希实香的身体激烈地颤抖起来。

希实香 「看吧……已经变成这样了……我自己也无法相信……」

看一下自己的手滑进去的地方……希实香的大腿已经湿得跟失禁后一样……

希实香 「对不起……我这么变态……很困扰吧，朋友是这样的人……对不起……」

希实香 「啐恰…嗯…啾…啐恰…啐啾……对不起……啐啾……」

我什么都没回答……我明明一点都不讨厌……我明明想叫希实香别再哭泣……然而……

每当嘴唇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她的里面就溢出炙热的爱液……

希实香抓着我的手，压在自己的那个地方……

只是让我感受着缠绕在手指上的爱液跟敏感地方的触感。

希实香 「啾……咕……呼哈！…啊啊！…啊啊！…啊啊啊！」

希实香紧贴着向我索吻……我们彼此上下的粘膜都连着……

希实香 「啊…啊呜呜呜呜…不，不行……不行了……已经，呜呜……快要不行了……」

她用眼泪濡湿的双瞳看着我。

希实香自己操纵着我的手指……明明才刚开始触摸不久……却已经快要高潮了……

希实香 「啊，不行……要去了……啊，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有我这样的朋友……」

柊榴 「……傻瓜……」

嘴唇分开的瞬间我终于说出话来。

希实香 「……柊榴」

柊榴 「自己擅自胡思乱想又做出那种事……看吧……」

我温柔地触摸希实香的那里。

希实香 「这、这是梦吧……柊榴的手指……手指在触摸我的那里……触摸我的那里……啊呜」

原来想做这个呀……一开始这么说不就好了嘛……真傻呀希实香……真的……

希实香 「啊，对不起……啊，柊榴，让你做这种事……真的对不起……啊，不行不行……真的要去了……要去了……啊啊」

希实香 「啊啊啊啊！啊啊啊嗯啊啊啊啊啊啊——！！」

希实香起伏般的痉挛着……之后……她的身体仿佛电流通过一样紧张起来。

希实香 「哈啊…哈啊…哈啊……咕……哈啊…哈啊…哈啊……呜呜呜呜咕」

希实香 「这次由我来……」

柊榴 「啊，不用……希实香……啊，不行」

希实香把手放到我内裤上……那个瞬间……

好害羞……自己也很清楚……没被内裤吸收的爱液从大腿垂到桌子上……

希实香 「这是什么……不是比我还湿嘛……？」

柊榴 「……才、才没有呢～～」

希实香 「啊啊……柊榴……柊榴……柊榴的……」

柊榴 「啊？……什，什么？」

希实香 「竟然这么湿……这么……红……柊榴……」

柊榴 「?!」

希实香 「嗯……咕啾……咕啾……嗯啊……」

柘榴 「哈呜呜啊啊……啊啊……什，什么？希实香？在，在做什么？不，不行……不能做那种事……希实香？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至今没有过的快感袭击上我的脑海。

那是至今在嘴唇跟胸部上有过的，温暖又柔软的湿润触感……

希实香温柔地剥开我的嫩芽舔弄着。

柘榴 「不，不行！希实香！不行……希实香……那种地方，那种地方，不能舔！」

希实香 「啾…哔恰…嗯…啾…哔恰……柘榴……竟然这么下流…湿成这样…啾…做不到……我想要进一步地感受柘榴……进一步地……更进一步地」

柘榴 「但是，不行……不行呀女生不能舔那种地方……女生不能舔那种地方……」

希实香 「哈啊……哈啊……啾…哔恰…哔啾……对不起，对不起……但是柘榴都湿成这样……我…啾…哔恰…根本啾…哔恰…忍耐不住……对不起……」

柘榴 「不……不要说那种话……呜呜啊啊啊啊……不行不能剥开……啊啊啊……不行希实香……那里真的不行……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希实香 「已，已经……都到这种地步……我……一点都不想停下来……我……想要感受柘榴的一切…哔恰…嗯…啾…哔恰…哔啾……已经停不下来了」

希实香 「啊啊……我……在舔柘榴重要的地方……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对不起我是这样的变态…啾…哔恰…哔恰…哔啾…我是喜欢上女生的变态……对不起……」

柘榴 「啊，啊啊……真是的希实香你个傻瓜，傻瓜，傻瓜，傻瓜」

希实香 「柘榴……很好喝哦……啾…哔恰…嗯…啾…哔恰…哔啾……哔啾……柘榴那么有感觉我很高兴……」

柘榴 「不行，不行……真的……希实香……已经不行了……我……已经……」

柘榴 「希实香……不行……不能那样舔我哪里……已经无法挽回了……」

希实香 「早就无法挽回了哦……因为我也是……刚刚才高潮不久……这里还在痉挛着呢……还在从里面溢出来哦……变成这样了……我……」

柘榴 「啊……希实香……啊……希实香怎么会变成这样……」

希实香 「因为我喜欢柘榴……能让柘榴有快感……我很高兴……我……」

柘榴 「希实香……你个傻瓜……希实香你个变态……」

希实香 「对不起……对不起…啾…啾恰…啾恰…啾啾……但是我……舔柘榴那里就能高兴……咕啾……啾噜……」

柘榴 「怎、怎么能那样……不行……不能那样吸……啊呜……」

希实香 「柘榴…啾…啾恰…柘榴…啾恰…柘榴……啾…啾恰…啾…啾恰…啾恰…啾恰……」

柘榴 「变态！变态！变态！啊呜啊呜」

柘榴 「变态！只有我太不公平，希实香的也要让我看！」

希实香 「诶？」

柘榴 「……只有希实香在做…太狡猾……我也，想要感受希实香……」

希实香 「柘榴……」

柘榴 「都说啦」

希实香 「但，但是……不能让你做那种事…我是喜欢才做这种事的……在这种地方……让柘榴舔绝对不行」

柘榴 「变态！想让我舔对吧！希实香你个变态！变态！」

希实香 「啊，啊呜……柘榴……」

柘榴 「希实香好厉害……只是舔而已就这么敏感……」

希实香 「因为，因为……我，一直在忍耐……真的一直想这样做的……超级想这样做的……所以……」

柘榴 「只要拜托我就行了嘛……咕啾…嗯……咕啾……」

希实香 「嗯啊！什、什么？这、这个……难道说柘榴真的？真的舔我那里？」

柘榴 「变态！变态！竟然湿成这样！……真搞不懂！」

柘榴 「明明这种事要赶紧停下来的……但是希实香舔我那里……我要是什么都不做的话……就一直会是这样不是吗……」

希实香 「柘榴……啊呜……呼啊……不，不行……柘榴的……啾…啾恰…嗯…啾…啾恰…啾啾……啾啾……」

我和希实香在傍晚的教室里互相舔着对方的那里。

这种事要是被发现，可不是停学就算了……肯定会被勒令退学……

而且是女生之间做这种事……要是被人看到的话……可不是开玩笑的……

那种事稍微闪过我脑海里……但很快就觉得那种事无所谓了……

已经连脑海都沉醉于快感之中……连正常思考都做不到……

只能任由身体中此起彼伏的快感支配着我……

我和希实香互相拥抱着。

尽可能地重合着肌肤……尽可能地把部位重叠在一起……

我想到……人的身体是这么温暖又舒服的啊……

人真的是哺乳类呀……想着这种无所谓的事情……

因此才会渴望别人的体温说不定……

我渴望着希实香的体温……只是渴望着……在一起，更进一步地重叠在一起……想成为一体……

只是那样想着……

希实香 「呼啊啊……啾…啾恰…啾恰…怎，怎么可能……柘榴在……柘榴，在舔我那里……怎，怎么可能……柘榴在……啊呜，啊呜」

柘榴 「嗯……咕呜……咕啾…啾恰…嗯…啾…啾恰…啾啾……变成这样的希实香好温暖……」

希实香 「呜……呜哇……哈，柘榴的嘴巴……好下流……呜哇……啊呜……」

柘榴 「啾…啊，啊呜……希实香，希实香，希实香……啾恰…嗯…啾…啾恰…啾啾……我想要希实香的身体……想要……」

希实香 「哈啊……哈啊…啾恰…嗯…啾…啾恰…啾啾……啾啾……我也想要柘榴……让身体贴得更紧一点……」

柘榴 「嗯……更希望你的体温……更希望感受到希实香的体温……想感受到……」

希实香 「啊呜……啾…嗯…啾…啾恰…啾恰……贴得更紧一点……把身体……」

希实香弓起身体。

像是失禁一样地喷出爱液。

大量地喷到我脸上……是感觉麻痹了吗……一点厌恶感都没有……

但是，莫非……因为是喜欢的人，所以才没半点厌恶感说不定……

柘榴 「哈哈哈哈哈，啾…啾恰…嗯…啾…啾恰…啾啾…太激烈了哈哈哈哈哈……希实香……好厉害……」

希实香 「我也是……很激烈，好厉害…啾…啾恰…嗯…啾…啾恰…啾啾……啾啾……呜哇啊啊啊……柘榴竟然会做这种事……我…我……」

柘榴 「变态……希实香你个变态！」

希实香 「呜哇啊啊啊……不，不行……我……要去了……我……柘榴，该怎么办？」

柘榴 「我也差不多……所以呢」

希实香 「啊，啊，啊……还要多久……啊忍不住了……啊嗯啾…啞恰…嗯…啾…啞恰…啞啾……啞啾……」

柘榴 「你怎么老是忍不住」

希实香 「不、不要……呀啊啊！已、已经不行……柘榴弄得舒服……」

希实香 「啊，不行了……忍不住了……柘榴……啊呜不要…哈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柘榴 「啊，不要紧……我，我也……已经……不行……我也是……啊……啊呜…嗯…啾…啞恰…啞恰…啞恰……」

希实香 「啊呜呜！好厉害…啾…啞恰…嗯…啾…啞恰…啞啾…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去，去了…！不行了」

希实香 「哈呜呜呜，去了！啊啊啊啊啊啊嗯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一！！」

柘榴 「啊……啊呜……希实香……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我也……已经……不行……我也是……啊啊，希实香……啊」

柘榴 「啊呜！！」

在她片刻之后，我的身体也痉挛起来。

身体不停地颤抖。

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

好像高潮了……每当痉挛的时候，快感都传遍我全身。

……

我们赤身裸体，彼此拥抱……就这样保持了几分钟……但听到从走廊上传来别人的声音，总算冷静下来了。

柘榴 「希，希实香，衣，衣服」

希实香 「诶？啊，嗯」

柘榴 「要、要是被看到肯定会被勒令退学的」

希实香 「啊，知、知道了」

希实香 「啊哈哈……」

柘榴 「在……在笑什么？希实香……」

希实香 「啊哈哈……对不起……」

柘榴 「好像……这个最初只是KISS！的练习吧……」

希实香 「哈，嗯……」

柘榴 「为什么只是KISS的练习……会变成这样？」



希实香 「真，真惭愧……」

柘榴 「一句话就想蒙混过去啊」

希实香 「……呜呜……对不起……」

柘榴 「希实香……就算道歉也不会原谅你的」

希实香 「那、那个……那要怎么做？果然是要用强制猥亵罪起诉我吗？」

柘榴 「啊，对啊……也能做那种事呀……」

希实香 「啊，你是准备做吗！？」

柘榴 「不可以吗？」

希实香 「那、那个……这种年龄被送进监牢有点……」

柘榴 「是吗……你准备怎么负起责任？」

希实香 「……诶？」

希实香 「责任？」

柘榴 「对，责任」

希实香 「不是刑罚吗？」

柘榴 「不，是责任，你要怎么负起责任？」

希实香 「责、责任是……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呀……」

柘榴 「胡乱误会我和间宫君的关系……还做出这种事」

希实香 「啊，不是……才没误会……」

柘榴 「什么都没有」

希实香 「诶？」

柘榴 「我和间宫君没发生什么事……因为整个暑假一次都没遇到过」

希实香 「真，真的吗？」

柘榴 「是啊。而且我也没有什么要见他的理由」

希实香 「诶？但是……」

柘榴 「……没有什么但是！快说怎么负责任！」

希实香 「啊，是」

柘榴 「我对间宫君没抱有什么特别的感情……」

希实香 「就，就是说……」

柘榴 「跟你想的一样……」

这大概就是事情的始末吧。

不如说，是开端？

一个月后……时间飞快流逝……夏天也已经结束。

季节在变动。

从夏天到秋天，

从秋天到冬天。

从冬天到春天……

希实香 「我，我说啊……」

柘榴 「什么？」

希实香 「你从刚才开始就在嘟囔什么？」

柘榴 「啊，抱歉，抱歉，在想点事」

希实香 「想什么？」

柘榴 「那个嘛……」

于是，从我——高岛柘榴这里能看到的风景，就此结束了。

虽然我们会这样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

但还是要在此说再见了。

再见了。

再见，逝去的日子。

然后，陌生的未来，

以及今后的我们，

请多关照。

*THE END.*

### 第三章↓

虽然想从这个地方离开……

但是……

身体却僵硬住了……只是在颤抖着……

反抗她们的话……

希实香偷偷地瞅着我。

该说些什么吗……不太清楚。

我不但说不出话，甚至手足无措地傻站着。

看到这样的我，希实香大大地叹了口气……对着赤坂她们的摄影机镜头，做出了不自然的微笑。

惠 「喂，橘一」

希实香 「啊，这样吗？」

惠 「哦哦，不是挺诱惑的嘛一」

希实香 「啊哈……是这样吗？」

惠 「对对一再稍微」

希实香 「诶……这……这样？」

惠 「哦。好厉害……内裤是什么颜色？」

希实香 「你这是哪里的老爹一样的质问啊」

惠 「内裤不是蛮可爱的嘛」

希实香 「嘛嘛也没那么夸张啦」

惠 「这样啊，那么就再来点杀必死！」

希实香 「诶一，那么不如让赤坂和北见一起来照嘛」

惠 「好啦快来啦，没问题的」

希实香 「好厉害……就稍微一点哦……」

惠 「哦，不错不错。这画面好」

聪子 「不错哦……好好录下来哦……」

希实香 「唔……那，那种事」

聪子 「这是内裤一」

惠 「这样把它掀起来一」

聪子 「没关系，没关系，不是挺漂亮的吗内裤，是刚买来的吗」

希实香 「是，是呢……」

总觉得……渐渐向不好的方向发展了……

总觉得怪怪的……

聪子 「说起来啊一柘榴妹妹啊一穿着什么内裤呢？」

惠 「内裤一。穿着什么样的呢一」

柘榴 「诶？」

聪子 「呐，柘榴一」

柘榴 「我，我是……那个……」

惠 「哦一好厉害啊橘，双腿分得这么开」

希实香抛开刚才那样的顾虑，更加岔开双腿，把自己的内裤展示向摄像机。

这是……希实香，在保护我吗？

和以前，我被欺负的时候一样……她为了转移开欺负我的人的注意力，自己率先成为了被欺负的对象……

她拼命地，想让我逃跑……

但是……

我太害怕……什么都做不到……

动弹不得……

我是怎么了……

希实香 「咕…那，那个……这是什么？」

惠 「便携式肩部按摩器呀。感觉如何？」

希实香 「这，这样啊……但那个不是用在这地方吧……」

惠 「没事啦，反正是用来按摩的，用在哪儿都行啦」

聪子 「那是什么？」

惠 「简易便携肩部按摩器，淘宝上买的」

聪子 「不，这怎么看起来都是成人玩具啊」

惠 「我哪知道一。至少作为肩部按摩器不太好用，不知道这样用起来怎么样呢」

希实香 「那，那个……这个就稍微有点辛苦了……啊，啊呜」

惠 「总觉得声音变得很诱人啊」

希实香 「不，不是这样，这个…只是痒罢了，嗯，噫」

聪子 「这才不是痒的声音吧」

希实香 「稍，稍微等一下，咕呜」

惠 「出声你可就败露了哦……」

希实香 「诶？」

聪子 「好啦，橘你反应这么大，那里的新员工都在往这里看了」

希实香 「诶？啊呜」

聪子 「总觉得好诱人啊……」

希实香 「不，不是……」

聪子 「好啦，正经点嘛」

希实香 「很正经了呀……」

惠 「高岛一」

柘榴 「诶？」

惠 「去点三个超大号汉堡」

柘榴 「诶？」

聪子 「快给我去」

柘榴 「啊，嗯……」

这突然怎么了。

虽然完全不理解，但我还是照做了。

可就算这样，为什么要买三个超大号汉堡呢。

理所当然地，给了我等候牌。

因为制作需要时间，所以让我先在座位上等着。

惠 「哦，高岛」

柘榴 「等候牌拿来了……」

惠 「这样啊一。没有在那里等着啊」

柘榴 「？」

希实香 「呜……咕……」

聪子 「还真是能忍呢。橘」

惠 「这不是稍微有点糟糕了么？」

柘榴 「啊……」

聪子 「店员来了哟」

希实香 「唔……」

聪子 「就这样装作什么事都没有」

希实香 「！」

店员 「7 4 号的顾客」

希实香 「呜呜……」

聪子 「啊，在这」

店员 「请问是点了三个超大号汉堡么？」

惠 「啊，嗯」

店员 「您的餐齐了」

希实香 「……」

肩部按摩器被牢牢地按在希实香的股间，而店员就站在她身边。

希实香虽微微地颤抖了一下，但还是装作没事一般忍耐着。

三个超大号汉堡是为了这个吗……

因为不可能立刻做好……就给了等候牌……当然，店员随后就会来这里。

那样的话我也是共犯。

希实香为了不败露必须装的若无其事……那样的话赤坂她们就会变本加厉……

而希实香只能为了不让大家发现而拼命地忍下去……

惠 「店员先生啊一」

店员 「请问有何吩咐？」

惠 「来杯水啊一」

店员 「是要水么？」

惠 「嗯，因为买了三个超大号汉堡，钱都花光了啊一」

店员 「买了三个呢」

惠 「啊一总觉得肚子饿了一呐橘」

希实香 「啊……啊……是……」

店员 「？」

聪子 「怎么发出这么傻的声音呢，橘」

惠 「好啦橘」

希实香 「啊，唔……嗯……咕」

店员 「身，身体不舒服么？」

惠 「诶？」

店员 「这位小姐……脸通红的哟」

惠 「啊，这个啊一在搞忍耐大赛呢一」

希实香 「?!」

店员 「忍耐大赛？」

惠 「是啊，在进行忍耐大赛呢一」

店员 「有什么事么？」

希实香 「赤，赤坂... 唔...」

惠 「听声音不就知道了么？这么诱人的声音？知道她在忍耐什么了吧？」

店员 「这……怎么了？」

店员 「难，难道？」

聪子 「啊哈哈哈哈哈，你在想什么呢一。这家伙只是来那个了，肚子痛而已一」

店员 「来那个？」

惠 「哈哈哈哈……刚吃了药，请快点把水拿来哦」

店员 「啊，明白了……」

希实香 「啊，啊唔……」

惠 「现在安心还太早了哟……那个店员还要拿水来哦……到最后也要装的好一点哦」

希实香 「到最后是……」

惠 「就是这个意思啦，加油加油」

希实香 「这，这样忍到最后怎么可能……」

惠 「这样啊？做不做到还是要亲自试一试才知道啦？」

惠 「总之不快点结束的话，我也是会一直继续的哦一。刚才好像是被店员怀疑了，所以要是一直继续下去，总会被发现的哦？」

聪子 「那样的话我们不也会处境很糟糕么？」

惠 「所以快点快点」

希实香 「啊，啊唔……」

惠 「然后把胸部也这样……内裤什么的脱掉吧……这里可是在摄像呢」

希实香 「啊……」

希实香仿佛放弃了似的，把按摩器放到股间。

希实香 「唔唔～」

明明只是放在了那里，却传来了伴随粘稠感的震动声。

惠 「什么啊，这不是已经湿了么。这么喜欢这个肩部按摩器吗？」

希实香 「啊啊……呼唔唔……那种事……才没有……噫……」

我想这应该不是喜欢……只是不这么做的话不会被放过。

希实香理解了这件事……所以才开始认真地自慰了……在这种地方……

希实香的手不仅伸向股间还伸向乳房，慢慢地开始在乳头上揉捏起来。

她单手掀开了下体的蜜穴，看着自己红得充血的淫肉。

为了能尽快结束，而拼命地……

聪子 「唔哇……橘啊……自慰得好厉害呢。屁股都翘得这么高了……是想给大家看看吗？」

希实香 「呀啊……不是……不是……啊啊啊啊啊！」

希实香股间喷出透明的液体，飞沫从插入手指的蜜穴中飞出，散落在地板上。

不知何时，地板已经充斥希实香的淫荡气息。

聪子 「唔哇……总觉得其他人都在盯着看呢……有点糟糕吧？这不是已经彻底败露了么？」

希实香 「那，那就……哈唔～～」

惠 「不行一。快点结束啊。反正从他们那里看不见重要的位置吧？」

希实香 「怎，怎么……咕，呼啊」

聪子 「总觉得都盯着我们看呢……」

惠 「不是哦。聪子你看」

聪子 「嗯？」

惠 「其实啊，往这里看的人都是闹不清状况的……」

聪子 「是这样么？」

惠 「不信你看……都是闹不清状况的人在看着呢。知道怎么回事的人不都是因为不好意思而低下了头吗？」

柘榴 「……啊」

的确……没有注意到在做什么的人们都惊讶的向我们看着……但是，那些明白了发生了什么的人，却连看都不敢往这看了……

特地的避开视线，不敢朝这看。

惠 「注意到的人，只有那个看起来像流浪汉的男人，和那个新人服务员了。其他人根本闹不清状况」

聪子 「真的诶……」



惠 「所以啊，快继续吧橘」

希实香 「唔唔～」

惠 「完全不担心吗？总觉得橘的味道好强烈。感觉店铺里面都充满了这种味道了？」

希实香 「噫唔唔！不要啊！不、不要这样嘛……这，这样不行……」

惠 「谁管你。赶紧高潮吧。不然的话，就把你地脱个精光，然后丢在这里。不想的话就赶紧高潮」

希实香 「哈啊啊……唔唔……啊咕，噫」

赤坂把手机的时钟给希实香看。

时间，一直在残忍地继续。

惠 「还有一分钟了哟一。差不多店员就要来了哟一」

希实香 「啊啊，不……不要啊！呼啊啊啊！啊啊！唔啊啊啊！」

希实香因为慌乱而手足无措，仿佛动物似地，只顾搅动手指。

腰部以剧烈的节奏震动着，连椅子都发出了咔嚓咔嚓的声响……

惠 「还没高潮么一？应该已经快要来了吧？」

希实香 「啊啊啊啊！不要啊啊啊啊！不要啊啊啊啊啊！」

赤坂一直在吓唬希实香……希实香发疯似的用手指拼命地在蜜穴中搅动，揉捏o蒂。

聪子 「啊……到了糟糕的阶段了么？」

希实香 「啊噫噫噫！唔啊啊啊！不要啊啊啊！不行！不行了啊啊啊啊啊！」

聪子 「唔哇……这样不是彻底暴露了么？」

希实香 「哈啊啊啊！唔啊，不要……」

惠 「怎么了，和店员做爱、堵住他嘴不就行了？反正店员也是男人」

希实香 「不要，不要那样，啊唔，噫」

爱液噗嗤噗嗤地冒了出来，不仅是外部，还沾满了手指。

好像火候已经差不多了，但因为心头焦急，希实香怎么都到不了高潮。

希实香 「唔啊啊啊，不高潮的话，不快点高潮的话……啊啊啊啊啊，唔啊啊！噫唔唔！」

希实香哆哆嗦嗦地一边颤抖，一边弯起腰部，爱液流得全身都是。

因为这样，桌子的周围更加充满了淫荡的臭味。

聪子 「这岂不是真的有点糟糕么？」

惠 「也是呢……要是再不高潮的话，希实香酱可就要和店员做爱了哦……」

希实香 「啊啊啊啊啊！唔啊！就，就要……马上就要，高潮了……」

希实香颤抖着，浑身抽搐……就像终于捕捉到了快感似的。

惠 「唔哇……就要来了……店员已经开始上楼梯了……」

希实香 「啊哈哈，啊，啊，啊！高潮了，要高潮了！噫啊啊，啊，啊啊啊啊！」

惠 「还有五米……四米……还有……」

与惠的倒计时一起，希实香的腰部也一次次地起伏着。

希实香口中不检点的淌着唾液，落在胸脯上。

希实香 「噫呀啊啊啊！来了，要来了啊啊啊！」

惠 「还有三米……」

希实香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嗯嗯……」

希实香 「唔！唔！唔！唔唔——唔!!」

希实香就这么按住嘴巴，身体抽搐。店员就站在她身边。

店员 「需，需要来点水么」

希实香 「……唔，啊……哈啊……哈噫……」

店员 「没，没事么？」

希实香 「是，是的……没关系……」

店员 「那么就……」

聪子 「好厉害刚好赶上」

惠 「真的好厉害。橘太伟大了！」

希实香 「伟，伟大什么的……才没……」

惠 「我这里心脏可都要跳出来了」

希实香 「那当然的了，就是你们干的……」

惠 「诶—I我只是在拍摄罢了」

聪子 「我只是监督啊」

希实香 「什，什么监督啊……」

柘榴 「……」

这样……

聪子 「那么接下来是？」

惠 「总之先换个地方吧？」

惠 「再继续呆着这里……就不太妙了……」

柘榴 「……」

惠 「那么去哪？」

聪子 「应该是卡拉OK了吧？」

希实香 「呼……为什么去卡拉OK前要对我做那样的事啊……」

聪子 「诶一怎么说呢……」

希实香 「这个企划到底是什么？」

惠 「所以说啊一昨天不是都说过了么」

希实香 「什么？」

惠 「有没有什么创造性的赚钱方法」

希实香 「创造性？」

惠 「是，是，我就稍微进出了艺术家的火花哦」

希实香 「哈哈……称为艺术家的火花是不是有点……」

惠 「我看到了家里的Handycam摄像机，突然就领悟了耶」

希实香 「什么？」

惠 「我的才能哟」

聪子 「就是拍电影吧」

希实香 「电影……这样啊……电影啊」

惠 「就是这样」

希实香 「那么？那个电影是什么内容？」

惠 「不是很清楚啊。我没有写剧本的才能啊。说到底只是有拍电影的才能罢了」

聪子 「脚本就是我哟」

希实香 「那么，是什么脚本呢……」

聪子 「什么呢一，身体里面有齿轮和发条的博士啊，在茂密的丛林深处，与妖精一同度过最后的时光。大纲差不多就这样了」

总觉得……刚才听到的……不是很明白……跟某本漫画里的故事似的……

希实香也呆住了。

聪子 「稍微有点现代风格呢……有点视觉风格的young adult fiction。灵感是读过的少女漫画」

听这意思……不就是抄袭吗……

希实香 「原来如此……那么？刚才拍下的部分在故事的哪里会出现呢……」

聪子 「别问我啊，负责拍摄的是惠」

惠 「都说啦，故事这玩意，如果高岛也拼命努力的话，我大概就能明白了」

柘榴 「那……那个……」

惠 「啊。想起来了」

希实香 「什么……」

惠 「是红指甲」

希实香 「哈啊？红指甲？」

惠 「这里必须得是红指甲了」

希实香 「那是……什么」

惠 「高岛乌黑的头发……雪白的肌肤……就是红指甲了啊」

聪子 「然后呢？」

惠 「然后……  
自慰啥的？」

聪子 「啥玩意啊」

柘榴 「诶？那个……」

惠 「有种背德感？」

聪子 「说什么呢……」

惠 「所以说啊，这就是刚刚的灵感哟。雪白的手和红色的指甲啥的」

希实香 「那么，想在哪里拍呢……卡拉OK包厢？」

惠 「不是啊……以这个夕阳为背景，不也挺美吗？」

聪子 「噗，说什么呢w」

柘榴 「那，那个……我」

希实香 「柘榴……回去了……」

柘榴 「诶？」

聪子 「喂！说什么呢？橘」

希实香 「用来赚零花钱的话，那点拍摄不是已经足够了吗？」

聪子 「你说什么……」

希实香 「啊咧，你们不是打算卖给某家店吗？女高中生的偷拍能卖不少钱呢  
……所以在学校里，也一直偷偷拿着摄像机四处转」

柘榴 「诶？是，是这样吗？」

希实香 「大概打算全程拍摄去卡拉OK店吧……我一直就对赤坂的包的不自  
然举动有点在意了……」

聪子 「那又咋样」

惠 「不是啦……认真个啥呢？不要说得那么难听嘛，不叫偷拍，叫实录  
啦，玩玩而已」

希实香 「不论如何，不要把柘榴卷进来……已经和我玩的很尽兴了吧……」

聪子 「要还是不要，又不是你丫说了算！」

希实香 「那么柘榴你怎么说呢？像我刚才那样，你能接受吗？」

柘榴 「那、那个……」

聪子 「柘榴不会说不行吧。我们不是朋友吗？」

惠 「哼……不跟你说了吗……和橘在一起就是麻烦……嘛，反正橘的已  
经拍好了……」

希实香 「那我们就回去了哦……柘榴，走吧」

柘榴 「啊……痛」

希实香 「！」

希实香拉着我的手想把我带走，但北见却强硬地拉住我，要把我留下  
来。

聪子 「说什么呢？只是说你已经没用了……快给我滚」

希实香 「……都惹出那么大的事故来了，还不长记性……」

聪子 「事故？记性？说啥呢？」

希实香 「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呢……这么说应该不错吧……  
就是因为你们这种蠢爆了的计划，柘榴才会从C栋掉下，受重伤的吧  
……」

惠 「哈啊？说什么呢？那是事故吧？是高岛自作自受吧」

希实香 「装什么傻呀……原因是你们的欺凌吧」

聪子 「说什么呢。这怎么可能，谁欺负过她啊」

希实香 「没欺负过？」

聪子 「那只是玩玩罢了吧？玩玩？而且已经征求了你和高岛的同意了吧？」

希实香 「同意？那也算？」

惠 「噢，我受不了了。真麻烦……聪子来教训教训她……」

聪子 「噢……我知道……真是火大……明明是同情你们交不到朋友，才和  
你们一起玩的……」

聪子 「总之，要教训一下」

聪子 「噫呀……」

柘榴 「诶？」

惠 「?!」

希实香 「知道狗急跳墙这句话吗？」

惠 「你，你这家伙……」

聪子 「啊，啊……」

难以置信的场景……那个北见聪子……在希实香的面前捂着肚子倒了  
下来。

希实香 「柘榴受伤的时候，我就决定了……下次要是发生这种事，不惜杀了  
你们，也要阻止……」

希实香 「多亏了我早有防范。4 1 4 0 合金制特殊警棒……被打了可不是说  
着玩的……」

一瞬间，我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到现在为止，本应什么都没有的希实香手上，出现了一根长长的铁  
棍。

惠 「聪，聪子？」

聪子 「混，混蛋……」

好像是伸缩性的铁棒，在袭击北见的时候瞬间展开，伸长了的样子。

希实香 「切……因为是伸长的时候的冲击啊……只是轻伤啊……还想折了你  
的肋骨呢……」

希实香 「哪边先来呢……想请你们两个尝尝柘榴体会过的痛楚呢……」

聪子 「咕……」

北见很擅长打架……是富二代赤坂的保镖一般的存在。

虽然这么说，但面对拿着那么长的铁棍的希实香，两人也应该束手无  
策了吧。

仔细想想，希实香手上的东西，也无论如何看起来都不是玩具……完  
全是对人杀伤武器……

「怎么了啊……怎么变成这样了？」

惠 「翼，翼！」

希实香 「城，城山……」

城山 「在干什么呢惠……说是有趣的事就是这种事么？」

惠 「太迟了啊，白痴！」

城山 「你说什么」

聪子 「橘拿着武器在反抗啊……」

城山 「武器？哦，那个么？好帅啊」

希实香 「不，不要靠近！」

城山 「嘿嘿嘿……怎么了啊……橘，这么挥来挥去的，我们对你做什么事不是都没问题了么……」

希实香 「为，为什么」

惠 「是正当防卫！对，对了是正当防卫！翼，废了这个女人！」

城山 「废了这个女人？当真？这不太合我口味啊」

惠 「后，后面会给你奖励的」

城山 「奖励是什么？」

惠 「来车站前的卡拉OK你就明白了，就跟柜台说是赤坂的熟人」

城山 「这是，那个意思吗？当真？你这家伙，不是因为我对高岛表现出兴趣，还嫉妒了吗」

惠 「哟，哟嗦。总之今天姑且原谅你了，废了这个女人，让她不能再来学校」

沼田 「但是，那根棒子，看起来打人真的很疼啊……挨一发估计得要命啊」

惠 「也，也让你们对高岛为所欲为好了」

沼田 「诶？当真？但强o啥的，不太好吧」

惠 「没问题！我会想办法让她同意的」

诶？说，说什么呢？

为，为什么从刚才开始就出现着我的名字？

同意是指什么？

什么的同意？

西村 「真的能让她同意啊！那太好了！还是第一次哦！」

沼田 「是吗，西村酱还是处男吗？」

西村 「噢，没错，但我就要和高岛做爱，告别童贞了」

希实香 「这种事，岂能让你得逞！」

西村 「烦死了。和你这家伙没关系吧！」

西村 「噫呀！」

贸然接近的男人被希实香一下击倒。

希实香毫不犹豫地击中了男子的脖子。不，恐怕本来瞄准的是脑袋

.....

她是认真的.....

沼田 「啊啦啦.....西村酱被打倒了哟.....那我们怎么办呢？」

城山 「用包当盾牌把.....沼田.....我们一起冲上去.....」

沼田 「啊，有道理」

城山 「惠，约好了哟.....记着哦」

惠 「啊，噢.....但是，只有这次啊！」

城山 「一次就够了.....对吧沼田」

沼田 「啊，不，我还是希望尽量多来几次.....行吗？」

惠 「鬼知道啊。你喜欢的话去做不就好了？反正高岛都会同意的」

柘榴 「那，那个.....我，那，那种事.....」

惠 「好啦，  
高岛和我们来吧」

柘榴 「不，不要.....」

希实香 「柘，柘榴！」

我要被带走的那一瞬间，希实香分神了.....

城山 「哦啦啊啊啊啊啊啊！」

希实香 「噫」

柘榴 「希实香！」

希实香被按倒在地。

沼田 「嗯呀」

但在这种状态下，她仍拼死反抗。

城山 「混蛋！这根警棍真危险」

惠 「在这种地方折腾太久，会有人报警的！赶紧揍她啊！」

聪子 「还有，千万别在这里o暴这家伙哦。要做的话，就把她带去宾馆，或者带回家！」

沼田 「这样的女人怎么带去宾馆或者自己家啊」

城山 「揍她一顿让她失去意识？」

沼田 「我倒是没有和鼻青脸肿的女人做爱的兴趣.....」

城山 「那我赶紧搞定这边，高岛就归我了吧！对吧，惠！」

惠 「我知道了啊！高岛我来搞定！」



希实香 「唔！  
别想得逞！」

城山 「我知道了……总之，先把这个带着警棍的危险女人搞定吧……」

惠 「嗯，看你的了」

沼田 「刚才那下真的好疼！」

西村 「呼啊啊啊！」

沼田 「西村酱，不会死了吧……一动不动的……」

西村 「混蛋！橘！打碎我梦想的恶魔！我要把破坏我破处计划的家伙干掉！」

城山 「西村复活了啊，这下咋办，和高岛3P行吗？」

惠 「噢，没问题。怎么样都行，总之先解决这家伙吧」

希实香 「柊榴」  
人多对抗人少。  
希实香的动作渐渐被看穿了。  
挥起的警棍被书包挡住的次数在增加。

柊榴 「希，希实香」

希实香 「柊榴！」  
我被赤坂和北见带走了。  
虽然想抵抗，但却浑身动弹不得……我毫无办法，就这么被两人带走。

柊榴 「那，那个，希实香她……」

惠 「她是自作自受吧……因为那家伙突然拿出警棍、施展暴力啥的」

聪子 「就是啊，我们明明只是找个乐子」

柊榴 「但，但是……」

惠 「所以说啊，赶快配合我们拍摄吧……」

柊榴 「拍摄？」

惠 「所以不是说了么，要拍电影。主人公就是高岛啊」

聪子 「是啊。快点结束拍摄的话，希实香说不定不会挨多少揍」

惠 「啊，这也有可能哦。只要拍摄结束了，就不会露馅了嘛」

柊榴 「是，是这样吗？」

惠 「难道不是这样吗？」

柊榴 「但，但拍摄是……」

惠 「啊，刚才的都是开玩笑啦。完全没有让他们对你动手动脚的意思啦，嗯没事的」

聪子 「嗯，那个没问题。又不是拍摄AV。现在不是也有吗，穿衣情色啥的？」

柘榴 「穿衣情色？」

惠 「没错没错，穿着衣服，拍稍微有点色情的影像。艺人啥的，不是都在做吗」

柘榴 「是，是这样吗？」

聪子 「没错没错，都在做呢，没问题啦」

惠 「不是AV拍摄啦，不会被男人侵犯的，没问题」

柘榴 「但，但那个拍摄是……」

惠 「就和刚才说的一样……说回来先把这个药服了」

柘榴 「药？」

惠 「稍微有点特殊，要用吸管把这个吸进鼻子」

柘榴 「什么药？」

惠 「诶？不知道吗？」

这就是现在流行的，美白药啊。加速血液循环，皮肤白里透红，拍起来也会好看点」

聪子 「而且，我们也算是制作人啦。我们也会专心拍摄的啦，放心吧」

柘榴 「唔，嗯……明白了……快点结束，救救希实香吧」

惠 「当然了。话说高岛说OK的话，现在就打电话让他们不要让希实香受伤」

柘榴 「希实香没受伤吗？」

惠 「啊啊，那么现在就去电话……那个……」

惠 「喂，喂，啊，翼？有事拜托你」

聪子 「你看，惠都那么努力了。高岛也表现点诚意吧」

柘榴 「啊，嗯……能帮到希实香的话……」

希实香被强迫做的事情……我也做就好了吧……

不能只让她一个人遭遇不幸……我，要为了希实香……

惠 「啊，这药价格可高，吸一下就好了一下」

柘榴 「啊，嗯……」

我用鼻子吸着赤坂递给我的小瓶中的粉末。

这种服药的方法还是第一次知道。

惠 「然一后！就让我们精力充沛地上吧」

柘榴 「啊，是……」

怎么了？

总觉……有些奇怪……

是错觉……还是什么呢……

稍微感觉，光线有点刺眼……

就像整条街都在发光似的……

聪子 「那么我们就换个地方吧。换个更有气氛的地方」

惠 「也是呢！嘛不过这里人这么多应该也挺刺激的」

聪子 「噢，那就下次选这吧」

惠 「哈啊，这样啊……嘿嘿嘿……嘛算了那边就拜托聪子了」  
……嘴唇两角翘起的赤坂，得意洋洋地拍着北见的肩膀。

聪子 「哼哼哼。嘛，会有有趣的事哟」

总觉得身体好奇怪……

浑身是汗……

想着应该不会有那么热……

而且，心脏感觉跳动的……也比平时要快……

惠 「是的是的，来喝点果汁吧高岛」

柘榴 「诶？果汁？」

惠 「啊啊，服了这个药以后啊，嗓子会很渴的」

柘榴 「啊，嗯……」

的确……

嗓子很渴……

刚才的药……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么……刚才的药……

那个……为什么这样全身是汗……

心跳也这么快……感觉……有种眩晕感……

那个……

思考难以深入……不是思考短路……而是思考越来越浅薄的感觉……

惠 「好啦出发吧，高岛。你可是主演，打起精神来哦」

柘榴 「啊，是……」

赤坂牢牢地抓住我的手带着我，同时北见也推着我的后背。

聪子 「好了好啦，走过来走过来！」

柘榴 「啊，是……」

那个……那个药大概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我却吸了进去……所以街道如此晃眼……心跳也这么快……

那个……怎么了？

我为什么会做这种事呢……那个。

对了，是为了救希实香……然后，那个……就是……就是……

对了！

为了帮助希实香要拍视频……

是要拍摄我的视频……哪个是监督，哪个是摄像……诶脚本是谁来着？

那个……脚本也是需要的……还有……感觉还需要其他什么……

要是没了可不行……就不能救希实香了……

需要的东西？

那个……

脑袋只能胡乱的思考，而且无论怎么想也得不到问题的答案。

我该做的事……

不能不做的事……

汗出个不停……

思考无法停止……

应该做的事……

惠 「啊，对了对了！先拿着这个」

赤坂一副什么都不用担心的表情，把什么强塞到我手上……

柘榴 「……？」

那个……这个是，刚才让希实香受辱的奇怪的棒子……

好像是叫什么肩部按摩器……

把这个交给我，应该就是让我用吧。

因为是肩膀按摩器所以是给肩膀……不，不对，希实香不是这么用的。

必须要像希实香那样用啊……

对了……我能做的事……

就是做希实香做过的事。

为了不只让希实香一个人不幸……我要为了希实香努力。

惠 「喂……这没问题么？对于没吸过的人是不是量太多了？总觉得这家伙已经变得稀里糊涂的了……」

聪子 「是你给她吸的吧」

惠 「嘛，又不是摇头丸，应该不会倒下吧……」

聪子 「可也是溜冰吧……」

惠 「那是当然的了。不溜冰就没意义了吧？接下来要做的事可不得了哦」

聪子 「溜冰很有效呢……只要溜上了，就啥都愿做了嘛」

两人在说什么呢……摇头丸什么的冰什么的……好多没听过的词……

惠 「好了，高岛出发吧！」

柘榴 「诶？啊，师道了」

聪子 「呼哈哈，“师到了”是什么啊ww这家伙话都说不清楚了」

惠 「这家伙啊，吃了药完全不能进行理性思考了，大脑现在就是短路状态」

聪子 「这样啊」

惠 「可是啊，她还自以为很正常哦ww明明瞳孔都散得这么吓人了……」

聪子 「嘟嘟囔囔的自言自语也好厉害啊……」

聪子 「好，这里不错」

晃晃荡荡的我，被两人带到了站前大转盘附近，一个周围稍微成了死角的空间。

但是，真的要在这种地方拍摄吗……

的确，要是这里小心点的话，周围路过的人大概都看不见……

但是，不得不做了……我必须为了希实香……

说好的事，我一定要……全部。

惠 「好了好了，摄像机请转到这里一」

聪子 「柘榴酱一，请慢慢地把裙子掀起来一」

柘榴 「裙，裙子么……那个，那个……」

摄像机对准了我的下腹部，我被命令的掀起了裙子。

聪子 「不错，不错哦！那个焦急的手势很好！」

我掀起裙子，露出内裤，摄像机的镜头也伸过来对焦。

聪子 「呼嗯……平时都那么老实，其实喜欢色情的成人内衣，这种反差美也不错呢」

惠 「下次要我们来准备内衣么？」

聪子 「话说啊一，惠不是也有几条“穿了像没穿一样”的内裤的么」

聪子 「那啥催情内衣。那个不错哦」

惠 「那可是能让男人兴奋的内裤啊，很有深意的。别小看啊」

聪子 「原来如此，这么说我就懂了」

惠 「那些可效果出众哦～，啊哈哈！」

两人虽然在说着什么……但是，因为能听见车站的声音太吵理解不了。

为什么人的说话声听得这么清楚呢……很多人的说话声和脚步声……仿佛直接在我脑中响起似的……

过于嘈杂……所有的声音……

聪子 「哦呀，抱歉，下面开始就要热闹了，你加油咯」

惠 「没错没错！用嘴咬住裙端，把双手放开吧」

柘榴 「那个……这样……」

柘榴 「……这样么？」

我根据指示用嘴咬住裙边，这样不用双手就能露出内裤。

聪子 「这不挺好的吗～」

惠 「呼哈哈……真是好厉害的超现实场景啊」

聪子 「好啦，比起那种事」

惠 「啊，对对，接下来，打开刚才给你的肩部按摩器的开关哦」

按摩器开始震动。

那个声音胡乱地在我脑中响着。

惠 「在做什么呢，只是打开开关不行吧……快像刚才希实香那样做」  
希实香那样……

我不禁关掉了开关。

惠 「你关什么啊高岛！」

聪子 「喂喂橘会怎么样我们可不保证了哦……」

对，对了……必须要做和希实香一样的事……

我，必须要做和希实香一样的事来救她……

柘榴 「哈哈……」

我不禁叹了口气，然后打开了“肩部按摩器”的开关，细长的椭圆形的东西立刻开始震动了。

聪子 「好了，小道具的准备也完成了」

聪子 「下面开始就没有什么特殊指导了哦，高岛就和平时一样，自己开始自慰就好了」

柘榴 「……啊唔」

像平时一样……

平时都没有做啊…真的是很少这么做的……

惠 「会好好地把你可爱的地方完美的拍出来的！别担心」

柘榴 「……呼啊……………」

这是为了希实香……为了希实香……为了希实香……为了希实香……  
为了帮助希实香……为了帮助希实香……为了帮助希实香……

为了帮助希实香……为了帮助希实香……为了帮助希实香……

聪子 「自言自语的好烦人啊……」

惠 「没办法啊……第一次溜冰啊……嘛，一把开关打开，应该就不会自言自语了吧」

聪子 「噢，自言自语啥的跟神经病似的，好恶心。快给我进入工口模式啊」

我必须加油了……??

柘榴 「呼嗯，嗯嗯……啊，呼嗯嗯嗯，嗯嗯……」

哆哆嗦嗦的震动从我内裤上传来，未曾有过的体验的刺激，令我站都站不稳。

惠 「这反应不是不错吗？」

聪子 「嗯……真的不错哟？」

我因为叼着裙子的一端……可以保证让我在这不幸的状况中，至少不会忍不住发出大声的娇喘……

柘榴 「嗯呼……啊唔，唔，咕唔嗯……」

虽然结束后会因为内裤很湿很难过，但如果整理好衣服，装作没事离开的话，应该也不会有人发现吧。

啊唔……无论如何，要是能湿的话就快点高潮……这样的话，希实香就……？

柘榴 「呼啊，啊啊……嗯嗯～唔，嗯嗯唔～～～!?」

总觉得这好可怕……

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做这种事呢？

啊，不行……要认真思考思考思考思考，呜，唔……啊唔。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只是用玩具在那里轻轻地震动而已而已而已而已而已而已振动着振动着振动着振动着振动着振动着。

柘榴 「呼啊……啊……啊呼，唔嗯，咕呼……」

……变，变成这样……还是第，第一，第一次……

柘榴 「呼咕，唔～唔……啊嗯嗯……啊嗯嗯……唔咕……」

惠 「唔哇……第一次就这样啊」

聪子 「我们还没在自己清醒的时候，看过他人嗑药后的样子呢」

惠 「说到底，因为别人嗑药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肯定是一副媚态了……哪还能这么冷静地看着……」

聪子 「哼哼哼，到此为止还只是序幕哦——再来点刺激的」

柘榴 「呼唔……嗯唔，嗯嗯……哈啊……」

聪子 「高岛，把内裤脱下来不是更舒服么？」

柘榴 「呼啊唔，呼呼呼啊啊……」

说什么呢。

完全反应不过来。

大脑和全身已经被快乐夺走……一切……

惠 「喂！快给我脱下来！」

柘榴 「是，是」

我瞬间把内裤脱了下来。

内裤被褪到了地面。

柘榴 「呼噫，呼噫噫噫……呼噫，噫。噫噫，噫」

双眼闪着光。

这明显不对……不对……太不对了……

啊，比起那种事那种事……不稍微冷静一下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啊咧？

那个……？

我在干什么呢？在这种地方？

怎么说都很糟糕啊……



这种事情太糟糕了……不可能发生。

柘榴 「喝不可棱……呼可楞……噫……呼唔～……啊哈，啊啊……」  
为什么赤坂这么说呢？约好穿着内衣的啊……啊啊……已经怎么了？

柘榴 「为和么？为何莫？唔哇啊啊啊」  
在这种地方露出这种地方……为什么还浮现出不检点的笑容呢？  
我……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双眼闪亮……浑身汗透……啊，好像……不止是汗……  
仿佛浑身的体液都流了出来似的……

惠 「哦哦，好厉害啊高岛……你果然想办就能办到的嘛！」

柘榴 「多，多谢你，你了……哈噫，啊唔」

聪子 「这是怎么了？」

惠 「被表扬了在高兴吧。高岛是被表扬了就会更厉害的类型吧」

聪子 「这样啊……」

后悔？但是被表扬了很高兴？

高兴？为什么？这种地方，不行，高兴？不行，被看到了？陌生人么？  
诶？被看到了么？什么？现在的状况？现在？

惠 「高岛高兴么？」

柘榴 「哈噫……咕，嗯嗯，嗯唔～唔……嗯啊啊～！」

按摩棒的震动感直传我的身体……不行了……这，这种酥软的感觉是什么，头都要裂开的感觉，不行，被谁看见了。我发出声音了，不行。

柘榴 「嗯唔～唔，唔，唔唔～啊——唔～啊，啊啊啊！」

浑身是汗……更不用说从大腿到脚下都被爱液弄得黏黏糊糊的……就连按摩棒都要握不住了……

已经，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了……怎么办？脑袋坏了吗？在这种地方？这种事？这样？诶？怎么？

柘榴 「嗯咕，唔唔，啊呜呜～唔……呼唔唔，嗯嗯～唔唔……」

惠 「啊哈哈，真是的拍到了不错的画面呢」

聪子 「那一股女性的体液臭都传到着来了。呀～，真厉害啊」

惠 「这冰还真厉害啊……」

聪子 「嘛，要快的话，和安钠咖什么的混在一起，效果更劲啊……」

惠 「但是，这是不是太糟糕了点……」

聪子 「啊哈哈……怎么说呢……你看，虽然有人在朝这看……应该不会有  
人报警吧……」

惠 「要是真来了人就快逃跑呗……」

聪子 「啊啊，说的对啊……」

柘榴 「哈呼唔～唔……嗯呼，嗯呼呼唔……」  
……呐呐呐希希希实香……我我我没没问题吧……  
没，没没没，没没问题吧……希实香……马上就可以了哟……

聪子 「好一，高岛这么努力啊。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该更加用心呢？」

惠 「没有异议！聪子，快上」

聪子 「明白」

我被快感刺激的仿佛要是去意识，把按摩棒按在勃起的o蒂上，  
听从着瞄着摄像机镜头的赤坂的命令，北见在我身边向我伸出手。

柘榴 「噫啊唔……啊～啊，啊呼啊??」

北见就这么一口气抓住了裙子的挂钩，一口气拉了下来。

聪子 「好啦，把脚依次抬起来。不然内裤和裙子脱不下来了」

柘榴 「嗯啊，知道了……」

被突然袭击吓了一跳、陷入混乱的我，在北见威胁的口气下，听从了  
她的话。

但我的脑袋已经因为快感变得一片混乱，完全不能思考了。

不，不行，不行了……做了那种事的话……我……我就不行……那是  
……

聪子 「好一啦，这样如何？」

惠 「啊，完美！」

北见拿着我的衣服，兴高采烈地回到了赤坂的身边。

冷静地判断一下现在的处境。

无论是内裤还是裙子还是上衣……都没了……怎么看起来都是全裸的  
状态。

啊，啊啊啊，不行，不行，不行，这，这样不行。为什么会这样？这  
样？是犯罪吧。因为都被看见了啊？看见了？被谁？看见了什么？

柘榴 「啊，啊啊，不行，不行，不行啊啊，呼唔……嗯咕唔，嗯嗯，唔嗯  
嗯，不行……」

不拿回来的话，不拿回来的话……但是但是不能拿回来……因为可能  
被看见了，因为可能会被警察逮捕……

柘榴 「不行，被看见了，被看到了，不行，不行，不行啊……啊唔哈，唔呼，啊啊～～」

什么？已经搞明白了……被看见了就糟糕了……大概会被报警。被报警了就会被逮捕。被捕了就会上新闻。不行，爸爸妈妈会伤心的……啊唔唔唔。

按摩棒淫靡地在蜜穴口来回爱抚着，传来的声音一点一点靠近了突起的o蒂。

赤坂的摄像机，豪不留情地拍摄着双眼无神、流淌口水的我……

啊哈？……这个，怎么说也……

聪子 「现在嘴巴不用咬裙子了，老实地把现在的感觉喊出来吧」

诶？嘴巴？老实的？老实的？那个？感想？感想？那个？啊啊好舒服已经无所谓了？但必须得说感想？

惠 「好啦，什么都好，说点什么吧……在这种地方做这种事你觉得如何？」

柘榴 「不，不可以。我觉得不可以在这种地方做这种事」

惠 「但你不还是做了吗」

柘榴 「是，是的……是在做。在这种地方」

惠 「这是犯罪吧？」

柘榴 「犯罪是不行的，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噫噫。这种事不行……」

惠 「但你不还是在做吗」

柘榴 「不对，不对，不是这样」

惠 「因为觉得可能被看到了，很兴奋吗？」

柘榴 「没有那种事，不可能有那种事……呼啊啊，不行……」

惠 「可你不还是在做吗……哪里最舒服啊？」

柘榴 「啊噫……果，果然是……阴……」

惠 「啊咧？摄像机的麦克风坏了吗。没怎么听清呢」

聪子 「高岛，给我说清楚点！」

柘榴 「呼啊噫！o蒂……好厉害……？哈啊啊噫……」

这般毫无廉耻的话甫一出口，我的手便无意识地放在了被按摩棒前端弄得肿胀的那东西上。

柘榴 「噫哈啊啊啊！哈啊唔，唔噫哦，啊啊啊啊啊～～」

甚至把按摩棒在整个女性器上来回抚弄了一遍，淫荡地扭着屁股。

聪子 「呜嘿，真的这么淫荡好厉害」

- 柘榴 「哈呼，啊啊，唔唔～唔～唔，噫啊啊……」
- 柘榴 「呀呼，呼呼唔～唔，唔唔……啊噫，噫呼唔唔……」
- 惠 「好好，带感了带感了！」
- 聪子 「这样肯定很好卖吧！要是把她平时老实的模样也拍下来剪辑进去，肯定会有人因为这种反差而兴奋、撸得神魂颠倒」
- 柘榴 「哈呼，唔唔～啊，啊啊……呀……咕呼唔唔～」
- 察觉时，我已经手握按摩棒，把前端顶在菊花上转动。
- 柘榴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啊啊，啊呼，啊啊，啊呼嗯，嗯，嗯嗯～唔唔」
- 惠 「都出血了……没有凡士林就塞进菊花了么？把振动棒？」
- 聪子 「啊～没事的，出点血刚好舒服嘛」
- 惠 「嘛，的确这药会把疼痛全转化为快感嘛……」
- 男子校生 「在干吗啊，那里……」
- 男子校生 「喂，总之先拍下来！」
- 聪子 「唔哇！？」
- 惠 「——怎么了！！」
- 宛如晴天霹雳。
- 从这边死角的位置上，突然有年轻的男性看见了我们，发出惊讶的声音。
- 大概是听见了我情不自禁的娇喘，觉得可疑才过来的吧。
- 柘榴 「——啊，……啊呼……嗯咕～唔……呼呀啊啊……」
- 男子校生 「喂……这是什么？在拍AV么？全裸啊」
- 男子校生 「真的吗？真敢在露天做这种事啊」
- 完全没有生气的我的脸，不知何时，已淌满眼泪。
- 但是，我的手却停不下来……
- 聪子 「吵死了，闭嘴！不然就说是你们侵犯了这个家伙」
- 男子校生 「怎，怎么会变成那样啊……」
- 惠 「嘛，嘛，聪子……有观众的话，不是临场感更强吗？」
- 聪子 「可他们好烦啊……这些家伙不是死宅吗？」
- 惠 「所以才好呀……」
- 男子校生 「你们这些家伙，把别人叫做死宅很不礼貌啊」
- 惠 「说什么呢？这么气势汹汹，就不给你们看了哟」

男子校生 「啊，想看想看」

惠 「那就请凑近来，好好欣赏吧」

男子校生 「当真？好高兴」

柘榴 「不行，为什么？不要看，不行唔噫啊，啊呼，唔唔嗯嗯……啊！啊  
啊，呼啊啊啊！」

男子校生 「好厉害啊……这家伙喜欢被看么？」

男子校生 「我知道哦，这类人被称作暴露狂」

柘榴 「不，不是，不是的，我，我是噫噫啊，啊唔」

把自己这么隐秘的场所……给陌生的人观看。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完全不明白……只是我……

柘榴 「不要看，不要看！不行，不对，不行，噫唔」

男子校生 「到底不能看哪里啊？说来听听啊？」

哪里？那还用问么，肯定是不能给别人看的地方啊……

男子校生 「所以说啊，到底是哪里啊！快说啊！」

柘榴 「那，那里，不要看那里，那里被看到的话，不行……」

男子校生 「那里是哪里啊？说清楚那里的名字啊。不然的话怎么弄得明白啊」

惠 「这家伙真是个天才ww」

聪子 「好厉害……天才出现了www」

柘榴 「是，是这里！请不要看这里。是叫做阴o，不要看阴o，被看到的话  
我就，我就」

男子校生 「被看到了会怎么样呢？」

柘榴 「就嫁不出去了，那样不行……啊呼嗯嗯，嗯嗯，不行啊啊，那样  
……不要」

柘榴 「不行……被看到了，不行……噫啊嗯，啊啊，啊呼唔唔……咕！」

柘榴 「唔嗯，嗯，啊哈哈，好舒服，这种刺激感～～」

柘榴 「嗯唔，嗯，嗯嗯，啊啊，啊啊，唔唔～唔～～」

但是，看见了他的裤子前面明显地鼓了起来。

柘榴 「咕啊啊，啊啊，噫呀嗯，唔嗯嗯，咕呼唔嗯嗯……」

啊咧啊咧？为什么被不认识的男人看，会这么兴奋呢？

呐高岛柘榴酱……你不是这么淫荡的孩子吧？

柘榴 「噫呀唔，好舒服——阴o里面一跳一跳的！」

惠 「就这么来高岛！真是拍到好画面了，再加油点」

柘榴 「噫呀噫……我会加油的……嗯呼唔，啊唔，呼啊啊～～」

摄像机的镜头再次伸了过来……我下贱地敞着嘴，任其拍摄。

虽是一张无比羞耻的表情……但想隐藏起来也太迟了……

聪子 「那个……呐高岛，差不多要高潮了吧？摄像机的电池已经快用完了」

柘榴 「知道了……噫呼，要号勾了～～！」

就算……不这么——下命令也……啊哈哈……唔呼呼呼呼……

柘榴 「要去了，唔嗯，唔嗯嗯～唔，已经不行了，呀啊啊——」

……你看……全身都变得轻飘飘的了……

柘榴 「噫呀，哈啊啊～——要去了啊啊啊～～～～！」

柘榴 「……啊……呼唔啊……啊哈哈嗯嗯……」

聪子 「高潮了呢，高潮了呢？」

柘榴 「哈啊……呼啊……」

唔呼呼……这么刺激呢……太厉害了……

惠 「好，拍的不错啊」

聪子 「这会成为好作品的啊。起什么名字好呢？」

惠 「也是呢……那个，《天空的雨滴……在车站降临的机械天使》，如何！」

聪子 「完全搞不懂你在说什么……」

……呼。

柘榴 「哈啊啊……哈啊……噫……呼啊……哈啊……」

……这都是……为了救希实香……

柘榴 「呼啊啊……咕……哈啊……哈啊啊……」

……讨厌……下体还残留着余韵……

惠 「那么，换个电池吧……」

柘榴 「哈啊……呼啊……」

我……为什么……在别人面前……我……那个……

柘榴 「……哈呼……呼啊……啊哈哈啊～～……」

啊，不好……为什么……眼前一片空白……

柘榴 「……啊唔」

……身体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聪子 「那个高岛！没事么？这是不是有点糟糕啊？」

惠 「稍微等一下……」

柘榴 「……………」

惠 「心脏还在跳没关系，应该不是药物中毒。总之先把她带去卡拉OK包厢里面休息下吧……」

惠 「估计不是因为什么糟糕的问题，只是因为高潮的原因罢了」

聪子 「是，这样吧……不要吓人啊白痴！真是吓到我了」

惠 「嘛，心脏还是负担比较大吧，稍微休息下比较好……」

……………

……………

……

一直有意识……但身体却完全无法动弹。

之后，时间飞速流逝。

连天上的太阳，都在以比平时更快的速度下沉。

眼前全是光线，耳中全是声音。

感觉整个世界都在高速运动……

我在卡拉OK的包厢里躺着，心跳也逐渐平静了下来。

在这期间，那两个人很开心地唱着歌。

不知为何，看到那两人开心的样子，我也变得开心了起来……

为什么呢……

聪子 「喂！终于起来了呢」

聪子 「喂，惠！别唱了！！高岛起来了」

惠 「什么啊，难得正起劲呢……看看气氛啊」

不知道为什么，赤坂一副吓人的表情看着我，然后用遥控器关上了正在演奏的曲子。

突然室内变得很安静，只听见……从远处别的房间传来的杂音。

惠 「那么下面就给高岛唱吧！」

聪子 「OH—Yeah—！！」

柘榴 「……我？」

聪子 「没一错，唱吧，跳吧！」

惠 「就是为了这个才来的哦」

聪子 「玩的开心点啊！」

柘榴 「开心点……」

开心点……这么说的瞬间，不知为何仿佛这种感情就涌了上来。

开心点……开心点……

聪子 「没错没错，开心点开心点！」

柘榴 「开心点……开心点……」

为什么呢……总觉得变得开心了……不知为何有点开心……

柘榴 「总觉得……有点开心……」

惠 「没错吧！开心吧！很幸福吧！」

柘榴 「嗯……幸福……」

惠 「OH—Yeah—气氛上升点吧！」

聪子 「好啦，精神上吧！唱吧跳吧！」

柘榴 「啊，嗯……」

聪子 「来来，高岛来站到沙发上」

柘榴 「诶？为什么？」

惠 「你可是女主角啊！你看可是偶像啊！」

柘榴 「我是……偶像……」

柘榴 「唱歌的……偶像」

我脱下鞋子站在沙发上，毫不犹豫地拿起麦克风，咽了口唾沫。

总觉得有点期待。

总觉得有点开心。

——而且前奏已经开始了……

柘榴 「啊！我知道这首曲子哟」

聪子 「好啦！再多兴奋点！」

柘榴 「是，是」

惠 「好啦，是偶像的话就说Yeah」

柘榴 「Yeah」

惠 「没错没错，你看很快活吧？」

——☆☆

——☆☆

柘榴 「……仰望青空☆绽放在这☆」

柘榴 「熟悉的路上☆夏日的向日葵一……☆」



以前，失落的时候……常常情不自禁地听起这首曲子。

所以很喜欢这首曲子……最喜欢很幸福很幸福很幸福……特别快活……啊啊……总觉得……

总觉得……脑袋里……太幸福了……

柘榴 「令那天☆所见的景色☆」

柘榴 「重映眼帘……!？」

我一直在盯着屏幕唱歌。不知不觉间，北见来到了我身边，

聪子 「嗯哼哼……」

捏着我的裙子，开心地笑着。

柘榴 「是我无意中获得的，珍贵宝物一☆」

而且趁我不能移动身子的时候，一次次地把我裙子卷起来，露出内裤。

柘榴 「任谁也有……☆」

柘榴 「擦身而过的时……那，——那个!？」

聪子 「别在意，继续吧」

柘榴 「啊，——想一直与你漫步怡行……☆」

因为突如其来的恶作剧而混乱的我，又一次开始了无法停止的歌唱

……

柘榴 「这愿望……☆至今仍未曾改变……☆」

柘榴 「携手与共一☆展颜欢笑一☆」

就在这时，北见也配合旋律，慢慢地卷起我的裙子。

柘榴 「配合一☆你的步幅，——噫呀!？」

她的恶作剧更近一步，用手拽住了我的裙子挂钩，

柘榴 「走在这条☆阳光灿烂的道路上……等下，不要!」

就在主旋律的部分结束时，我的裙子被拉到了脚下。

那个瞬间，赤坂的摄像机瞄准了我的股间……

聪子 「你只要可爱地专心唱歌就好了」

惠 「后面就由我们来献上最棒的表演了」

柘榴 「……唔」

……啊哈哈……果然变成这样了呢……

但是……

大概是因为下流画面已经被拍了太多吧……开始有一种无比愉悦的感觉了……

——☆☆

柘榴 「……察觉时，晚霞一☆已经洒满在一☆」

不管了，重新开始歌唱……

柘榴 「我们的归路上☆嫣红美丽☆」

这样就好……照着她们说的，我只要专注于自己唱自己最喜欢的曲子……总觉得幸福极了……除了这件事，别的都不要管……

柘榴 「那一天☆目睹的景色☆」

柘榴 「已经改变……☆」

无意间，突然有什么东西顺着大腿滑下的感觉，下体的束缚感消失了。

我把眼神移开屏幕，往旁边瞥了一眼，看见北见正用食指转着我的内裤……

柘榴 「挥着手说“明天见”，我们的过去一☆」

柘榴 「相互紧握的温度，那就是～☆证据～☆」

真是的……为什么这些人，总是这样呢……？

柘榴 「与往常一样的时候到来了——啊啊啊嗯！」

……第二次的主旋律到来时，北见在我上衣的胸部上揉搓。

惠 「哦，好色情呢！」

柘榴 「一直……☆从今往后……☆」

柘榴 「不要离去一☆语言相交之时一☆」

柘榴 「一直……从今往后……☆」

柘榴 「愿永不分开一☆彼此倾诉……」

柘榴 「凝视着一☆你的双眼一……」

北见毫不犹豫地，在正在唱歌的我身上像检查一样摸来摸去。

聪子 「来，大家久等了！下面就是快乐的时光了～」

惠 「拜托你好好录了～」

柘榴 「I' m walking with you……！」

北见为了不干扰到我唱歌——小心地脱下了我的上衣……

惠 「把胸罩脱下来也行哦～」

柘榴 「——I think of you……☆」

聪子 「了解……喂，这家伙真的胸好大啊一」

柘榴 「Your smile is my ……呀啊!!」

柘榴 哇，哇哇！北见脱下我的上衣丢给了赤坂——

柘榴 「You give me water It' s makes me——呀啊嗯」

惠 「喔，一颤一颤的!」

柘榴 终于把手搭上我的胸罩，取下了挂钩……

柘榴 「I' ll try everything for our life ……☆」

一进入间奏，我赶紧把视线从屏幕移开，俯看自己的身体，便发现我浑身上下只穿着袜子，变成了一副伤风败德的模样。

惠 「连乳头都是美丽的粉红色……混账」

柘榴 「呀啊，饶了我吧……」

聪子 「喂，别用手挡着!」

惠 「对啊，连我们这俩女同胞看来，你可都是个美人儿哦一」

柘榴 「但是……但是!」

聪子 「这里会打码的啦，没关系」

惠 「没错没错！会把关键的部分挡住的，再放开点!」

柘榴 「……噫……啊，啊……」

时间不等人，马上间奏就要结束了……

那个……那个……??

没错，那里会用马赛克挡住的吧??

……而且……因为拼命在唱歌身体好热……

果然全部脱下来的话……

凉爽爽的好舒服……么??

——☆☆

柘榴 「想一直与你漫步怡行～☆」

啊诶？身体没有了束缚……唱的好畅快……

惠 「好啊高岛！再把胸摇起来唱起来!!」

柘榴 「这愿望……至今未曾改变……☆」

架着照相机的赤坂，看见我一副媚态，便高兴地挥起手来……

察觉时，北见正在用我的手机，拍着我的照片。

聪子 「感觉高岛的手机像素比较高啊……照得真不错呢……」

惠 「那是你的手机太旧了吧……」

聪子 「是么……」

柘榴 「携吼旅共～山演憨笑一～☆」

总觉得舌头都打结了……诶嘿嘿，这样刚好！

男店员 「让你们久等了，这是你们点的巧克力华夫和姜汁冰饮……」

柘榴 「配合舍一礼的护幅☆」

男店员 「那么，我就告辞——哇啊啊!?!」

柘榴 「这呼师恋——之恍复……☆」

十分开心，我扬起了脸看着店员，像偶像似地抬高了声音，即兴乱唱。

男店员 「哎……诶诶!?!」

——☆☆……

柘榴 「呼嘿嘿嘿～～」

太好了～，加油唱了一首歌哦希实香～！

男店员 「这这这这这，这到底是!?!」

聪子 「抱歉了啊老哥。这孩子只要来了兴致，总是这样的一」

男店员 「但这也太过了——」

惠 「你的脸也拍下来了哦，和我们一样是共犯哦～」

聪子 「就是这么回事了，快把门关上不要管我们了」

男店员 「……这是威胁么？」

柘榴 「啊哈哈～～～」

聪子 「这孩子啊，是被陌生人看到了会兴奋的类型哦」

惠 「你要是不协助拍摄的话，我们就说，你在这房间里强o了她」

男店员 「你说什么！」

聪子 「嘛，别那么着急嘛！闭上嘴安静地看就好了嘛」

惠 「没错没错！而且你看啊，这孩子身材真的不错吧」

柘榴 「呼啊啊～～～？」

男店员 「……是，是啊」

惠 「所以说，请唱下一首曲子吧！」

聪子 「准备好了吗，高岛一！」

柘榴 「好咯一」

男店员 「……唔～嗯……………这就来了啊……」

男店员一边嘟囔着，一边坐在赤坂身旁。

……嘛，多一个人也无所谓了～

聪子 「进下一首曲子了哦～」

惠 「高岛，来个可爱的pose!」

柘榴 「呀噫!」

单手做了个姿势，笑着摆着造型……我，是完美的!

男店员 「……这还真是，真是……唉……」

——☆☆

——☆☆

柘榴 「……那之后已过了多久了呢——☆」

柘榴 「我们创造了各种回忆……☆」

Lucky! 这次也是我很熟悉、很喜欢的歌。

柘榴 「那时编织的话语一☆」

柘榴 「听啊，现在也依然听得到哦一☆」

我也在加油呢……希实香也一定会没事的吧……

聪子 「混蛋，身材真的好漂亮啊～。每天吃什么呢?」

柘榴 「如今漫步的这片海滨沙滩一☆」

惠 「皮肤又白又光滑。这位老兄也这么觉得吧?」

男店员 「呀，——嘛，差不多吧……」

柘榴 「照耀的阳光一☆」

聪子 「呐老兄，稍微打扫一下桌子底下吧?」

惠 「这孩子一起兴就吃点心，撒的到处都是了。真的有劳你了!」

柘榴 「蓝天，都非常感谢☆」

聪子 「而且啊，那个地方能看到那个位置，很棒哦!」

柘榴 「想生活下去☆」

惠 「还没破处的新鲜阴o哟! 性欲旺盛的男人就该看看，否则亏大了呀」

柘榴 「即便是在一片黑暗中一☆」

男店员 「……真是的，没办法啊，丢得这么乱……………」

柘榴 「想与你一☆」

男店员 「会让店里很困扰啊……搞得这么脏」

惠 「啊哈哈，还在说这种话！」

……店员有……保证房间干净的义务……

柘榴 「一起渡过～☆」

男店员 「……唔……哦哦……」

他用小拖把打扫桌子底下，同时一次次地朝上偷偷看我……

柘榴 「啊啊～～☆」

聪子 「好，高岛，为了鼓励认真的店员加油吧」

惠 「啥“加油”啊，这还用说？」

——这时，即便在卡拉OK的大音量中，也清楚地听见了店员咽唾沫的声音。

柘榴 「所以一☆」

……我把空着的那只手伸到了股间。

柘榴 「看啊，前方道路一片光明啊～☆」

在紧闭的那里插入了中指，大胆地开始了激烈的抽插……

男店员 「唔！……好厉害……」

啊哈……刚才的确是那样吧……

今天的我……十分敏感……

惠 「哈哈，老兄你来的真是时候呢」

柘榴 「你看☆确实，是……」

因为股间的玩弄，我舒服地笑了起来，越发来劲地玩弄着胯下。

其证据就是，我的手指已经沾满爱液，一边唱歌一边都能听见淫荡的水声。

柘榴 「我们两人的足迹……☆」

……啊咧？为什么我的脸颊湿了……？

我可是很开心……一点都不伤心哟……？？

聪子 「高岛，用手指撑开哪里来点服务」

柘榴 「询问你洒落眼泪的理由，呀啊啊！」

听她们这么一说……不，是自己自愿地，我用手指分开了那里。

淌个不停的爱液，即使看不见，也能感到从大腿上滴下……

柘榴 「却先湿润了～颤抖的指尖～☆」

因为从那里的来的感觉太刺激，我身体弯曲，歌词也变得凌乱。

啊哈哈～，下体暖暖的好舒服～～

柘榴 「蓝色的天空，仰视的话一☆」

这种感觉……我，真的是被看见了会兴奋的类型么……啊哈，嗯，可能是呢～～??

柘榴 「即便是在一☆」

指尖触碰的o唇越胀越大，来回玩弄着。我的脑袋里，仿佛都变得一片空白。

店员先生……看的很清楚……我尿尿的地方，看的很清楚……

柘榴 「假装没事的日子里一☆」

只是中指稍微插入，我就跟以前看过的色情女性杂志上写的一样，哆哆嗦嗦地颤抖起来。

柘榴 「都和你做着一☆」

啊哈～～！好舒服，这么舒服好开心……

如果男人粗大的地方进入这里的话……呀啊嗯～，会是怎样的感觉呢??

柘榴 「同一个梦一☆」

呀哈哈哈哈～，希实香不在这里真遗憾啊～～！

柘榴 「I love you……」

没错……最喜欢你了……间宫君……

间宫君……最喜欢……你了……

我快活得都要站不住了，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倒在了沙发上。

柘榴 「哈啊嗯……啊啊啊，啊嗯，啊啊嗯……」

但在股间玩弄的手指却一点也停不下来，另外一只手揉着火热的胸部，指尖玩弄硬挺的乳头。

柘榴 「啊呼，啊啊，啊唔唔，啊啊啊嗯，啊嗯，啊嗯嗯——！」

呼哈……已经怎样都好了……

沙发上黏黏呼呼的……等下就给你擦干净……现在先原谅我吧……

柘榴 「呀啊嗯……好舒服～……啊呼唔，唔唔唔嗯嗯……」

惠 「好好好好啊，就这么加油啊！」

柘榴 「呼嘿嘿嘿诶，……啊啊，啊，呀唔，唔唔唔，嗯呼唔……」

终于，我有了把手指插进深处的冲动，不过咬牙忍住了……

作为替代，我用力地摇着乳房……一边H地想着，这是只“男人的手”……

啊呼唔嗯嗯……仿佛是要挤出还产生不了的母乳一般……

柘榴 「噫啊，啊啊，那里好热……噫呀嗯，这种，不好的事……」

柘榴 「啊哈啊啊啊～唔，啊嗯嗯，啊嗯……呼吸好困难……要死了～～」

在一颤一颤的乳房之下，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仿佛在校园里全速奔跑之后一样。

但是……大概是因为血液没有循环到头部吧……周围暗了一瞬间之后，宝石般的光芒在房间的四处闪耀……

柘榴 「嗯呼唔……啊呼唔……阴o，好热……呀呼，唔唔，啊哈啊嗯嗯！」

男店员 「唔……哦哦……」

聪子 「嘿嘿嘿，忍不住了吧老兄！」

男店员 「啊啊……这么可爱的孩子为什么？……真是难以置信……」

柘榴 「呀唔唔，唔嗯……呼嘿嘿，十分……感谢诶」

怎么……从男人嘴里，说我可爱什么的……太高兴了，一股与H不同的温度从我胸中涌出……

这要是间宫的台词的话……啊啊，那里的深处一下紧得难过……

惠 「呐高岛一。虽然你这么投入我打断你不太好，是不是快该高潮了？」

聪子 「啊咧？电量要没了么？」

惠 「不，不是那样，这部作品是分为两部曲的哦。所以想要一个前半部分的亮点呀」

聪子 「啊一知道了知道了，原来如此啊～」

惠 「所一以柘榴酱，请漂亮地高潮吧」

柘榴 「噫呀，哈呼，噫，绣奥去了，唔……」

是的，我知道了……

柘榴 「呼嗯，嗯，——啊哈，啊啊，啊哈啊嗯嗯嗯，嗯唔——」

真的是……到极限了……让我高潮吧……

柘榴 「呼啊，哈啊——啊哈哈，啊咕，嗯嗯唔～唔～～」

为了响应要求，我用力地搓着o蒂和乳房，让体内不断升温。

难以置信的快感从我的体内涌出，迅速变成了快感的炽热浪潮。

柘榴 「呀唔——要去了，要去呵唔～唔——」



啊一来了来了……要掉下去了……感觉，要掉下去了……——

柘榴 「嗯～唔啊啊啊～啊～～～唔唔唔!!!」

我剧烈地抽搐着，承受高潮的来临，几乎无法相信这汹涌的快感来自自己的身体……

在我体内，一个巨大的气泡炸开了……脑袋如沸腾一般，身体逐渐软了下去……

惠 「OK一！拍到了好画面呢」

看到的東西全部变形了，惠对努力的我拍手称赞……

柘榴 「哈噫……呼呼……唔呼呼呼………」

……仿佛不可思议国度的梦一般……

啊哈哈……我只要有这想法，原来可以这么厉害的呀……

柘榴 「呼唔……哈呼……呼呼呼……啊呼……」

那样的话……好想，再多做做看啊……

惠 「好，下面就是老兄你的出场机会了！快去满足那孩子吧！」

男店员 「什么！？这怎么说都不太好吧……」

聪子 「因为如果不好好做清洁的话，这房间会变得更脏，你岂不是更累么？」

柘榴 「哈呼，唔唔，嗯唔……啊哈哈，啊嗯，啊啊啊～……」

全身传来的快感的波涛停不下来，我湿漉漉的下体，还有乳房前的突起，又开始渴求新的刺激……

男店员 「……(咽口水)」

裤子前面鼓得结结实实的店员无言地俯看着我……

这样下去的话，我……就要和这个人发生关系了……

柘榴 「唔呼唔，唔……啊哈哈……啊唔……」

……嘛……这是不是也挺好的呢——

——初体验什么的……意想不到的简单呢……

“XXX 为什么不是处女呢！ XXX”

——诶!??

“XXX 婊子去死!! XXX”

柘榴 「——噫噫噫!?!」

对了——对间宫君来说，守不住自己贞操的女人是应该被抹消的、最下等的肮脏玩意——

柘榴 「……唔啊，……啊啊……啊啊啊……」

聪子 「啊咧？怎么高岛突然开始发抖了??」

在这里做爱的话——

惠 「啊……对精神产生影响了么……药效快的话幸福感虽然强烈，但结束之后的反作用也很强呢」

聪子 「药效断了么？」

惠 「不……就时间来说太快了这也……」

被不认识的人夺走处女——

惠 「嘛没关系，这种程度死不了的」

就永远不会被间宫君要了——!!!!

柘榴 「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样！」

柘榴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聪子 「啊？突然怎么了……」

我停下了股间淫荡的玩耍，抱住双肩，收起双腿，畏惧地说道。

惠 「……唔，这拙气质也是亮点呢」

聪子 「这家伙可是被欺负了会高兴的类型啊」

柘榴 「对不起对不起，只有那件事请饶了我！」

柘榴 「别的事我什么都会做的，还请——！」

惠 「你啊，差不多也该明白了吧。你这家伙没有选择权啊」

聪子 「这里可没有给你选择男演员的时间，快按说的做」

但——但只有这件事——!!

柘榴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赤身裸体在地板上跪下，把脑袋贴着地板，请求饶恕。

柘榴 「对不起对不起，其他的事我都会加油的，门票什么的我一定会弄来的!!」

柘榴 「让我舔鞋子、把内裤卖了，我都会照办的！」

——只要这件事饶了我，我的自尊根本无所谓。

惠 「诶～，对你来说还真是难得的积极呢」

因为和最喜欢的他相遇——我发现了我必须守护的东西！

柘榴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男店员 「那，那个啊……这我觉得不太好啊……」

聪子 「嗯啊？哪里不太好」

就在我拼命地低下头的时候，从上面传来了店员弱气的声音，还有仿佛要反驳一般的北见粗暴的声音。

男店员 「这件事，我不会告诉你们学校的……」

惠 「哈哈？现在才开始讲大道理啊」

聪子 「你不想和这个孩子做什么？虽然由我们说有点那个，这孩子可是天生尤物哦？」

男店员 「不……这倒是没错……」

惠 「那就别唧唧歪歪的了，给我去做」

柘榴 「噫！……唔唔唔……」

男店员 「那个啊……我啊，要被这里的打工开除了的话当真会很为难。就业不景气，很难在别的地方找到工作……」

被两个粗俗的少女的气势压倒，店员提心吊胆地说道。

从他的语气我明白，他想做的不是我所担心的事。

男店员 「还有啊，录下来的数据都删了吧。真的，这很麻烦的」

但是——这已经谢天谢地了——

惠 「……呼嗯」

聪子 「切，真是没胆量的家伙」

男店员 「哈哈……啊哈哈……」

惠 「啊一，总觉得一下就没劲了」

聪子 「真的是没劲了。真扫兴，混蛋」

勉强强强地，赤坂把摄像机收进包里。

包的扣子“咔”地一声扣上的声音——仿佛在我心中刮起一股希望的清风。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柘榴 「唔咕……唔唔……啊唔……唔咕……」

……我守护住了……我的贞洁，间宫君……

……你会表扬我吧……间宫君……

惠 「喂，要哭到什么时候啊！」

柘榴 「因为，因为……呜呜……嗯嗯～呜……」

不开心的赤坂，用拳头在我脑袋上顶了一下。

聪子 「这家伙……好吵」

惠 「吵死的……真的，烦死了……」

- 男店员 「那那，那么——我就告辞了！」  
仿佛要从不愉快的气氛中逃跑一般，店员飞快地开门离去。
- 聪子 「……接下来怎么办？」
- 惠 「心情好差，去游戏厅吧」
- 聪子 「说的也是，说不定有了新机器呢」
- 惠 「喂高岛，快把衣服穿上」
- 柘榴 「……啊，是……」  
我快速地用几张纸巾擦了擦下体，然后为了不更惹怒两人穿上了制服。
- 惠 「这里的钱我们付了」
- 聪子 「要感谢哦，可不便宜啊」
- 柘榴 「……………唔」
- 惠 「穿好了么？出发吧」
- 聪子 「真是的，这没用的家伙……」  
两人一边用冷酷的眼神看着我，一边抱怨着，然后扭头出门了。
- 柘榴 「啊啊，等一下——！」  
……害怕被一个人留在这里……  
……明明最讨厌她们了……  
……怯懦的我追着两人跑去。  
……  
……
- 惠 「话说回来……翼他们怎么样了？」
- 聪子 「没来电话吗？」
- 惠 「嗯……还没联络」
- 聪子 「会是橘赢了吗？」
- 惠 「不，那样的话，橘会追来卡拉OK包厢吧……」
- 聪子 「怎么了呢？」
- 惠 「唔一嗯，稍微打个电话看看吧……」
- 聪子 「嘛，算了……话说回来高岛」
- 柘榴 「诶？」
- 聪子 「今天的事，是你同意的吧」

柘榴 「诶，那个……」

聪子 「因为啊，我可没强迫你哦？你自己已经挺主动了嘛……」

惠 「湿的很厉害呢」

柘榴 「那，那是……」

聪子 「别耍什么小聪明哦……这录像好歹会做成无脸版的，不过你要是耍小聪明的话嘛……知道后果吧」

柘榴 「啊，嗯……」

惠 「接下来……嘛算了，总之今天就解散吧」

聪子 「感谢你协助电影制作了哦」

柘榴 「电，电影……那、那是电影吗？」

惠 「没错。电影导演要初试牛刀，都得过视频录像这一关」

聪子 「对对，接下来还有真正的视频创作，到时候就拜托你了哦……」

柘榴 「啊……嗯……」

那是电影？

那是视频？

就算是傻瓜的我也明白……那全是谎言。

那个是，要卖给某个商家的录像……

为了避免气氛变得阴沉……她们确实没怎么拍我的脸……

虽不知为何，但我喝了那个药之后，自己完全丧失了判断力……变得情绪高涨……

如果看了那个视频……大概……不会有被强迫的感觉吧……

那个药到底是什么药呢……

还有希实香到底怎么样了……

刚才就给希实香打了很多次电话。

但完全联络不到她。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偶然看了下表。

柘榴 「这么说来……」

不知不觉看到了以前发来的信息。

2012/7/03 22:01

from 宇佐美

subject 终于联系上了

初次见面……这么说应该比较稳妥吧？

「石塔之战」

要是对这句话有所触动，那时就请回短信吧。

还有，我想，你或许将面临剧变。

那多半是好事。

.....

什么是好事啊。

巨大的变化倒的确是发生了.....

但只是又开始被欺负了这种意义上的.....

最糟糕的事的确是发生了。

不.....大概对她们来说并不是欺负，只是为了赚钱的手段罢了.....

但最后还是把她们惹怒了.....

柘榴 「明天开始会变成怎样呢.....」

柘榴 「收到了这样的奇怪的邮件.....这种事.....」

2012/7/08 23:10

to 柴郡猫

subject Re:终于联系上了

初次见面，我是柴郡猫。

短信我读过了，但对石塔之战这句话，我完全没有印象。

对不起。

我有点在意的是……我将面临的剧变是什么？

虽然写着是好事，不过还是有点在意。

>初次见面……这么说应该比较稳妥吧？

>「石塔之战」

>要是对这句话有所触动，那时就请回短信吧。

>还有，我想，你或许将面临剧变。

>那多半是好事。

即使迁怒发短信的人，也无济于事……

柘榴

「已经不行了……」

今天发生的事全部都是梦……明天就会回到原来的生活……

已经……不想再……

………

……

遮天蔽日的……漆黑的影子……

覆盖万物的忧郁黑影……

宛如世界的黄昏……

忧郁的风景……

头一回做这样的梦……

却感觉做过很多次似的……

也许……是很久以前做过的梦吧……

梦令我忧郁……

然后就这样消失了……

7月9日

*Looking-glass Insects*

……哈啊。

……平时的早上，就觉得身体沉重。

……今早则是格外地，沉重。

一晚过去，昨天发生过的事仿佛做梦一般……没有现实感……

至今，我没有和人交往过……H的事情自不用说，就连接吻都没做过

……

可昨天却……

柘榴

「呜呜……」

真希望是一场梦……希望是一场骗局……

自己居然做了那种事情……真是难以置信……

柘榴

「还希望……还希望，今天一天能安稳地度过……」

为了不被别人注意，我往四周看了半天后，悄悄地进了教室。

真想就这样消失……

清川

「啊，等下高岛！」

柘榴

「噫呀！」

我像小动物一样吓了一跳。向我打招呼的，是隔壁班的班主任，清川老师。

清川

「诶？怎，怎么了？吓了这么大一跳……」

柘榴

「啊，不……没事……抱歉」

不好……一不小心发出这么大声音……

柘榴

「那，那个……有事吗？」

清川

「那个啊，濑名川老师找你有事哦」

柘榴

「诶？濑名川老师……？」

濑名川老师是……我的班主任……叫我有什么事呢……

……难道是，昨天的事情吗……???

清川

「她好像有点生气，快点去比较好哦」



- 柘榴 「诶？生，生气了？」
- 清川 「虽然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但只要诚恳道歉，肯定会痛快地原谅你的……好啦，快去吧」
- 柘榴 「啊……是，是……」
- 和惊慌的我相反，清川老师带着和蔼温柔的微笑，从我身边走开了。
- 生气了？
- 班主任叫我？
- 那是……
- 难道是昨天的事……
- 在车站前还有在卡拉OK包厢中的事让学校知道了……
- 柘榴 「……怎，怎么办……」
- 那种事，要是暴露了肯定要被退学的……
- 啊啊……怎么办。
- 真是糟透了……完蛋了……
- ………
- ……
- 柘榴 「那个……濑名川老师……」
- 濑名川 「啊，高岛。早上好」
- 柘榴 「早，早上……早上好」
- 和清川老师说的一样，见了我的濑名川老师表情有点难看。
- 濑名川 「虽然我觉得平时一直品行端正的你应该不会那样做……但是有不少目击证人啊……」
- 柘榴 「——！」
- 果然是昨天的事……
- 被谁看见了……
- 但是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因为在那种地方脱得精光啊……我……
- 真想当做全部是梦……但是这都是现实。
- 全都……完蛋了……
- 柘榴 「那个……我……那个……」
- 濑名川 「哼……看起来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事呢……」
- 柘榴 「是……抱歉……」
- 濑名川 「那么？为什么把红墨水倒进旧游泳池里面？」

柘榴 「那是……那个……诶，什么？墨水??」  
墨水？

墨水是在说什么？

濑名川 「哼……今早上班的时候一看，旧游泳池里面满是红墨水，被勤务员一顿好说」

柘榴 「诶？是，是吗……」

濑名川 「我当时都吃惊，怎么会有这么恶作剧的孩子……」

濑名川 「有好几个人说，昨天看到你疯疯癫癫地往游泳池里面洒红墨水」

柘榴 「怎，怎么——昨天，我……」

濑名川 「昨天怎么了？」

柘榴 「唔」

说出口……

昨天的傍晚……我在做什么……

柘榴 「那个……证言的人是……」

濑名川 「是赤坂和北见哟……但是也有来自其他几个男生的目击证明……」

濑名川 「虽然我不愿意相信平时这么稳重的你会做出这种事，但是有那么多目击者……也是没办法的吧」

柘榴 「……是，是……」

濑名川 「是你做的吧……」

柘榴 「那个……我……」

濑名川老师虽一脸迷惑，眼神却格外锐利地盯着想要打消误解的我。

昨天傍晚我做了什么呢……我对谁弄脏了泳池一无所知……只能就这样傻站着。

老师无言地注视着我……

……

安静的时间……

软弱的我连这种气氛都忍耐不住……

为了从这沉默中解放……从现在这种不舒服的环境中解放……我选择了最容易的台词。

柘榴 「抱，抱歉……是我做的……」

轻易地就屈服了……

察觉时……曾经的我回来了……

这段时间里……在与间宫君相处的过程中，还以为自己变得坚强了呢

……

但是……事与愿违。

和以前的自己别无二致。

毫无成长……

立刻就随波逐流，立刻就接受了……无法抗争……

濑名川 「但是，说老实话，说是你做的，我怎么都难以相信呢……」

濑名川老师苦笑着说“难以相信”。

分明刚才还一副确定我是犯人的表情，想要无言地逼我说出「是我做的」……

不过，成年人就是这么个玩意……

我知道啊。

我体验过无数次。

不仅是在现实世界中，在网上也体验过无数次……

成年人总把对自己有利的解释当成事实，然后硬塞给我……

所谓成年人，就是把合乎自己利益的“正义”、硬塞给弱者的生物

……

她、他们的正义……对于我来说，只是对弱者的制裁……

就连教师也是一样……不，对我来说，教师更是最能体现这一点的生物……

濑名川 「嘛，要把水性的红墨水清除的话应该也不难吧」

柘榴 「是……谢谢……」

我口不对心地感谢道。

这也是长时间来养成的反应……

道歉的话礼貌点就好……这样的话就没问题了……

濑名川 「到一点还有点时间，快去用软管洒水弄干净吧，班会就不用参加了」

柘榴 「……我明白了」

濑名川 「好了，快去吧」

她问都不问我“为什么会倒墨水”，就这么挥挥手催我出去。

大概是讨厌麻烦事吧……

不，也许是讨厌我罢了……

从以前开始，濑名川老师对我的态度就很粗鲁……

我对于老师讨厌我这件事……也隐隐约约感觉到了。

大概，你如果和我是同级生的话，也会欺负我吧……

对于这么自信而富有行动力的人来说，我这种迟疑不决的人肯定很碍眼吧……

我已经习惯了被人讨厌，知道在“潜意识地对他人感到不快”这一点上，成年人和孩子别无二致……

烦人的家伙就是烦人……

就算走进社会，貌似还会有欺凌……

职场上的欺凌啥的，听说也并不稀奇了……

大概，这些人……

教师间也有欺凌吧……

所以，即使老师讨厌我……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柘榴 「……这是什么？」

换好了不怕被弄湿的泳装，我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

就像濑名川老师说的，旧泳池的底部已经被染红了。

柘榴 「像血一样……」

仿佛人从空中掉下…摔碎……血花飞溅……

比如从那个屋顶跳向这个泳池，就会……

柘榴 「但是……从那里的话，应该到不了这个泳池吧……最多掉进那里的花坛，摔个骨折……」

但是，如果正下方是混凝土，可能会摔个稀烂吧……

我想着这种无谓的事……

柘榴 「总觉得……变得好消极……」

发生过那种事情，这不是当然的吗……

但是这样……不行。

柘榴 「不、不是油性的油漆真是太好了……」

我强打精神……想着好事……藉此保持冷静……

一边提着相当重的管子清洗，一边试图往积极的方向想。

然后关上龙头，

柘榴 「真好，一大早就锻炼身体了……」

我正打算用力拧上金属把手——

「……选了这么个地方，考虑得还挺周到……」

「……昨晚兴奋得都没怎么睡……」

柘榴 「诶!？」

我抬起头，发现几个男人站着……而且他们是……

为什么他们会？

城山 「早上好高岛柘榴……真是个爽歪了的早上呢!」

柘榴 「早，……早上，好……」

这，这些人们……是包围了希实香的人们……是和赤坂认识的……

城山 「这是怎么了……好脏啊……」

沼田 「在打扫什么呢？」

说什么呢……所谓的很多目击者，也就是赤坂他们和你们了吧……

柘榴 「那，那个……有什么事么？」

西村 「呼嘿嘿……高岛穿泳装的样子……呼呼呼……」

柘榴 「噫呀」

城山 「喂喂西村，不能这样对女生说话的吧」

沼田 「对对，对女生要温柔啊。基本温柔……嘿嘿嘿」

柘榴 「那，那个」

城山 「怎么？」

柘榴 「希实香……昨天希实香怎么了!」

城山 「希实香？啊那个暴力女啊……」

柘榴 「昨晚怎么打电话都打不通，是怎么了」

城山 「你看，瞧，这伤口……她很过分吧……」

西村 「我也好几次险些被她杀了」

柘榴 「那么，希实香呢？」

城山 「谁知道呢……我们可都是很温柔的哟，应该没事吧？」

柘榴 「应该没事……是什么意思？」

西村 「比起那种事，高岛啊真的胸好大啊……唔嘻嘻」

柘榴 「唔!？——啊，住手!」

被这种露骨的、下流的眼神盯着，我赶忙用手挡住被泳衣包裹的胸部。

沼田 「都说啦，你们说话注意点嘛。你看都是因为你们，优等生高岛都被吓成这样了……」

城山 「没错没错，对女生要温柔啊……  
温柔地」

柘榴 「唔……」  
三个人一边嘻嘻笑着，一边逼近我。  
我后退着……

城山 「在怕什么呢？真是意外……我们明明这么温柔」

沼田 「你也来一根么？要烟么」

柘榴 「不，谢谢我不抽……」

沼田 「是吗？很好抽的哦，香烟……」

他一边谄笑，一边给我递烟。我拒绝后，便笑着把烟塞回了口袋。

城山 「但是高岛还真是倒霉啊……大早上就开始打扫泳池」

柘榴 「哈，哈哈……」

城山 「烟是有点没情趣啊，来把这个吃了，努力干活吧」

城山从口袋中掏出了药丸。

柘榴 「……这，这是什么……」

城山 「这是提神药哦……吃了就能很精神的哦……」

柘榴 「才没有那种药……」

沼田 「啊？怎么，你以为是什么危险的药吗？没问题啦，这可是好好和医生开的处方药啦」

的确，包装看上去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包装一样。

西村 「噫嘻嘻嘻嘻……」

为什么这个人在笑呢……好可怕……

柘榴 「……」

城山 「不用那么戒备啦！喂，和你说话呢！」

柘榴 「噫……」

沼田 「怎么了啊，不肯接受我的好意吗？你是什么意思啊？喂？你什么意思？」

很明显地，他的声音里透着一股焦躁。

脸虽在笑……但几秒后就翻脸不认人、一拳砸下来，也毫不意外……

柘榴 「啊，不，不是那样……」

城山 「那么就喝了吧。真的会变得精神的哟」

柘榴 「……唔」

城山 「好啦，快喝吧」  
 胶囊被PTP包装包裹。  
 看起来的确就像医生处方的药一般……  
 这么说，这个药大概是通过某种途径、从医生那里开的处方药吧……  
 不是兴奋剂或麻药啥的……  
 但是……昨天就因为药，吃大苦头了。  
 被赤坂用“美白用药”给骗了，用鼻子吸了下去……结果，兴奋到仿佛连自己都不是自己了……  
 就算看上去再怎么像医生开的处方药，但是也……好可怕……  
 这些人给的东西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但是就算这么说…也逃不掉了……跑的话就会马上被追上……

柘榴 「……唔!」  
 ……  
 那里的话……  
 视野的一端，突然出现了那个下水道盖子。  
 虽然脚程绝对赢不了……但是要是能跑进那里的话……说不定能跑掉……  
 没错……冷静……冷静点啊……我。  
 假装平静也没问题……没关系……

柘榴 「那，那个……总，总之现在不先把红墨水冲干净不行……不然的话要被会老师叫去训斥了」

柘榴 「请你们能让我先用水冲干净这里吗？马上就好。马上就弄完了。」

柘榴 「而且我现在已经精神十足了，要是打扫完毕、恢复疲劳的话，我想会更好！是吧!」  
 我使尽吃奶的劲说出这些话，战战兢兢地窥看他们的反应。

城山 「的确……要是打扫拖的时间太长，那帮老不死的跑来检查，倒也麻烦……」

沼田 「引人注目的确不好啊……」

西村 「真没辙，给你三分钟，赶紧搞定!」

柘榴 「我知道了!」  
 我拧开总开关，看见他们稍显焦躁地背过身去，从口袋里掏出了香烟。  
 我一边跑着，一边拉长软管，

装作那是必要的动作，从开始吞云吐雾的他们之中迅速离开——

柘榴

「……然后」

通往底下的井盖。

虽然一个人要打开有些困难……但已经不是有空管那种事的悠闲的时候了……

柘榴

「嗯嗯一唔……嗯唔一唔……」

我用尽全身力气搬动井盖……

咬紧牙关拼尽全力，把盖子从里面关得严严实实的。

我攀在梯子上，关上了盖子后的地下一片漆黑。

城山

「……………嗯？喂，高岛不见了啊!？」

西村

「诶？不会吧？真的假的？」

沼田

「喂喂，什么时候藏起来的啊？那家伙穿的可是泳装啊？不可能就这样回校舍吧……」

城山

「切，总之先找找看！从跳水台背后到篱笆的阴影下都好好找找」  
怒气十足的声音，通过铁盖刺耳的传入我耳中。

柘榴

「……唔」

西村

「喂一，高岛——!!」

城山

「白痴，别这么大声啊。把老不死的招来咋办……」

西村

「但是啊，为了这第一次，我可是连套都买了……」

城山

「真是，都是你这家伙性欲暴露，我们才被戒备了……」

沼田

「再说要什么套啊，直接中出就是了」

柘榴

「套，套啊……是避孕用的啊……是用来……」

这么说来，昨天在希实香受到反击的时候，赤坂对他们说过“我什么都会做的”……

果然没错，这些人的目的就是……

柘榴

「开，开什么玩笑……」

昨天，已经被折腾得那么惨了……比那还过分的屈辱，我承受不了……

城山

「你们那找到了么？」

沼田

「找不到啊……跟烟一样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快点别管我赶紧走掉吧……拜托了……

柘榴

「……呜……好疼……」



脚底被细小的铁丝扎了很疼，双手也渐渐开始累的使不上劲。

沼田 「果然，不在啊」

西村 「不会吧，真的假的？这没可能吧……」

城山 「真是的，怎么回事？居然让那种迟钝的女人逃掉了……」

柘榴 「……唔……呜呜……」

能不能快点走啊……我的双手已经快到极限了……

城山 「……嘛，算了……总之先走吧，呆在这里的话要是被老不死的看到的话，可就轮到让我们打扫泳池了……」

沼田 「唔哈……那还是饶了我吧……」

西村 「诶？难道就这样放弃了……？」

城山 「嘛，别这么失望嘛……再说惠也不是那种会骗人的人，放心啦……」

这是什么意思……

………

……

柘榴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用上双腿的力量顶开盖子，我总算回到了太阳晒着的混凝土地面上。

柘榴 「哈哈，哈哈……太好了，终于回来了……」

柘榴 「得，得救了……太好了……」

这股安心感让我全身脱力，我就这么躺在了冰冷的混凝土地上。

从脸颊和大腿上传来的凉飕飕的感觉真舒服……

柘榴 「虽，虽然很危险……还是被间宫君给救了啊……」

要是没有那个熏井，就不可能逃出他们的掌心了……

柘榴 「啊，班会的铃声……」

但是濂名川老师说过自己不会出席班会的……

柘榴 「不……打扫干净的话……」

我赶紧打开水龙头，用从软管中淌出的水流冲刷池底的墨水。

就像老师说的那样，水性的红墨水被水流干净地冲走了。

柘榴 「快点换衣服去上课吧……」

柘榴 「啊咧？怎么??」

我回到了女子更衣室开始脱下泳衣，可是……

柘榴 「内衣不见了？」

一直穿着的内衣，不知道去哪了。

柘榴 「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是，是谁做了这种事……

赤坂和北见吗？

也有可能是那些不良学生们……

柘榴 「为什么，这种事……」

嘛……随便了……

没有办法，在衣柜里面还有一套准备好的体操服，今天就穿那个来代替内衣吧……

柘榴 「不过要走到柜子为止都是真空状态啊……」

不过也不是太远……应该没问题吧……

不愧是没穿内裤……感到一股讨人厌的凉飕飕的感觉……

不过，只要不卷起裙子，谁也不会发现的了……

柘榴 「……骗人……为什么？怎么会??」

刚稍微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

柘榴 「为什么整套体操服都不见了？……我忘了拿来吗？」

不可能啊……我确实是把体操服放进柜子里了……

但是，我在狭小的柜子中无论怎么找，都找不到体操服的影子。

真奇怪……明明为了以防万一，一直放在这里的。

柘榴 「这可怎么办……这岂不是必须真空上课了么……」

现在起就连穿上泳衣的时间都不够了……

而且奇怪的地方还有一处。

我的柜子里应该是有一套针线套的……我应该是常备缝纫套装的，但也无影无踪了……

虽不愿意去想，但体操服还是有一定偷走的价值——但是针线套这种东西——偷走又有什么意思呢？

柘榴 「……还是不要想得太深入了吧……」

总是思考的话也解决不了问题……

我说着淡定的话，拖着沉重的脚步，返回更衣室。

现在，即便拿回了刚放在那里的泳衣，也……

柘榴 「啊！上课已经开始了……」

不快点跑到教室的话！

我按住裙子跑了起来。

.....

.....

.....

男性教师 「逝川流水不绝，而水非原模样。滞隅水浮且消且结……」

柘榴 「……」

老师读着《方丈记》中有名的句子，我却在忍耐我女生的重要部位贴着木椅的不快感。

最开始因为凉飕飕的很难受，渐渐体温把椅子暖起来了后，又开始因为别的什么违和感而感到不舒服……

男性教师 「你们再怎么说明，也是考进了这所学校的，不会说不出这是谁的作品吧……那边的那位来回答！」

男子校生 「诶？那个……我记得是手塚治……」

男性教师 「你这家伙……在搞笑吗？」

男性教师 「书名是《方丈记》，作者是鸭长明，是镰仓时代写下的随笔名作，主题是告诫自己世事无常……」

虽然最开始有点紧张……不过上着上着课，就放松了下来……

一直这么坐着，我放松到连自己没穿内裤的事都给忘了……

就这么正常地坐着，谁也看不出嘛……

啊——果然是赤坂和北见的恶作剧啊……

虽有股冲动，想去确认她们的真意……但昨天刚发生了那种事，真不愿去见她们……

果然她们好可怕……

——咔嚓咔嚓。

柘榴 「……诶！？」

——咔嚓，咔嚓，咔嚓。

突然，裙子后面感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冰冷触感。

转过头去传来小声的笑声。

坐在我后面的，应该是虽不及我这般程度、但也不爱说话的小岛君。

柘榴 「……啊，啊咧？」

在我座位的斜对面，我看到了“与平时坐在不同座位上的小岛君”。

那样的话……？

——咔嚓，咔嚓，咔嚓。

在我身后……对我的裙子动剪子的人就是……？

柘榴

「……」

就在这时，我注意到小岛君坐的位置，正是平时上课时赤坂坐的位置

……

惠

「噗……呼呼……」

不悦的笑声传来的同时，我的屁股后面吹来一股奇怪的冷气。

好像她正享受着用剪刀剪开我的裙子、让我的屁股暴露在她视线中的状况。

什么人啊……

虽然昨天最后我把她们惹火了，但还是充分满足了她们的要求……明明如此，为什么还要做这种事呢。

柘榴

「……………唔」

但是我不能出声……不出声的话就不会被发现。

如果发出了声音，最后遭殃的会是我。

而且后面的报复肯定也会很可怕……

柘榴

「……呜呜」

到了下节课，小岛君就会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了……

所以……现在要忍耐…忍耐……

要是现在进行拙劣的抵抗的话会更倒霉的，这就是至今为止我学到的事情。

所以现在就先忍着赤坂，把被害控制在最小，等下课了去衣柜里拿针线盒——等等!？

柘榴

「啊，所以才……」

就是为了让受屈辱，才把我的针线盒偷走的吗……

惠

「哼哼……噗呼呼……」

她仿佛看透了我的心似地笑着。

嘲笑着我……

女性教师 「因此，硫化氢是十分危险的气体……」

上节课一结束，我马上就保持坐姿、把裙子转动了120度……让缝隙转到左大腿的稍微左边……

然后用左手挡住裂缝，不让周围看见。

……真后悔今天没有随身带别针、发卡啥的……

我到底有多倒霉啊……

可恨的赤坂一副开心的模样，回到了上节课小岛君坐的座位上。

女性教师 「如果闻到了像臭鸡蛋的气味，就要立刻换气……」

总觉得，因为太伤心太懊悔，连课都听不进去了。

藏起我的体操服，也是为了让我没有衣服换……

这帮家伙究竟有多坏啊……

——咔嚓，咔嚓，咔嚓。

柘榴 「咦——!？」

裙子又开始被往后拉，无情的震动和剪断的声音也传来。

——咔嚓，咔嚓!

柘榴 「啊……啊啊……」

停手，求求你们了停手——!

我不禁朝这个卑鄙计划的指挥官——赤坂看去，

却讶异地发现，小岛君又坐在不是自己的座位上上课了。

……那个座位是北见的座位。

现在，小岛君正坐在北见的座位上。

那样的话……

——咔嚓，咔嚓，咔嚓!

「……好的，干得不错」

……

……

柘榴 「就像是做坏了的旗袍似的……」

我又把裙子转动了120度，不开心地把缝隙对准左右大腿，遮住臀部。

然后用双手遮住两个切口，无力地趴在桌子上发呆。

已经不知道现在在上什么课了，那种事随它去吧……

总之到了中午，就挡着裙子的裂缝去职员室，找濑名川老师或者清川老师借缝纫道具吧。

她们大概不会问我裙子开裂的原因吧……因为这所学校“不存在欺凌事件”……

老师也不想自掘坟墓吧……

——咔嚓，咔嚓……咔嚓。

又把剪刀伸过来了……已经不管怎么再转裙子，都是裂开的地方了  
……

中年男性教师那么高岛，翻译一下 1 7 4 页的第三行!」

柘榴 「……………」

中年男性教师高岛! 你听见了吗!？」

柘榴 「啊! 是——那，那个，1 7 4 页的第三行是么」

突然被老师点名，完全心不在焉的我吓得仿佛心脏被冰水泼了似的脸色发青。

柘榴 「那个……“萨姆叫住了要去沼泽地的客人们——”」

中年男性教师高岛，好好站起来翻译」

柘榴 「那，那个……这有点……」

要是站起来被大家一齐看着，就挡不住裙子了……

中年男性教师怎么了，为啥不能站起来说话?」

老师一边歇斯底里地用粗暴的声音说着，一边瞪着我。

啊啊……不行了……已经。

柘榴 「继续……“萨姆叫住了要去沼泽地的客人，说道，贵客们，那里有巨大狰狞的鳄鱼……”」

柘榴 「尽管萨姆亲切地提醒说“说句扫兴的话，千万别因为兴趣而过分接近……”，但从小在城里长大、不知自然界的可怕之处的客人们却……」

女子校生 「……喂，你看那里……」

男子校生 「喂喂，真的假的……」

女子校生 「……这是什么兴趣啊? 我都怀疑常识了……」

果然，教室里响起了惠惠率率的声音。

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

但是，不能在这种地方哭泣……

即便声音已变成了哭腔……我仍继续翻译着……

柘榴 「但是客人们完全不把萨姆的话当回事，笑着说，“我们有枪，有什么好怕的!”」

柘榴 「“愚蠢的人啊，那种手枪，顶多也就拿来对付湖边的鹅了“……」

中年男性教师好，到此为止。翻译得不错，鸭子和复数是难点，你没有弄混」

我像瘫了一样，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用打开了的笔记本挡住了脸，闭上双眼，仿佛要把自己和周围不快的声音筑上围墙、隔开一般。

男子校生「混蛋，怎么不让她多翻点……」

果然被看见了……

大家都以为这种奇怪的开叉是我自己剪开的么……

怎么会有人会做那种蠢事呢……

中年男性教师大家安静，不要交头接耳！」

柘榴「……」

总之老师好像是没看见我的裙子……嘛，幸好没有让老师看见，引起大骚乱……

屁股又变得凉飕飕的了……

真是，变成这样的话午休也等不及。

这节课下课后，赶紧双手按住裙子去职员室吧。

只能这样……

中年男性教师那么今天就到此为止……」

我迅速地……

迅速地冲了出去……虽很在意男生们的视线……我按住裙子，尽可能地走着。

「稍微等下!!」

柘榴「唔!？」

刚出走廊，我就被后面的人一手拉住。

回头看去，是赤坂和北见在笑嘻嘻地站着。

她们好像预测到了我的行动……在我起身的瞬间就追了过来……

聪子「那个啊……高岛，昨天真是抱歉了啊，现在想想……稍微有点做过了」

柘榴「诶，……怎么回事……啊!」

惠「总之，先回教室吧……是吧，高岛」

柘榴「不，不要!」

聪子「喂……那个视频，可是拍了你的脸的哦……如果传到网上了会怎么样……你明白吧？」

柘榴「诶？」

- 惠 「没恶意的啦……总之，先给我过来……」
- 聪子 「那个啊，高岛不是学过古典芭蕾么？」
- 柘榴 「啊，是的……」
- 我脱口而出……
- 已经仿佛被蛇盯上了青蛙一般……
- 聪子 「惠她在学跳舞，有些搞不明白的地方呀……」
- 惠 「是啊一，虽然跳舞基本都通过DVD掌握了」
- 惠 「我就想啊，果然该借鉴一下传统的技艺」
- 柘榴 「哈啊……」
- 聪子 「所以，就轮到学过古典芭蕾的高岛出场了！」
- 柘榴 「诶？」
- 惠 「说到古典芭蕾，那就是像天鹅一样华丽的旋转了！怎么说呢，就是那种一转的感觉!!」
- 聪子 「啊一没错没错，那个真的而很美呢一」
- 柘榴 「……唔」
- 怎么想都知道。要是穿着这种裂成三瓣的裙子跳舞，会被周围看的一清二楚。
- 这帮人……居然笑逐颜开地要求我做这种事情……
- 聪子 「可以吗，高岛？」
- 柘榴 「这，这我做不到！」
- 惠 「你在说什么呢？我们是朋友对吧」
- 什么朋友啊……这种人最差劲了。
- 聪子 「哼一，那么那个视频……传到网上也没问题咯」
- 柘榴 「……唔」
- 惠 「在这里稍微丢人点只是一时罢了，要是在网上传开了，可就是一辈子的污点了啊……」
- 柘榴 「卑，卑鄙」
- 惠 「你这反抗的态度是什么意思？我们随时可以上传视频的啊」
- 柘榴 「那，那个……」
- 聪子 「真麻烦，干脆传出去吧？上传照片很简单的哦？」
- 惠 「不错诶……贴在交友网站上？」
- 柘榴 「抱，抱歉。我，我会照做的」



惠 「是吗？这可不是我们强迫的哟，你要是不愿意的话也无所谓哦？」  
无耻至极的人……但是，我已经没有反抗这些人的力气了……

柘榴 「不……是我自己想做的……请让我跳吧……」

惠 「是吗？嘛高岛要是这么说的话就没办法了……呐聪子」

聪子 「稍等下，马上就给你空出地方」

聪子 「嘿咻，唔咻！」

就这么无助地迎来了午休，北见挪动桌子，给我腾出跳舞的空间。

周围的学生们对我的裙子的状况。早就注意到了……

苦笑的人……扭过头去的人……

男生们虽兴趣盎然的样子……但想必是不想承担欺凌的责任吧……都装出一副一无所知的模样，偷偷朝这边窥视。

惠 「主要就是转身的技巧呀，要好好地转圈哦」

柘榴 「是……我明白了」

聪子 「这样可以吗，高岛？」

柘榴 「是……应该没问题……」

聪子 「喂喂，怎么一点干劲都没啊～。好像我们是强迫了你似的～」

柘榴 「不……不是这样」

惠 「那么，就对大家说是自己想跳舞的……」

差劲……这个人……真差劲……

柘榴 「是我自己想跳……我才跳的……」

聪子 「干嘛啊，这么小声大家都听不见吧！好好说清楚！“高岛柘榴马上就要开始在这里跳芭蕾！大家请好好欣赏！”」

……绝望。

何等的绝望……都描述不出来。

虽然以前的欺凌很残酷……但是不曾有过像现在这样性方面的欺凌……

那个视频就是原因吗……

要是拒绝拍那段视频的话……应该只是像以前那样的无视和暴力的欺凌就作罢了吧……

比起现在，还是以前那样好受点……

但是，在拍了那个视频的现在，我也束手无策了……

我呼吸了一口绝望的空气……然后，

柘榴 「高岛柘榴马上就要开始在这里跳芭蕾！大家请好好欣赏！」

教室顿时变得安静……大家都朝我看来。

没有人能救我……

这么说起来希实香……怎么了呢……

因为我的努力她应该没受伤吧……

但是如果没受伤的话，为什么不来学校呢……

答案很简单。

一切都是白费的。

我的努力，只是给这些人取乐的调味品罢了……

放弃吧……我…

——只是一只蝼蚁罢了——

惠 「那么高岛，请爽快点来吧」

柘榴 「是……那么下面就是基本的旋转……」

我当做自己正在无人的纯白世界中，不在意周围的人们摆出了镰足（外旋）的基本姿势。

关于芭蕾舞的各种动作，有很多专业名词，不过我也忘的差不多了，而且告诉这两个人也没什么意义。

以单脚为支点，缓慢地张开双手保持平衡，像火烈鸟一样弯着腿，打着转——

柘榴 「感觉如何……」

惠 「不，要是不一直持续转下去的话，弄不明白啊」

柘榴 「……」

眼泪都要下来了……

真的……好想逃走……

但是我却逃不掉……正如这些人所说……

我没有勇气……

所以，才会拖拖拉拉变成这样……

如果我有勇气的话……哪怕一点……

聪子 「给我快点！」

柘榴 「是，是」

惠 「哦，比预想的厉害多了啊」

聪子 「没错吧？不要小看高岛哟」

因为没有穿舞鞋做不到快速的旋转……只能尽力而为。

聪子 「Un, Deux, Trois !——Un, Deux, Trois !」

柘榴 「……………」

我配合北见的节拍继续旋转，偶尔会采取一些安全系数高的动作，以免失去平衡。

我虽然睁着双眼，但只靠着身体来保持平衡。

虽然睁着眼，但什么都不看……不想看……所以什么都看不见。

聪子 「Un, Deux, Trois !——Un, Deux, Trois !」

女子校生 「……呵呵」

女子校生 「好厉害……傻瓜……」

在北见豪放的大喊中，混进了杂音般的、轻微的笑声。

那是当然的了……像这么转着，裂开的裙子因为离心力打开了吧……

聪子 「Un, Deux, Trois !——Un, Deux, Trois !」

但是下面什么都没穿，应该是暴露的一清二楚。

男子校生 「……喂，看的一清二楚啊？」

男子校生 「虽然我很了解你的心情，可女生之间这种阴险的欺凌，还是别看比较好啊」

男子校生 「对对，我们也会被当成共犯的……快出去吃饭吧」

大大咧咧地欢呼起来的男生，被其他人责备后，沉默了。

我一开始，就没有期待他们能阻止这场喜剧……

聪子 「Un, Deux, Trois !——好了定格!!」

柘榴 「——诶!？」

突然被北见下令停止，吓得我一个踉跄就这么单脚直立地停下了。

「……噗……啊哈哈哈哈!!!!」

看着一个踉跄停下了脚的我，旁边的太妹开心得大笑起来。

惠 「哎呀，真是美啊」

聪子 「真是，被感动了」

接着，赤坂和北见蹲下来，放低视线，像匍匐一样靠近了我。她们一抬头，我遮掩不住的下体便一览无遗。

柘榴 「……唔，唔……」

我一直忍到了现在，不过面对此等折磨实在是忍不住了，脸颊唰地就红了。

女子校生 「啊哈哈！太棒了！！」

男子校生 「……………」

以前听说过，欺负的时候同性远比异性残酷，看来是真的。

女生们都看着我大笑，男生们（其实都特别想看）都装作没看见。

嘛，虽然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的程度罢了……

聪子 「好，可以放下脚了哟」

柘榴 「这样……………能成为参考吗……」

惠 「啊太棒了！谢了，高岛」

聪子 「果然有真本事就是厉害呢，真的对你尊敬起来了」

柘榴 「是……吗」

聪子 「……」

柘榴 「那就……………太好了」

……………

……………

唔。

……

屈辱的舞蹈一结束，我马上迫不及待地从抽屉中拿出胶带贴在裙子上，然后从教室跑去女厕关上门。

虽然想一直在厕所里面呆到放学，但是这样恐怕会更加激起赤坂和北见的嗜虐心理吧……

不，还是不要再轻举妄动了……都被做了那种事……

女子校生 「……呵呵呵」

柘榴 「……诶??」

垂头丧气的我一走进教室，就好像按下了开关似，笑声一下充满了教室。

……怎么了？

毕竟看了我刚才那副样子，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还是能理解的，但是不应该有这么大反应啊。

搞不懂这些人。

只是一边看着我一边看着黑板，就这么笑着……——啊啊!?

柘榴 「什!!」

惊呆了的我，在看到黑板的一瞬间，顿时明白了，

柘榴 「唔!!」

跳起来一把抓下高挂在黑板上的白色布块。

柘榴 「……唔……过分……」

然后赶紧把白布——我的内裤塞进口袋，然后赶忙把手伸向黑板擦。

黑板上，

一行大字写着……

“这是我脱下的内裤☆来买吧!”

女子校生 「……嘻嘻嘻」

我在众人的嘲笑声中，低下头回到了自己的位置坐下。

然后抱着自暴自弃的心情——想看的话就看个够吧，就想这样穿上内裤，

柘榴 「唔!」

这算啥……一般来说……有必要做到这种地步吗?

人类……竟会变得如此残忍吗……我这样冷静地想着。

为什么要这样绕着圈子……执拗地……执着地要欺负我呢……

我内裤的股布（就是内裤里面有两层的那个地方）被剪刀剪得零零碎碎的。

柘榴 「……去死吧…粪虫们……」

我咬牙切齿地小声嘟囔着，坐在椅子上，穿上了被剪出了洞的内裤。

女子校生 「……呵呵……」

男性教师 「好了，开始上课……你们在笑什么呢?」

怀念的紧贴感又回到了我的下体，中年老师进了教室后被女生们的笑声惊讶得瞪大了双眼。

男性教师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老师的脸上沾了什么吗??」

女子校生 「……嘻嘻嘻……」

惠 「什么都没有。快开始上课吧一」

聪子 「不要浪费时间了，请快开始上课吧一」

男性教师 「什么? 连你们都这么说，难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男性教师 「那样的话怎么大家没回家，都来上课了呢……啊哈哈!」

惠 「老师，笑话好冷」

男性教师 「哈哈，那就开始大家所期盼的课程了。把教科书翻到 8 5 页……」

柘榴

「……………」

这些家伙……是谁？

这里是哪？

那个站在前面笑着的男人是谁？

在这里坐着的……高兴地说着话的家伙又是谁？

这里是哪里？

在这里的家伙……不是人类……

我只明白这件事……

……………

……………

……

柘榴

「……」

看着飞快地从教室离开的学生们……我恨得咬牙。

你们都快给我滚吧……粪虫们……

大家都去死吧……

去死吧。

……漫长而沉重的今天终于要结束了。

从早上开始就尽是不好的事……

下午上课时，我一直低着头，祈祷时间能快点过去。脑袋一直在盘算与平时不同的回家路线。

平时那条路很危险。

从这以后暂时一段时间内，也要注意不要和她们碰面。

在这种意义上，教室也许是安全地带……

柘榴

「……大家都走了……」

趁现在快跑回家吧……

聪子

「啊咧？高岛的裙子破了么？」

柘榴

「……唔」

我刚拿包站起来，旁边的北见使用“才注意到”的语气，惊讶地说道。

聪子

「那可真要命啊一，上课时肯定很不放心吧？」

柘榴

「……」

聪子

「啊啦啦，这样可不行呢～」

惠 「嗯啊一，那可太要命了。可怜的都看不下去了」

聪子 「这样被风一吹不就是马上要掉下来了么」

北见佯装不知的靠近，朝我凄惨的满是胶带的裙子伸出了手。

聪子 「快快，脱下来脱下来——！」

柘榴 「唔！？」

趁我因惊叫而疏于防备，北见用手指快速地解开了我裙子上的挂钩。

柘榴 「等等，还给我」

聪子 「嘛嘛，高岛的裙子我们会缝好的，放心啦」

柘榴 「怎么——！」

北见在我背后撑起了我，力气大的她顺势把我举了起来，以便脱下裙子。

惠 「哦哦！怎么这样，内裤都裂开了」

聪子 「啊呀一，真悲惨啊。

内裤也会帮你缝好的，脱下来吧！」

柘榴 「啊，不要——」

我身体的自由被北见夺去，北见就这么脱下了我的内裤。

柘榴 「不要！住手啊白痴！去死！去死吧！」

聪子 「喂，怎么这么粗暴啊……还说去死啥的，我们可是朋友耶？」

柘榴 「你们才不是朋友！放开我白痴！不要碰我！」

聪子 「啊哈哈哈哈……不要这么大喊大叫嘛……

明天就会缝的很完美的，敬请期待吧」

柘榴 「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最讨厌你们了！去死吧！」

我全力地抵抗着……但是在北见的力气面前，却毫无办法。

我的这种拼命挣扎，辱骂……对她们来说，不如说是更加让她们开心罢了……

她们充分享受着我的无力……

柘榴 「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

我声嘶力竭地哭喊着……

笑着的巨大影子……

大耳朵……

黑肉球……

宛如，被撕碎的小动物一般。

痛骂就是绝望的呼喊。

对于猛兽来说……那个声音……

宛如给美餐伴奏的华尔兹一般……

绝望就是旋律。

被撕碎的话语……

被啃食得乱七八糟的心。

两头野兽在笑着。

开心地……

撕碎着那颗果实……

聪子 「那么高岛，明天见咯！」

柘榴 「……粪虫…去死……」

惠 「啊哈哈哈哈，打起精神来嘛！拜拜」

我的下半身一丝不挂。

也没有拿回那些衣物的办法……

聪子 「别那么垂头丧气嘛。我们可是朋友……对吧？」

柘榴 「……」

………

……

柘榴 「………」

柘榴 「……」

柘榴 「……啊」

我稍微发了会呆，不过还是察觉到放任这种状态的危险，便用书包挡住下体，往女厕所移动。

柘榴 「……完蛋了」

走进单人间后，我关上门，插好门栓，然后抱着脑袋坐在马桶上。

于是……眼泪便如决堤的洪水般涌出。

脑海里，只回响着自己的呜咽……

只是地狱……这里只是地狱罢了……

没有救赎……有的只是绝望……

我独自在厕所里嚎啕大哭。



柘榴 「……哈啊」

太阳彻底沉默，老师们也大多回家了的时候……我才稍微镇定了下来。

柘榴 「总之……回去吧……」

我返回了空无一人的教室，在暗黑中寻找，选出了尽可能干净的几块抹布。

虽然很凄惨……但只要用胶带贴起来的话，还姑且能当裙子用。

柘榴 「其实还是窗帘更好一点……」

可是，即便到了这种时候，我也没有扯下窗帘当裙子的勇气……

抹布的话，丢了几块也没人管吧……可要是窗帘没了的话，那就家喻户晓了……

虽然抹布很臭……很湿……但已经没空发牢骚了……

我闻了闻，选了其中比较好的几块，总之先确保够把腰围住的张数。

柘榴 「真要命……」

我穿着这件带着些许臭味的裙子，走出了教室。

柘榴 「……没什么人真是太好了……」

亏我等了几个小时……平时的上学路上已人影无踪了……

看来一直到家都能不遇到人……

回家还需要走十多分钟……要是平时肯定不会觉得是什么漫长的路程……但是对现在的我仿佛是永恒一般……

柘榴 「又掉下来了……」

因为抹布就是用起毛的毛巾做的，根本就很难用胶带固定住，更别提有几块还是湿的。

只是比什么都有的状态要好一点罢了。

抹布做的裙子只能支撑到校门口，一到放学路上，就因为地球引力支离破碎了。

柘榴 「已经连系在腰上都很难了……」

哈啊，这已经不能叫裙子了。

柘榴 「前面用包挡住，后面用抹布挡住吧……」

已经没有什么感情的起伏了。

只是为了避免被人看见，避免惹来警察……只是这样而已……

「啊，高岛找到你了！」

柘榴 「!？」

我刚有点放松，就被背后传来的高声喊我名字的声音吓了一跳。

「原来在这里呀……到处找了半天呢」

我用包和抹布挡住下体前后，快速地回头看了看走近的两人。

柘榴 「为，为什么……你们在这？」

惠 「咋了？」

柘榴 「啥叫咋了！到底想要欺负我到什么地步啊！」

惠 「诶？怎么？」

柘榴 「还说怎么……你们……」

聪子 「喂喂，你是不是误会了啊」

惠 「不是约好了吗」

柘榴 「约好？」

惠 「是啊，要把高岛破了的裙子缝好……」

柘榴 「啊……」

赤坂掏出了我的裙子。

被剪刀剪破了的地方全给缝好了。

惠 「约好了啊……要帮你缝好」

聪子 「缝好以后回到教室，发现你不在，还吓了一跳呢」

柘榴 「回，回教室了吗……？」

惠 「没错没错，这次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已经反省了……没想到，你会不穿裙子就出来……抱歉」

聪子 「真的抱歉了……呀，没想到你会被逼到这种地步」

柘榴 「比起那种事……把裙子还给我……」

惠 「啊啊，当然了」

我从赤坂手上抢回裙子，放下包和抹布赶紧穿了上去。

惠 「虽说夏天，但穿这么少走路，肚子着凉了吧？来，吃了这个药吧」

柘榴 「……什么？」

惠 「“什么？”个屁啊，让你吃就吃！」

柘榴 「……这是!？」

赤坂手上拿着和今天早上那帮人想让我吃的东西……

柘榴 「……胡说八道！岂能上这种当！」

柘榴 「岂能上这种愚蠢的当！蠢货！」

聪子 「……」

聪子 「……还是别绕圈子了吧？」

惠 「什么啊……对我这个“军师赤坂大人”的方案有问题吗？聪子」

聪子 「可是你看，完全没用啊」

惠 「好奇怪啊……这里应该是高岛哭着感谢，然后吃下药才对啊……」

聪子 「够了……」

柘榴 「唔，啊——疼！？」

北见一把抓住我的头发。

柘榴 「唔……」

为了阻止我反抗，她一膝盖顶在我大腿附近。

「什么啊……最后还是变成这样啊」

柘榴 「你，你们这些人……」

聪子 「吵死了！快装上车」

城山 「我知道啦」

柘榴 「上，上车是？唔！？咕——」

为了不让我出声，用布堵住了我的嘴。

柘榴 「唔——唔唔～」

声音都发不出的我被凄惨地拉着……停在了一辆白色面包车前。

沼田 「快点啊！」

柘榴 「唔——唔唔——放，放开——」

城山 「好啦，公主大人，请上车吧……」

惠 「去派对会场，笔直前进吧！」

柘榴 「唔——唔唔～」

面包车的车门无情地关上了。

车内充满了口臭。

我在车内挣扎着，但也只是手脚撞到各种东西，自讨苦吃……

沼田 「快点！」

城山 「啊啊，总之先让她昏过去……」

在黑暗中，我被男人们殴打着。

看来……是想让我昏过去……

我只是想从痛苦中逃离……心想，要是能一死了之……就好了……  
但是，直到昏迷……我肯定会被打的遍体鳞伤……

---



---

—

「你也内射了啊!」

「啊哈哈，好厉害啊」

远处传来声音。

从什么时候我开始有这种感觉了呢……体内酥酥麻麻的感觉……好舒服……

思考统一不起来……

只是明白了……自己在机械式地重复着什么。

城山

「来，柘榴酱。现在你的里面感觉如何～?」

与沼田交换位置的城山，喘着粗气看着我的脸，满意地笑着。

我稀里糊涂地看着自己的下半身……已经血肉模糊了。

噢……这样啊……

我心想，原来是这样啊。

沼田

「高岛的双手还空着的啊……能握住我这里吗」

城山

「好啦～柘榴酱，这个是o茎哟～」

我被强迫握住左右两人的下体……没有反抗的力气……

身体中浮现出像麻痹一般的感觉，没有不安和恐惧……只是身体像被麻痹了一般……

沼田

「啊哈哈～! 柘榴酱好像很开心地握紧了我的o茎啊!」

城山

「那么，为了让她更舒服，就给她涂上药吧……」

城山掏出小塑料袋，把食指伸进去沾满白粉。

城山

「真好啊，刚才还是完全紧闭的，现在已经完全能塞进我们的东西了……」

然后沾满白粉的指尖……在我的下半身上涂抹……

我瞬间大脑一片空白。

他一把白粉涂在我的那里，顿时一切痛苦都消失了，只有快感在全身激荡。

城山

「那么，要上了哦……」

在我游丝般的抵抗声中，他把滚烫的肉棒抵在我湿润的阴唇上。

柘榴

「—————」

我叫喊着。

却连在叫什么都不知道……但我知道，这既不是痛苦也不是悲伤亦不是愤怒的叫喊……

只是因肉体的感觉，声带发出了声音而已……

和我的灵魂毫无关系……只是身体过分诚实地，对药物做出了快乐的反应……

沼田

「好厉害……好爽啊」

城山

「所以我说了吧……只要用这个的话，不管什么女人都会觉得高兴的」

柘榴

「—————」

沼田

「喂喂，有这么舒服啊……来说说看，o穴好舒服」

柘榴

「—————」

城山

「啊哈哈哈哈哈，好厉害，这家伙的表情看起来好蠢」

柘榴

「—————」

沼田

「这家伙就像傻瓜一样只会说一句话似的……呀哈哈」

在男人腰部往前顶上的同时，我的肚子里面像燃烧一样涌入了热流……在我体内，男人的分身膨胀了，然后那个膨胀带来的快感仿佛要烧焦我脑袋烧焦。

柘榴

「—————」

沼田

「你这是第几发啊？」

城山

「早忘了……」

沼田

「啊哈哈，西村真是白痴啊……居然放走这种机会」

城山

「没办法一啊。那家伙好像因为从家里偷偷把车开出来露馅了，被一顿暴打呢」

沼田

「都说了，不要把车还回去啊，为什么要去还车啊」

城山

「估计是觉得，赶紧把车还回去就不会露馅了吧，那家伙在电话里可是大呼小叫啊」

沼田

「明明是这次的头号功臣啊」

城山

「谁一知道啊，这就是命运吧，命运！」

命运……这也是命运……

如果有神的话……这也是既定的命运吧……

神是全能的……全知的。

神是全知的，但却还是赋予了我这种悲剧。

若问为何……因为我是粪虫……

对于神来说，是比烈日当空下，在路边晒死的蚯蚓还不如的存在……

靠吃屎生存的、连蝼蚁都不如的存在……

城山 「嗯咕唔……嗯呜呜一唔，唔啊一啊……」

柘榴 「—————」

城山 「呼……前面的小穴已经都这样了呢……」

沼田 「比起一开始不是顺畅多了吗？」

城山 「没错……我有个好主意……」

城山 「高岛，你对我松开手，然后抱住沼田，听明白了吗？」

柘榴 「—————」

城山 「啊哈哈，真是好孩子……那么好，那么沼田就把o茎的前面顶住高岛的o穴」

沼田 「好的！」

柘榴 「—————」

城山 「那么，沼田不行的时候，就轮到玩玩了……」

沼田 「那是什么？按摩油？你这家伙，不是一副气势满满想要插入那里嘛」

城山 「当然了，我更喜欢这里啊……啊，刚才的粉给我点好么？」

沼田 「会药物中毒的还是算了吧」

城山 「什么嘛，真小气……」

沼田 「才不是小气……要是死了的话可就不好了吧……」

柘榴 「—————」

城山 「嗯啊～……这可是真是美人啊……咕唔哦，哦哦……」

柘榴 「—————」

城山 「嗯一啊……嘿嘿嘿，插入里面了哦……在里面感觉到沼田了」

柘榴 「—————」

沼田 「哇一，真的感觉对面有什么坚硬的东西顶着呢！」

城山 「那么我就要抽插了，沼田不要把o茎抽出来哦，掌握好时机把高岛给顶起来」

沼田 「了解了。那么，——请动吧！」

柘榴 「————」

城山 「真好啊，那一脸淫贱的表情……平时都老老实实、与H无缘，现在看起来就更加诱人啦……」

柘榴 「————」

城山 「被两根同时插入，有那么舒服吗？」

柘榴 「————」

柘榴 「————」

城山 「啊咧，沼田酱已经射了吗」

沼田 「因为我插入的早啊」

城山 「嘛一嘛一，她比我想的还能坚持啊……我就不客气的继续上了」

城山 「唔一啊，啊啊，这还真是——哦哦唔，这个真棒！啊一～，我也要射了……忍不住了」

没有灵魂。

存在于那里的，只有丑陋的肉体……

那才不是我……

我不在那里……

我是……

我……

睁开双眼的瞬间。

时间开始流动的瞬间。

一切都感觉那么的遥远。

这种感觉，所有人都曾体会过吗？

还是说，只有我这么觉得呢？

醒来的时候，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什麼……

我总是把它忘记。

远方，雨滴在落下。

不知何处的远方，传来雨滴进散的声音……

进散的雨滴，滋润了大地。

正因为它进散了，才能施与恩惠。

只有在进散之后，它的恩惠才能染遍大地……

模糊的风景。

模糊的感触。

模糊的记忆。

在这一切都模糊不清之时……我所知晓的，只有一件事。

只有我的心，异常地平静。

不知为何，眼前的一切事物与现象，都显得那么平淡……

在模糊不清的世界中，我唯一确定的，只有自己的心不自然地平静。

柘榴

「……………」

感到微弱的寒气，我慢慢睁开眼……

陌生的天花板……

不是我的房间……

柘榴

「……床」

柘榴

「钱……」

柘榴

「五千元一张……」

柘榴

「一千元两张……」

柘榴

「五百元硬币一枚」

柘榴

「一百元硬币三枚……」

总计 7 8 0 0 日元。

钞票底下压着宣传手册，上面写着“住宿费 7 8 0 0 日元”。

钱刚好够宾馆一晚的住宿费，给了我一种莫名的现实感。

柘榴

「……………发生的一切都是事实……」

我冷静地想到。

接着，我冲了淋浴。

虽然已经无所谓了……但还是想被水流冲刷……

喉咙里面的臭味不管怎么用水冲洗，也洗不干净。

就像臭味怎么洗也不会消失似的……

走出建筑物……便是熟悉的风景。

柘榴

「原来是杉之宫的情人旅馆啊……」

一回到司空见惯的景色中……便多少冷静了下来……

无论怎样的世界都是日常……这句话掠过我的心头。

柘榴

「一如往常的风景？」

我就像是在问谁似的，小声嘟囔着……



在这瞬间……

柘榴 「——唔」

柘榴 「……唔呕」

柘榴 「……唔……唔……唔呕……」

一股吐意涌了上来，我当场吐了个干净。

柘榴 「唔呕唔一唔……嗯唔一唔，嗯嗯一唔……」

胃被突如其来的抽搐挤压，我痛苦得跪倒下来。

柘榴 「唔啊一唔……唔啊一啊……嗯一唔，咕唔一唔……」

可不论腹肌再怎么抽搐，胃也拧不出一东西来了。

好痛苦……我扭曲了的脸上，眼泪流个不停。

柘榴 「唔咕唔一唔……唔……唔啊，啊啊……」

柘榴 「呜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一啊啊啊啊——！！」

.....

.....

.....

不知从哪传来短信的收信音……

说起来……是我的么……

短信？

是什么……

在这种时候……

反正都是坏男人发来的吧。

粪虫……

不要再缠着我了。

不要……

.....

.....

柘榴 「……」

我起身拿出手机。

这么说来……有件蠢事值得在意。

事到如今，怎么看都是蠢事。

柘榴 「什么……好事啊……什么变化啊……白痴……」

果然，SNS的短信是那家伙发来的信息。

柘榴 「那么……我倒要见识一下，她所说的“好事”和“剧变”……」

柘榴 「……」

柘榴 「什么……」

柘榴 「什么……好事啊……什么……剧变啊……」

什么都没有……

我身上不可能会有什么剧变和好事发生的。

我一直都是一副蝼蚁的样子……从今以后也将如蝼蚁一般生活……

就算被那般蹂躏，也没胆量一死了之……甚至连……告诉警察……告诉父母的胆量也没有……

柘榴 「……」

2012/7/09 23:01

from 宇佐美

subject 感谢你的回信。

感谢你的回信。

毫无疑问，你是我们的同伴，我早就确信你会收到我们的短信的。

「石塔之战」

你说自己对这句话毫无印象，这也没有问题。

还有，我预言的“你将面临的剧变”，其一是认知的变化。

那个“好事情”，指的是有人会死。

近期内，令你烦恼的问题中的一个，将烟消云散。

柘榴 「……」

柘榴 「这是什么？」

柘榴 「这是啥？白痴吗？」

柘榴 「剧变是认知的变化？好事是某人的死亡？真白痴？」

柘榴 「谁的死亡啊……」

死一个人，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要让侵犯我的人全死掉……还有那些女人也全死掉……

柘榴 「噢……这样啊……原来这样啊……」

柘榴 「一个人的死亡……就是我的死亡啊……」

柘榴 「的确……我要是死了就解决了……」

柘榴 「这样啊……我要死了啊……当然是自杀了……」

柘榴 「因为……」

柘榴 「啊哈哈哈哈哈哈……」

柘榴 「什么变化啊！」

柘榴 「明明只是一只蝼蚁！」

柘榴 「明明只是任人践踏的存在！」

柘榴 「被弄坏，被践踏，弄坏吧弄坏吧弄坏吧……」

柘榴 「啊哈哈哈哈哈哈……」

柘榴 「蝼蚁啥的，就应该被按在大马路上、供千人踏万人踩，对吧？」

柘榴 「就是这样嘛！」

柘榴 「你看！你看！你看！就连和心上人初夜的权利，都被——」

柘榴 「……啊哈哈哈哈哈哈……」

柘榴 「即使是我……也想第一次是和心爱的人……温柔地接吻……温柔地拥抱……的啊……」

柘榴 「不用去那种高雅浪漫的地方……只要普通就好……想普通地，和心爱的人初夜而已……」

柘榴 「和间宫君……和间宫君啊……」

柘榴 「我……我！」

柘榴 「就这么突然被强奸了啊……强奸！强奸！强奸强奸强奸强奸」

柘榴 「这是为什么啊！」

柘榴 「裙子和内裤都破了，满是血迹啊！这是为什么啊！」

柘榴 「这难道是神的旨意吗？！」

柘榴 「我只是做了几天美梦，就要遭此不幸！」

柘榴 「对于蝼蚁，什么恩惠也不能赐予吗？」

柘榴 「蝼蚁连做梦都是有罪的吗？」

- 柘榴 「哈哈哈哈哈……我明白了……」
- 柘榴 「对呀一。我这样的蝼蚁，就连做做傻梦，都是非分之想呀！」
- 柘榴 「我明白了啊！明白了！很恶心对吧！很烦人对吧！」
- 柘榴 「神啊！你在说，像我这样的蝼蚁不要惹人发笑了，对吧！」
- 柘榴 「对呀。我这样的蝼蚁，最适合被强暴了……被强暴也没事嘛……」
- 柘榴 「这样啊……看来是我有点任性了……要是像往常一样，提心吊胆地生活下去就没事了，对吧」
- 柘榴 「蝼蚁就该像蝼蚁的样子……在对人类的畏惧中、提心吊胆地度日就好了，对吧」
- 柘榴 「呀哈哈哈哈哈……这就是道理，这就是真理，这就是上帝的旨意」
- 柘榴 「别开玩笑！」
- 柘榴 「不要开玩笑……」
- 柘榴 「我……想作为人生活下去……我不想死……」
- 柘榴 「为什么……我不会给人添麻烦的……也不会再谈什么恋爱了……所以不要再对我做更过分的事了……」
- 柘榴 「已经足够了……我明白了……我是什么身份……所以饶了我吧……」
- 柘榴 「我……不想死啊……」

7月10日

*Looking-glass Insects*

- 柘榴 「我是……人类……我是……人类……」
- 柘榴 「对不起……对不起……神啊……」
- 柘榴 「因为我很碍眼……我不会再引起你注意了……所以……」
- 惠 「这人咋了？在装神经病？」
- 聪子 「唔哇……装得还挺像呢」
- 柘榴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什么也不会做了……」
- 聪子 「但是啊……这是不是……有点糟糕啊……」
- 惠 「什么？」
- 聪子 「不，我是说这个状态啊……不太妙吧」

惠 「所以怎么样啊!」

聪子 「昨天那个……要是暴露的话，根本就是犯罪啊」

惠 「怎么？我们可什么都没做哦。做了的是翼他们，而且怎么看都是你情我愿，对吧」

聪子 「……嘛，虽然差不多是这样没错……但要是吃药暴露了的话，岂不是更糟糕吗？」

柘榴 「对不起……对不起……我……」

惠 「没问题啦。你看，这家伙不都正常来上课了嘛」

聪子 「嘛，话虽如此……但这家伙可是感冒了都会来上课的哦……是不是父母太严厉了？」

惠 「就是说，她其实只是感冒了，被父母强令来上课？」

惠 「相信人家父母的判断嘛。大概到了明天就会慢慢恢复的。那啥来着，人的心灵是很坚强的啦」

聪子 「坚强呢」

惠 「没错没错，我也是啊，到那种特别忧郁的时候，也是动弹不得啊。真的想一死了之哦」

惠 「可是啊，忍耐几天后，就觉得没什么了」

聪子 「去俱乐部啥的玩玩不就好了？」

惠 「没错啊。我的初夜对象也是个陌生男人，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聪子 「噢，说起来惠也在俱乐部里面被侵犯过呢」

惠 「没错没错，我也是被好几个人一起啊。明明还是处女」

柘榴 「已经……什么都不指望了……什么都……」

已经……

已经什么都不指望了……

所以就……

啊啊……间宫君……

间宫君……

我……

不是处女的我没有价值对吧……

我已经什么都不指望了……

什么都不指望了。

小小蝼蚁还狂妄，

什么都不指望了。

肮脏的蝼蚁……不过是粪坑……

因为我只是粪坑，被强o也理所当然……

间宫君这样的完人，我连摸一摸都不配……

因为污秽，

因为肮脏，

因为散发着恶臭，

因为是妓女，

因为有病，

因为是蝼蚁，

恋爱啥的太狂妄了，

应该被强o，

被随便哪个男人拿去泄欲，

应该去死。

应该凄惨地死掉。

应该遍体生蛆，

肌肉腐烂开裂，

散发着恶臭地……

死掉。

粪坑……

去死……

柘榴 「不……我不想死……」

没有生存的价值。去死吧。

柘榴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在说什么呢？

恶心。

明明只是个粪坑。

去死吧。

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  
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

柘榴 「不想死啊……我……」

因为是蝼蚁，

因为是粪坑，

因为是丑女，

因为是蝼蚁因为是粪坑因为是丑女因为是蝼蚁因为是粪坑因为是丑女  
 因为是蝼蚁因为是粪坑因为是丑女因为是蝼蚁因为是粪坑因为是丑女  
 因为是蝼蚁因为是粪坑因为是丑女因为是蝼蚁因为是粪坑因为是丑女  
 因为是蝼蚁因为是粪坑因为是丑女因为是蝼蚁因为是粪坑因为是丑女。

因为没有活下去的价值，

因为很恶心，

因为不是人类，

柘榴 「我是人……我是人……我是人我是人我是人我是人我我我我……」  
 吵死了。

恶心。

恶心的妓女。

丑女丑女丑女丑女丑女丑女丑女丑女丑女丑女丑女丑女丑女丑女丑女丑女  
 丑女丑女丑女丑女丑女丑女丑女丑女丑女丑女丑女丑女丑女丑女丑女丑女  
 丑女丑女丑女丑女丑女丑女。

丑女（笑）

非处女（笑）

肉洞（笑）

柘榴 「对不起……对不起……我……对不起……我我……」

柘榴 「神啊……」

神 「怎么了？」

柘榴 「我是我是……」

神 「好臭一」

神 「你这家伙好臭啊？」

神 「唔哈」

柘榴 「我……我……我……我我」

神 「我是神」

神 「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很厉害的哦」

神 「是能够回答你的疑问的，哥白尼」

柘榴 「我已经……不再有非分之想了……我我……」

神 「是吗！没有非分之想了吗！」

柘榴 「所以……所以……所以……」

神 「那么你先停止呼吸吧噗～  
哈唔哇一」

神 「哈唔哇一」

柘榴 「我不想死。不想死……不想死……我已经不再做非分之想了，我不想死……」

神 「哈唔哇一」

神 「骗你的～啦。噗噗～」

神 「怎么了？高岛柘榴酱？哭得这么厉害，是有不明白的事吗，阿德！路德！宗教革命！」

神 「一共收费30日元……」

柘榴 「我，我……我……」

神 「付我30日元，就救你」

柘榴 「会，会救我吗？」

神 「只要30日元，就马上派出救援队！」

神 「只为30日元出卖灵魂！」

神 「反正身体都已经卖了！」

柘榴 「没有卖……我没有出卖身体……我……」

神 「这个淫乱的荡妇！」

柘榴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我……不是这样」

神 「是的，错了呢」

神 「神可是和你交心的哟」

神 「交心和交配很像吧」

神 「交配就是合体，就是SEX的隐喻哦！」

神 「SEX就是FUCK！」

神 「FUCK！喂！你这家伙！喜欢FUCK把！喜欢FUCK对吧！好喜欢FUCK！快这么喊！」

柘榴 「我才不是那样……我不要……我不要那样……」

神 「我懂」

神 「但是想和间宫君H对吧一」

柘榴 「H，H什么的……我……」



神 「骗人!」

神 「你这家伙! o都湿透了吧!」

柘榴 「才没有那种事,我只是喜欢间宫君罢了。我是我是」

神 「放心放心」

神 「没问题啦。神是知道你那颗纯洁的心的」

神 「神无所不知。连柘榴酱o里的臭味也一清二楚」

柘榴 「好过分……不要再说过分的事了……我已经……」

神 「你本来就奇臭无比,有啥好在意的?」

柘榴 「我才没有那么臭……分明不是那样的……」

神 「被不认识的人的阴o就这么抽插,好臭!这个混蛋白痴o!」

柘榴 「唔?!」

神 「昨晚,你就和o不臭的、纯洁的你说拜拜了,从今天开始,就是o散发恶臭的柘榴了」

神 「新节目! o恶臭的高岛柘榴!」

神 「骗你的~哼。噗噗~」

神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一切都……

什么都没有留给我……

所以我……已经……已经……

神 「才没有那种事」

神 「你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哦」

神 「神说了」

神 「你手中拥有无限的可能性!」

神 「30日元!」

脑袋快要裂开了……

因为没睡觉……因为没睡觉……因为没睡觉……这样……这样……

倒不是变得奇怪了……

脑袋……

脑袋……脑袋……脑袋……

神 「脑袋30日元!身体3万日元!这就是卖春的常识」

神 「物价好高!政府也不管管~~」

神 「但是你的身体只值宾馆一晚的房钱！便宜！现在就买下！」

神 「喜欢FUCK哟」

神 「说说看啊？是羊毛呀」

柘榴 「不是喜欢FUCK……不是喜欢FUCK……不是喜欢FUCK……」

神 「快说FUCK～。说了我就能在笔记上记下来知道了呀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神 「终于到了……  
屋顶！」

神 「天空好高！香烟真美味！禁烟特急中！」

柘榴 「啊。间宫君」  
我跑到屋顶靠墙的位置。

间宫 「……啊咧？你是……」  
间宫君温柔地笑着，回应道……

柘榴 「……我是高岛柘榴，我喜欢你间宫君！」

间宫 「但你不是处女吧？」

柘榴 「诶？」

间宫 「我对二手货没兴趣啊」

间宫 「排除二手货！」

间宫 「拒绝二手！」

柘榴 「那，那个啊……西哈诺的……」

间宫 「啊一借出去的书变臭了一真是的一好臭好臭好臭好臭好臭，妓女的臭味」

柘榴 「怎，怎么会，我好好地洗过澡了，洗了好多次……间宫君」

间宫 「您可真费心，我这书也不算白借了」

间宫 「说说看啊……西哈诺的台词……」

柘榴 「那，那个……诗人！」

间宫 「妓女！」

间宫 「卖淫！」

间宫 「蝼蚁……」

间宫 「还有……粪坑……」

神 「是神啊」

柘榴 「啊……啊啊……啊……」

神 「神是能预见的！」

神 「不要用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来装腔作势了！你这家伙是在用手机上黄网吧！」

神 「因为翻译得特别带感，所以你o湿了吧！」

柘榴 「不对……不对……我……我是……已经……我是……」

柘榴 「没那种事没那种事没那种事……不会说过分的事啦不会说过分的事啦……」

柘榴 「不，不要……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哟，间宫」

「城，城山君……」

「怎么了，怕了么？」

「不，那，那个……」

柘榴 「……」

那是间宫君……

好像在被谁找茬……

「我和你可是朋友对吧？」

「所以啊，就看在朋友的情谊上借钱给我……」

「怎、怎么这样……昨天也借了……」

「哎呀……昨天可真可惜啊……」

「就差一点一点了，明明都到了4—5，半途就落马了……那绝对是假赛啊。你说是不是？」

「啊，嗯……」

「要不是假赛的话，早赚回来了……所以再借点钱给我」

「就，就算你这么说……」

他一句都不敢还口……

什么都做不到……

只是不停搪塞……

像我一样……

「朋友正在为金钱苦恼啊……稍微借一点也没问题吧？」

「……」

「下回要是赌对了，会一口气还给你的啦……你不知道吗？俺家o菜克斯都下注了啊……」

「你倒是说点什么啊？」

「不……城山君……你这话说了好多次了……」

「啊啊啊嗯？你说什么」

「不，抱歉，对不起，我什么都没说……」

「不要再啰啰嗦嗦了，快给我把钱交出来……」

「那个啊……那里的女人不是很有钱么？是叫高岛柘榴吗？」

「还真是没用的巨乳啊」

「那家伙是我的专用肉便器。而你是我的钱包」

「啊，抱歉……」

差劲……

这家伙也是……

和其他的家伙……

一模一样……

我的喜欢的人……就是这样啊……

这样啊……

虚假的是……那个帅气的间宫君啊……

我把那个虚假的间宫君当做真的了……

这种弱小的人类，就只配在被践踏中苟延残喘……

差劲……

这里尽是差劲的事……

「就这样跳下去，或许会比较轻松？」

柘榴

「……」

「但是……睁开眼睛看看吧……」

柘榴

「……吵死了」

「就在眼前……只要睁开眼，就能明白……」

柘榴

「……」

「不然的话……」

柘榴

「……别管我了……真是」

柘榴

「已经……无……所谓了……」

「去死吧……」

柘榴 「不要啊啊啊啊啊啊！」

彩名 「睁开双眼了？」

柘榴 「你是……」

彩名 「音无彩名……」

柘榴 「为什么……」

柘榴 「难道……我现在还在做梦……」

柘榴 「也，也是呢……至今为止的全都是梦呢……因为啊」

神 「捅那个家伙！」

柘榴 「唔」

彩名 「不必听他说话……他什么都做不到……」

神 「胡说，神很猛的。因为是神啊」

彩名 「因为什么都做不到，所以要寄生在人的心里……无力的家伙……」

柘榴 「你，你是……」

彩名 「音无彩名……」

柘榴 「这到底……是什么？我疯了吗？那个巨大的大叔的脸是什么？这不是比摩天大楼还高吗！真的假的啊？」

彩名 「谁知道呢？我又不是医生，这不归我管……」

柘榴 「但是……你是知道我看见的东西的吧……」

彩名 「那么答案很简单……」

彩名 「①……我们都没疯」

彩名 「②……你和我都疯了……」

彩名 「你喜欢哪个？」

柘榴 「不要开玩笑了！」

神 「没错！快捅那个家伙！用柘榴宝刀！」

神 「啊，我放进你口袋了」

柘榴 「……」

我摸索口袋，在里面发现了一把裁纸刀。

神 「没错！柘榴宝刀连纸都能切开！啊，顺便一提神祇和纸也是有关的！GoodLuck！」

彩名 「裁纸刀的话……是杀不了人的……」

柘榴 「没有问你那种事……」

神 「瞄准双眼！眼睛是超级弱点！」

柘榴 「回答我！」

柘榴 「为什么总是我遇见这种事呢！为什么！为什么！」

神 「好，现在轮到柘榴神耳出场了！」

神 「柘榴神耳快把情报都打探出来！」

柘榴 「柘榴神耳……？」

柘榴 「为什么我会遭此不幸！」

神 「那是因为……你收到短信了」

柘榴 「诶？」

柘榴 「短信……」

彩名 「……瞧瞧看？」

.....

2012/7/10 12:52

from 宇佐美

subject 补充说明

我想，你大概一直在苦恼。

可是，你之所以会受苦，仅仅是因为你的存在是正义的。

正因为你是正义的，你才会受苦。

但，令你受苦的非正义者，则将死去。

近期内，令你受苦的原因之一，将烟消云散。

柘榴 「这……」

神 「我也这么想哦」

神 「因为是正义的，所以不会死！」

神 「邪恶才会灭亡死去」

柘榴 「……折磨我的是……」

柘榴 「折磨我的是」

柘榴 「果然……」  
 柘榴 「是你们错了！」  
 柘榴 「你们全部都是」  
 柘榴 「赤坂还有北见…还有希实香……间宫君也是……还有……」  
 柘榴 「音无彩名！你就是让我受折磨的元凶吗！」  
 彩名 「为什么这么想？」  
 柘榴 「一和你对话……我就，精神安定不下来，好痛苦」  
 彩名 「但是，在与你相见之前，你已经这样了哦」  
 柘榴 「唔」  
 彩名 「不是因为被不认识的男人侵犯了吗？」  
 柘榴 「诶？」  
 彩名 「不是因为被强o了吗？」  
 柘榴 「……被……强……」  
 柘榴 「我……我……」  
 彩名 「像人偶一样凄惨地……被男人们肆意妄为……」  
 柘榴 「啊……啊啊……」  
 神 「就是现在！瞄准她的双眼！」  
 柘榴 「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柘榴 「我，我，我，我……」  
 柘榴 「没错……被侵犯了……被男人被男人被男人……我我我……」  
 柘榴 「被玷污了被玷污了被玷污了被玷污了被玷污了被玷污了……被玷污了被玷污了……」  
 柘榴 「肮脏肮脏肮脏肮脏肮脏肮脏肮脏肮脏肮脏肮脏肮脏……」  
 柘榴 「我……我……」  
 柘榴 「!？」  
 柘榴 「什么？」  
 柘榴 「这是什么？」  
 柘榴 「这个不吉的东西是什么……」  
 柘榴 「这是……」  
 神 「……透过窗子好好看看吧……」  
 神 「你看……透过窗子朝外看……」

柘榴 「……这是……」  
 遮天蔽日的……漆黑的影子……  
 无限持续的忧郁的黑影……  
 宛如世界的黄昏……  
 忧郁的风景……

柘榴 「我见过这个……」  
 柘榴 「以前的梦里面……」  
 柘榴 「那是……」  
 柘榴 「无比遥远的地方的……」  
 神 「终之空」  
 影子落下。  
 人的身影。  
 形状像人的身影……就这样……从空中落下。  
 摔碎……  
 毛骨悚然的声音……  
 大概是因为身体里积满大便吧……  
 才会有这种声音。

女子校生 「呀啊啊啊啊啊！」  
 男子校生 「谁跳楼了!!」  
 柘榴 「跳楼……什么……」  
 柘榴 「人落下了……摔碎了」  
 柘榴 「从空中……落到地面……」  
 男子校生 「真的假的啊!？」  
 柘榴 「真的啊……我看见了啊……」  
 男子校生 「诶？出了什么事吗？」  
 男子校生 「啊、真的!？」  
 女子校生 「在哪在哪？」  
 柘榴 「大家都如蝇逐臭般……」  
 柘榴 「聚集到了窗边……」  
 柘榴 「很开心的样子……」  
 柘榴 「因为最喜欢腐臭了……」



柘榴 「因为大家的脑袋都不正常……大家都很肮脏……大家都跟蝼蚁似的……」

柘榴 「所以……大家都很开心……」

柘榴 「因为是粪虫……」

柘榴 「因为是折磨我的……粪虫……」

男子校生 「那是……」

男子校生 「那个人……不是三班的城山么？」

男子校生 「对啊！那家伙，是城山啊！」

女子校生 「为什么？为什么要跳楼？」

男子校生 「那谁知道啊！」

柘榴 「城山？」

柘榴 「啊一，赤坂惠的男朋友啊……」

柘榴 「那家伙死了啊……」

柘榴 「这样啊……」

柘榴 「也是呢……那是当然的了……」

柘榴 「因为那是侵犯了我的家伙吧？」

柘榴 「是践踏了我的家伙吧？」

柘榴 「因为我是正确的……」

柘榴 「因为是粪虫……所以不能原谅……」

柘榴 「那么，其他人也会死吗？」

柘榴 「和城山一起的……那个叫沼田的家伙？当然还有赤坂惠和北见聪子……」

柘榴 「要死了吗？」

柘榴 「哼哼……哼哼哼哼……去死……去死……」

柘榴 「摔个稀巴烂……摔个碎碎平安……反正脑子也和粪虫一样小吧……」

柘榴 「内脏也和粪虫一样塞满粪便吧……」

柘榴 「那些都是无用的……恶臭的……」

“明天，纠缠你的不幸之一，将得到解决”

纠缠我的不幸之一……

这就是不幸之一……

但是还不够……

我的不幸不止这一个……

我的不幸铺天盖地……

如果不让更多人死去的话……不行。

区区蝼蚁，必须死的横尸遍野……

柘榴 「啊……不回信的话……」

柘榴 「那个……啊……是这条。宇佐美发来的短信……」

柘榴 「那个……」

柘榴 「十分感谢……托您的福，纠缠我的不幸解决了一件」

柘榴 「但是，我还有许许多多的不幸。那些都解决不了吗？」

柘榴 「如果解决不了的话，我就要疯了。」

柘榴 「等待你的回信……」

柘榴 「诶嘿嘿……」

彩名 「高岛……」

柘榴 「……？」

柘榴 「你是……音无彩名……」

彩名 「高岛。你要去那里了吗？」

柘榴 「那里是哪里？」

彩名 「错误的道路」

柘榴 「阿啦？你在说什么呀……怎么能一开口就说人家错了呢……」

彩名 「城山君的死，不是像高岛所想的那样的……」

柘榴 「那么是怎么回事呢？」

彩名 「因为一直在屋顶玩悬垂游戏呢……沼田君和城山君」

柘榴 「悬垂游戏……嗯一是这样啊……」

柘榴 「就算是这样……那你觉得，我又是怎么想的呢？」

彩名 「那纯属事故……这么想就对了」

柘榴 「世上哪来什么“纯属事故”？真要解释起来，一件事的前因后果要多复杂有多复杂，不是吗？」

彩名 「……不趁现在停手的话……一切就要开始运转了」

柘榴 「开始运转？」

彩名 「大概，高岛的选择……十分危险」

柘榴 「危险？」

彩名 「没错……这个选择将左右许多人的命运」

柘榴 「这样啊……果然我能左右人的命运啊……」

柘榴 「对呀，因为我和其他的粪虫不一样呀」

彩名 「不对……」

柘榴 「没错」

彩名 「……」

柘榴 「我是正义的！」

柘榴 「所以那家伙死了！」

柘榴 「没错！所以死了！」

我是正义的。

我没有弄错。

因为在充满蝼蚁的世界里，只有我是人类……

我痛苦着。

所以，蝼蚁啥的，就该去死。

凄惨地死去……

柘榴 「短信……」

柘榴 「SNS的短信……」

柘榴 「啊」

我赶忙掏出手机。

已经回了我刚才的短信了么……

柘榴 「那个……啊，果然是宇佐美发来的……」

柘榴 「……」

柘榴 「这是什么……」

柘榴 「高岛你弄错了……」

柘榴 「唔」

又是这种……

这些家伙……果然也。

……

柘榴 「……」

就这么读着邮件。

……

柘榴 「诶？」

柘榴 「我弄错的……是这件事……」

柘榴 「我是……」

原来如此……

我弄错的是……这件事啊……

必须要见面……

我……必须要和伙伴见面……

非这样不可，

非见面……不可。

为了得知我错误的真正的理由……

7月11日

*Looking-glass Insects*

在短信里约好的见面的地方……就是这没错吧……

我看了看周围……

柘榴 「看起来是的人……看来还没到呢……」

是不是……稍微有点早了呢……

即使如此……

柘榴 「……被骗了」

又被蝼蚁们……

为了戏弄我……

柘榴 「不……」

不对……

那些文字颇有气度……

和普通蝼蚁的文字看起来稍有不同……

必须要认清这点……

不然的话……我就要一辈子被痛苦折磨了……

哈哈哈哈哈……原来如此……是我被谁戏弄了吗……

那封短信……纯属恶作剧……

原来如此……

原来如……

柘榴 「消除不幸之一……」  
 只是因为我希望这样……所以又……  
 彩名 「但……你还是来了……」  
 柘榴 「……你……」  
 柘榴 「音无……彩名」  
 彩名 「晚上好……」  
 柘榴 「有什么事吗……」  
 彩名 「没什么……」  
 柘榴 「……」  
 为什么总是会 and 这个人……在这种时候见面呢……  
 为什么这个人……总是在这种奇怪的时候出现呢……  
 这么说来……  
 那个时候，她也出现在我眼前……  
 在我被那帮人带走之前……  
 目击那个男人死的那个时候……  
 还有现在……  
 为什么这个人总是会出现……  
 柘榴 「总是有恶魔在对你低语……」  
 柘榴 「还请小心……」  
 柘榴 「被指引的人……必将受到恶魔的妨碍……」  
 柘榴 「不可倾听那些话语……」  
 柘榴 「……没错」  
 ……这个人就是……  
 柘榴 「唔！」  
 头好疼……  
 那个画面又……  
 那个时候看到的画面……  
 这果然是……  
 那封短信所说的……前世的记忆？  
 不会吧……难道是真的……  
 那只是……

那只是……什么？

如果那不是前世的记忆的话……

一直在我面前出现的……这个人是……

柘榴 「你到底是什么人？」

彩名 「音无……彩名」

柘榴 「……什么人……」

彩名 「音无……彩名」

柘榴 「唔」

这就是前世的记忆么？！

为什么这个人总是出现在我面前……

柘榴 「唔唔」

柘榴 「头好疼……头……」

彩名 「音无……彩名」

柘榴 「你到底是什么人」

彩名 「音无……彩名」

柘榴 「不对！我才没有问那种事」

彩名 「音无……彩名」

柘榴 「不对！」

彩名 「音无……彩名」

柘榴 「不对！你是！」

彩名 「音无……彩名」

柘榴 「你这种人」

彩名 「音无……彩名」

柘榴 「恶魔……」

这家伙是……

恶魔？

是这样吗？

话说回来……还有她们的存在……

确实有恶魔妨碍……就是她们确实存在的证据……

她们……回来了？

她们……我的同伴……

在前世拯救了世界的……我的同伴……是存在的。

不然的话……这个女人……

柘榴 「你是……」

彩名 「音无……彩名」

柘榴 「你……到底在这做什么？」

彩名 「你呢？」

柘榴 「我是……现在是在问你，快回答我！」

彩名 「我是在……看着你……看着你的身影……」

柘榴 「看着我的……身影……」

彩名 「没错，  
看着你……」

柘榴 「哈啊？你说什么？很有趣吗？这很有趣吗？莫非看着至今都活在不  
幸之中的我，令你很是享受？」

柘榴 「那么很遗憾。我的不幸已经结束了」

彩名 「是吗……」

柘榴 「没错」

彩名 「那么……高岛现在在这里做什么呢？」

柘榴 「什么都没做！和你无关！」

彩名 「无关……」

柘榴 「没错……所以快给我离开！」

彩名 「呵呵……那么、我现在在这里，也是和你无关的事……」

柘榴 「唔」

这个恶魔……

果然是恶魔啊……所以要挑唆我……

那么……答案……答案只有一个……

不能被这个挑唆欺骗……

必须要无视这个恶魔……

无视恶魔的声音……

柘榴 「……」

彩名 「已经……决定了吗？」

柘榴 「……」

彩名 「世界与你有关的人……」

柘榴 「……」

彩名 「呵呵……原来如此」

柘榴 「给我消失……」

柘榴 「恶魔……」

我闭上双眼。

柘榴 「恶魔的声音……已经传达不到我的双耳了……」

「那个……」

柘榴 「恶魔的话语传达不到……」

「那个！」

柘榴 「？」

啊咧？

睁开双眼，音无彩名的身影已经不见了。

「高岛……柘榴是吗？」

柘榴 「啊？」

「是，是高岛柘榴对吧？」

柘榴 「是，是……是我……你是？」

宇佐美 「初次见面，我是筑川宇佐美」

柘榴 「是你发信息……给我的吗？」

宇佐美 「没错」

就是这个人发给我信息……

虽说是我前世的伙伴……但看起来和普通人没两样……

宇佐美 「唔呼呼，因为我是普通人所以失望了？」

柘榴 「啊」

刚，刚才……难道是……

宇佐美 「觉得被读心了么？」

柘榴 「难，难道你……真的能看穿我的心吗？」

宇佐美 「不是这样。因为我只是夺回了前世的记忆，力量还没有回到身上……」

柘榴 「这，这样啊……」

宇佐美 「唔呼呼，因为你的表情就是这么说的」

这样啊……



我的表情做的这么明显吗……

稍微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

这个人诚实地说出了“只是从我的表情中看出来”，并没有说是读了我的心。

如果想骗我的话……就说用超能力读了我的心就好了……没有骗我啊……

能相信她吗……

宇佐美 「来到了这里，就是说你也夺回了前世的记忆了吗？」

柘榴 「啊，不……不是那样、只是有点在意短信，所以来了……」

宇佐美 「还没有夺回记忆吗？」

柘榴 「是的……而且……」

宇佐美 「你现在，还将信将疑的对吧」

柘榴 「那种事……」

宇佐美 「不，应该说……稍微有点难以置信对吧」

柘榴 「……抱歉」

宇佐美 「但还是很在意，所以来了啊……」

柘榴 「那，那个……收到短信后发生了很多事」

宇佐美 「看来纠缠你的不幸，消失了一件呢」

柘榴 「要是消失……也的确……」

宇佐美 「是么，那别的呢？」

柘榴 「那，那个」

宇佐美 「看见什么了吗？」

柘榴 「诶？」

宇佐美 「因为看见了什么有些在意所以来了……难道不是吗？」

柘榴 「为什么知道……」

宇佐美 「因为力量渗透入了那封短信中」

柘榴 「力量？短信里？」

宇佐美 「没错。所以，如果高岛是我们的同伴的话，应该会发生什么变化才对」

柘榴 「……」

变化……

虽然变化什么的我不太明白……但有不少奇怪的事……

那个男人的死亡……看到了奇怪的画面……还有……音无彩名……

宇佐美 「看见了什么吗？是梦境吗？」

柊榴 「没错……虽然好多次梦见了……但是……都记不太清了……」

宇佐美 「那么，为什么还能记得自己做了梦呢？」

柊榴 「那，那个……在学校发生了事故……有人从屋顶上摔了下来……在目击到的瞬间，突然梦见的画面就……」

柊榴 「看到那个画面的瞬间，我就明白这是梦……不、说不定并不是梦……而是在很久以前的某个地方看到的画面……」

宇佐美 「是怎样的画面？」

柊榴 「那个……从空中落下什么巨大的物体……总觉得……」

宇佐美 「那是邪恶的东西……」

柊榴 「那是……」

「……哈密吉多顿」

柊榴 「诶？」

柊榴 「你，你是？」

宇佐美 「啊，亚由美酱」

柊榴 「那个宇佐美……这个人是谁？」

宇佐美 「抱歉……我来为你介绍。这位是瑞绪亚由美」

亚由美 「……」

柊榴 「那，那个……初次见面、我是高岛柊榴……」

亚由美 「嗯……你好……」

瑞绪脸颊泛上了红晕……扭扭捏捏地说。

宇佐美 「亚由美有点不善言辞，抱歉了」

柊榴 「不善言辞……」

亚由美 「抱……抱歉……」

柊榴 「啊，不……其实我也差不多」

亚由美 「唔，嗯……」

柊榴 「话说回来、刚才亚由美所说的哈密吉多顿是什么？」

亚由美 「……」

宇佐美 「亚由美酱，柊榴酱她，看来还没有完全地记忆回溯呢」

亚由美 「……」

柘榴 「记、记忆回溯？」

柘榴 「那，那个……那是什么？」

宇佐美 「也是呢……」

亚由美酱……你觉得怎么办比较好？」

亚由美 「……」

亚由美慢慢地把手指指向了哪里。

宇佐美 「也是呢……那里不错呢」

宇佐美 「柘榴，我们换个地方吧？」

柘榴 「啊，没问题……」

宇佐美 「虽然也能站在这里说……不过还是要花点时间的」

柘榴 「也，也是呢……」

柘榴 「那，那个……这里是……」

宇佐美 「嗯……因为已经到这个点了，只有在这里才比较方便说话……」

柘榴 「这，这是喝酒的地方吧……」

宇佐美 「嗯，不过虽说如此，这里姑且是叫做咖啡厅所以还是有咖啡和红茶的」

柘榴 「啊……这样……」

宇佐美 「吃点什么吗？」

柘榴 「啊，不……倒不饿……」

这种时间，在这种地方……

不论是母亲，还是学校……要是让他们知道了，就糟了……

柘榴 「……」

有什么关系……

想想就觉得好蠢……

就算被那些不愿帮助我……不愿为我做任何事的人知道了，又如何

……

柘榴 「那个……这个……」

我掏出手机。

柘榴 「说实话……宇佐美的短信……我没看懂」

宇佐美 「你明明没看懂，但还是来了呢」

柘榴 「因，因为预言说中了……」

宇佐美 「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必然……」

柘榴 「必然……」

宇佐美 「没错……因为你是被恶魔……被封印了的阿萨的物理特化符虫所折磨的人类」

柘榴 「那个阿萨……还有物理特化符虫是……」

宇佐美 「……也是呢……在此之前……这里」

宇佐美掏出自己的手机，给我看了看某个地方的照片。

柘榴 「唔」

柘榴 「为，为什么是这个地方……」

宇佐美 「就是……这个地方……」

柘榴 「讨厌……」

宇佐美 「嗯、这里对柘榴来说一定是很讨厌的地方吧……」

柘榴 「为什么知道……」

宇佐美 「我……我们对你的事，基本都了解」

我的事基本都……

柘榴 「唔？」

所以她们知道那件事……

知道我在这里，被那些家伙玷污……

所以这张照片……

宇佐美 「不用那么害怕……」

宇佐美 「我们不是想加害于你」

宇佐美 「只是，想让你回忆起来」

宇佐美 「以及，想要得到你的协助」

柘榴 「……协助？什么……我能做什么……」

宇佐美 「和短信里写的一样，你和我们，前世是把世界从危机之中拯救出来的伙伴」

柘榴 「啊?!」

柘榴 「那，那个……这……」

宇佐美 「难以置信吧……」

柘榴 「……」

柘榴 「不……不是那样」

宇佐美 「诶？」

柘榴 「我，在那之后又发生了好多事。那家伙死后……我身边出现了神和恶魔……」

宇佐美 「神和恶魔？」

柘榴 「嗯……神是一个半裸的中年男人……身高有时几百米，有时又和普通人差不多……」

宇佐美 「好、好高……」

柘榴 「恶魔是……我们学校的女学生，迷惑着我……」

宇佐美 「……嗯」

柘榴 「宇佐美也在短信上写了吧。恶魔会迷惑我，恶魔会扰乱我的心，那果然发生了……」

柘榴 「那个男人的死……还有突然闪现在脑海中的……忧郁的天空……」

柘榴 「虽然只发生了这些事……但如果要是宇佐美没有发短信来的话……」

宇佐美 「没发的话……」

柘榴 「我就会完全坏掉。因为发生了这种毫无道理的事情……谁也不能进行说明……我……我……」

宇佐美 「结界内……东京 2 3 区的物理特化符虫被消灭的报复么……对最弱的柘榴……」

柘榴 「那个物理特化符虫到底是什么？」

宇佐美 「比起这个……还有更追根溯源的事情……」

柘榴 「追根溯源？」

宇佐美 「我们曾经在另一个时空，成为了外宇宙……神秘星云艾洛西姆洛星的居民」

柘榴 「外宇宙……」

宇佐美 「嗯，被成为外宇宙的場所……那里和这个宇宙不同，十分的和平」

宇佐美 「尤其我们艾洛西姆洛，更是爱与和平的外星人……」

宇佐美 「但是，过度的和平使人堕落，人们心中寄宿的邪恶，引来了大灾难」

柘榴 「巨大的……灾难……」

宇佐美 「阿萨斯……」

柘榴 「阿萨斯？」

宇佐美 「万物之王……寄宿在无限的核心之中的原始混沌……没有形体、不为人所知的物体……愚昧的实体……沸腾的混沌之核……它有无数种称呼……」

宇佐美 「人们的堕落使那个在穷极的混沌中心被幽闭的东西觉醒了……」

宇佐美 「如果那个完全觉醒的话世界就会引来终焉……只是梦见那个世界都不能容许其存在」

柘榴 「只是梦见的时候……世界都不能容许其存在……」

宇佐美 「没错，那个梦如果结束了，世界也将引来终焉……」

宇佐美 「尽管如此，习惯了和平的艾洛西姆洛人们也束手无策……」

宇佐美 「明明世界的终焉都临近了……」

柘榴 「那……仿佛就是……」

宇佐美 「没错，和现在的世界一样……」

宇佐美 「那个时候站出来的，就是我们三个……」

宇佐美 「三名少女都是战士，各有各的能力，各有各的称号……」

柘榴 「还有？」

宇佐美 「红之超空间……Angel Advice……那就是你！」

柘榴 「我是……Angel Advice……」

宇佐美 「没错……你的能力尤为超群、拯救了我许多次」

亚由美 「还有……我」

我是Angel Advice……

拯救了亚由美……

Angel Knight……

柘榴 「危险！Angel Knight！」

柘榴 「咕唔！」

为了保护Angel Knight、我受伤了。

宇佐美 「Angel Advice!!」

柘榴 「唔……没，没受伤吧？Angel Knight」

亚由美 「傻瓜！为什么要为了保护我而冲出去呢!？」

柘榴 「因为……因为我们是伙伴对吧」

亚由美 「Angel Advice……」

柘榴 「没关系……我没事……快点把那家伙……」

亚由美 「我明白了……」

恶棍 「噗嗤噗嗤噗嗤～下次就轮到你们了」

亚由美 「居然伤害了……居然伤害了我重要的伙伴，我绝不原谅你！」

宇佐美 「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我要打倒你！」

宇佐美 「嗯！苍之闪光Angel Knight！」

柘榴 「诶……」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明明应该是我所不知道的过去的记忆……

明明是至今为止都遗忘了的记忆……

宛如我昨天刚经历过一般清楚记得……

那个时候的疼痛也……

那个时候的喜悦也……

柘榴 「啊咧……？」

柘榴 「怎么回事？」

这是……

眼泪？

难道……我，流泪了？

不知道……为何……眼泪淌了下来。

为什么呢……眼泪流个不停。

柘榴 「原来是这样……那个时候，两个人都一同在担心我啊……」

宇佐美 「柘榴？想起来了么？」

柘榴 「想起了一点……真的是只有一点……」

柘榴 「两个人很担心受了伤的我……」

亚由美 「石塔之战……」

柘榴 「原来是这样啊，那就是石塔之战啊。的确在里面看见了石塔……」

宇佐美 「再来一点，封印就要开始解除了！」

柘榴 「……封印？」

宇佐美 「没错，被我们制止了的、毁灭世界的大灾难，因为害怕我们的力量，便在我们转生的时候封印了我们」

柘榴 「为什么要封印？」

宇佐美 「那是……」

亚由美 「恐怕，哈米吉多顿将再次降临……」

柊榴 「哈米吉多顿!？」

宇佐美 「没错，最终战争……米吉多山之战」

宇佐美 「我们为了阻止世界被毁灭而战……那是漫长的战斗，也是一直持续的苦难……」

宇佐美 「然后，在终焉之时……我们终于到了哈米吉多顿面前……」

柊榴 「终焉之……时，哈……米吉多顿」

宇佐美 「我们战斗了。一次次地受伤，一次次地跌倒，但又一次次地爬起来」

宇佐美 「于是，终于从哈米吉多顿手中拯救了世界……」

柊榴 「我们……拯救了……」

宇佐美 「但是……我们却没有彻底消灭大灾难的力量」

宇佐美 「大灾难虽被幽禁在了穿越时空穷极的混沌之中……但是」

宇佐美 「大灾难某一天必将复活……」

宇佐美 「察觉到了这一点，我们为了获得更强大的力量，而选择转生……」

宇佐美 「大灾难认为我们的复活是障碍，对我们施加了封印的诅咒……」

柊榴 「封印的……诅咒……」

宇佐美 「没错……为了让我们转世为无力的少女……」

原来如此……我至今没能想起前世的事，是因为有强力的封印……

柊榴 「但是……总算把记忆夺回了」

宇佐美 「……那就是……记忆回溯」

柊榴 「记忆回溯……」

宇佐美 「噢，抱歉。我们把夺回记忆的仪式称为“记忆回溯”……但是，因为某些理由，记忆回溯是不完全的」

柊榴 「但是……没有记忆会有很多问题吧……哈米吉多顿再次觉醒……大灾难会复苏吧!？」

对我的提问，宇佐美和亚由美沉默地点了点头。

柊榴 「所以不做点什么的话……!」

可是……可是，现在的我能做什么？

既没有夺回记忆，也没有那种拯救世界的力量……

宇佐美 「我们也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因为、其实我们的力量还没有复苏……」



柘榴 「诶!？」

宇佐美 「我和亚由美酱真的只找回了一点力量……所以找到了柘榴……但是，却没有拯救世界的力量……」

柘榴 「可是我们不是为了获得更强的力量才转生吗……」

宇佐美 「正……正是如此……」

宇佐美 「但是，哈密吉多顿除了封印以外，还留了几手」

宇佐美 「为了不让我们记忆回溯、不让我们夺回拯救世界的力量，大灾难送来了先遣队……」

柘榴 「先遣队？」

宇佐美 「先遣队打算接近我们，并把邪恶的思考植入我们心中……」

柘榴 「邪恶的思考？」

宇佐美 「柘榴也想过不少次吧？世界毁灭掉就好了，自己消失掉就好了……」

柘榴 「啊!？」

柘榴 「没错……我想过很多次……」

柘榴 「不、其实应该说直到昨天还是这么想的，我甚至考虑过毁灭自己……」

宇佐美 「那不只是柘榴一个人的现象。我和亚由美酱在夺回记忆之前，也这么想过……」

柘榴 「是，是这样吗……」

宇佐美 「嗯……」

原来如此……

我的不幸原来都是大灾难导致的……!

宇佐美 「大灾难阿萨斯、对于只封印我们还不放心……」

宇佐美 「为了抑制记忆回溯发生的可能性，就连我们生存的机会也想抹消……」

宇佐美 「出于这种考虑，大灾难就使用了下一个手段……」

柘榴 「……」

宇佐美 「柘榴……还没有头绪吗？」

柘榴 「……头绪……？」

……

……………

柘榴 「不要啊啊啊啊!」

宇佐美 「没错……那就是……柘榴最不愿回想起的不幸」

没错……

那家伙就是大灾难的先遣队……

真不甘心……!

我居然被那种家伙玷污了……

亚由美 「……柘榴的心情，我也了解……」

柘榴 「!？」

宇佐美 「我……还有亚由美酱……都被大灾难的先遣队……」

宇佐美和亚由美也是……、

和我一样……被玷污了……

宇佐美 「……」

亚由美 「……」

柘榴 「……」

亚由美握住了我的手。

在这个瞬间，

柘榴 「这，这是……」

亚由美的记忆流入了我的脑海中……

女子校生 「快点，给我自慰」

亚由美 「那，那种事……」

女子校生 「给我快点一」

亚由美 「唔，唔唔唔」

女子校生 「你这家伙啊」

女子校生 「要是太惹怒了我们，后果很严重哟」

女子校生 「烧掉你的o毛、让你的下半身一丝不挂」

亚由美 「噫」

女子校生 「快，快动手」

亚由美 「唔，嗯」

咕啾……

女子校生 「喂，再给我认真点」

女子校生 「这不是一点也当不了画面吗一」

亚由美 「画面？」  
女子校生 「好啦，快动手」  
亚由美 「……」  
咕啾，咕啾……  
女子校生 「出声啊」  
亚由美 「是……」  
亚由美 「咕唔嗯」  
女子校生 「呀哈哈哈哈哈」  
女子校生 「她咕唔了耶」  
女子校生 「那是什么声音！」  
亚由美 「……」  
女子校生 「喂别停下」  
亚由美 「是……」  
亚由美 「咕唔」  
咕啾，咕啾……  
亚由美 「唔咕」  
亚由美 「!？」  
亚由美 「那，那是我的手机……」  
亚由美 「为，为什么要把……」  
女子校生 「啊？是为了给你拍照啊」  
亚由美 「拍照??」  
女子校生 「没错，然后把手机放到网上出售。能卖个高价啊」  
亚由美 「那，那种事……」  
女子校生 「啊，放心啦」  
女子校生 「会先把我们的号码删除的」  
亚由美 「那，那种事……」  
女子校生 「你好烦人啊……」  
女子校生 「快给我硬来」  
女子校生 「嗯」  
亚由美 「不要啊啊啊啊」  
女子校生 「什么啊，不是湿透了嘛」

亚由美 「不要啊啊啊啊啊啊」

亚由美 「饶，饶了我吧」

女子校生 「吵死了」

女子校生 「这个！」

亚由美 「噫」

女子校生 「稍微安静点」

亚由美 「好，好疼……」

女子校生 「所以说一」

女子校生 「这样也不错啦？看起来和S撞似的」

女子校生 「啊，说不定也是一。那么……」

啾一。

亚由美 「不要啊啊啊啊啊」

女子校生 「哦？」

啾噜啾噜啾噜……

女子校生 「这，这家伙怎么了……」

女子校生 「一脚踩上阴o，怎么小便也出来了」

女子校生 「快点快点，快拍下来」

女子校生 「噢，AV厨肯定很喜欢」

亚由美 「唔，唔唔唔」

啾噜啾噜啾噜……

女子校生 「拍下来了么？」

女子校生 「拍的可完美了」

女子校生 「啊哈哈哈哈哈」

女子校生 「好厉害啊亚由美，这下你在AV厨里，就是超人气偶像了哦。最厉害的AV厨偶像啊」

女子校生 「咻一咻一」

亚由美 「……」

女子校生 「下面拍什么？」

女子校生 「唔嗯」

女子校生 「对了！」

女子校生 「亚由美酱的处女丧失！这个不错吧？」

亚由美 「!？」  
 亚由美 「只，只有那件事还」  
 亚由美 「噫」  
 女子校生 「吵死了一」  
 女子校生 「你这家伙闷声挨操就行了，哪来那么多废话一」  
 亚由美 「求，求求你们……饶了我……饶了我吧……」  
 女子校生 「那么，怎么操她呢」  
 女子校生 「这个……」  
 女子校生 「这是什么？」  
 女子校生 「勤务员养的狗」  
 女子校生 「你，你怎么带这种东西来了？」  
 女子校生 「嘿嘿嘿嘿嘿嘿」  
 亚由美 「不要啊啊啊啊啊」  
 亚由美 「好疼啊啊啊啊啊」  
 女子校生 「啊哈哈哈哈哈哈」  
 女子校生 「好惨耶一」  
 女子校生 「好厉害好厉害！」  
 亚由美 「不，不要啊啊」  
 亚由美 「饶，饶了我吧……」  
 女子校生 「记得要拍照哦」  
 女子校生 「啊，嗯」  
 咔嚓，咔嚓……  
 ……  
 ……………  
 柘榴 「……好过分」  
 原来不只是我啊……  
 不幸的并不止是我一个……  
 我们都同样背负着不幸……  
 但是我却……  
 认为只有自己是不幸的……  
 柘榴 「……对不起」

柊榴 「大家……我……到今天为止都认为只有我是孤独的……只有我是幸运的……一直这么想……」

宇佐美 「……嗯……不对的不是柊榴……不对的是……大灾难……」

没错……

没有错……

想要毁灭全世界的大灾难……

那就是元凶……

宇佐美 「……大灾难，为了防止我们夺回力量，除了封印了我们的力量。还在我们体内播下了邪恶的种子……」

宇佐美 「的确，我们的力量被封印了，但我们也夺回了记忆……尽管柊榴还没有完全取回，但是那也就是早晚的事……对于大灾难来说也是种讽刺呢」

亚由美 「……对亏这个……和柊榴酱见面了……」

柊榴 「……嗯」

这些人是我的伙伴……

唔嗯，是真的朋友！

和真正的朋友见面……

好开心！

这么开心的事还从未遇到过！

没错……

我就是为了这个时刻……

我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生的！

柊榴 「……宇佐美酱……亚由美酱……」

宇佐美 「……嗯」

亚由美 「……」

我们抱头痛哭。

止不住开心和喜悦的眼泪。

柊榴 「……话说回来，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协力说的是……」

宇佐美 「……嗯」

宇佐美擦去眼泪，开始说了。

宇佐美 「刚才说过大灾难要复苏，哈密吉多顿临近了对吧？」

柊榴 「嗯」

- 宇佐美 「是想阻止它……想拯救世界!」
- 柘榴 「想拯救世界」
- 宇佐美 「没错……我确实曾中了魔障，很多次想过要毁灭世界……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无辜的人……有许多温柔的人!」
- 温柔的人……
- 那种人……
- 柘榴 「间宫君……」
- 宇佐美 「我想……我想拯救那些人们!」
- 亚由美 「……想……拯……救……」
- 柘榴 「……没错……正是如此……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对吧!」
- 宇佐美 「没错! 拯救这些人就是我们的使命!」
- 没错……
- 我曾是拯救了世界的战士……!
- 拯救世界，舍我其谁!
- 宇佐美 「而且那些中了魔障的人……在我们打倒了大灾难后，也会恢复原样!」
- 是这样啊……
- 要是我拯救了世界的话，大家都会变回温柔的人……
- 那么为什么那家伙死了呢?
- 那家伙，应该也只是一时中了魔障的人……
- 那就不必死呀，在我们拯救了世界后回归善良也好啊……
- 为什么?
- 为什么?
- 宇佐美 「邪恶的家伙就是……物理特化符虫……」
- 柘榴 「物理特化符虫?」
- 宇佐美 「物理法则中自由的物质……物理特化……用那个制作的符虫……」
- 宇佐美 「进入人们的大脑，把思考，记忆，感情全部啃食的虫子」
- 柘榴 「人的大脑……」
- 宇佐美 「没错，被虫子附体了的人就会像虫子一样……」
- 柘榴 「虫子……原来如此……果然……是这么回事……」
- 柘榴 「那么我……」

宇佐美 「嗯，为了用负能量削弱天使战士，拔掉眼中钉、肉中刺，它们在你身边许多人体内，植入了物理特化符虫」

柘榴 「那就是……欺负我的那些家伙……」

宇佐美 「没错……」

宇佐美 「被物理特化符虫长时间附体的话，人的大脑就会几乎完全消失……」

宇佐美 「昨天，我和Angel Knight使用力量、在东京23区张开结界，就是为了消灭物理特化符虫」

柘榴 「……」

宇佐美 「所以，大脑被蚕食殆尽的人，即使物理特化符虫消失了，也会陷入癫狂」

宇佐美 「折磨柘榴酱的家伙自我毁灭了……」

柘榴 「自我毁灭？」

宇佐美 「嗯，所以，不用去烦恼那种事」

柘榴 「但是……那家伙……那家伙只是中了魔障，原本是……」

宇佐美 「没错……的确原本是人类」

宇佐美 「但是……魔鬼们与心魔相性更好，如果被附身的人心性邪恶，便会慢慢被同化的」

柘榴 「相性……」

宇佐美 「因为原本就是心性邪恶之人，所以才和物理特化符虫相性好」

宇佐美 「大脑会被蚕食殆尽、被同化，就是证据」

宇佐美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人的死是报应」

宇佐美 「即使不被物理特化符虫蚕食，也绝对会作出离经叛道之举」

宇佐美 「而且……他们玷污了我们，不能放过……他们应该受到报应……」

柘榴 「应该受到报应……」

没、没错……

也是呢……没错……那家伙是受到了报应……

柘榴 「那家伙受到了当然的报应……」

柘榴 「本来就是无法拯救的、心性邪恶之人了……」

宇佐美 「没错，这是天罚……是没有办法的事」

柘榴 「这么说来……我们的力量不是被封印了吗……？」

没错……



我们虽背负着拯救世界的使命，但却没有力量，束手无策……

亚由美 「……夺回力量的方法，是有的」

柘榴 「诶？」

宇佐美 「正如亚由美说的那样，夺回力量——被称为“次世代超能力”的力量——的办法是有的……」

宇佐美 「为此，需要螺旋马泰的仪式……」

柘榴 「螺旋马泰？」

宇佐美 「没错……螺旋马泰……」

宇佐美 「进行那个仪式的话，我们就能夺回次世代超能力……」

宇佐美 「但是那个仪式需要勇气……」

柘榴 「勇气？」

宇佐美 「我们是为了获得更强大的力量、为了获得次世代的超能力才转生的……所以我们需要再经历一次，和转生相似的状态……」

柘榴 「和转生相似的状态……」

宇佐美 「那就是……濒死状态……如果能再一次回到那个状态，我们就能夺回次世代超能力……」

柘榴 「……濒死状态……」

宇佐美 「没错……那就是，螺旋马泰……」

亚由美 「……」

柘榴 「……」

宇佐美 「其实，本来是想要等到柘榴完全夺回记忆之后再说……」

宇佐美 「但是世界灭亡的时刻，已经一步步逼近了……」

亚由美 「7…月…20日……」

柘榴 「诶？」

刚才，亚由美说了7月20日对吧……？

7月20日是……

不是只剩9天了吗！

柘榴 「怎么那样……！？」

亚由美 「……」

宇佐美 「……」

柘榴 「那样岂不是……」

宇佐美 「没错……7月20日就是哈米吉多顿之时……」

宇佐美 「写在圣经里的世纪末决战，诺查丹玛斯预言的7月……」

宇佐美 「那就是7月20日……」

还有9天就要毁灭了……

怎么会……

明明好不容易，和真正的朋友相遇了……

但照这样下去，还有9天就……

柘榴 「……什么时候举行仪式？」

宇佐美 「柘榴酱……？」

柘榴 「让我们来举行吧……螺旋马泰」

宇佐美 「这样好吗，柘榴酱……？」

柘榴 「因为不这么做的话，就无法夺回次世代超能力啊……！」

而且……

柘榴 「而且……不夺回力量的话，世界就要毁灭了啊……」

柘榴 「如果……」

柘榴 「如果世界毁灭了的话……」

柘榴 「就不能……就不能和大家见面了啊！」

宇佐美 「柘榴酱……」

亚由美 「……」

柘榴 「我做好觉悟了……」

柘榴 「只要大家在一起，无论什么事都不在话下！」

柘榴 「我们……我们无论何时都是互相帮助的伙伴……！」

柘榴 「也是真正的朋友！」

亚由美 「……柘……榴……酱……」

宇佐美 「没错……我们是真正的朋友……！」

柘榴 「哪一天举行呢？」

宇佐美 「亚由美酱，哪一天比较好？」

亚由美 「……」

亚由美闭上双眼，开始考虑什么。

宇佐美 「亚由美酱可以占星。当初找到了柘榴酱，就是多亏了她的能力」

柘榴 「那种能力……」

宇佐美 「其实……亚由美几个月前被车撞了」

柘榴 「被车？」

宇佐美 「嗯……虽然现在头发已经挡住了，不过头上还是留下了严重的伤口……」

柘榴 「这，这样啊……」

宇佐美 「就在那个时候，她夺回了一部分力量」

宇佐美 「所以，现在拥有力量的只有她，而且只有一部分」

柘榴 「但是……只靠那一部分力量，她就在 2 3 区域张开了结界……找到了我……」

好厉害……要是找回了真正的力量的话……

亚由美 「……甘吉玛……星……接近……希尔……曼德星……的时候……被萨罗霍……星……掩盖的……神秘星云的……力量……会增强……」

柘榴 「？」

宇佐美 「……原来如此……那么快……」

亚由美一言不发了点了点头。

宇佐美 「……明天傍晚……6 点 4 2 分的时候，能够接收到神秘星云强大的能量……」

宇佐美 「……在那个时候的这个地方……」

柘榴 「这个地方？」

宇佐美 「这栋楼房的屋顶附近……」

亚由美 「稍微……靠右一点……隔壁的公寓……好」

宇佐美 「嗯，就把那里作为阵地」

柘榴 「就在那个阵地举行螺旋马泰……」

亚由美 「……」

宇佐美 「……没错……」

柘榴 「明天的 6 点 4 2 分在这里……」

那时……

我就能夺回拯救世界的力量……！

宇佐美 「……柘榴酱不害怕吗？」

柘榴 「害怕？为什么？」

宇佐美 「因为要体验濒死状态啊……」

柘榴 「的确很怕……但是，不这么做的话就拯救不了世界吧……」

柘榴 「而且大家都在一起……」

柘榴 「大家在一起的话遇见什么都不用怕！」

亚由美 「……柘……榴……酱……」

宇佐美 「柘榴酱……」

柘榴 「那么，明天 6 点 3 0 就在这里……」

宇佐美酱和亚由美酱无言的点了点头。

柘榴 「我们是真正的朋友……不管遇见什么都要一起……」

没错……

我没有错！

错的是……

错的是！

我为何出生……

我为何生存至今……

今天我都明白了……

没错……

我曾是拯救世界的战士！

和伙伴一起……

伙伴……

朋友……

真正的朋友……

亚由美酱……苍之闪光Angel Knight。

我终于和真正的朋友相遇了……

从没有过这么开心……

我现在无比幸福……

这样的幸福，别人有感受过吗？

真想把这个幸福和大家分享……

我幸福到了如此地步……

柘榴 「唔」

刚才……清楚地看见了……

世界终焉之时……

还有9天，世界就将迎来终结……

就是这样……

好不容易，和真正的朋友相遇了……

这份幸福，不能就此结束……

遮天蔽日的……漆黑的影子……

无边无尽的忧郁黑影……

宛如世界的黄昏……

忧郁的风景……

宇佐美 「……螺旋马泰……」

螺旋马泰……

没错，举行螺旋马泰的话，我就能夺回次世代超能力！

只要这样做……

只要这样做就能拯救世界，这股幸福也能持续下去！

柘榴 「我……」

柘榴 「我必须要拯救世界！」

话说我的次世代超能力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柘榴 「从手掌中发出粉红的光线那样吗？」

柘榴 「哗哗哗哗……那样……？」

柘榴 「啊哈哈哈哈……」

那种东西能拯救世界吗？

不，不对……

应该是更强大的力量……

应该是更加不寻常的力量……

得到了那种力量，就能拯救大家……

大家都会变成善良的人……

妈妈也是，班上的大家也是……还有间宫君也是……

他在地下室奇怪的举动肯定是物理特化符虫的原因……

拯救了世界的话，就只会留下那个善良的、知性的间宫君……

那么……

柘榴 「……」

柘榴 「呀唔」

说不定两人就能结合……

这么说来……宇佐美酱……说过了呢。

- 宇佐美 「肮脏的记忆……消失不掉……」
- 宇佐美 「但是……被玷污了的身体，能恢复纯洁」
- 柘榴 「这是为什么？」
- 宇佐美 「螺旋马泰，是超越了肉体的伟业……它会消灭这个不完全的、凡夫俗胎的肉体，并将其重塑为天使战士」
- 柘榴 「这么说来……」
- 宇佐美 「没错。被玷污了的肉体将恢复纯洁。被侵犯了的事实，只会留在我们心中。」
- 宇佐美 「我们将记忆回溯成新的自己……只有那份痛苦永刻心中」
- 柘榴 「记忆回溯……」
- 宇佐美 「嗯」
- 柘榴 「这样啊……」
- 宇佐美 「没错。柘榴酱有喜欢的人对吧？」
- 柘榴 「诶？为，为什么？」
- 宇佐美 「因为……你刚才说到许多人都会回归善良的时候……一瞬间停了一下」
- 宇佐美 「噢，我当时就在想……这个人……是在想喜欢的人的事情呢」
- 柘榴 「那、那种事……那个」
- 宇佐美 「诶嘿嘿嘿……这也很正常啦」
- 柘榴 「宇佐美酱……」
- 宇佐美 「我也有喜欢的人……不过，其实我是命中注定要和那个人结合的……」
- 柘榴 「命中注定？」
- 宇佐美 「啊哈哈哈哈哈，是前世啦。他和我曾订过婚……」
- 柘榴 「订婚？」
- 宇佐美 「嗯，我本应前世与他结婚的……」
- 宇佐美 「但是……」
- 宇佐美 「我被大灾难卷入了战斗……在和他结合之前……命运就在最终的战斗中发生了偏差……死去了」
- 宇佐美 「在那之后……他追寻着我的灵魂，几千年……几亿年……几兆年地，不断转世轮回……」
- 柘榴 「几兆年……」

那不是比宇宙的存在时间还要长么……

宇佐美 「嗯……于是我们终于相见了……但是却被坏人拆散了……」

柘榴 「坏人……」

宇佐美 「嗯……隆信君被骗了……被那个坏女人！那家伙坏透了！而且十分狡猾」

柘榴 「原来是这样啊……」

宇佐美 「所以……在这场战斗结束后……他将回忆起一切……」

柘榴 「嗯。那个时候的结婚仪式，记得叫我哦」

宇佐美 「嗯」

柘榴 「因为是等了几兆年的结婚仪式……这次绝对要完成！」

宇佐美 「嗯」

柘榴 「没错……这场战斗结束后……一切都恢复和平后……我们也……」

宇佐美 「能够回到原来的身姿……回到最喜欢的人身边了……」

亚由美 「……唔…嗯」

柘榴 「我们被玷污了的身体也能恢复纯洁……」

宇佐美 「嗯，所以」

柘榴 「努力吧」

我也能……回到……

间宫君的身边……

7月12日

*Looking-glass Insects*

啾…啾啾……

鸟鸣…吗……

唔…唔嗯……

早上了…？

…已经到早上了？

是啊……昨晚我直到深夜……不如说直到今天清晨，都在学校的里揭示板上警告大家啊……

柘榴 「话虽如此……谁也不愿倾听真相呢……」

柘榴 「嘛这也没办法啊……」

柘榴 「唔……」

好刺眼……!

已经是早上了啊……

没错，今天就是我取回力量的日子……

我重获新生的日子……

柘榴 「唔一嗯……」

真是很久没有这么清爽的心情了……

一直麻木着。

早上就这么心情舒畅……

心情这么好……

为了能一直保持这个心情……

为了守护这个世界……

柘榴 「我今天将获得新生……」

学校……

在这里发生过不少事呢……

因为离约好的时间还有一会儿，我在学校门口停留了下。

柘榴 「不愧是星期日……人好少啊……」

我晃晃荡荡地进入了学校。

柘榴 「发生过许多令人讨厌的事的这里……也将在大灾难后获得新生……」

柘榴 「在大家都温柔的世界……」

我这么想着……曾那般厌恶的学校，如今看来也显得有些不可思议……

从这里往外看的时候……

……

如果他有一颗更温柔的心……也不会被物理特化符虫给吃掉了……

真可怜……

他不能生活在温柔的新世界了……

……

这里是最怀念的地方……

有着和间宫君回忆的地方……



柘榴 「……呵呵」

柘榴 「果然间宫君不在呢……」

当然了……今天是周日嘛……

但是……

柘榴 「还是有点期待的呢……」

如果我们之间的命运强韧的话……再一次见面也是很可能的呢……

柘榴 「呵呵……不是在战前能发着呆的场合呢……」

我马上即将获得新生……然后为了世界战斗。

已经不是畏手畏脚地想着以前喜欢的人的时候了。

柘榴 「但是……」

柘榴 「一切结束之后……间宫君……」

我……要去与你相见……

一切结束之后……

柘榴 「然后……」

两人在……新世界中……

柘榴 「……唔嗯」

……

没错……

柘榴 「唔？」

奇怪的气息……

以前从没有过这种感觉……

我也获得了一点力量吗？

柘榴 「啊咧……」

柘榴 「你是……音无彩名」

彩名 「……」

柘榴 「为什么音无彩名在这里……」

为什么音无同学…？

难道…

宇佐美 「充当大灾难先头部队的人会试图接近、妨碍我们……」

……

也就是说……音无同学打算妨碍我们的螺旋马泰…

是这样…

是这样没错！

柘榴 「你想做什么？」

柘榴 「我已经知道了你的企图了！」

柘榴 「你想妨碍螺旋马泰对吧？」

彩名 「高岛同学选择了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了」

柘榴 「当，当然的了……才不会让你这样邪恶的家伙妨碍呢」

彩名 「不会妨碍的……」

彩名 「因为怎么说呢……人是无法正确判断……偶然性和必然性的……」

彩名 「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这曾是真理」

彩名 「直到一只黑色的天鹅被发现为止……」

彩名 「黑天鹅效应……只是一件事实……就能颠覆人们坚信的真理……」

彩名 「每当太阳落日，认为太阳死亡了的部落……他们日复一日，在日落时祈祷着」

彩名 「祈祷新的太阳……祈祷日出……」

彩名 「谁也不能否认、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祈祷，黎明才会来临……」

彩名 「他们继续着那种行为……」

彩名 「所以……高岛同学找到的答案……谁也无法否定……」

柘榴 「就算你像这样，说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也是没用的…」

彩名 「这样啊……可我还是想说一件事……」

柘榴 「什么？」

彩名 「加油哦……螺旋马泰」

柘榴 「吵死了！」

柘榴 「才不想被你说！」

彩名 「……」

果然学校什么的还是不来就好了……

没想到……遇见了那样的人。

那么好的心情就这样被破坏了。

柘榴 「呼……还有时间啊……」

柘榴 「干点什么呢……」

柘榴 「啊咧？」

那个身影……

一看到就想到了……

仿佛注意到了我的声音似的……朝我看来……

啊啊……

大概这就是命运吧。

在最后的时刻……在这种地方相遇……

柘榴

「间宫君……」

总觉得……好怀念的感觉。

最后一次见面明明只过去几天……但是却感觉如此漫长……

不……也许……我原本就是和他，在悠久的历史时间的尽头相遇的……

就像和宇佐美一样……我也和间宫君……

我凝视得太认真了，不由被间宫君发觉了……

温柔的笑容……与平时的他一样……

间宫

「高岛……柘榴同学是么？」

柘榴

「是，早上好」

间宫

「啊，多谢……」

柘榴

「今天为什么在这？」

间宫

「啊、呃……倒是也没什么特殊的理由……只是那个……我是那种，购物结束后会进行毫无意义的散步的类型……」

间宫

「话说回来……如果住在这沿线的话，去杉之宫买东西不是更快？虽然跑的远的话也会到新宿……」

柘榴

「是这样么……太好了」

间宫

「太好了？」

柘榴

「是，能和你见面真是太好了」

间宫

「哈啊……是，是这样么……」

柘榴

「是，这也许也是指引……」

间宫

「指引？」

间宫

「那个……我倒没有什么和高岛同学说过话的记忆……」

柘榴

「诶？」

间宫

「诶？有过么？」

这难道是……

物理特化符虫。

大概没错……因为它们是缠住人们的脑袋、把思考，记忆，甚至感情全部吞食的虫子……

可恶……虫子把我和间宫君那么快乐的记忆给吃掉了……

不可原谅。

大灾难……不可原谅！

间宫 「那，那个……怎么了么？」

柘榴 「啊，不……这样呢……也许……不过，我可是很了解你的事哦」

间宫 「是，是么？」

间宫 「是不是我，又搞砸了什么？」

柘榴 「为什么这么说？」

间宫 「不、因为我是没什么存在感的人，你这么清楚地记得我的事……大概是怨恨啥的？」

明明记忆被吃掉了……即便如此，间宫君的温柔也未曾改变……

真的好温柔……

柘榴 「我对你有怨恨？呵呵……没有哟」

间宫 「这样啊……那真是太好了」

柘榴 「我对你没有坏印象哦」

间宫 「那真是……太好了」

柘榴 「不如说……」

间宫 「不如说？」

柘榴 「……」

柘榴 「啊……友爱的伙伴……」

间宫 「诶？」

间宫 「诶？」

间宫 「?!」

柘榴 「……嗯」

一定会回来的……我喜欢的人……

一定会回来的……

下次，一定会好好表白。

以崭新的我……

我要让你恢复成原来的你。

间宫君……

因为……

间宫 「什……」  
 柘榴 「我从你身上……得到了……力量……」  
 间宫 「力量？那，那是什么？」  
 柘榴 「接下来要发生大事了哦……」  
 间宫 「大，大事??」  
 间宫 「贝合什么的么？」  
 柘榴 「贝合？」  
 间宫 「啊哈哈……没什么。  
 话说回来高岛同学说的大事是……什么？」  
 柘榴 「嗯……那个啊」  
 柘榴 「天空充满着」  
 间宫 「天空充满着什么？」  
 柘榴 「不安的话语」  
 间宫 「……」  
 柘榴 「天空中充满了不安的话语……」

……

我诉说着那个风景……

充满忧郁的天空……

世界的黄昏……

充满着的……忧郁……

间宫 「那个？不是不安……而是不安的话语么？」  
 间宫 「这说法好帅啊」  
 柘榴 「呵呵，这可不是比喻哦……」  
 间宫 「然后，怎么样了呢？」  
 柘榴 「要接受这一切……」  
 间宫 「谁去接受？」  
 柘榴 「世界……」  
 间宫 「新宿系！」  
 柘榴 「？」  
 间宫 「就是V系！」

柘榴 「什，什么？」  
间宫 「就是视觉系！」  
柘榴 「哈哈……就算你再重复……我也不太明白……」  
间宫 「啊、不是。我是想着，你是不是喜欢那种呢一」  
柘榴 「……」  
柘榴 「不安的话语……然后接受它们的世界……」  
柘榴 「你知道那和什么一样吗？」  
间宫 「……那个、完全不明白」  
柘榴 「从现在起，死去的人们的心……」  
柘榴 「所以……世界要」  
柘榴 「终结了……」  
间宫 「……」  
间宫 「诶一」  
间宫 「……」  
间宫 「那，那个啊……」  
柘榴 「抱歉了。抱歉了和你说了这种话……以为你会相信呢……但是我会保护好的……」  
柘榴 「柘榴酱！」  
宇佐美 「这个人是……」  
宇佐美 「和无关人员干什么呢……」  
柘榴 「抱歉……但是这个人的话没问题……」  
亚由美 「不要太放松警惕……」  
柘榴 「嗯……我知道」  
宇佐美 「希望你再有点自觉……柘榴酱」  
柘榴 「嗯……抱歉」  
间宫 「啊哈哈哈哈哈、那么这样我就告辞了……」  
柘榴 「呐」  
间宫 「是」  
柘榴 「我会保护世界的……」  
间宫 「……」  
间宫 「嗯？」

柘榴 「不会失败的……一定能做到的」

宇佐美 「柘榴！」

柘榴 「嗯……」

时间接近了。

现在时分，接近6点30……

我们赶紧来到公寓前。

这个公寓是最能接受神秘星云能量的地方。

在这螺旋马泰之时、

每分每秒都很紧迫。

柘榴 「接下来…终于到了呢……」

宇佐美 「……是，是呢……」

亚由美 「…啊……啊唔……」

柘榴 「嗯？」

怎么了？

亚由美姑且不论，怎么宇佐美也沉默了…？

柘榴 「怎么了……宇佐美酱？总觉得……」

宇佐美 「……」

怎么了？

她颤抖了么？

为什么？

柘榴 「今天是我们取回力量、拯救世界的日子吧」

宇佐美 「……」

柘榴 「诶？」

声音很小……听不清……

柘榴 「怎么了？宇佐美酱」

宇佐美 「……我，我……好害怕…」

柘榴 「诶？」

宇佐美 「好害怕……」

宇佐美酱害怕地哭了出来。

在怕什么呢？

在哭什么呢？

柘榴 「……你说什么呢？那个…宇佐美酱？」

宇佐美 「因为可能会死哟！」

柘榴 「!？」

死？

刚才宇佐美说了死？

为什么我们会死？

为什么？

柘榴 「怎么回事？宇佐美酱!？」

宇佐美酱只是哭着，一句话不说。

亚由美 「…螺…旋…马…泰…」

柘榴 「螺旋马泰？」

螺旋马泰…

这不是取回次时代超能力的仪式么……

听说要获得濒死体验……

那么……到底是什么仪式么……虽然想过了但是没有细问。

柘榴 「宇佐美酱…螺旋马泰是什么样的仪式呢？」

宇佐美酱还是一样，在害怕的哭泣。

柘榴 「不要哭了快告诉我！」

宇佐美 「……我们为了取回次时代的超能力，必须获得濒死体验…所以……」

柘榴 「所以？」

宇佐美 「…所以…要从这公寓屋顶跳下来……」

柘榴 「!」

什么……

刚才…宇佐美酱、说了什么……

刚才……她确实说了要跳下来……

跳下来？

从这公寓上？

这至少有 1 4 层吧……

从那种地方跳下来……

柘榴 「!」



那种感觉……

像那家伙一样，身体丑陋地裂开……

不……因为这次是那家伙落下的三倍高度……大概不止那样……

大概会变得更加凄惨……

柘榴 「做，做了那种事情的话……毫无疑问会……」

宇佐美 「不……那样做的话，我们在到达地面的瞬间，力量应该就会苏醒……」

柘榴 「……苏醒？」

宇佐美 「嗯…如果不直面死亡的话，是取不回力量的啊……」

柘榴 「直面死亡……」

宇佐美 「……但，但是…但是好害怕……我好害怕啊」

害怕……

从这个公寓上跳下……

害怕……

从这里跳下……

呵呵…

呵呵呵呵呵…

柘榴 「呵呵呵呵呵…」

宇佐美 「……柘榴酱…？」

我拉住宇佐美酱和亚由美酱的手腕。

亚由美 「啊，啊唔……」

我就这么把两人拉进公寓的电梯。

两人终于开始流泪哭了起来。

宇佐美 「不要啊啊啊啊我不想死！」

柘榴 「没事哟…宇佐美酱……为什么我们会害怕呢？」

宇佐美 「……呜」

柘榴 「我们不会像他一样，丑陋地死去……」

柘榴 「我们是为了拯救世界而生的、命运的战士哦」

柘榴 「有什么好怕的？」

柘榴 「绝对不会死的」

柘榴 「因为我们是正确的死不了的哦！」

宇佐美 「但是……」

柘榴 「知道吗？宇佐美酱……现在世界正面临的灭亡的危机」

柘榴 「现在我们不站出来，还有谁能阻止这个危机呢？」

宇佐美 「…但是……」

柘榴 「像那时一样……」

柘榴 「我们不站出来的话，世界就会毁灭了……」

柘榴 「明白了吗？宇佐美酱……」

柘榴 「终末之时已经临近了哦…」

柘榴 「看啊宇佐美酱！」

柘榴 「你看…看得到的对吧？」

柘榴 「巨大的灾难正在临近…」

柘榴 「那时候也是这样…」

柘榴 「那时候…」

柘榴 「我们三个人说过…」

柘榴 「“我们不会输！”」

柘榴 「“我们三人一起努力的话，无论什么不可能也能化为可能”…」

柘榴 「你忘了吗？宇佐美酱…」

柘榴 「现在不站出来的话，世界可就要毁灭了哦！」

宇佐美 「看不到啊……我看不到啊，哪里有什么大灾难啊……！」

柘榴 「给我好好看！」

宇佐美 「不要啊啊、不要！」

柘榴 「宇佐美！」

宇佐美 「噫」

柘榴 「知道吗？宇佐美酱！」

柘榴 「怯懦是无形的怪物！」

柘榴 「它会蛊惑你的心，招来恶果的！」

柘榴 「现在我们要胆怯了……」

柘榴 「世界可就要被毁灭了啊！」

柘榴 「你甘心吗？」

柘榴 「宇佐美酱！」

宇佐美 「甘心！」

柘榴 「你，你说什么？」

宇佐美 「世界啥的，让它毁掉好了！」

宇佐美 「我不想死！」

宇佐美 「唔……」

毫不犹豫地，我扇了宇佐美酱一记耳光。

柘榴 「抱歉哦……」

柘榴 「但是，已经没时间了…」

柘榴 「亚由美酱。现在是几点？」

亚由美 「……啊，啊唔……」

亚由美一言不发，往后退了一步。

柘榴 「现在是几点！」

我走近亚由美，拉住了她的手。

亚由美颤抖了一下。

这样啊…亚由美酱也在害怕啊…

大家都在害怕……

如果现在我不挺身而出的话……

我不挺身而出拯救世界的话！

柘榴 「…现在是几点？」

亚由美 「… 6 …点…… 4 0 …分…」

柘榴 「没时间了！大家！」

柘榴 「来，拿出勇气吧！」

宇佐美 「不需要什么勇气」

柘榴 「宇佐美酱你这个

蠢货。

蠢货，

蠢货，

蠢货」

柘榴 「让我看看你坚强的心吧！」

柘榴 「没错，你帽子上的羽饰！」

柘榴 「象征你内心的勇气的纹章……帽子上的羽饰！」

柘榴 「啊、勒布雷！我今天要登上乳白色的月球了」

宇佐美 「诶？什么？」

柘榴 「不需要发明什么机器。真是如此，我要一跃而出」  
 宇佐美 「在、在说什么呢？到底？」  
 柘榴 「没错朋友！那个月亮的世界」  
 柘榴 「才是为我们所创造的世界」  
 柘榴 「不止一个我所爱的人，大概都被放逐到那里……然后在等着我」  
 柘榴 「苏格拉底！伽利略！」  
 柘榴 「物质的基本要素的灵魂就是」  
 柘榴 「这是……不，这有问题……哥白尼说过！」  
 柘榴 「没错朋友们，究竟为何，会中了魔障？」  
 柘榴 「究竟为何，会中了魔障，他到底去双桅战船上干什么呢？」  
 柘榴 「作为哲学家！」  
 柘榴 「物理学家」  
 柘榴 「诗人」  
 柘榴 「剑客」  
 柘榴 「音乐家」  
 柘榴 「空中旅行家」  
 柘榴 「针尖对麦芒的辩士」  
 柘榴 「他无所不能」  
 柘榴 「作为至高……但是」  
 柘榴 「却又一事无成……」  
 柘榴 「对不起……我该走了……我不能让人久等」  
 柘榴 「你们看……月亮来迎接我了……」  
 宇佐美 「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  
 亚由美 「……噫……」

两个人一起，摇着脑袋和身体想要逃跑。  
 但是因为我抓住了她们的手，她们跑不掉。

没错…

不能在这里逃避…

机会只有现在了…！

柘榴 「你们两个，不要害怕…」

柘榴 「我会和你们一起的…」

柘榴 「没关系…」

柘榴 「放心…」

柘榴 「我们三个人一起，不是能战胜一切危机吗…？」

柘榴 「所以…」

柘榴 「所以绝对不会死的！」

我拉着两人，跨过了扶手。

天空越来越近了。

仿佛触手可及……

柘榴 「……没错，你们这些家伙，想夺走我的一切」

柘榴 「……来，夺走吧，夺走就是了……」

柘榴 「但是……无论你们再怎么叫嚷，在去往新世界的路上，我还是会带走一个！」

柘榴 「Mon panache！」

我往空中踏出一步。

两人拼命地想要拉住我。

但是我往空中踏出一步。

没错。

我要为了崭新的世界，从天而降。

为了获得新的力量，

为了新的真实，

我踏出了这一步。

从手上，感到两人的颤抖。

没关系……

我在你们身边！

柘榴 「飞翔！」

宇佐美 「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亚由美 「！啊!!! 唔!!!!!!!!!!!!!!」

我完全投身于空中。

我的身体瞬间从空中向地面落去。

我紧紧地握住的两人手腕，拉着两人。

看见两人的表情……

她们边哭边笑……  
似乎很害怕……  
却又似很高兴的表情……  
啊……  
什么嘛……飞翔好舒服啊。  
宛如变成了天使一般……  
好快的速度……  
好快的风……  
但是却听不见声音。  
世界在静静地回转。  
已经，马上就要到地面了……  
空气力学的先驱者……  
我知道一切都在回转的天空，  
还有包容着我的大地。  
还差一点，就抵达世界了……  
还差一点，就抵达地面了……  
接近着的影子。  
地面映出我的身影。

*To Be Continued.*